新疆人民出版社锡文编辑室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助。对于整理之中出现的错讹和失误之处，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整理也很难达到较高水平，只能边搜集边整理，逐步完善。因此，恳请读者同仁的谅解和协

由于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加之文献资料的缺乏，一时很难提出一个周密的选题计划，可靠性，未加删节。对此，相信读者会有分析、判断能力，能正确对待。

古籍中难免有封建糟粕，有些观点和提法为现在所不取，但为了保持原著的完整性和式；整理时，除对原著进行校勘、标点外，还作了适当注释。

整理满文文献打好基础。考虑到多数读者阅读欣赏的需要，本丛书全部采用满汉对照的形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通过它，使读者对满文文献有一概括的了解，为利用和献；同时亦为满文爱好者提供一部学习研究的实用资料，其内容包括政治、历史、哲学、

编辑这套《满文古籍丛书》，意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责任。

著，更与原著相映成趣，至今流传不衰。整理出版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档案，都要求用满文书写，因而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满文文献资料。大量满译的汉文经典名有清一代，满文被尊为「国语」，地位与汉文同荣，上至朝庭军政要事，下至地方公文

《满文古籍丛书》出版说明

整理说明

清初自《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批中国古典小说译成满文，以及其后子松林（字鹤汀）倾力资助，方得全部付梓刊行。

等人，他们都曾帮助他推敲审订译文，并帮助校对。译者在自费刻板财力困难时，又有其侄莱人穆齐贤（字禹范，号友莲），满洲厢红旗人庆锡（字熙臣），以及他的学生德音泰、长兴得百余篇。札克丹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得到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尽力相助，其中主要有山东蓬主事等职。他自称『余性癖嗜聊斋』，每以公余之暇仔细翻译，反复推敲，经阅几春秋，竟一。译者为正红旗满族人札克丹，字秀峰，自号五费居士，以翻译进士出身，曾任盛京工部聊斋志异》，凡二十四卷，二函二十四册，共选译故事一百二十九篇，约占原著的四分之

《聊斋志异》的第一个满译选本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书名为《择翻强烈的共鸣，备受钟爱，不久便被译成满文和蒙文，流传很广。

在世期间，人们就辗转抄录，争相传阅，视为奇书。这部小说集在满、蒙八旗子弟中也引起众多异采独放的人物形象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艺术效果，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蒲氏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的奇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

到现代汉语的习惯，又为了统一起见，这次整理时将书名更正为《聊斋志异选译》，又按本丛清代语气浓厚；后者似乎是对前者的补充，因为虽译成满文而汉文仍存，互为对照焉。考虑各题名为《满汉聊斋志异》和《合璧聊斋志异》，前者的汉文书名显然是由满文直译过来的，

一、原书封面用满、汉两种文题名为《择翻聊斋志异》，第一卷扉页上又用满、汉两种文讳，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将本书的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可以推知，译者所据的当是康熙年间的一种抄本。至于为什么康熙、乾隆两朝皇帝都要避另外，译本的汉文中，康熙皇帝的名字「弘」字和乾隆皇帝的名字「玄」字都避讳，由此稿为何本，不大清楚。与「铸雪斋抄本」对照，多有不同之处，故知不是以此为翻译底本。和荣华堂刻本两种。这次整理是以荣华堂刻本为主本。至于译者所据的汉文《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满译版本除道光年间的以外，还有光绪三十三年重印的二酉斋书坊刻本品，促进了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深并增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合作。之一，更是他们了解汉文学、学习文言文的主要教科书。正是这些满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译文的功绩。过去，锡伯族的官宦人家和书香之第中，满译《聊斋志异》是书柜案头必备书一。《聊斋志异》的故事，在锡伯族地区更是家喻户晓，为大家所喜闻乐道，这主要也是满族、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的欢迎和喜爱，成为他们争相传阅、研读欣赏的主要文学作品之秋，推敲方成就」的「一腔心血也」。满译《聊斋志异》刊行以后，受到八旗子弟及广大满译技巧。时人说他当时就以「翻译出名」，看来并非过誉，这部译著确实是译者「经阅几春一部满译小说。从译文的生动传神、用词的丰富形象来看，说明译者有相当的文学水平和翻相继翻译《金瓶梅》、《西厢记》和其他一些名著和小说以后，《聊斋志异》当是清代最后

「居三月，访史恶款，籍其家。」

其中「妇」字脱。此外如卷十《书痴》：

「妇曰：『小倩何久不至？』」

其中「论」字脱。卷四《聂小倩》：

「以齿论，则周为长。」

其中「双」字脱。卷二《成仙》：

「至门，则双扉外扃。」

有些衍夺之字，如卷二《娇娜》：

有些象「已」和「已」混同者，除第一次设注说明外，其余的均迳改，不再出校。

（卷六《巧娘》），「沓」误作「沓」（卷四《聂小倩》）等等，这类错误颇多，兹不赘述。

「治」误作「置」（卷二《叶生》），「支」误作「文」（卷三《董生》），「郎」误作「娘」

校记。比如，「愕」误作「谔」（卷一《成仙》），「趺」误作「跌」（卷一《考城隍》），

少衍夺舛误者，尤其是汉文。这些均据他本或视作品内容，斟酌校改，并以注释的形式作了

二、这次整理的本子，刻印质量较好，字迹基本清晰，倒装、模糊之页很少，但仍有不里，且经过整理标点；整理者所译的译者满文序也一起放在附录里，以供参考。

学生的传记、记事文、即时诗以及友人学生写的序、跋等汉文篇什，均放到下册卷末附录的卷次、篇次不变，仍保持原貌。原有的满文译者序仍置卷首，其余几篇译者写的有关友人

原书二十四卷二十四册，这次合编为上、中、下三册，每册八卷，分别编目录，但原有书的宗旨，前面冠以「满汉合璧」四个小字。

三、本书的汉文原已断开，但亦有不尽准确者。这次整理时全部改用新式标点，对原有为另外一种。因此，不作改动保持原貌，对研究版本有好处。

另外《金和尚》一篇，满译本的字数比『铸雪斋抄本』少的多。这些也正说明译者所据的稿本成》篇末一段关于柳毅遇龙女成神的传说及《嘉平公子》篇末一段《耳录》，满译本均无。卷七《乐仲》篇末的『异史氏曰』，『铸雪斋抄本』未录；而『铸雪斋抄本』中收录的《织

至于整篇文字与他本颇多不同者、未作补充或删节，仍存原貌。比如，卷二《王成》及文，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了解原貌。

神。这些例子，汉文已设注改正，但满文未改，读者看了汉文注释即可看出端倪，不改满文思泉涌的故事，由此知『蝇迹』为是，说写的字象蝇迹一样细小，形容其勤学苦练的精句，其中『蝇迹』原作『绳迹』，满译亦从『绳迹』。按文意，这句是指李贺勤奋学习、而『祝女』为非。又如卷二《叶生》篇『异史氏曰』中，有『茧丝蝇迹，吐学士之心肝』一水莽草中毒而死者，自己却不愿取代这些死者而转生人间的感人行为，所以知『祝生』为是祝生）而无从有女，寇三娘为其儿媳妇，从故事情节看，『祝生之异』指的是祝生情愿救因『祝生』原作『祝女』，满文也是按『祝女』译的。可在本故事中，祝家只有一子（即

『后闻祝生之异，遂命驾其家，订翁婿焉。』

还有一种情况，满译文是按错的汉文译的。比如，卷三《水莽草》：

一致的，所以未作改动。

以上这些衍夺字，均已补上或去掉。这些句子中的满译文，均与校改后的汉文句意是这句中，『籍』字前原衍一『款』字。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乌鲁木齐

永志坚

读者批评指正。

而完成的，故仍难免遗留『鲁鱼亥豕』之误，甚或有矫枉过正而弄巧成拙者，敬祈专家和

最后，由于本书的满文缮写，汉文打印剪贴，两种文字的校对等工作，已经由多人之手编辑又是陆续完成的，所以注释前后重复或先简后繁的在所难免，请读者见谅。

用电脑打印，许多难字是拼贴的），费工又费时，所以就免了。由于全书注条较多，整理和各种工具书很多，读者可以随手查阅；二是由于排印方面的种种困难和不便（本书汉文系果，少部分为整理者的管见。至于字词的注音释义，则少注或不注。这是由于：一是目前有关词语的涵义，进而为领会作品内容的深层内涵、微言大义提供帮助。释文多采用前人成凡涉及典故、神话传说、典章制度以及古礼旧俗等内容的，都尽可能作注，以期为读者理解说集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使读者受益不少。鉴于此，这次整理时也做了酌量注释，

四、对汉文《聊斋志异》，前人做过很为详尽的注释，这对阅读这部较为难懂的文言小这些可能是刻板疏漏所致。这次都予以改正，但仍用旧式标点，而不用新式标点。

断句也有所改正。满文的断句比较混乱，该断的不断，不该断的却断句，几乎比比皆是。

董生 200
贾儿画皮 183
青凤 167
卷之三 146
王成仙 125
娇娜 103
叶生 78
卷之二 64
妖术 56
狐嫁女 46
长清僧 40
劳山道士 30
种梨 25
画壁 16
瞳人语 7
考城隍 1
卷之一 1
聊斋志异选译（满文）序 1

目录

聊斋志异选译（上册）

陈云栖 586
红玉 560
乐仲 535
卷之七
三仙 531
巧娘 502
阿宝 483
珠儿 464
祝翁 459
酒友 453
卷之六
赵城虎 447
任秀 436
胡四姐 421
凤阳士人 409
莲香 366
张诚 344
卷之五
水莽草 329
聂小倩 300
婴宁 263
侠女 242
卷之四
陆判 214

竹青 737
织成 723
鲁公女 704
王者 693
林四娘 682
胡氏 670
大男 648
卷之八
香玉 621

ᡤᡠᠩᡤᡳᠨ ᡳᠯᡳᠮᠪᡳ

至城郭，如上者都。移时入府廨，

公力疾乘马从去。路甚生疏。

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

公言：『文宗①未临，

见吏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

予姊夫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病卧，

考城隍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一

无心为恶，　　虽恶不罚。」

公文中有云：　「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

二公文成，　　呈殿上。

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　　有心无心。」

肩。　　几上各有笔札。　　俄题纸飞下。

几墩各二，　　先有一秀才坐其末，　　公便与连

何人，　　惟关壮缪②可识。　　檐下设

宫室壮丽。　　上坐十余官，　　都不知

棒册翻阅一过，　　白：「有阳算九年。」　　共跨

即令稽母存籍。　　有长须吏

惟听录用。」　　上一帝王像者，

奉养无人，　　请得终其天年，

「辱膺宠命，　　何敢多辞！　　但老母七旬，

公方悟，　　顿首泣曰：

谕曰：　「河南缺一城隍，　　君称其职。」

诸神传赞不已。　　召公上，

无月无灯夜自明」之句。

公既骑，

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

自言长山张某。

二公稽首并下。

及期当复相召。」

又勉励秀才数语。

今推仁孝之心，

给假九年，

瓜代③可也。」

乃谓公：「应即赴任，

踏间，

关帝曰：

「不妨。

令张生摄篆

九年，

登其堂，一拜而行。

相共惊疑，

公楼膺末，

與马甚众，

室而没。

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

忽见

后九年，

母果卒。

营葬既毕，

浣濯入

果有张生，

於是日死矣。

扶出，

半日始能语。

问之长山，

已三日。

母闻棺中呻吟，

乃别而去。

及抵里，

豁若梦寤。

时卒

代。」谓瓜熟时赴戍，到来年瓜熟时派人接替。后因称任期满，由别人接任为「瓜代」。

侯。死后，蜀汉后主追谥壮缪侯。③瓜代——《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

①文宗——明、清时称提学、学政为「文宗」。也泛指试官。②关壮缪——即三国时人关羽，字云长。初被曹操封为汉寿亭

其略耳。

公有自记小传，

不知其为神。

惜乱后无存，

奔讯乡中，

此

则已没矣。

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

尤生平

稍稍近觇之，

见车幔洞开，

款段以从。

内一婢乘小驷，

容色绝美。

见一小车，朱茀绣辖①，

青衣数辈，

尾缀之。

清明前一日，

偶步郊郭，

每陌上见游女，

辄轻薄

长安士方栋，

颇有才名，

而佻脱不持仪节，

瞳人语

生眯目，　　不可开。　　才一拭，

放教秀才胡乱！」

言已，　　掷锹土满生。

守，

非同田舍娘子，

怒顾生曰：

「此芙蓉城②七郎子新妇

风狂儿郎，　　频来窥瞻！」

婢乃下帘，

近车侧，曰：　　「为我垂帘卜。　　何处

或先或后，

从驰数里。　　忽闻女郎呼婢

所未睹。

回眩神夺，　　瞻恋弗舍，

浼人教诵。　　初犹烦躁，　　久渐自安，

闻《光明经》③能解厄，　　持一卷，

懊闷欲绝，　　颇思自忏悔。

右睛起旋螺。　　百药无效。

翳渐太，　　数日厚如钱，

经突益剧，　　泪簌簌不得止，

终不快。　　倩人启睑拨视，　　则睛仁生小翳，

规车马已渺。　　惊疑而返。　　觉目

遂迷所在。　俄，　连臂归，　飞上面，

大不及豆，　营营然竟出门去。　渐远，

静匿房中，　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

告之故。　妻趋验之，　花果槁矣。　大异之。

何使憔悴死？」　妻诘其所自知，

久置不问。　忽闻其言，　遽问妻：　「兰花

园中多种植，　日常灌溉，　自失明后，

生素喜香兰，　珍珠兰遽枯瘠死！」

又言曰：　「许时不窥园亭，

久之乃返，　复自鼻入眶中。

似有物出，　离孔而去。

出此闷气。」　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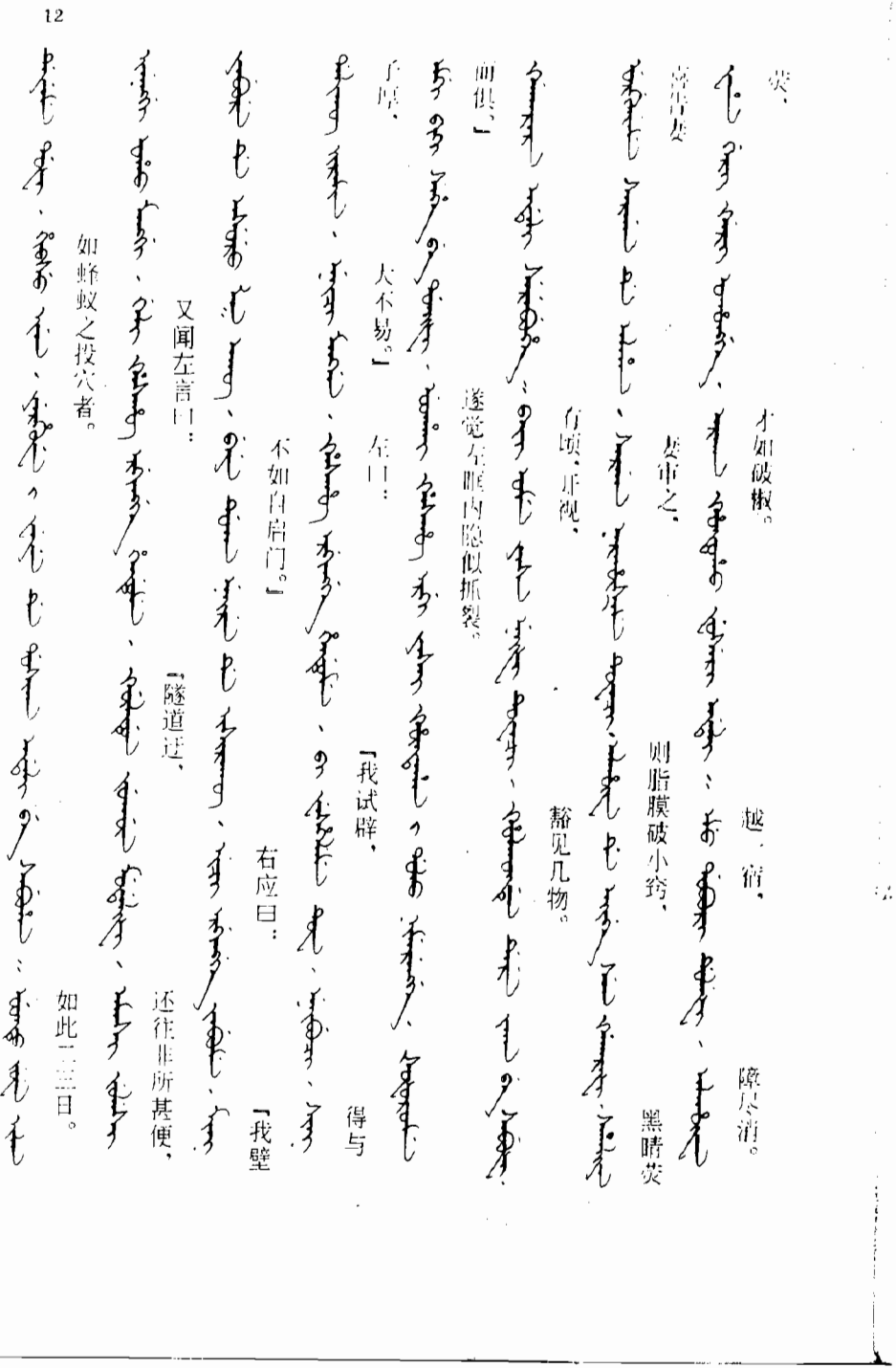
右目中应曰：　「可同小遨游，

小语如蝇，曰：　「黑漆似，叵耐杀人！」

持之一年，　忽闻左目中

万缘俱静。　旦晚无事，

惟趺④坐捻珠。



才如破帽。

越一宿，

障尽消。

妻市之，

妻清妻

则脂膜破小窍，

黑晴荧

有顷，开视，

豁见几物。

而俱，」

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

子厚，

大不易。」

左曰：

「我试辟，

得与

不如自启门。」

右应曰：

「我壁

又闻左言曰：

「隧道迂，

还往非所甚便，

如蚌蚁之投穴者。

如此二三日。

俄追及，

乃其子妇。

心赧气丧，

曰：

「有美人兮⑥！」

顾二友曰：「驱之！」

相与笑聘。

於途中遥见少妇，

控驴出其前，

戏而吟

异史氏曰⑤：

「乡有士人，

偕二友，

由是益自检束，

乡中称盛德焉。

生虽一目眇，

而较之双目者，

殊更了了。

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

细视，

竟重瞳也，

但右目旋螺如故。

芙蓉城主。③《光明经》——即《金光明经》，佛经名，有十九篇。④趺——原作「跌」。「跌坐」，以足交叠而坐，是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据佛经说，「趺坐」可以减少妄念，集中思想。⑤异史氏——本书作者蒲松龄的自称。汉代司马迁做太史令，著《史记》，在《论赞》中自称「太史公」。本书作者在篇后发议论，为别於正史，故自称「异史氏」。⑥有美人兮——语出《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然小郎君生辟门户，　　鬼神虽恶，

良可笑也。　　岂菩萨现身耶？

芙蓉城主，　　至於眯目失明，

不知何神，　　又鬼神之惨报矣。

各隐笑而罢。

士人忸怩，　　轻薄者往往自侮，

友伪为不知也者，　　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

默不复言。

评骘殊衮。

内一垂髫者，　　拈花微笑，　　樱口欲动，

东壁画散花天女④，

两壁图绘精妙，　　人物如生。

肃衣出迓，　　导与随喜②。

殿中塑志公③像。

僧挂褡其中。　　见客入，

殿宇禅舍，　　俱不甚宏敞。　　惟一老

江西孟龙潭，　　与朱孝廉客都中。　　偶涉一巷若干，

画壁

入一小舍，　　次且不敢前。　　女回首，

辗然竟去。　　履即从之　　过曲栏，

似行人暗牵其裾。　　回视，　　则垂髫儿，

甚众。　　朱亦杂立其中。　　少间，

非复人世。　　一老僧说法座上，　　偏袒绕视者

已到壁上。　　见殿阁重重，

恍然凝想　　身忽飘飘如驾云客①，

眼波将流。　　不觉神摇意夺，

朱注目久，

上鬟⑥。

女含羞不语。

一女曰：

学处子耶？」

共捧譬珥，

促令

曰：

「腹内小郎已许大，

尚蓬蓬

女伴觉之，

共搜得生，

戏谓女

勿咳。

夜乃复至，

如此二日。

遂与狎好。

既而闭户去，

嘱朱

乃趋之。

舍内寂无人；

遽拥之，

亦不甚拒，

举手中花，

遥遥作招状，

甲使者，

黑面如漆，

绾锁挈槌，

女惊起，

与朱窃窥，

则见一金

缨锁锵然，

旋有纷嚣腾辩之声。

兰麝熏心，

乐方未艾。

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

四顾无人，

渐入狎亵，

鬟凤低垂，

比垂髫时犹艳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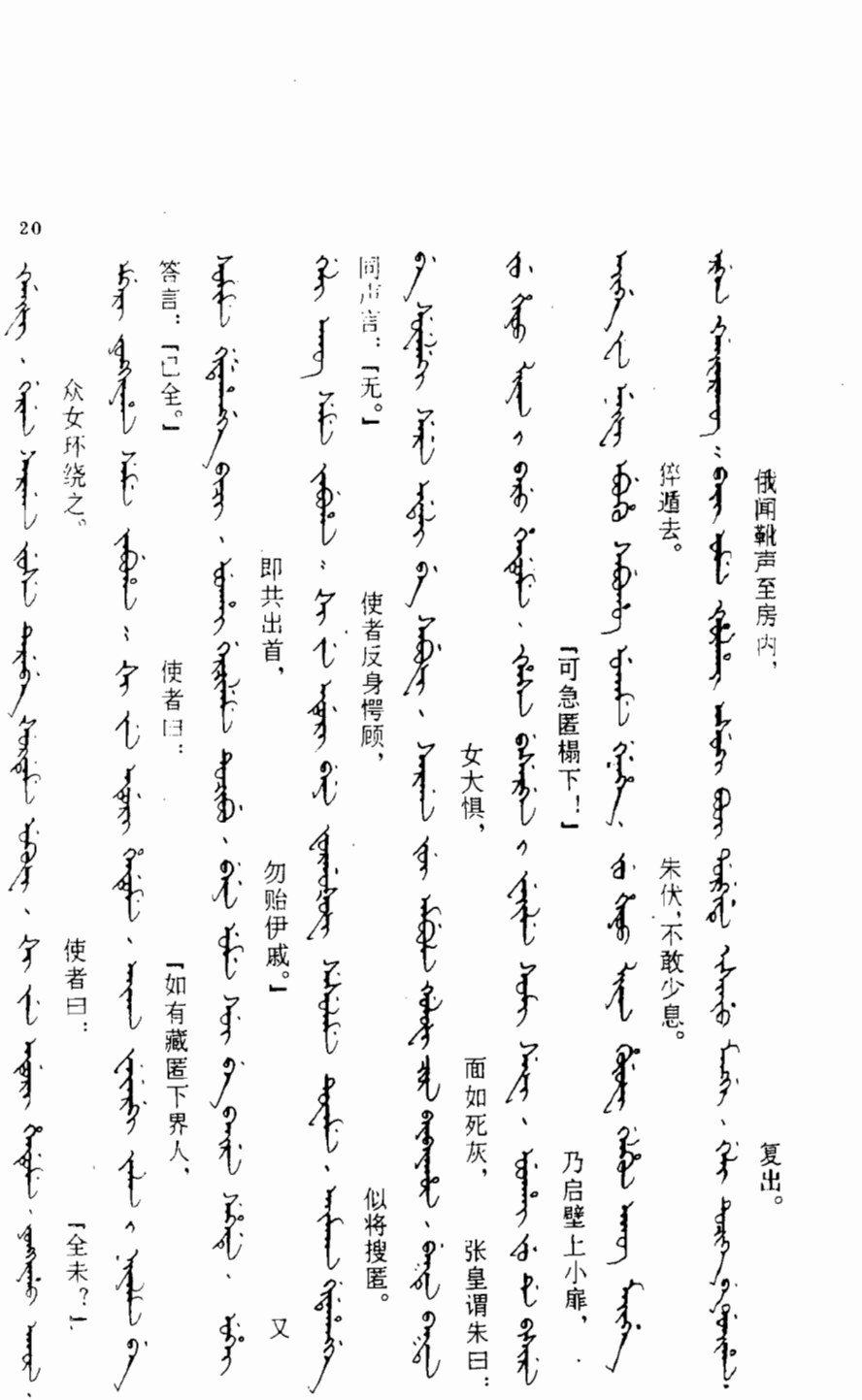
群笑而去。

生视女，髻云高簇，

「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

恐人不欢。」

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



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

「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

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

似将搜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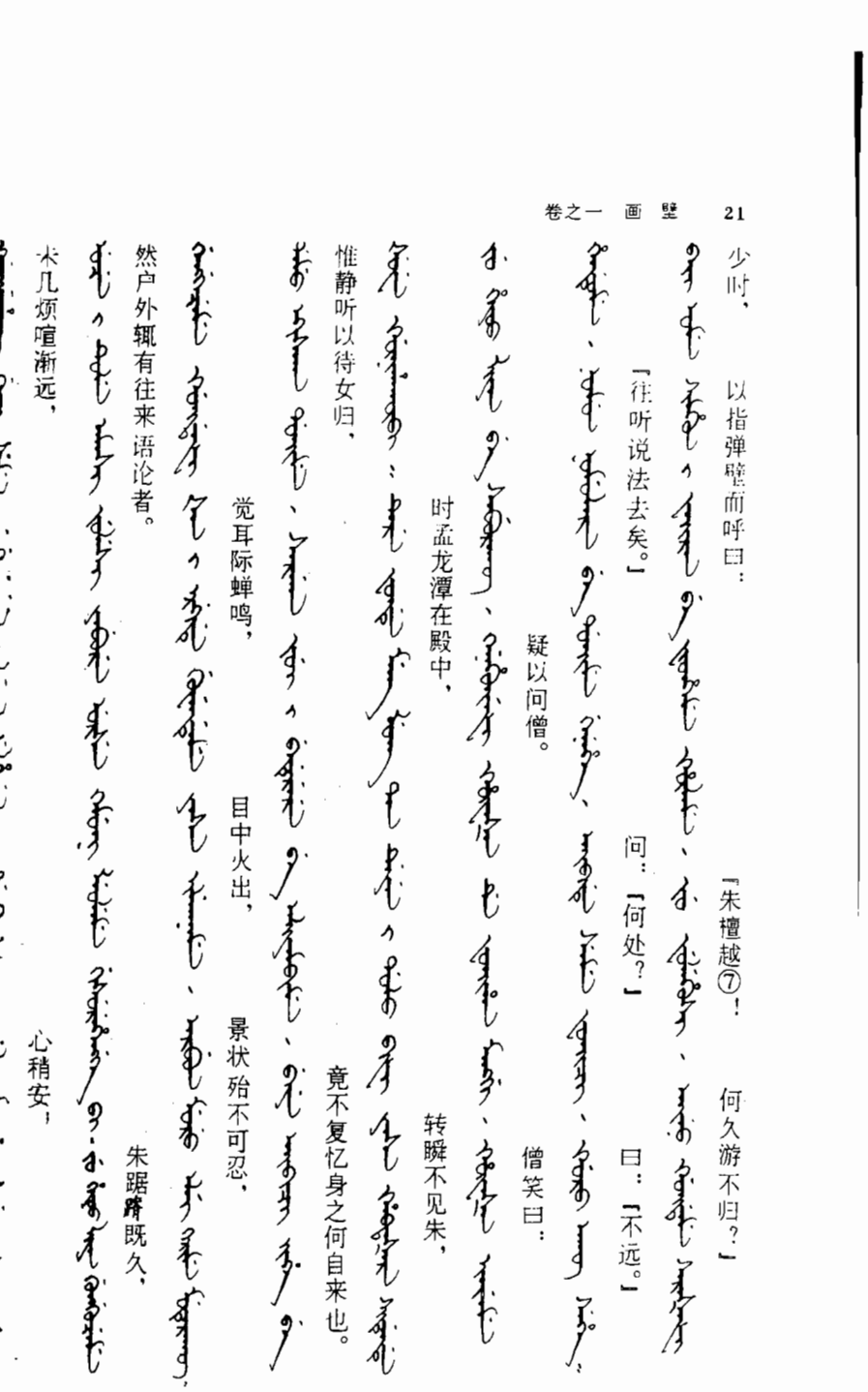
同店言：「无。」使者反身愕顾，

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

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

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

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⑦！何久游不归？」



「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

疑以问僧。僧笑曰：

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

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

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

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踞蹲既久，

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

而问其故。

僧笑曰：

翛然，

不复垂髫矣。

朱惊拜老僧，

故出房窥听也。

共视拈花人，

螺髻

盖方伏榻下，

闻叩声如雷，

目瞪足软。

从容问之。

孟大骇，

灰心木立，

遂飘忽自壁而下，

若有听察。

僧又呼曰：

「游侣久待矣。」

旋见壁间画有朱像，

倾耳伫立，

惜不闻其言下大悟，

披发入山也。」

心所自动耳。

老僧婆心切，

点化愚蒙，

千幻并作，

皆人

是生衮境；

人有衮心，

是生怖境。

菩萨

此言类有道者。

人有淫心，

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

「『幻由人生』，

朱气结而不扬，

孟心骇而无主。

「幻由人生，

老僧何能解。」

结成醫的。当少女将要结婚时，要举行一种仪式，将披垂的头发梳上去，这种仪式称为「上醫」，也称「上头」。

原作「物」。⑥上醫——封建社会习俗：未婚少女，头发是披垂的（上文「垂醫者」，即指这种少女），已婚妇女，头发是梳上去的。⑦雾——女——佛家仙女。佛教故事：天女用天花散在诸菩萨及大弟子身上，以花著身不著身来验证诸菩萨的向道之心。⑤雾——把到寺庙里参观游览也叫做「随喜」。③志公——宝志的尊称。宝志乃南北朝宋、齐时名僧，信徒从多。又称宝公。④散花天

①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意为寂净之处。此指寺院。②随喜——佛家以见人做善事而生欢喜之心为「随喜」。后来

乡人执不肯。　肆中庸保者，　见喋聒不堪，

何怒为？」

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

丐其一，

於居士亦无大损，

道士曰：

「一车数百颗，

老衲①止

乡人咄之，而不去，

乡人怒，

加以叱骂。

有道士破巾絮衣，

丐於车前。

有乡人货梨於市，

颇甘芳，

价腾贵。

种梨

沸沸，

沃灌。

坎地上深数寸，

把核於手，

曰：「吾特需此核作种。」

请出共客。」

曰：

遂出钱市一枚，

道士接，

浸坎处。

好事者於临路店索得

纳之而覆以土。

向市人索汤

解肩上锸，

於是掬梨大嚼且尽，

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

「出家人不解吝惜。

我有佳梨，

付道士。

道士拜谢，

谓众

竟忘其业。

乡人亦杂众中，

头，

乃以伐树丁丁，

道士既去，

从容徐步而去。

良久乃断。

始顾车中，

初，道士作法时，

带叶荷肩

则梨已空矣。

引领注目，

项刻而尽。

已，

硕大芳馥，累累满树。

俄成树，

枝叶扶疏，

万目攒视，

道人乃即树头摘赐观者，

俟而花，

俟而实，

见有勾萌出，

渐大，

者，

良朋乞米，

则怫然，且计曰：

「是数日之资

於市人，

有以哉。

每见乡中，

称素封④

异史氏曰：

「乡人愦愦，

憨态可掬，

其见笑

道士不知所在。

一市粲然。

始知所伐梨本，

即是物也。

垣下。

则断靶弃

大愤恨。

急迹之，

转过墙隅，

是新凿断者。

心

一靶③亡，

皆已②物也。

又细视车上

方悟适所俵散，

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爵封邑而拥有资财的富人。《史记·货殖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正义》：「古不仕

①老衲——僧徒的自称或代称。僧人多穿「百衲衣」，故称之。②已——原作「已」。③靶——通「把」，柄也。④素封——无官

正不胜道，

蠢尔乡人，

又何足怪！」

刀锯临颈，

则赎命不遑。

诸如此类，

及其淫博迷心，

则倾囊不吝；

甚而父子兄弟，

较尽锱铢。

则又忿然计曰：

「则十人、五人之食也。」

或劝济一危难，

饭一荚独，

也。」

薄暮毕集，　　王俱与稽首。　　遂留观中。

有观宇，甚幽。　　一道士坐蒲团上，　　素发垂领，

闻劳山多仙人，　　负笈①往游。　　登一顶，

邑有王生，　　行七，　　故家子。　　少慕道，

劳山道士

「良宵胜乐，　　不可不同。」　　乃於案上取壶酒，

诸门人环听奔走。　　一客曰：

粘壁间。　　俄顷，　月明辉壁，　　光鉴毫芒。

日已暮，　　尚无灯烛。　　师乃剪纸如镜，

归志。　　一夕归，　　见二人与师共酌，

过月余，　　手足重茧，　　不堪其苦，　　阴有

众采樵。　　王谨受教。

凌晨，　　道士呼王去，　　授以斧，使随

①负笈：背着书箱。

②玄：深奥。

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

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

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

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

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

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酹，

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

分赍诸徒，且嘱尽醉。

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

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

其饯我於月宫可乎？」三人移席，

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

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

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

而还乎，而幽我於广寒④乎！」其声清越，

翩翩作《霓裳舞》③。已而歌曰：「仙仙乎，

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

心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

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

苏⑥。」众诺而退。王窃忻慕，

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

道士问众：「饮足乎？」

纸圆如镜而已。

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

月渐暗。门人然⑤烛来，则道士独坐，

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

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

王曰：「弟子操作多日，

「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

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

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

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

纵不能得长生术，

入谢。

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

虚若无物；

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

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

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

不敢入。

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

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

但得此法足矣。」

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

「每见师行处，

墙壁所不能隔，

正复不少。

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

王惭忿，骂老道士无良而已。

额上坟起如巨卵焉。

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

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

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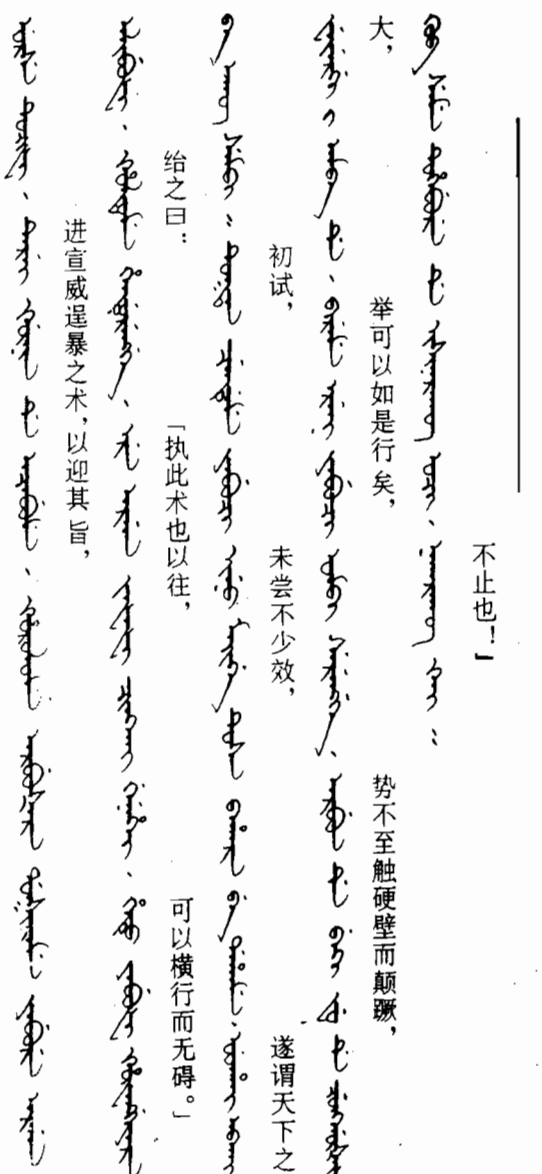
遂资斧⑦遣之归。抵家，自闭遇仙，

今有伧父⑧，喜疢毒而畏药

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

异史

妻揶揄之。



大，　　举可以如是行矣，　　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

初试，　　未尝不少效，　　遂谓天下之

给之曰：　　「执此术也以往，　　可以横行而无碍。」

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

石⑨，　　遂有舐痈吮痔⑩者，

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史记·佞臣传》有汉文帝幸臣邓通为帝吮痈的记载。

的嗜欲行为；「药石」，指治病的药物。⑩吮痈舐痔——指卑鄙无耻的谄媚行为。《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三年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史记·佞臣传》有汉文帝幸臣邓通为帝吮痈的记载。

草。⑦贸斧——旅费，盘缠。⑧伧父——鄙贱之夫。原为南人讥骂北人的话。⑨喜疾毒而畏药石——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唐玄宗梦游月宫，见月宫上有「广寒清虚之府」题字，因而后来即以「广寒宫」称月宫。⑤然——同燃。⑥苏——意为取草，割裙子）。醒后，就按其歌调谱成霓裳羽衣舞，按此曲跳的舞蹈就称为「霓裳羽衣舞」，又简称「霓裳舞」。④广寒——神话传说：照名字玄烨而改。今换用本字。③霓裳舞——神话传说：唐玄宗（李隆基）梦游月宫，看见仙女舞蹈，皆着霓裳羽衣（白色）

①负笈——外出求学的代词。笈，书籍也。古人外出求学，每每背着自己的书籍而去。②玄——原作「元」，盖因讳清圣祖康

不止也！」

长清僧



断仆还①问之。张目曰：「胡至此！」众扶魂适相值，翕然而合，遂渐苏。

余骑，按鹰猎兔。马逸堕毙。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绅子，率十已圆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飘去，犹健。一日，颠仆不起，寺奔救，长清僧某，道行高洁，年八十余，

杂请会计。公子托以病倦，既出，少定，即有诸仆纷来，钱簿谷籍，数日后，忽思少步。众皆喜。则食，酒肉，则拒。夜独宿，不受妻妾奉。解，但闭目不复有言。饷以脱粟，家人以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大骇曰：「我，僧也。胡至此！」归。入门，则粉白黛绿者，纷集顾问。

问墓所。

群导以往，

则三尺孤坟，

乃问：「老僧焉往？」

答云：「吾师曩已物化。」

弟子见贵客至，

伏谒甚恭。

视风物如昨。

无烦间途，

竟至兰若。

不听，

翼日遂发。

抵长清，

宜即治任。」

众谓新瘳，

未应远涉。

瞩。

共答：「知之。」

曰：「我郁无聊赖，

欲往游

悉谢绝之；

惟问：「山东长清县知之否？」

相视而笑。

乃述返魂之由，

又言

「我即汝师。」

众疑其谬，

出门自遁，

直抵旧寺，

谓弟子：

灰心木坐，

了不勾当家务。

居数月，

众唯唯。

既归，

乃行。

所遗手泽②，

宜恪守，

勿俾损坏。」

既而戒马欲归，

嘱曰：

「汝师，

戒行之僧，

荒草犹未合也。

众僧不知何意。

其八十余年事。

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

默然诚笃，

年仅而立④，

而辄道

友人或至其乡，

见其人

金帛皆却之，

敬造之。

惟受布袍一袭而已。

又年余，

夫人遣纪纲③至，

多所馈遗。

马哀请之，

略不顾瞻。

居以故榻，

事之如平日。

后公子家屡以舆

生平所为，

悉符。

众乃信，

而立。」后因称三十岁为「而立」之年。

③纪纲——原意为管理，后代指仆人。④而立——《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后因称三十岁为「而立」之年。

①还——同环，环绕也。②手泽——犹言手汗。《礼·玉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后因称先人或前辈的遗

不得者矣，

况僧乎哉！」

而兰麝生心，

有求死

而能绝人以逃也。

若眼睛一闪，

於僧，不异之乎其再生。

而异之乎其入靡丽纷华之乡，

其千里而不散者，

性定故耳。

予

公跃起曰：「是亦何难！」携一席往。

或戏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酿为筵。」

会公与诸生饮，

久之，蓬蒿渐满，白昼亦无敢入者。

常见怪异，以故废无居人。

邑有故家之第，广数十亩，楼宇连亘。

历城殷天官，少贫，有胆略。

狐嫁女

坐良久，更无少异，窃笑传言之讹。

遂止焉。西望月明，惟衙山一线耳。

始抵后楼，登月台，光洁可爱，

渐月色渍昏，门户可辨。摩娑数进，

蒿艾如麻。时值上弦，

遂入。见长莎蔽径，

如有所见，当急号。」公笑云：「有鬼狐，当捉证耳。」

众送诸门，戏曰：「吾等暂侯之，

乃相率入楼，　　楼门尽辟。

已酣，　　但办吾事。　　相公倜傥，　　或不叱怪。」

一老翁上，　　就谛视，曰：　　「此殷尚书。　　其睡

「有生人在。」　　下问：「谁也？」　　答云：「不识。」　　俄，

灯。　　猝见公，　　惊而却退，　　语后人曰：

假寐睨之，　　见一青衣人，　　挑莲

向尽，　　恍惚欲寐，　　楼下有履声籍籍而上。

广地枕石，　　卧看牛女。

陪坐，　　倍益光宠。」　　公喜应之。

光临，　　压除凶煞，　　幸矣！　　即烦

惭无以贺。」　　翁曰：　　「贵人

罪！」　　公起，　　业之曰：　　「不知今昔嘉礼，

今夜于归。　　不意有触贵人，　　望勿深

翁面公醒，　　乃出，跪而言曰：　　「小人有箕帚女，

公稍稍转侧，　　作嚏咳。

移时，　　往来者益众。　　楼上灯辉如昼。

公若为侯，　　执半主礼。

翁命先与贵客为礼。　　少年目公。

导新郎入。　　年可十七八，

公亦立俟。　　少选，　　笼纱一簇，

有奔而上者，　　曰：「至矣！」　　翁趋迎，

公揖之。　　俄闻笙乐聒耳，

年可四十余。　　翁曰：　　「此拙荆。」

入视，　　楼中陈设芳丽。　　遂有妇人出拜，

既而酌以金爵，　　大容数斗。

即坐母侧。　　微目之，　　翠凤明珰，　　容华绝世。

兰麝散馥。　　翁命向上拜。　　起，

俄　婢媪数辈，　　拥新人出，　　环佩缪然，

女奴诺而入。　　良久，　　不出。　　翁自起，　　搴帏促之。

酒数行，　　翁唤女奴请小姐来。

酒哉雾霭，　　玉碗金瓯，　　光映几案。

翁婿交拜，　　已，　　乃即席。　　少间，　　粉黛云从；

有细奴掩口与主人语，　主人有怒色。

命取巨觥，　久之不至。

士，　任於肥邱。　有世家朱姓宴公，

此物非寒士所有，　乃信之。　后举进

众骇问，　因以状告。　共思

疑其夜出而早入者。　公出爵示之。

探袖中，　金爵犹在。　及门，　则诸生先俟，

盈溢四堵。　视东方既白，　乃从容出。

公始起。　暗无灯火，　惟脂香酒气，

惟恐公闻。　移时，　内外俱寂，

翁急戒勿语，

议卧客。

主人敛酒具，　少一爵，　冥搜不得。　或窃

笙乐暴作，　纷纷下楼而去。　已而，

皆曰：「相公醉矣。」　诟无何，　闻新郎告行，

中。　伪醉隐几，颠然而寐。　阴内袖

公思此物可以持验同人，

解。」

公笑曰：「金杯羽化矣。殊不可

而十年尘封如故，

适取诸箱箧，仅存其七。

什袭①已久。

缘明府②辱临，此世传物，

觅良工监制。

为京卿时，大人

大疑，问所从制。

答云：「爵凡八只，

视之，款式雕文

俄奉金爵劝客饮。

日「府」，即为贤明之意。唐人亦称县令为「明府」，骏公为肥邑县令，故称为「明府」。

袭：也写作「什袭」，引伸为郑重珍藏的意思。②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牧尹，皆称府君，或明府君，省称「明府」。郡所居而观瞻　巨人斋七日，端冕玄服以发宝。革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砾不殊。」二十一什袭——把物品重重叠叠地包裹起来。《艺文类聚·阙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宝。周客闻

致，

而不敢终留也。

陈颠末。

始知千里之物

狐能摄

亲诣谢公。

诘所自来。

公乃历

拣爵驰送之。

巨人审视，

骇绝。

颇近似之，

当以奉赠。」

终筵

归署，

具，

然世守之珍，

不可失。

仆有一

公骇应之。

ᠰᠠᠭᠤ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卜者曰：「病者无害，君可危。」

ᠮᠣᠷᠢᠳᠠᠭᠴᠢ ᠬᠡᠯᠡᠪᠡ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卜者曰：

ᠮᠣᠷᠢᠳᠠᠭᠴᠢ ᠬᠡᠯᠡᠪᠡ

「君莫欲问仆病乎？」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将代问之。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既至，未言。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人生死，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能决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患之。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会市有善卜者，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仆疫不起，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殿试②在都，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崇祯①间，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高作旋风舞。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力能持二壶，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喜拳勇，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少任侠，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于公者，

ᠲᠠ ᠪᠢᠳᠡᠨ ᠤ ᠬᠣᠯᠤᠮᠳᠠ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ᠬᠤ ᠰᠠᠨᠠᠭᠠᠲᠠᠢ ᠤᠤ？」

妖术

ᠪᠤᠳᠠᠯᠠᠨ

皆为公惧，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劝罄橐哀之。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ᠰ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公不听。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勿悔，勿悔！」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爱公者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惜此小费，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不应而起，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欲出。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卜者曰：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生死已定，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术岂能解；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报我十金，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当代禳之。」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公自念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卜者从容曰：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鄙人有小术，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君三日当死！」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公惊讶良久。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公乃自卜。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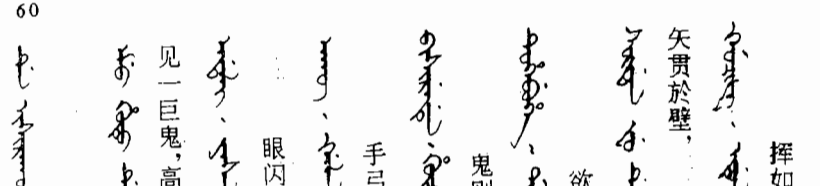
卜者起卦，愕③然曰：

ᠪᠦᠭᠦᠳᠡ ᠨᠢ ᠭᠤᠩ ᠶᠢᠨ ᠭᠠᠮᠤᠭ ᠳᠤ ᠭᠠᠢ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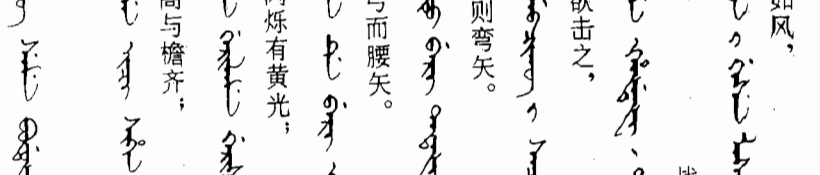
公急斫之，　应手而倒。　烛之，　则纸人，
遂遽小，　复寻窗隙，　意欲遁出。
公捉剑起，　急击之，　飘空未中。
急视之，　一小人荷戈入，　及地，则高如人。
意欲就枕，　忽闻窗隙窣窣有声。
倚剑危坐。　一漏向尽，　更无死法。
静以觇之，　终日无恙。　阖户挑灯，
候忽至三日，　至夜，　公端坐旅舍，

其势欲倾。　公惧覆压，　计不如出面斗之，
闻窗外如牛喘，　有物推窗棂，　房壁震摇，
於是移坐窗下，　目注隙中。　久之，
其声不软。　审视，　则土偶，　片片已碎。
恐其复起，　又连击之，　剑剑皆中，
急击之，　断而为两，　皆蠕动。
逾时，　一物穿窗入，　怪狞如鬼。　才及地，
已腰断矣。　公不敢卧，　又坐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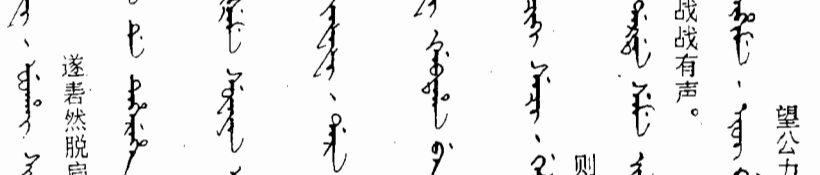
挥如风，　　望公力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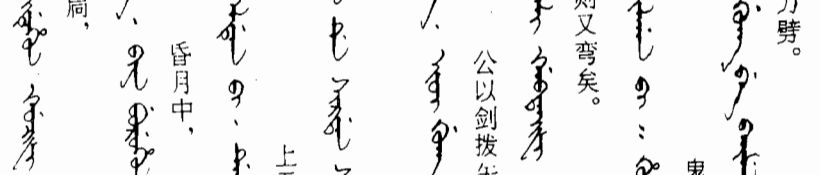
矢贯於壁，　　战战有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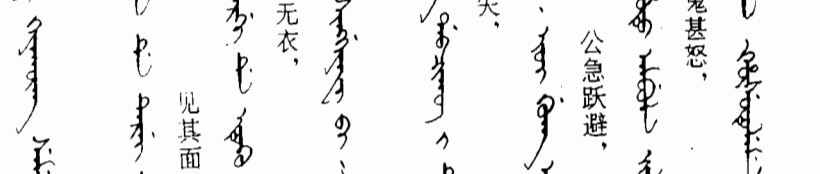
欲击之，　　则又弯矣。　　公急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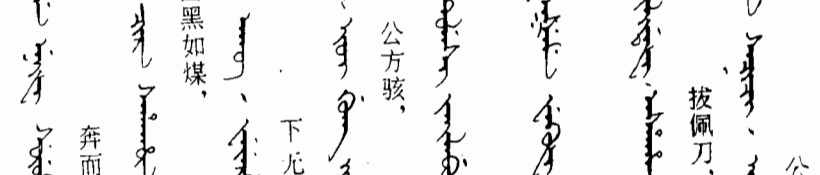
鬼则弯矣。　　公以剑拨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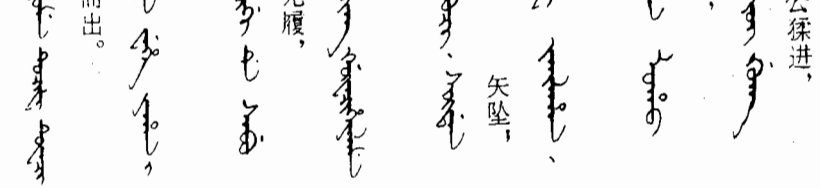
手弓而腰矢。　　公方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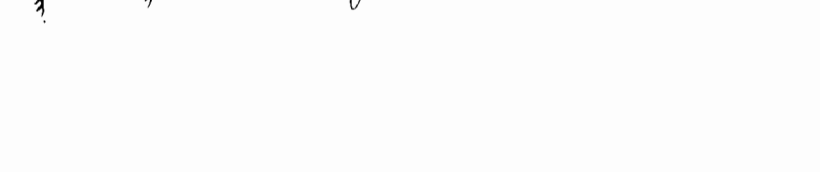
眼闪烁有黄光；　　上无衣，　　下无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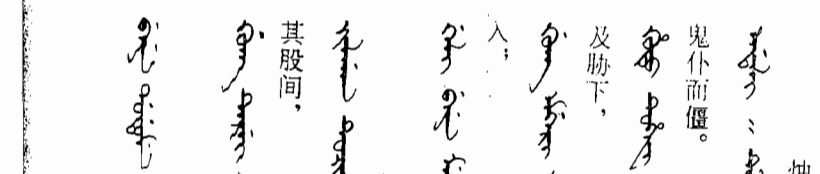
见一巨鬼，高与檐齐；　　见其面黑如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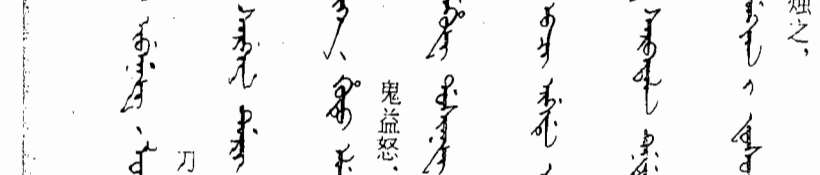
遂毫然脱扃，　　奔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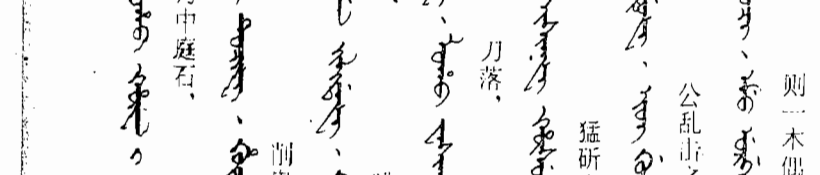
刻画狰狞；　　剑击处皆有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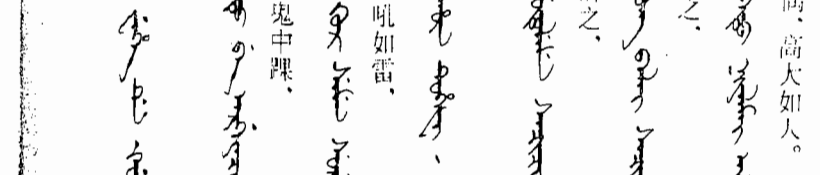
烛之，　　则一木偶，高大如人。　　马矢尚缠腰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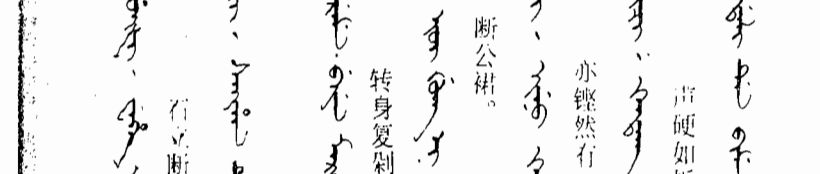
鬼仆而僵。　　公乱击之，　　声硬如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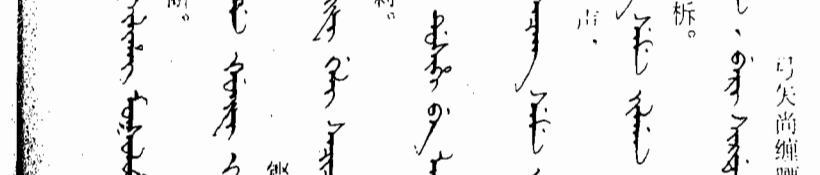
及胁下，　　猛斫之，　　亦铿然有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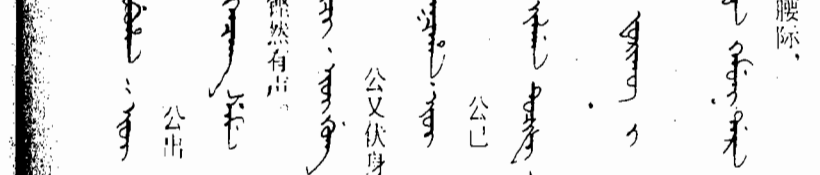
入；　　刀落，　　断公裙。　　公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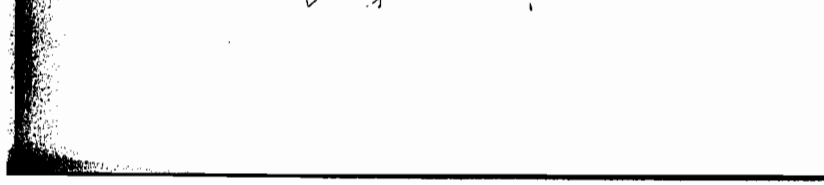
鬼益怒，　　吼如雷，　　转身复剁。　　公又伏身



其股间，　　削鬼中踝，　　铿然有声。



刀中庭石，　　石立断。　　公出



目灼灼如鬼立。

乃执付行司而杀之。

但见卜人头面皆为犬血模糊，

急以犬血沃立处，

戒备而往。

卜人又匿如前。

形术也，

公如言，

犬血可破。」

或曰：

「此翳

瞥不可见。

与共诣卜所。

卜人遥见公，

次日，

遍告交知，

以神其术也。

欲致人於死，

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

公因秉烛等旦。

中举人者，经过三年一次在京城参加会试，录取后，再参加复试、殿试，考中者称进士。③愕——原作「谔」。

①崇祯——明朝末代皇帝思宗的年号。②殿试——科举时代，由皇帝亲自主持（实际上多派大臣代行）的最高一级考试。凡

其可畏不尤甚耶！」

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

将复如何？

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

卜而爽，

犹不卜也。

世之讲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几人？

异史氏曰：

「尝谓买卜为一痴。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二

叶生

叶生



淮阴叶生者，文章词赋，

失其名字。

冠绝当时；

而所如不偶①，

困於名

场②。

会关东丁乘鹤，

来令是邑，

奇之；

召与③语，

见其文，

大悦。

使即官署，

受灯火，

时赐钱谷恤其家。

值科试④，

公

携与俱北。







公怜之，

相期

生零涕不已。

公问，

痴若木偶。

愧负知己。

生嗒丧而归。

文章憎命⑦，

榜既放，

依然铩羽。

读之，

击节称叹。

不意时数限人，

公期望綦切。

闱⑥后，

索文

游扬於学使⑤，

遂领冠军。

寄语来使：「疾革，难遽瘥，
传之卧榻。
生持书嘬泣，
待足下耳。
足下朝至，
则仆夕发矣。」
其略云：「仆东归有日，
将解任去。
函致生，
殊罔所效。
公适以忤上官免，
无何，寝疾。
公遣问不绝，
而服药百裹，
生甚感佩。
辞而归，
杜门不出。

在昌，时年十六，尚不能文。
命子师事生，凤夜与俱。公子名
公乃束装戒旦。抵里，
万虑不宁。今幸可从杖履。」
生曰：「以犬马病，劳夫子久待，
忽通叶生至。
公喜，逆而问之。
公不忍去，
徐待之。逾数日，门者
请先发。」使人返白，

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⑪，奈何？」
公一日谓生曰：「君出余绪，遂使
悉录授读。闱中七题⑩，中亚魁。
遂入邑庠⑨。生以生平所拟举业，
居之期岁，并无脱漏，益之公力，
便能落笔成文。凡文艺，辄无遗忘。
然绝慧，三两过，

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监⑯，公子又捷南宫⑮，
之纳粟⑭。公不忍强，嘱公子至都，为
恐误岁试⑬，劝令归省。惨然不乐。
乃谓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
可无憾；何必抛却白纻，
非战之罪⑫，愿亦足矣。且七得一人知，
使天下之人知半生沧落，

意甚悲恻。

逡巡至庭中，

见门庐凉条，

命仆马送生归。

生亦喜。

择吉就道，

抵淮阴界，

锦还为快。」

离贵乡不远。

先生奋迹云霄，

因谓生曰：

「此去

竟领乡荐⑱。

会公子差南河典务，

与共晨夕。

逾岁，

生入北闱⑲。

衣冠履舄，

如脱委。

大恸，

见灵柩，

扑地而灭。

妻惊视之，

生闻，

怃然惆怅。

逡巡入室，

今阿大亦已成立，

行将卜奄穸。

勿作怪异吓生人！」

言讫，

所以久淹君柩者，

以家贫子幼耳。

何遂顿不相识？」

妻遥谓曰：

「君死已久，

何复

生凄然曰：

「我今贵矣，

三四年不觐，

妻携簏具以出，

见生掷且骇走。

逾年游泮⑲。

为延师教读。

异史氏曰：「魂从知己，

言於学使，

始得颠末。

公子闻之，

涕堕垂膺。

从者返，

驳奔告母。

母挥涕告诉。

审所自来，

又细询从者，

抱衣悲哭。

子自塾中归，

见结驷於门，

嶙嶙，

搔首自爱。

叹面目之酸涩，

行踪落落，

对影长愁；

傲骨

嗟呼！

遇合难期，

遭逢不偶。

高山㉔，

通我曹之性命者哉！

茧丝蚬㉒迹，

吐学士之心肝㉓；

流水

千里良朋，

犹识梦中之路㉑。

而况

余深信焉。

同心倩女，

至离枕上之魂⑳；

竟忘死耶？

闻者疑之，

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者，

只须合眼放步，

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以望；

四海无家。

人生世上，

抱刺於怀，

三年灭字㉚，

侧身

惟尔；

颠倒逸群之物㉙，

伯乐伊谁？

文章之处处皆疵。

古今痛哭之人，

卞和㉘

则须发之条条可丑；

一落孙山㉗之外，

则

来鬼物之揶揄㉕。

頻居康了㉖之中，

而生死从之也哉？

噫！」

亦复不少，

顾安得令威㉛复来，

用相等于秀才的资格去应考举人。⑮捷南宫——「南宫」为礼部的别称。科举时代，考进士的会试由礼部主持，所以这里「南粮食给政府叫做「纳粟」，可以赎罪或获得爵位。后来发展为捐钱就可以买官。这里「纳粟」指捐钱买监生。监生可以做官或使于三年内到各府、州考一次秀才的课业，分为六等，看成绩的好坏以定奖惩，叫做「岁试」。⑭纳粟——秦、汉时，人民捐献我，非战之罪也。」这里是引用这句来比喻考不中只是由于命运不好，并非文章做的不好。⑬岁试——科举时代，各省的学志。这里借《楚辞》句意，指有学问的人反而考不取。⑫非战之罪——《史记》载：项羽在垓下被刘邦打败时说：「此天之亡一。一般以它来象征正宗、正派。《楚辞·卜居》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比喻有本领的贤人失意，没有本领的小人得决定能否录取，二三场成绩只作参考。⑪黄钟长弃——「黄钟」，古代主要乐器，它的发音为校正音乐的十二律中阳律之就是中了秀才的意思。⑩阐中七题——明代科举考场，首场试题为《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共七道题。首场成绩即可者，例得升迁；考二三等者，皆得留任。⑨邑庠——指县学。科举时代，秀才才有到县、州、府学里读书的资格，所以「入邑庠」考绩制度的一种。最初规定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后来通常以三年为期。「考满」分称职、勤职、平职三等。考一等憎命——意为文章做得好，防害了命运。见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⑧考满——明、清时官吏台、学院，是科举时代各省主持学政和学业的官员。⑥阐——科举时代考试举人、进士的场所。「阐后」，指考试后。⑦文章的一种预备考试，由学使主持。科试考在三等（前十名或五名）以上的保送乡试。⑤学使——就是提学使，也叫学政、学败。②名场——指科场，就是科举的考场。科举考场是求名利的地方，故叫「名场」。③与——原作「欲」。④科试——乡试前①所如不偶——走到哪里都倒霉的意思。古人认为偶数好，奇数不好，所以把「命运不好」叫做「不偶」。此处指屡次考试都失

来比喻知人。⑭抱刺於怀，三年灭字——古人把姓名写在竹简或木片上，叫做「刺」，犹如后来的名片。历史故事：东汉弥衡哀。㉔逸群之物——指好马。伯乐是春秋时秦国有名的相马手，许多好马，别人看不出，他一看就知道。这里借用伯乐相马璞拿去，叫玉工剖开，果然得到一块美玉。事见《韩非子》。这里引用这个故事，比喻有真才实学的人，因被埋没而感到悲两次献给楚厉王、楚武王，都被认为是欺骗，先后砍去了两只脚。到楚文王即位时，他抱着璞在山下哭。楚文王知道后，把贤郎更在孙山外。」后来因称考试不取为「名落孙山」。㉕卞和——春秋时楚国人。他在山里得到一块中间藏有美玉的璞，曾乡一同应试，孙山取在最后一名，同乡没有考取。同乡父亲向孙山打听自己的儿子取了没有，孙山说：「解名尽处是孙山，榜回来向他报告，因也忌讳「落」字，便说：「秀才康了！」事见《遁斋闲览》。㉗孙山——宋代人。故事传说：孙山和一个同说：唐代柳冕应举时，忌讳「安乐」的「乐」字和「落第」的「落」字同音，教家人改叫「安乐」为「安康」。后来考试不第，仆人看做郡守，却看不见别人送我出去做郡守。于是桓温就保荐他做襄阳太守。事见《晋阳秋》。㉖康了——落第的意思。故事传行。罗友故意到的最晚。桓温问他为什么来迟了。罗友答说：在路上碰到一个鬼，他挪揄了我一顿，说只看见我送别人出去子》。这句话是比喻知己。㉓来鬼物之揶揄——故事传说：晋朝罗友为桓温的掾吏。当时有人出去做郡守，桓温设宴为他饯㉒流水高山——故事传说：春秋时，伯牙琴弹得好，只有钟子期能够听得出琴里含有高山或者流水之声的意思。事见《列贺。传说李贺的母亲常说李贺作诗太辛苦，一定要把心肝呕出来才肯停止。见李商隐撰《李长吉小传》。吐，别本又作「呕」。迹」，乃指写的字迹象蝇头一样细小。「茧丝」，指作文章象蚕茧抽丝一样源源而出。㉑吐学士之心肝——「学士」，指唐诗人李里去看他的好朋友高惠，都在半路上因迷途而回。见《韩非子》。㉟蝇——原作「绳」，满译文亦从「绳」，误也。按：「蝇和肉体才合而为一。事见《太平广记引》《离魂记》。㉑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故事传说：战国时，张敏曾经三次在梦到远处，生了孩子。五年后又回到娘家。原来和王宙在一起的是倩娘之魂，她的肉体却一直在家里因病睡床上，到这时，魂的表哥王宙要好。起初张镒同意倩娘嫁王宙，后又变了卦，王宙失望而走。当天夜里，倩娘忽然到了王宙船上，和他一同逃「游泮」，指到学里读书，也即中了秀才的意思。⑳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传奇故事：唐代张镒之女倩娘和住在她家里天府的乡试叫做「南闱」。⑱领乡荐——乡试中式的意思，就是中了举人。⑲游泮——「泮」，泮宫的省称，古时讲学的地方。作「扎」。「北闱」，明、清时乡试，在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清为江宁府，今南京）和各省举行，顺天府的乡试叫做「北闱」，应宫」是指会试，「捷南宫」就是考取了进士。⑰监——「国子监」的省称，监生读书的地方，是明、清时的最高学府。⑰北——原

空中徘徊感慨地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见《搜神后记》。了。事见《后汉书》。㉛令威——姓丁，汉代人。神话传说：丁令威学道成仙，后来变做一只鹤飞回家乡，想劝人修行。他在到许昌去，身上带着刺，打算遇见当时的权要，谁知一直没有人接见他，以致于把刺插在怀里达三年之久，上面的字都磨掉

移而乡居，　宅遂旷焉。　一日，大雪崩腾，

公子以大讼萧条，　眷口寡，

有单先生第。　先生故，

寓菩陀寺，　佣为寺僧抄录。

生往，　令适卒，　落拓不得归。

有执友令天台，　寄函招之。

孔生雪笠，　圣裔①也。　为人蕴藉，工诗。

娇娜

睹　生以居单第，　意为第主，

签云《琅环琐记》②。　翻阅一过，　俱日所未

壁上多古人书画。　案头书一册，

屋宇都不甚广，　处处悉甚锦蓉，

生爱悦之，　慨然从入。

趋以为礼。　略致慰问，　即乞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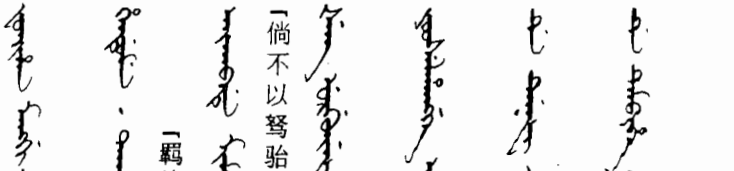
一少年出，　丰采甚都。　见生，

寂无行旅。　偶过其门，

以家宅焚於野火，暂借安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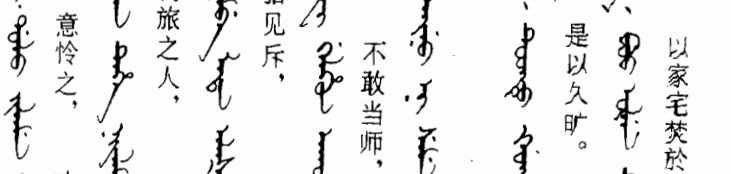
是以久旷。

仆，皇甫氏，祖居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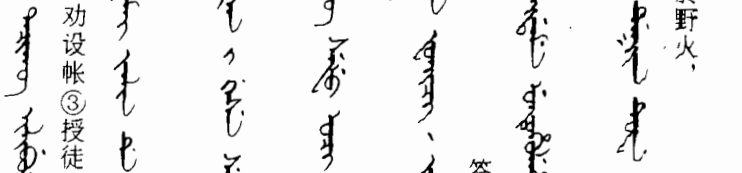


答曰：「此为单府。襄以公子乡居，不敢当师，请为友。便问：「宅何久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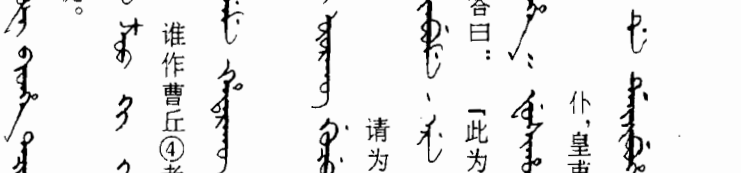
「倘不以驽骀见斥，愿拜门墙⑤。」生喜，



「羁旅之人，谁作曹丘④者？」少年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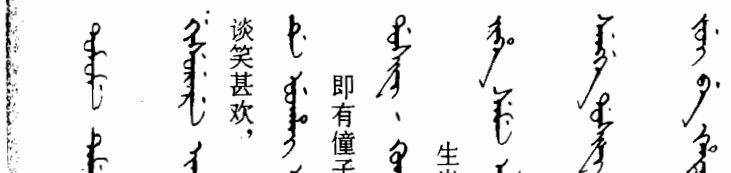
意怜之，劝设帐③授徒。生叹曰：



即亦不审官阀。

少年细诘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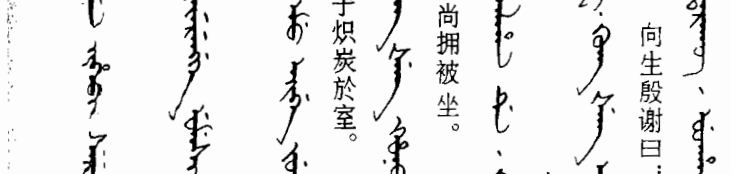
已，乃进锦衣一袭，



勿以友故行辈视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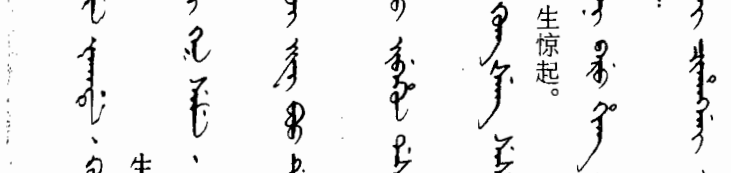
遂肯赐教。

小子初学涂鸦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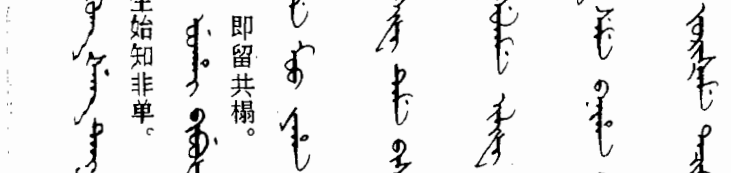
「先生不弃顽儿，

向生殷谢曰：



生惊起。

一叟入，鬓发皤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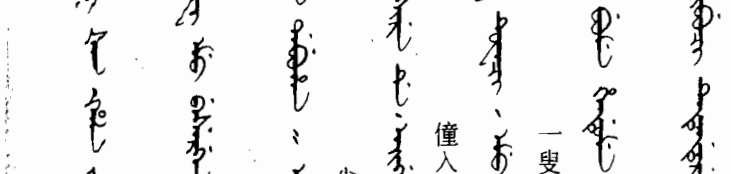


生尚拥被坐。

僮入曰：「太公来。」

即有僮子炽炭於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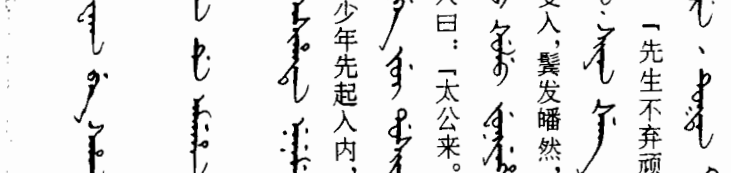
少年先起入内，



谈笑甚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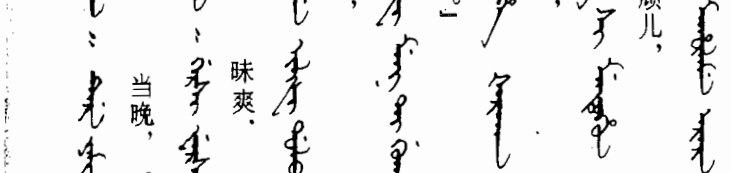
即留共榻。

昧爽，



生始知非单。

当晚，



明日便不许也。」　呼僮曰：　「视太公寝未。

抵暮，　更酌，　曰：「今夕尽欢，

并无时艺⑦。　问之，　笑曰：　「仆不求进取也。」

公子呈课业，

类皆古文词，

酒数行，　叟兴辞，　曳杖而去。　餐讫，

不知何名，　光彩射目。

乃呼酒荐馔。

几、榻、裙、衣，

貂帽、袜、履各一事。　视生盥栉已，

惊绝。　相约五日一饮，

过目成诵。　二三月后，　命笔

次日，早起共读。　公子最慧，

又命以巨觞行酒，　三更始罢。

牙拨勾动，　激扬哀烈，　节拍不类夙闻。

公子命弹《湘妃》⑧。　婢以

先以绣囊将琵琶至。　少顷，一婢入，红妆艳绝。

已寝，　可暗唤香奴来。」　僮去，

居半载，

生欲翱翔郊郭，

而多所怪」者矣。

以此为佳，

君愿亦易足也。」

公子笑曰：

「君诚「少所见

生曰：

「如果惠好，

必如香奴者。」

我夙夜待筹久矣。

行当为君谋一佳偶。」

「此婢为老父所豢养。

兄旷邈无家，

公子已会其意，

曰：

目注之。

一夕，

酒酣气热，

每饮必招香奴。

太公亦至，

相对太息。

公子曰：

「儿前夜思先生

日，

创剧，

益绝食饮。

公子朝夕省视，

眠食俱废。

又数

一夜如碗，

痛楚呻吟。

亭。

生胸间肿起如桃，

生亦安之。

时盛暑溽热，

移斋园

「家君恐交游纷意念，

故谢客耳。」

至门，

则双⑨扉外扃。

问之。

公子曰：

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

鬟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

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

年约十三四，娇少间，引妹来视生。

父子疾趋入内。

俄，僮入白：「娜姑至，姨与松姑同来。」

於外祖母处，呼令归，何久不至？」

清恙，娇娜妹子能疗之。遣人

而根际余肿，尽束在内，不似前如碗阔矣。

去。创突起寸许，高出钏外，

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徐徐按下

但肤块已凝，非伐削肉不可。」

是疾，心脉动矣。然症虽危，可治；

觉芳气胜兰。女笑曰：「宜有

揄长袖，就榻诊视。把握之间，

妹子好医之。」女乃敛羞容，

著肉上，　按令旋转，　才一周，

为洗割处。

口吐红丸如弹大，

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　又呼水来，

俄傍不久。　未几，　割断腐肉，

事，　不惟不觉其苦，

近娇姿，　且恐速竣割

紫血流溢，　沾染席。　生贪

刃薄於纸，　轻轻附根而割。

把钏握刃，

乃一手启罗衿，　解佩刀，

「何人？」　曰：　「亦弟眷属。」　生凝思良久，

已窥之，曰：　「弟为兄物色，　得一佳偶。」　问：

自是废卷痴坐，　无复聊赖。　公子

而悬想容辉，　苦不自已。

生跃起，　走谢，　沈痼若失。

女收丸入咽，　曰：「愈矣！」　趋步出。

三周已，　遍体清凉，　沁入骨髓。

觉热气蒸腾，　再周，　习习作痒，

果见娇娜偕丽人来，画黛弯蛾，

生如其教，

伺前厢，可望见之。」

如不见信，松姊日涉园亭，

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颇不粗陋。

常欲附为婚姻。但止一少妹，齿太稚。

公子会其指，曰：「家君仰慕鸿才，

除却巫山不是云⑩。」

但云：「勿须。」面壁吟曰：「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夕，公子谓生曰：「切磋之惠，无日可以

云霄矣。合卺之后，甚惬心怀。

忽同衾幄。遂疑广寒宫殿，未必在

尘落漫飞，似望中仙人，

为生成礼。是夕，鼓吹阗咽，

内出，贺曰：「谐矣！」乃除别院，

生大悦，请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

莲钩蹴凤，与娇娜相伯仲也。

嘱闭眸勿视。

飘然履空，　但觉耳

公子以左右手　与夫妇相把握，

无何，太公引松娘至，　以黄金百两赠生。

公子曰：「勿虑，　可即送君行。」

公子劝还乡里，　生难之。

因而离绪萦怀。」　生愿从之而去。

意将弃此而西。　势难复聚，

近单公子解讼归，　索宅甚急，

忘之。

母以道远，　不行。　松娘举一

授延安司李⑪，　携家之任。

艳色贤名，　声闻遐迩。　后生举进士，

公子逝矣。　松娘事姑孝，

又睹美妇，　方共忻慰。　及回顾，

喜叩家门。　母出非望，

果见故里。　始知公子非人。

际风鸣。　久之，曰：「至矣。」　启目，

宛然世族。

岳母问妹子，则嫁，

阴翳天日。

入其家，

则金沤浮钉，

邀生去，

至一村，

树木浓昏，

揽辔停骖，

悲喜交至。

频频瞻顾。

细视，

则皇甫公子也。

偶猎郊野，

逢一美少年，跨骊驹，

罣碍不得归。

罢官，

名小宦。

生以忤直指⑫，

男。

能相救否？」

生不知何事，

但锐自任。

公子有忧色，

谓生曰：

「天降凶殃，

妹夫吴郎，亦来拜谒。

信宿⑬乃去。

一日，

贵矣！

创口已合，

未忘痛耶？」

生拜谢曩德。

笑曰：

「姊夫掇提而弄，曰：

「姊姊乱吾种矣。」

偕妻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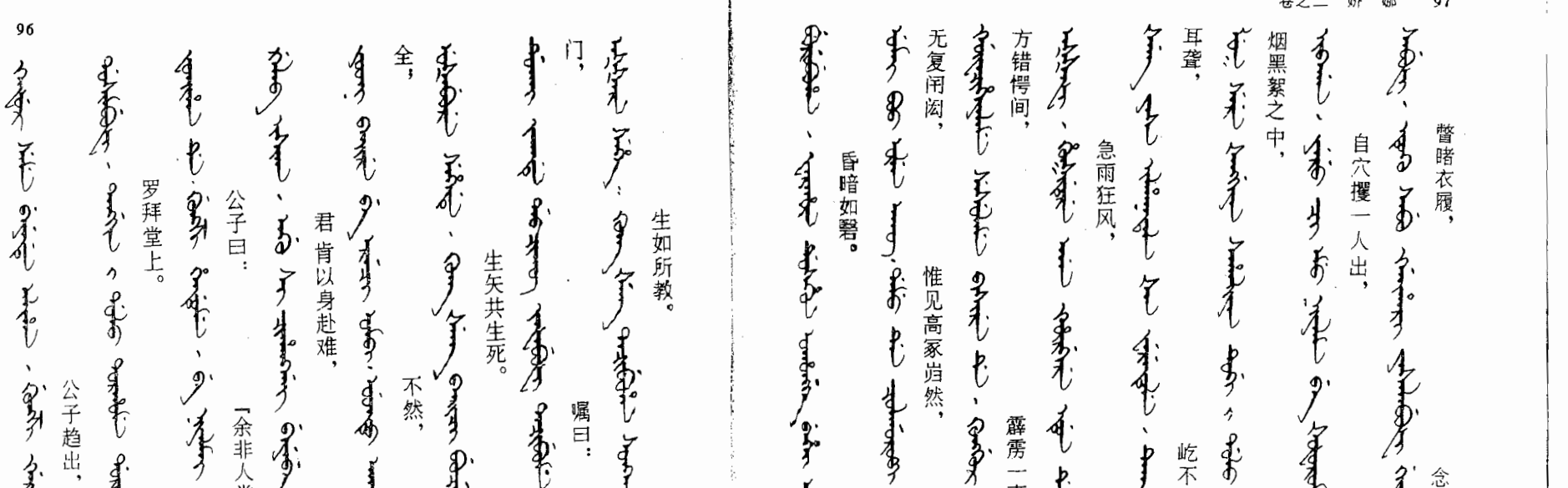
娇娜亦至，

抱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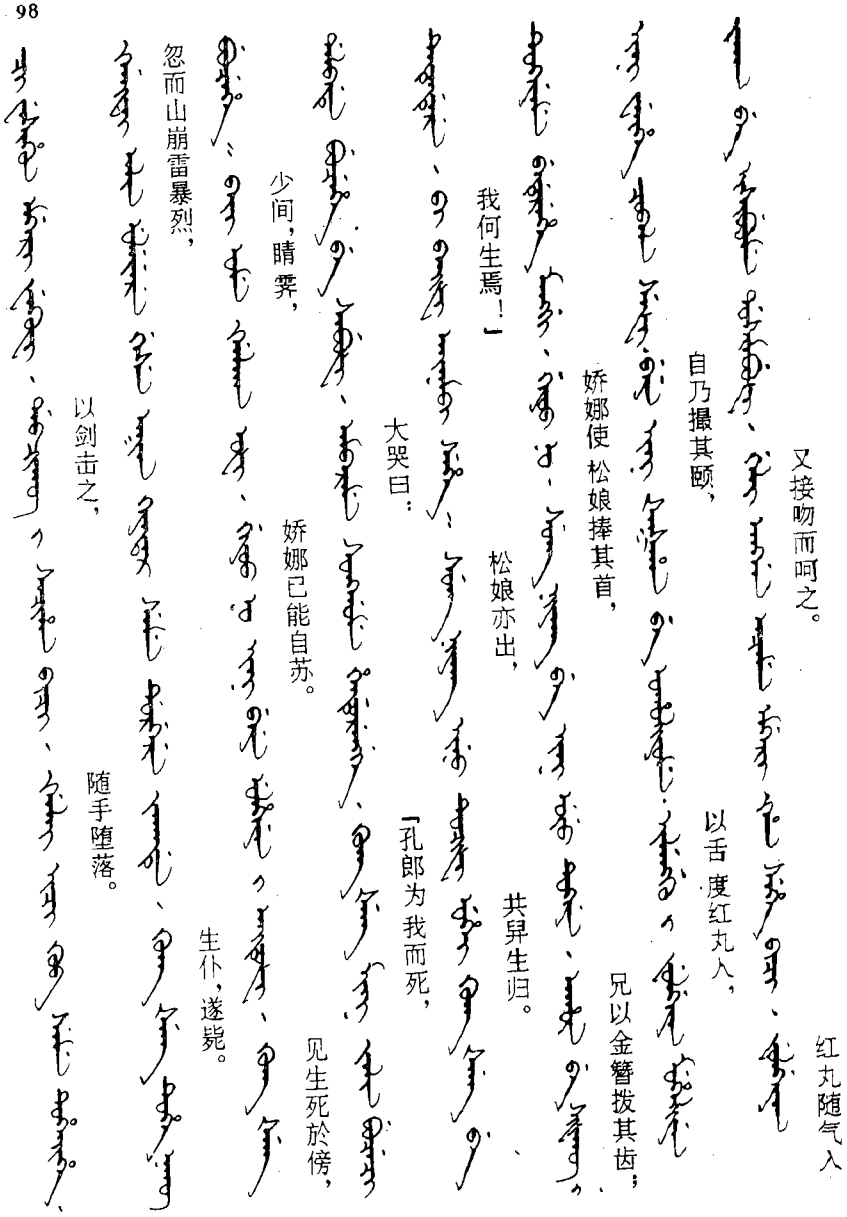
已亡，

深相感悼。

经宿别去，


督睹衣履，念似娇娜。乃急跃离地，自穴攫一人出，随烟直上。烟黑絮之中，见一鬼物，利喙长爪，耳聋，屹不少动。忽於繁急雨狂风，老树为拔。生目眩方错愕间，霹雳一声，摆簸山岳，无复闭阂，惟见高冢岿然，巨穴无底。回视旧居，昏暗如磬。

生如所教。果见阴云昼暝，门，嘱曰：「雷霆轰击，勿动也！」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剑於全，不然，请抱子而行，无相累。」一门可望生君肯以身赴难，公子曰：「余非人类，今有雷霆之劫。狐也。生大骇，亟问。罗拜堂上。公子趋出，招一家人俱入，



又接吻而呵之。

红丸随气入

以舌度红丸入，

自乃撮其颐，

以剑击之，

随手堕落。

格格作响。

移时，

喉，

醒然而苏。

见眷口满前，

惊定而喜。

於是一门团圆，

恍如梦寤。

生以幽圹不可久居，

议同旋里。

生请与吴郎俱，

又虑翁

惟娇娜不乐。

满堂交赞，

终日议不果。

媪不肯离幼子，

汗流气促而至。

忽吴家一小奴，

兄以金簪拨其齿，

娇娜使松娘捧其首，

共舁生归。

松娘亦出，

我何生焉！」

「孔郎为我而死，

大哭曰：

见生死於傍，

娇娜已能自苏。

少间，睛霁，

生仆，遂毙。

忽而山崩雷暴烈，

若一家然。

生与公子兄妹，

恒反关之，

生入城勾当数日，

涕不可止。

一门俱没。

惊致研诘，

尤胜於「颠倒衣裳⑮」矣。」

时一谈宴，

忘饥；

而羡其得腻友也。

异史氏曰：

有狐意。

小宦成长，

貌韶秀，

棋酒谈宴，

生及松娘至，

既归，

以闲院寓公子，

遂连夜趣装。

共慰劝之。

而同归之计遂决。

娇娜顿足悲伤，

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

记》。后来就把「曹丘」或「曹丘生」借作介绍、推荐的代词。⑤门墙——《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

帐——教书的代词。④曹丘——历史故事：汉代有个曹丘生（曹丘为复姓），到处赞扬季布，季布因之享有盛名。事见《史

张华曾游仙境「琅嬛福地」，看到各种奇书。这里根据这一故事，造作「琅嬛琐记」一书，用来形容书主人的学问渊博。③设

①圣裔——「圣」，指孔子。「圣裔」，孔子的后代。②《琅环琐记》——「环」字，别本作「嬛」。元人伊士珍作《琅嬛记》，书中载

则「色授魂与」⑭，

可以解颐。

得此良友，

观其容，

可以

不羡其得艳妻，

共知为狐儿也。

未明，颠倒衣裳。」这里隐喻性行为。

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意思是被美色所动，心驰神往。⑮颠倒衣裳——语出《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外调查、巡察的高级官吏。⑬信宿——再宿曰信。「信宿」，就是住两夜。⑭色授魂与——语出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长眉时也称推官为「司李」，类似后来的法官。⑫直指——官名。汉时派侍御史为「直指使」，到各地审理重大案件。这里指奉派在再不会发生爱情了。习惯引用作男女间情有独钟的比喻。⑪司李——官名，也叫「司理」。本是宋时掌理狱讼的官吏，明、清同它相比便不算水，好象巫山之云，平常的云同它相比便不能算是云了。表示自己既然爱过这样一个女子，对于一般女子便除却巫山不是云。」——原为唐代诗人元稹哀悼亡妻的两句诗。意思是赞美他的妻子非凡无比，好象沧海之水，平常的水间，后来成为湘水之神，号湘君、湘夫人。「湘妃怨」，相传为娥皇、女英所作。⑨双——原本脱，补之。⑩「曾经沧海难为水，⑦时艺——科举时代应试的文字，指八股文。⑧《湘妃》——指古曲调《湘妃怨》。神话传说：舜后妃娥皇、女英，死在江、湘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因以「涂鸦」比喻法书幼稚。多用作谦词。「初学涂鸦」，意指刚开始研究学问。人，犹如被隔在很高的宫墙外面，想进去却找不到门。后来就用「门墙」比喻老师的门下。⑥涂鸦——唐代卢仝《示添丁》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说是孔子学问的高明，犹如宫廷的华美，但因为太广博精深，以致于向他学习的

请见之也。

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内

继聘王氏。

成以少故，未尝

家焉。

周妻生子，产后暴卒。

呼周妻以嫂，节序登堂，如一

常依周。

以齿论②，则周为长，

遂订为杵臼交①。

而成贫，故终岁

文登周生，

与成生少共笔研，

成 仙

「黄家欺我，大怒曰：「黄家牧猪奴，

我仇也，姑置之。邑令为朝廷

周乃止。怒终不释，转侧达旦。谓家人曰：

周不听。成谏之再三，至泣下，

半强寇，有不操矛狐者耶？」

曰：「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

忿而起，欲往寻黄。成掠而止之，

促得志，乃无人耶！」气填吭臆，

何敢尔！其先世为大父服役，

官，遂被笞责。周诘得其故，捉仆送

牧佣奔告主。以是相诟。

牧佣，牛蹊周田，先是，黄吏部家

为邑宰重笞者。别业之仆，

追之而还。即有人白

成不入，甫坐，周移席外舍，

寝。辞去。家人通白，

成适至。周命邀之。

始知入城讼理。

急奔劝止，

因逮系之。

辰后，

成往访周，

周怒，

语侵幸。

幸惭恚，

具状赴幸，

幸裂而掷之。

家人悉忿恚之，

计遂决。

我亦呈治其佣，

视彼将何处分！」

亦须两造，

何至如狗之随嗾者？

官，

非势家官，

纵有互争，

「是予责也。

难而不急，

弱弟，

止足供囚饭耳。」

成锐身自任，曰：

周曰：

「身系重犴，

如鸟在笼。

虽有

相顾凄酸。

谋叩阍。

掳掠酷惨。

成入狱，

使捏周同党。

词申黜顶衣，

寇三名。

幸与黄赂嘱之，

则已在囹圄矣。

顿足无所为计。

时获海

大骇，　复提躬谢。

诬服，　论辟。　院接御批，

时阅十月余，　周已

遂得准。　驿送而下，　著部院审奏。

俄驾过，　伏舞哀号，

相传驾将出猎，　成预隐木市中。

则去已久矣。　至都，　无门入控。

乌用友也！」　乃行。　周弟赎之，

周放归，

以是得朦胧题免。　宰以枉法拟流。

纳数千金，　嘱为营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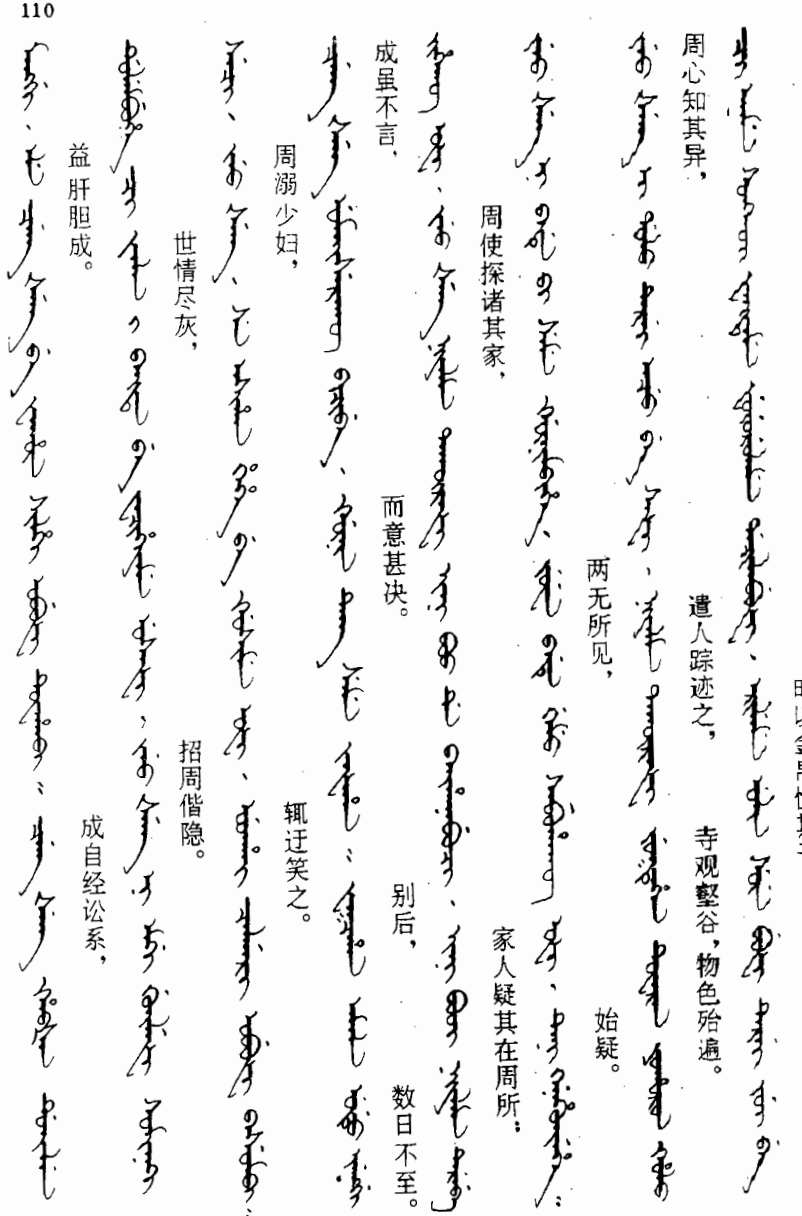
院台怒，　杖毙监者。　黄大怖，

始蒙提问，　业已饥饿不起。

成又为赴院声屈，

黄亦骇，　谋杀周。　因赂监者，绝其食饮。

弟来馈问，　苦禁拒之。



周心知其异，遣人踪迹之，寺观壑谷，物色殆遍。

两无所见，始疑。

周使探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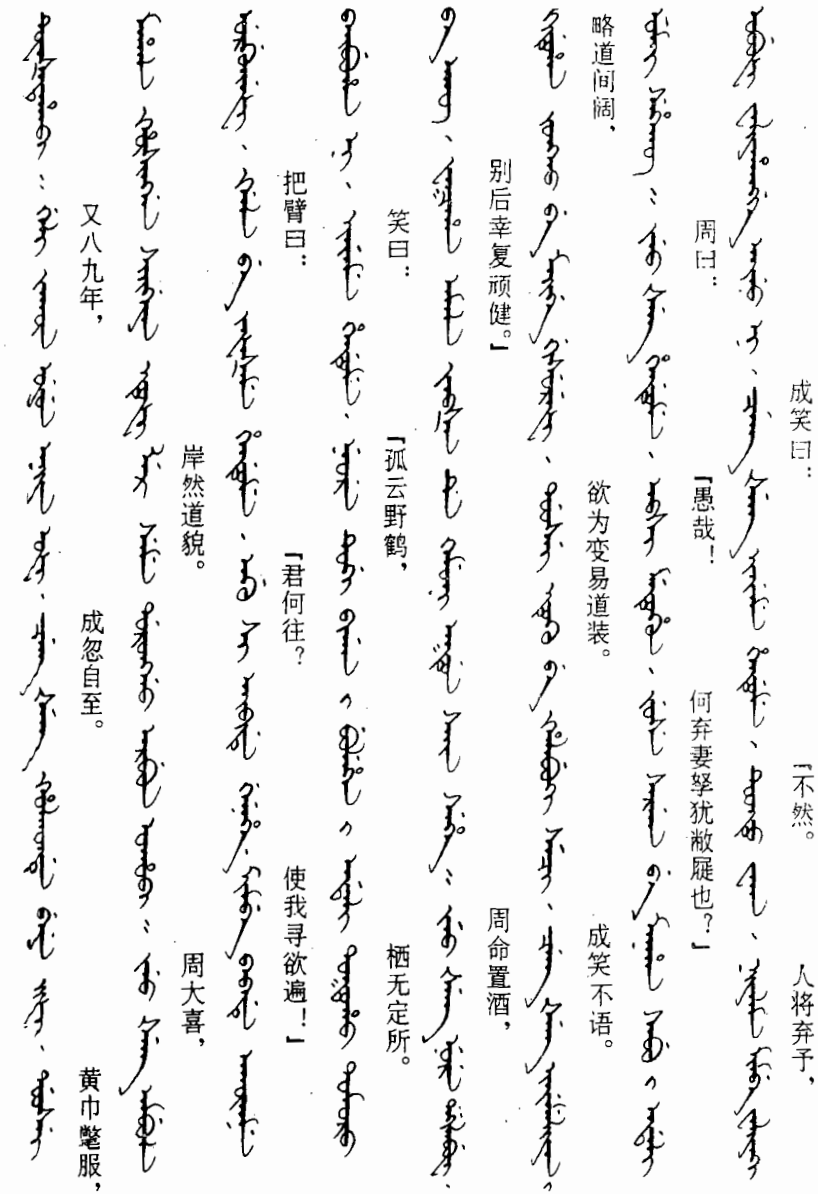
成虽不言，而意甚快。别后，数日不至。

周溺少妇，辄迂笑之。

世情尽灰，招周偕隐。

益肝胆成。

成自经讼系，时以金帛恤其子。



成笑曰：「不然。人将弃予，

周曰：「愚哉！何弃妻孥犹敝屣也？」

略道间阔，欲为变易道装。成笑不语。

别后幸复顽健。」周命置酒，

笑曰：「孤云野鹤，栖无定所。

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寻欲遍！」

岸然道貌。周大喜，

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黄巾氅服，

之，　　俨然成也。　　周故多毙，

「昨不醉，　　何颠倒至此耶？」　　乃呼家人。　　家人火

定移时，　　始觉在成楊，　　骇曰：

呼成，不应。　　坐而索之，　　杳然不知所往。

讶问何为，　　殊不答。　　忽惊而寤，

梦成裸伏胸上，　　气不能息。

答：「在劳山之上清宫③。」　　既而抵足寝。

其何人之能弃。」　　问所栖止，

周因以成问。

见羽客④往来甚众。　　内一道人目周，

马行急，　　仆不能及。　　休止树下，

往寻成。　　数日，　　入劳山。

禁不听前。　　周亦无以自明，　　即命仆马

意欲归内，　　弟以其貌异，

讶曰：「成生在此，　　我何往也？」　　已而大寤，知成以幻术招隐。

以手自捋，　　则疏无几茎。　　取镜自照，

而以为君矣！　去无几时，　或当不远。」　周大异，曰：

其异。　生惊曰：　「我适遇之，

今尚游戏人间耶？」　周述

「数年不晤，　人以君学道名山。

至，　乃同社生。　见周谔曰：

人语，　亦不数言而去。　与言者渐

言已，径去　周目送之，　见一矢之外，　又与一

道士笑曰：　「耳其名矣，　似在上清。」

代荷衣粮，　导与俱行。

且告以故。　僮自言为成弟子，

遥见一僮独坐，　趋近问程，

遂以马付仆归，　迤逦自往。

遂决意穷追，　而怪险不复可骑，

进退难以自主。　自念无家可归，

仆寻至，　急驰之，　竟无踪兆。　一望寥阔，

「怪哉！　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识？」

然尘俗念切，无意流连。

笙簧，时坐鸣於座上。心甚异之。

见异彩之禽，驯人不惊，声如

始识己形。执手入，置酒宴语。

僮人报客，成即遽出，

时十月中，山花满路，不类初冬。

又非世之所谓上清。

星饭露宿，三日始至，

逭行殊远。

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侧，

遂起从之。所行殊非旧途。觉无几时，

甫交睫，闻成呼曰：「行装已具矣！」

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

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

疑之，自捋颔下，则于思者如故矣。

万虑俱寂，忽似瞥然一眄，身觉与成易位。

地下有蒲团二，叟与并坐。至二更后，

遂潜身脱扃而出，奔告成，

火如焚，计将掩执，又恐孤力难胜。

一厮仆同杯饮，状甚狎亵。於是怒

咻咻与人语。则妻与舐窗以窥，

始抵卧室，灯烛荧然，内人未寝，

似叶，一跃，已过。凡逾数重垣，觉身飘

卟不能应，思欲越墙，

俾自归。因踽踽至家门。

周强之不得，

胃肠庭树间。乃从成出，寻途而返。

周借剑决其首，即与仆私。

乃知被收时，周执妻拷讯，

以剑击之，断其肩臂。

周奔入，仆冲户而走。成在门外，

门闭益坚。成拨以剑，划然顿辟。

周举石挝门，内张皇甚，擂愈急，

成慨然从，直抵内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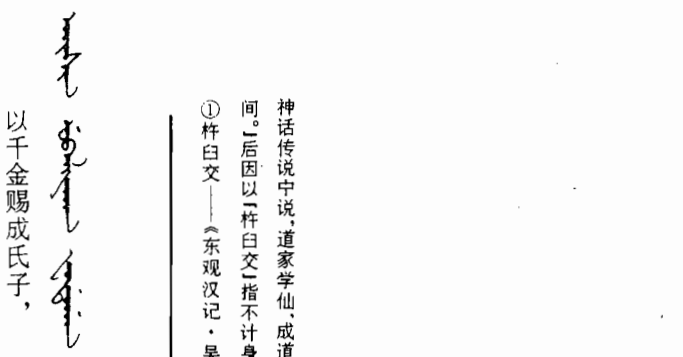
乞为助。

乃曰：「畴昔之夜，倚剑而相待者，非此处耶？
乃促装送之归。
在苒至里门，
窃疑成诗张为幻。
成知其意，
溅血犹存。
周惊惧欲绝，
成出剑示之，
周愕而问之。
真者乃以为梦。」
成笑曰：
「梦者兄以为真，
惊而言曰：
「怪梦参差，
使人骇惧。」
蓦然忽醒，
则身在卧榻。

弟错愕良久。
周问其子。
周如⑤梦醒，
因以情告，
戒勿究。
酷惨可悼。
于今官捕未获。」
曰：「兄去后，
盗夜杀嫂，
刳肠去，
还入弟家。
弟见兄，
双泪遽堕，
门户萧索，
似无居人，
如过哺不来，
予自去。」
周至家，
吾厌见恶浊，
请还待君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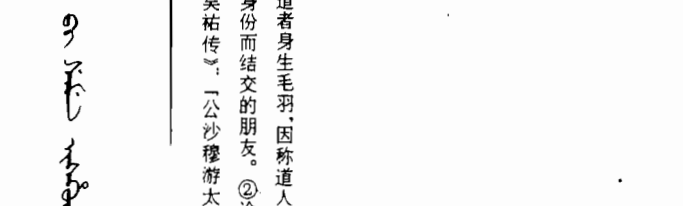
则研石粲粲，化为黄金。大惊。人所自来，并无知者。回视，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问家开视，则虚无所有，只有爪甲一枚，长二指许。签题「仲氏启」。见案头有函书，为兄迹；审之，缄封甚固，不能延师，因自教读。一日早至斋，居数年，家益贫。周子渐长，

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产，痛哭而返。即不可见。怅立移时，成阁袖一举，「忍事最乐。」弟欲有言，遥回顾曰：与俱行。见成，至野外，笑行不顾。弟涕泗追挽，遂起径去。兄欲辞人世矣。」弟好视之。宗绪所关，「此裸裸物。」乃命老媪抱至。周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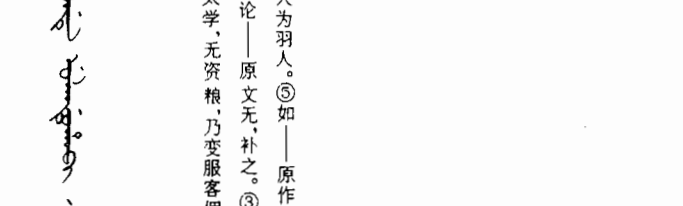
以千金赐成氏子，

因相传两家有点金术云。



以试铜铁，

由比大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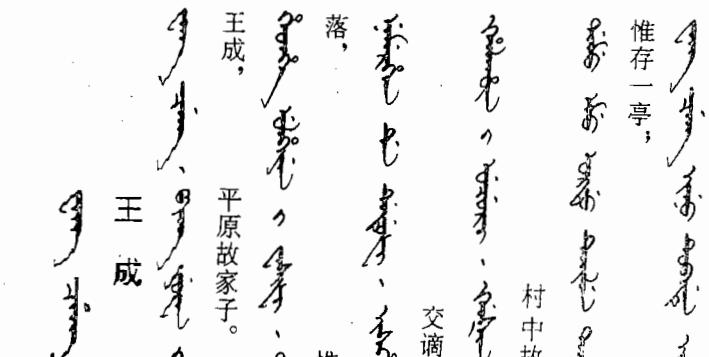


皆然。



神话传说中说，道家学仙、成道者身生毛羽，因称道人为羽人。⑤如——原作「亦」。间。」后因以「杵臼交」指不计身份而结交的朋友。②论——原文无，补之。③宫——原作「官」。④羽客——道士，犹言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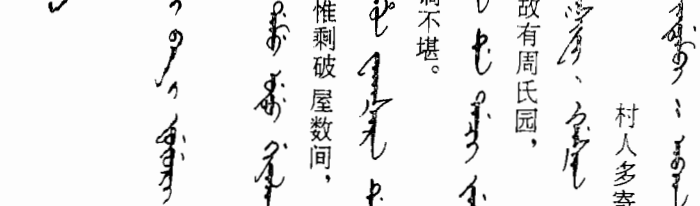
①杵臼交——《东观汉记·吴祐传》：「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祐赁舂。祐与语，大惊。遂共订交於杵臼之



王始起，

逡巡欲归。

见草际金钗一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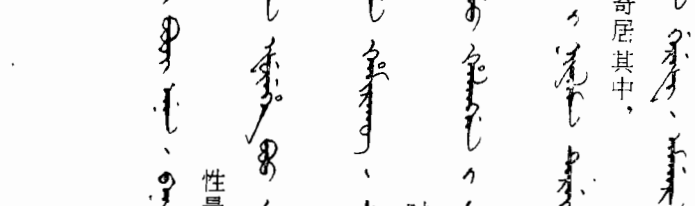


王亦在焉。

既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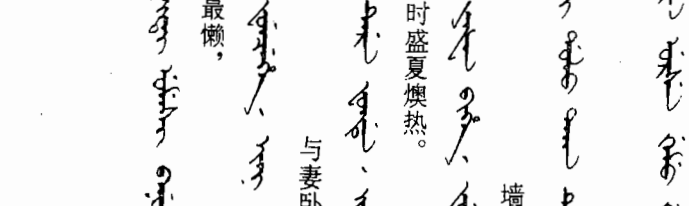
睡者尽去，

红日三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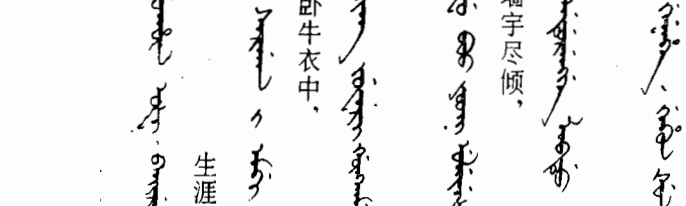
惟存一亭；

村人多寄居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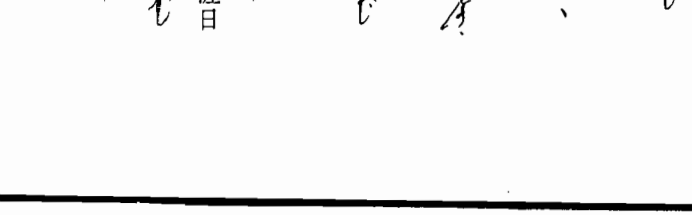
村中故有周氏园，

墙宇尽倾，



交谪不堪。

时盛夏燠热。



惟剩破屋数间，

落，

与妻卧牛衣中，



王成，

平原故家子。

性最懒，

生涯日

王成

「故仪宾王柬之也。」

之遗泽③也。」

贫。

欵一妪来寻钗。

家中故物，

「仪宾①府造」。

拾视之，

王惊曰：

问：「夫君伊谁？」

赞盛德，

然性介，

王虽故

多此款式，

「吾

答云：

先夫

曰：「钗直几何，

遽出授之。

妪喜极，

因把钗踌躇。

王祖为衡府②仪宾，

镌有细字，云：

焉。

见，

便邀临顾。

王亦曾闻祖有狐妻，

适入子手，

君祖殁，

我乃孤仙。

祖也！

妪叹曰：

「嘻！王柬之孙子，

敝衣蓬首，

妪从之。

信其言，

非天数耶！」

老身遂隐。

百年前与君祖缱绻。

妪亦惊曰：

乃一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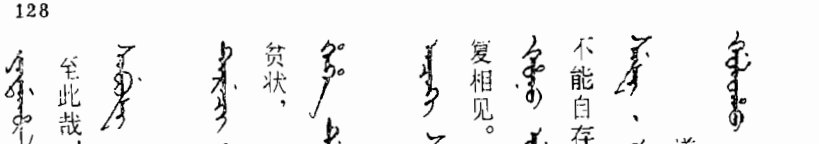
菜色黯

王呼妻出

过此遗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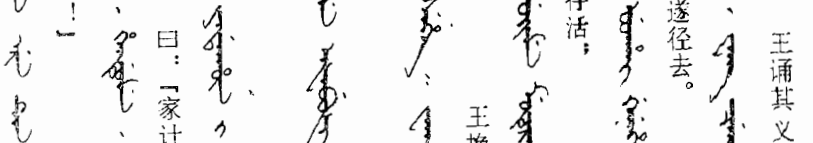
「汝即王柬之孙耶？

王诵其义，使姑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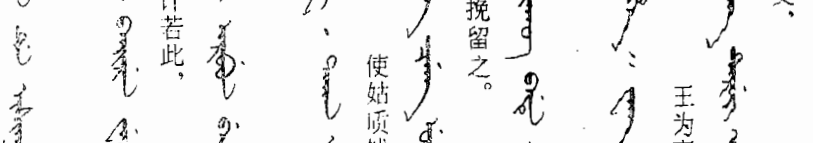


遂径去。妻大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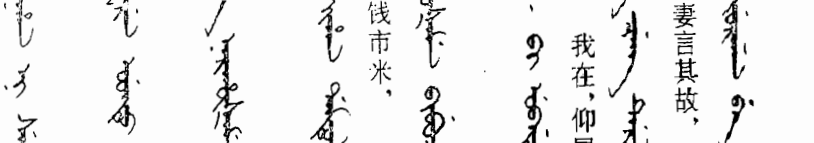
王为妻言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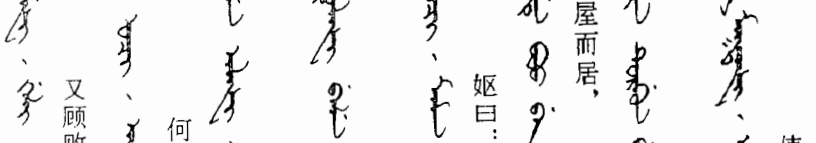
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复何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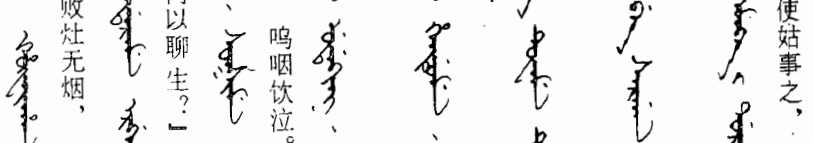
复相见。王挽留之。妪曰：「汝一妻，犹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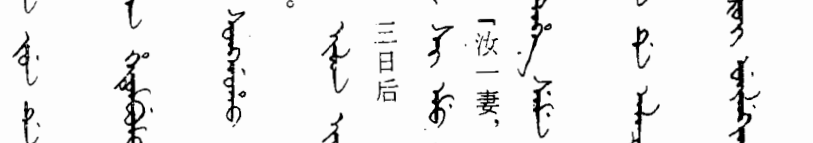
使姑顷饯市米，请三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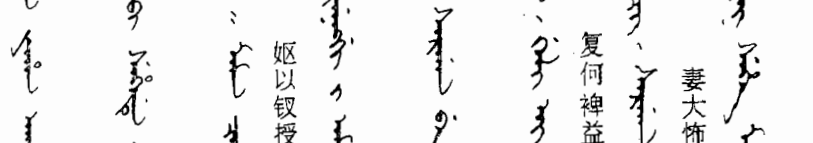
贫状，呜咽饮泣。妪以钗授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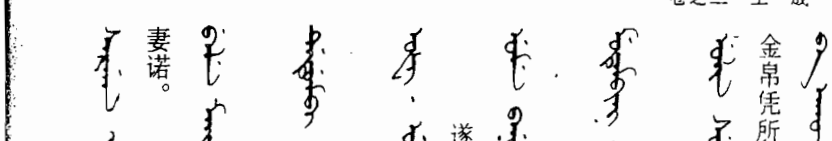
曰：「家计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细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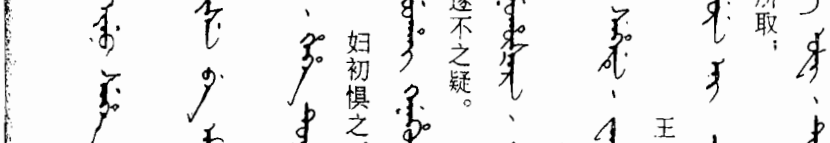
至此哉！」又顾败灶无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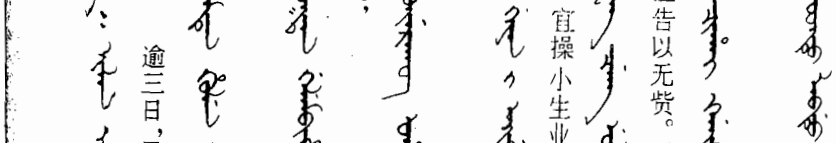
故未尝多取。积花粉之金四十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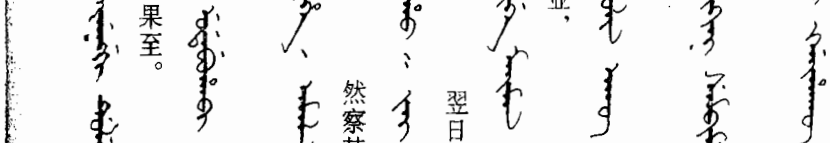
金帛凭所取；我以世外人，无需此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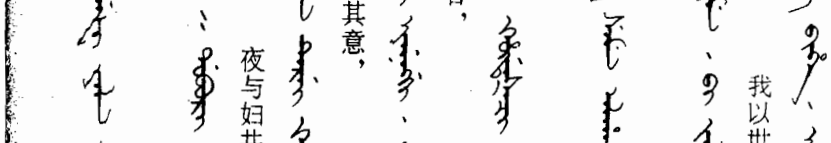
王告以无货。曰：「汝祖在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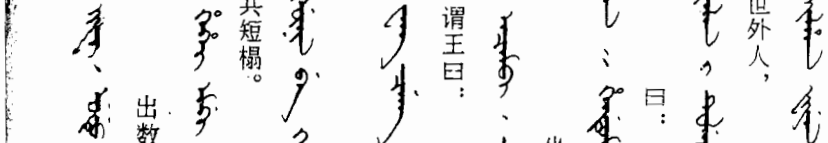
宜操小生业，坐食乌可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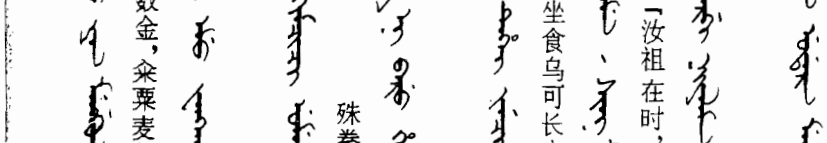
遂不之疑。翌日，谓王曰：「孙勿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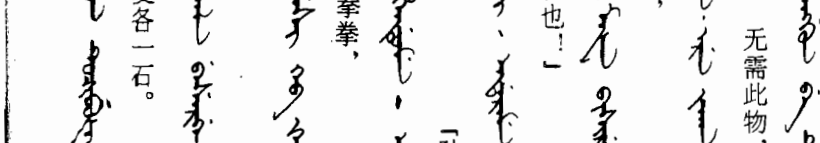
妇初惧之，然察其意，殊拳拳，



夜与妇共短榻。



妻诺。逾三日，果至。出数金，籴粟麦各一石。



衣履浸濡。

王生平未历风霜，

囊货就路，

王敬诺。

中途遇雨，

迟之一日，

悔之已晚！」

宜急勿缓，

嘱曰：

「宜勤勿懒，

计六七日可达燕都，

购五十余端以归。

王从之，

刻日赴都，

可得微息。」

悉以市葛，

可将去，

亦无所用，

久贮，

至今犹存。

入都，

解装客店，

主人深惜其晚。

传闻葛价翔贵，

心窃喜。

信宿乃行。

将近京，

始渐燥；

而阴云复合，

雨又大作。

心畏苦之。

待至亭午，

过宿，

泞益甚。

见往来行人，

践淖没胫，

不意淙淙彻暮，

檐雨如绳；

委顿不堪，

因暂休旅舍。

余日，
计食耗繁多，
倍宜忧闷。

价益下。
王以无利，
不肯售。
迟十

不得志。
越日，
葛至愈多，

者皆失望。
主人以故告王。
王郁郁

货葛云集，
价顿贬，
后来

价甚昂，
较常可三倍。
前一日

葛至绝少。
京中巨室，
购者颇多，

先是，
南道初通，

蹀躞内外，
进退维谷。
适见

慰之使归。
自念无以见祖母，

於主人何尤？」
主人闻而德之，
赠金五两，

王叹曰：
「此我数也，

主人无所为计。
或劝鸣官，
责主人偿。

早起，
将作归计，
启视囊中，
则金亡矣。
惊告主人，

从之。
亏资十余两，
悉脱去。

主人劝令贱鬻，
改而他图。

大雨彻曙。 天明， 濯水如河， 淋零犹未休也。

贺其速售。 至夜，

购鹑盈担， 复入都。 主人喜，

饮食不取其直。 王喜， 遂行，

主人。 主人亟忿恚之， 且约假寓，

仅足贩鹑。 以商

计囊中资， 意忽动，

恒百钱不止。

斗鹑者， 一赌辄数千； 每市一鹑，

主人劝慰之。 共往视鹑， 审谛之， 曰：

但欲觅死。

主人亦为扼腕。 王自度金尽罔归，

则一鹑仅存。 因告主人， 不觉涕堕。

仅余数头， 并一笼饲之， 经宿往窥，

王大惧， 不知计之所出。 越日， 死愈多；

更无休止。 起视笼中鹑， 渐死。

居以待晴。 连绵数日，

心益慰，　　视鹑如命。

三战三胜。　　半年许，　　积二十金。

以金授王，　　使复与子弟决赌，

赌酒肉食。　　鹑健甚，　　辄赢。　　主人喜，

既驯，　　主人令持向街头，

如其良也，　　赌亦可以谋生。」　　王如其教。

「此似英物。　　诸鹑之死，　　未必非此之斗杀之也。

待首肯，　　而后应之。」　　王曰：「诺。」至邸，

君勿应，　　如固强之，　　惟予首是瞻，

倘有万分一，　　鹑斗胜，　　王必欲市之，

嘱曰：　　「脱败，　　则丧气出耳。

在子之命矣。」　　因告以故，　　导与俱往。

「今大富　　宜立可致，　　所不可知者，

把鹑者入邸相角。　　主人谓王曰：

有某王者，　　好鹑，　　每值上元，　　辄故民间

此健羽也，不可轻敌。」命取铁喙者当之。

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脉，

俄顷，登而败者数人。主人曰：「可矣。」相将

略一腾踔，客鹑已败。王大笑。

王命放鹑，客亦放，

即有一人把鹑趋而进。

顷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愿斗者上。」

则鹑人摩肩於墀下。

当厚尔偿。」成乃纵之。

丧吾业矣。」王笑曰：「纵之！脱斗而死，

「大王之鹑，神物也，恐伤吾禽，

王成意悔，跑而求罢，曰：

素羽如鹭，神骏不凡。

王急命取宫中玉鹑。片时把出，

更选其良，再易再败。

一再腾跃，而王鹑铩羽。

问成曰：「鹑可货否？」答云：

王乃索取而亲把之，自喙至爪，审周一过，

垂翅而逃。观者千人，罔不叹羡。

其斗益急。未几，雪毛摧落，

玉鹑渐懈，而其怒益烈，

翔鹤以击之，进退颉颃，相持约一伏时。

以待之；玉鹑健喙，则起如

玉鹑直奔之。而玉鹑方来，则伏如怒鸡

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

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为宝，

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宝，

又何求！」王请直，答以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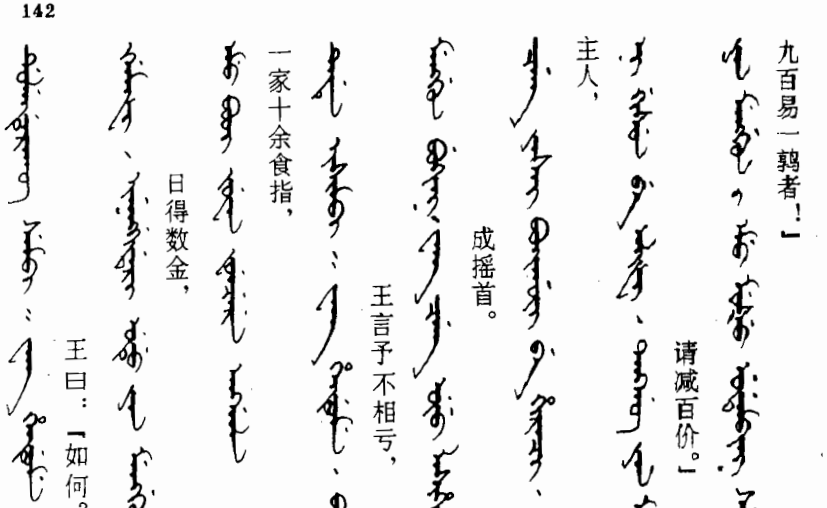
顾大王既爱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业，

愿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乐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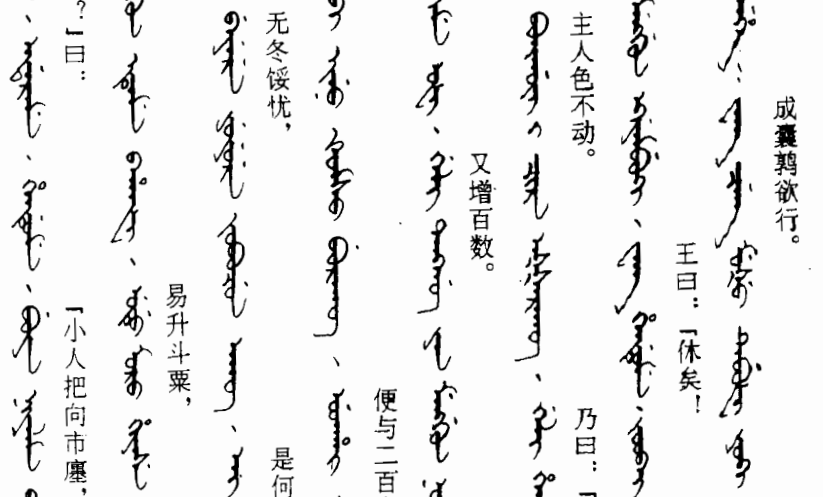
王曰：「赐尔重直，中人产可致。颇

「小人无恒产，与相依为命，不愿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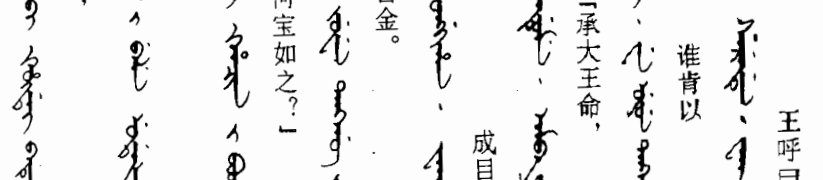
九百易一鹅者！」成囊鹅欲行。王呼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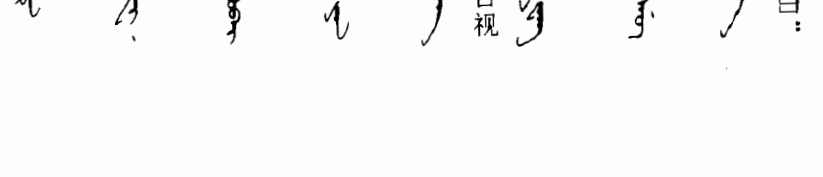
请减百价。」王曰：「休矣！谁肯以



主人，主人色不动。乃曰：「承大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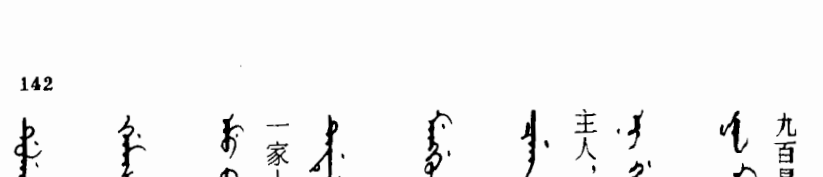


成摇首。又增百数。成目视



王言予不相亏，便与二百金。

一家十余食指，无冬铛忧，是何宝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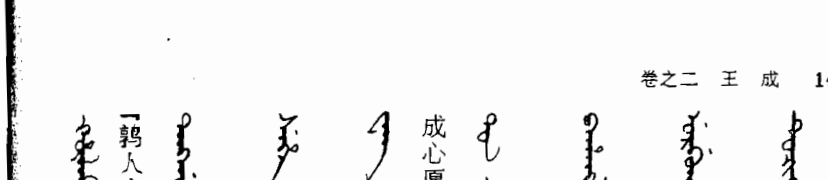


易升斗粟，日得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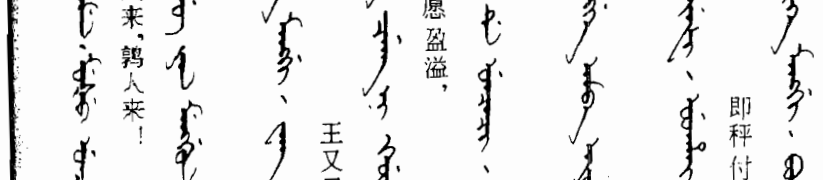
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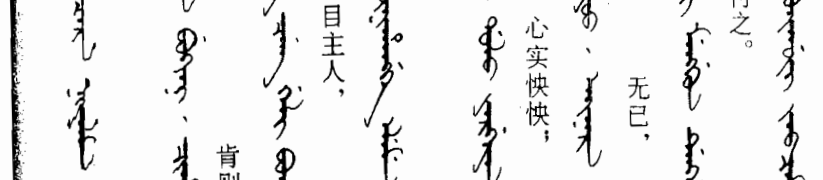
「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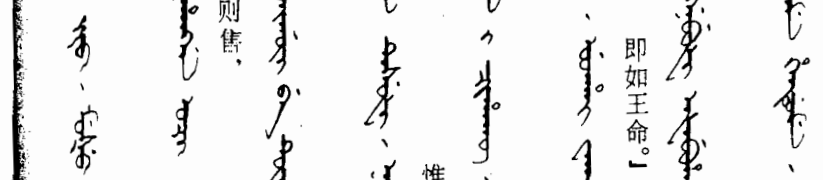
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赐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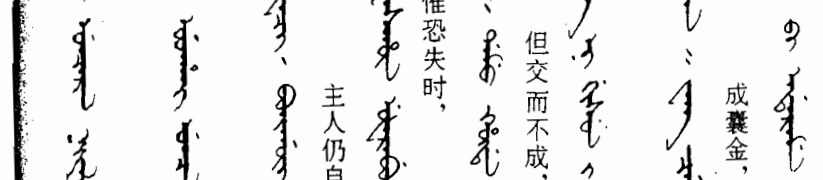
无已，即如王命。」王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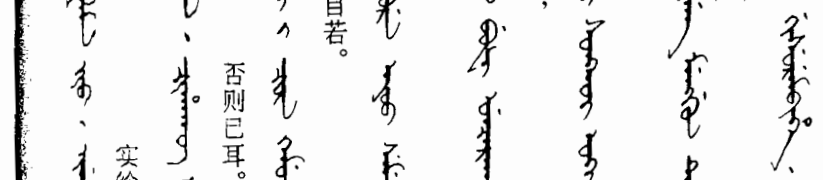
心实怏怏，但交而不成，则获戾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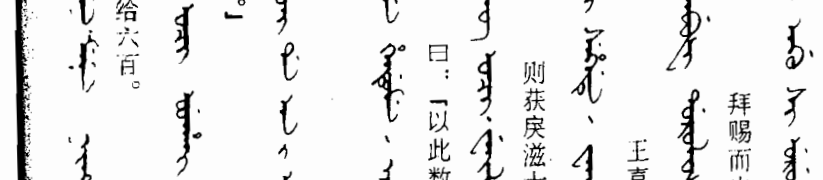
成心愿盈溢，惟恐失时，曰：「以此数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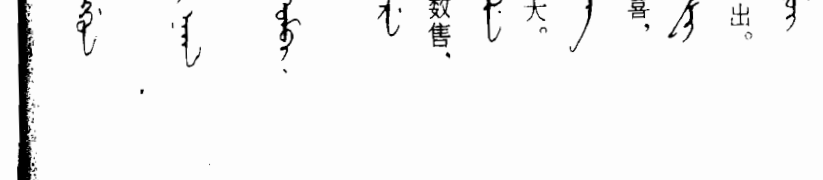
王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



肯则售，否则已耳。」



「鹅人来，鹅人来！」实给六百。



妇督织，
稍惰，
作器，
居然世家。
姬早起，
使成督耕，
出金相庆。
姬命治良田三百亩，
起屋
至家，
历述所为，
乃盘计饭直而受之。
王治⑤装归，
之，
主人不受。
又固让
请主人自取之。
掷金案上，
成归，
再少靳之，
八百金在掌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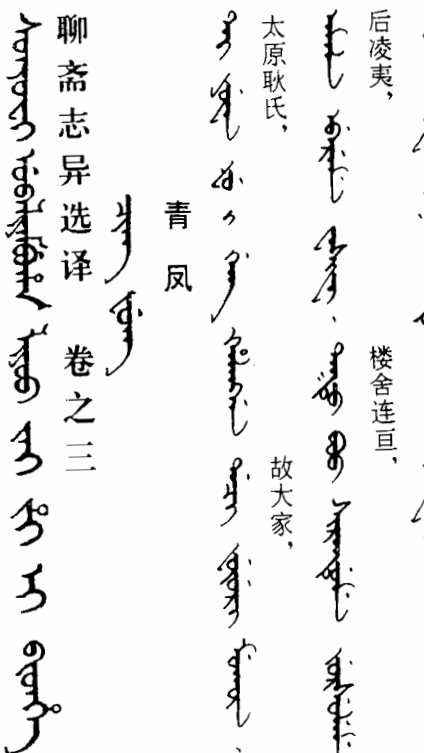
而终怜之也。
懒中岂果有富贵乎哉？」
而至性不移，
此天所以始弃之，
此独得於惰，
亦创闻矣。
不知一贫彻骨，
已杳也。
异史氏曰：
「富皆得於勤，
妻共挽之，
至泣下。
姬亦遂止。
旭日候之，
过三年，
家益富。
姬辞欲去。
夫
辄呵之。
夫妇相安，
不敢有怨词。

州。③遗泽——指先人留下来可以做纪念的物品。④犹——原文无，补之。⑤治——原作"置"。
①仪宾——明代对亲王、郡王的女婿的称呼。②衡府——指明宪宗（朱见深）的儿子衡恭王朱祐桂家。朱祐桂当时被封在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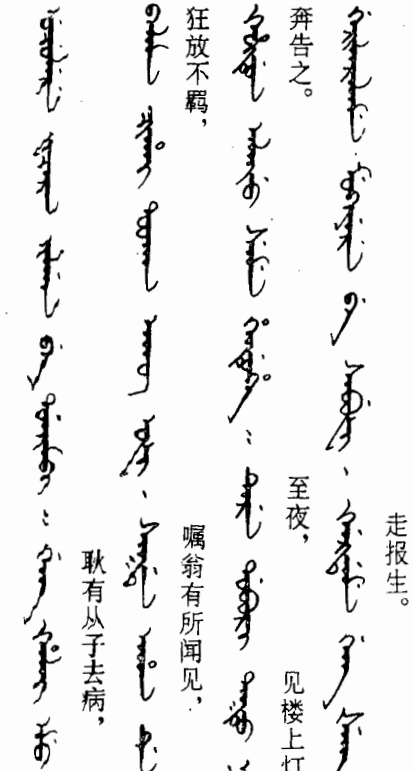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三

青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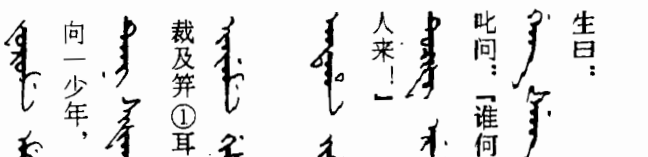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阔。半旷废之。后凌夷，楼舍连亘，因生怪异，堂门辄自开掩，或闻笑语歌吹声。由此荒落益甚，耿患之，移居别墅，留老翁门焉。家人恒中夜骇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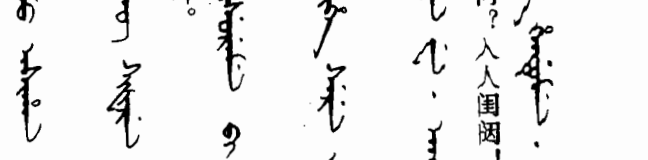
切切。潜窥之，见巨烛双烧，登楼，殊无少异。穿楼而过，闻人语竟拨蓬蒿，曲折而入。异。止之，不听。门户素所习识，走报生。生欲觇其奔告之。至夜，见楼上灯光明灭，狂放不羁，嘱翁有所闻见，耿有从子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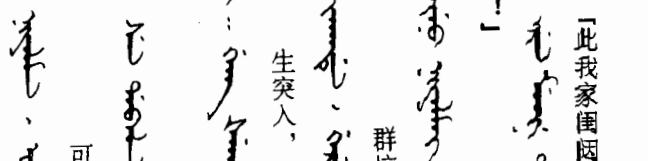
生曰：「此我家闺闼，君占之。」旨酒自饮，叱问：「谁何？入人闺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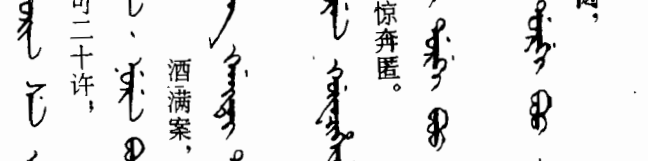
人来！」群惊奔匿。独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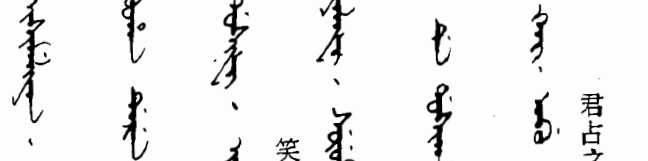
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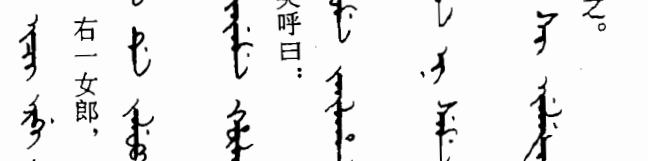
裁及笄①耳。酒满案，团坐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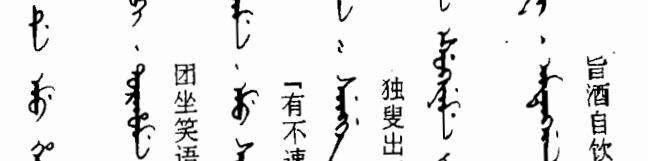
向一少年，可二十许，右一女郎，



一姬相对，俱年四十余。东



其明如昼。南面坐，一叟儒冠，



「孝儿！」俄，少年自外入。叟曰：

座客无庸见避，还祈招饮。」叟呼：

酌客。生曰：「吾辈通家③，

便呼家人易馔。生止之。叟乃

仰山斗②！」乃揖生入，

主人之从子耳。」叟致敬曰：「久

曰：「非主人也。」曰：「我狂生耿去病，

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审睇

审顾之，弱态生娇，

孝儿入帏中。少时，媪偕女郎出。

青凤来，共听之，亦令知我祖德也。」

公子亦非他人，可请阿母及

叟大喜，谓子曰：「今幸得闻所未闻。

粉饰多词，妙绪泉涌。

涂山女佐禹之功，无传焉。幸公子一垂教也。」

生略述

知之乎？」答：

唐以后，

五代而上，

谱系犹能忆之；

「我涂山氏④之苗裔也。

叟曰：「知之。」

《涂山外传》，

「闻君祖纂

因弟之。叟曰：

长孝儿二岁，

雅相爱悦。生二十一，

孝儿亦倜傥，

谈议风生，

「义君姓胡。」生

叟自言：

揖而坐，略审门阀。

「此豚儿也。」

亦无愠怒。

生神志飞扬，

其首。

生隐蹑莲钩，

女急⑥敛足，

顾女郎，

停睇不转。

女觉之，

辄俯⑤

听之。」

生谈竟而饮，

瞻

所闻见，

辄记不忘，

故唤令

「此青凤，

鄙人之犹女也。

颇惠，

叟指妇云：

「此为老荆。」

又指女郎：

秋波流慧，

人间无其丽也。

归与妻谋，

欲携家而居之，

冀

则兰麝犹芳，

而凝待终宵，

寂无声咳。

而心萦萦，

不能忘情于青凤也。

至夜复往，

生失望，

乃辞叟出。

与女俱起，

遽搴帏去。

媪见生渐醉，

益狂，

「得妇如此，

南面王不易也！」

不能自主，

拍案曰：

窥觇。

则扉半启。

俄闻履声细碎，

楼后发扃，

辟之闲然。

急起

次夜，

更既深，

灭烛欲寝，

闻

灼灼然相与对视。

鬼惭而去。

生笑，

染指研墨自涂，

面黑如漆。

张目视生。

一鬼披发入，

读於楼下。

夜方凭几，

得一遇。

妻不从。

生乃自往，

不敢奉命。」

生固哀之，

「拳拳深情，

妾岂不知？

但闺训严，

死不憾耳。」

女遥语曰：

幸无他人，

得一握手为笑，

「小生不避险恶，

实以卿故。

遽阖双扉。

生长跪而致词曰：

则青凤也。

骤见生，

骇而却走，

有烛光自房中出。

视之，

鞭挞且从其后！」

女低头急去，

「贱婢辱吾门户！

不速去，

俯首倚床，

拈带不语。

叟怒曰：

叟掩入。

女羞惧，

无以自容，

强止之，

欲与为欢。

方持论间，

言已欲去，云：「恐叔归。」

生

而妾留守，

明日即发矣。」

已卜居他所，

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

故化厉鬼以相吓，

而君不动也。

今

即相思无用矣。」

过此一夕，

曰：「阿叔畏君狂，

问：「何故？」

女似肯可，

启关出，

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

相将入楼下，

拥而加诸膝。

女曰：

「幸有夙分，

但一见颜色，

足矣。」

云：

「亦不敢望肌肤之亲，

不较直。

生喜，　携家口而迁焉。

生叔闻而奇之，　愿售以居，

寂然，　生乃寝。　自此　第内绝不复声息矣。

良久，

小生愿身受之！」

与青凤何与？　倘宥凤也，　刀锯斧钺，

大声曰：

「罪在小生，　生心意如割，

闻青凤嘤嘤啜泣。

叟亦出。　尾而听之，　呵诟万端，

女曰：　「适与婢子戏，　遘此大厄。

置床上，　则青凤也。　大喜慰问。

生怜之，　启裳衿提抱以归。　闭门，

啼耳辑⑦，　似乞其援。

一则皇急道上。　望见生，　依依哀

小狐二，　为犬逼逐。　其一投荒窜去，

会清明上墓归，　见

意甚适，　而未尝须臾忘青凤也。

「明日将过，倘携有猎狐，望君

曰：「此吾年家子⑧也。」孝儿曰：

问：「何事？」曰：「公子识莫三郎否？」

将自诣恳，恐不见纳，故以某来。」。

「家君有横难，非君莫拯。

讶诘所来。孝儿伏地怆然曰：

孝儿忽入。生辍读，

另舍舍之。积二年余，生方夜读，

君坚永约耳。」生喜，

婢子必以妾为已死，可与

然幸矣，何得相从？

云！」女曰：「此天数也！不因颠覆，

见卿，如获异宝，何憎之

生曰：「日切怀思，系於魂梦。

望无以非类见憎。」

脱非郎君，必葬犬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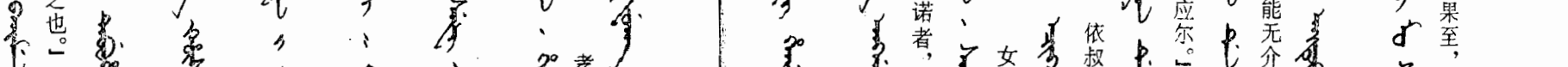
莫三郎果至，



楼膺虎帐，



女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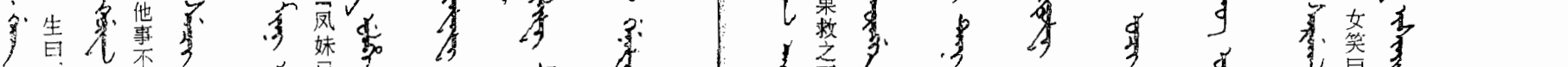
「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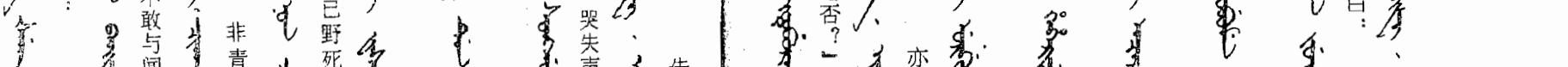
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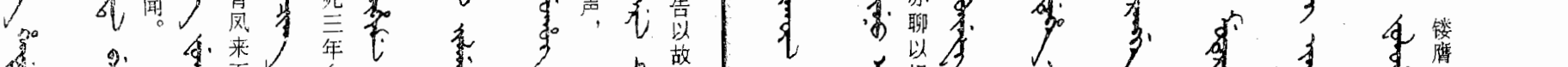
使人不能无介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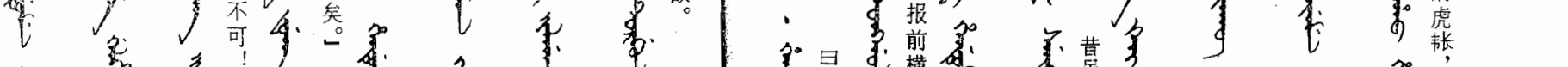
卿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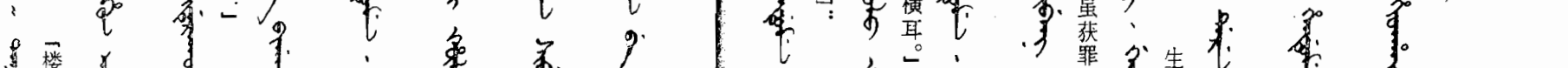
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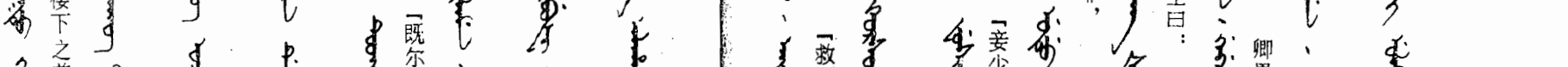
乃家范应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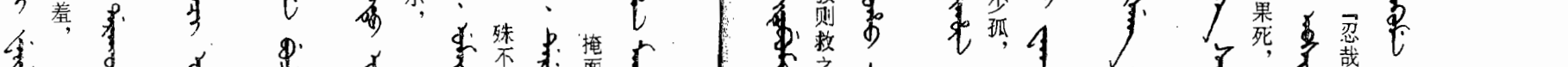
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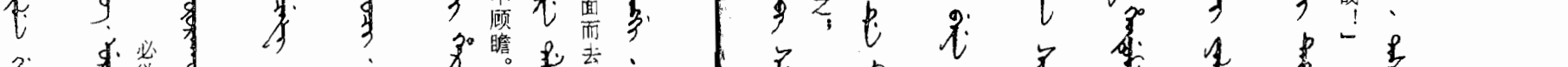
「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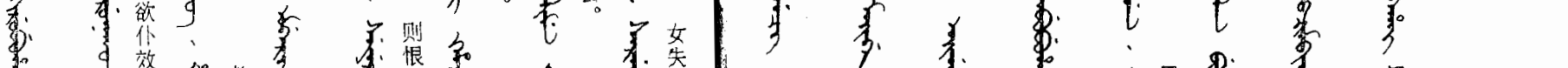
但



依叔成立。



昔虽获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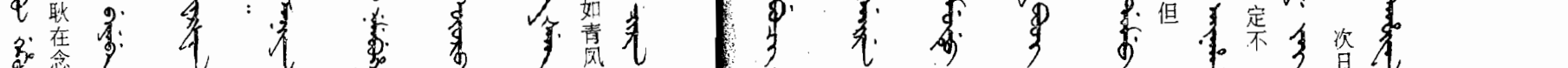
女乃喜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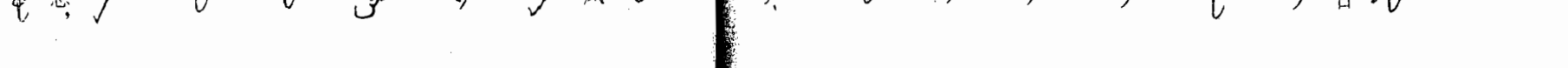
「妾少孤，



适不之诺者，



亦聊以报前横耳。」



「果救之否？」



曰：



「救则救之，

所，



告以故。



女失色曰：



孝儿起，

哭失声，

掩面而去。

生如青凤

执卷高吟，

殊不顾瞻。

生拂衣曰：

「既尔，

则恨滋深耳！」

「凤妹已野死三年矣。」

孝儿零涕曰：

非青凤来不可！」

必欲仆效绵薄，

他事不敢与闻。

耿耿在念，

生曰：

「楼下之羞，

之留之也。」

举目见凤，疑非人间。

而苏，展转复化为叟。

客既去，女抱狐於怀，三日

生即付青凤，乃与客饮。

乞得补缀。莫慨然解赠。

抚之，皮肉犹温。便托裘敝，

见获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

仆从甚赫。生门逆之。

由此如家人父子，无复猜忌矣。

入夜，果举家来。

生诺之。叟赧然谢别而去。

乞以楼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⑨之私。」

生曰：「君如念妾，还

「我固谓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谓

惭谢前愆。

下拜，喜顾女曰：

女历言其情。叟乃

老乌鸦，是谓「返哺」，比喻子女孝敬父母。

辈，则称「年家子」。⑨返哺——《初学记》：「乌者犹有返哺，况人而无孝心者乎？」传说乌雅是孝鸟，成长后能衔食回巢养喂——原作「即」。⑦辑——原作「戢」。⑧年家子——科举时代，在同一科取中的举人、进士，彼此称为「同年」，对于彼此的后禹年三十未娶，在涂山遇到九尾白狐而娶之。涂山狐女名女娇，又叫涂山氏。事见《吴越春秋》。⑤俯——原作「覆」。⑥急比喻德高望重或有卓越成就而为众所敬仰的人。③通家——指彼此世代有亲密交情的人家。④涂山氏——神话传说：夏笄。②山斗——泰山、北斗的省称。《新唐书·韩愈传·赞》：「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后因以「山斗」①及笄——指女子到了十五岁的年龄。「笄」，即簪子。古时女子年十五岁，就要把头发用簪子簪起来，表示已成年，是谓「及

盖循循善教，

有师范焉。

生嫡出子渐长，

遂使傅之；

生斋居，

孝儿时共谈宴。

或可效力，

不辞也。」

何劳相问！」

生曰：

「卿何愁忧？

「行道之人，

不能解愁忧，

「何夙夜踽踽独行？」

女黯然曰：

女曰：

姝丽。

心相爱乐，

问：

甚艰於步。

急走趁之，

乃二八

太原王生，

早行，

遇一女郎抱袱独奔，

画皮

遇一道士，

问：「君何无家口？」

顾生而愕，

导与同归。

女顾室无人，

女喜从之。

生代携袱物，

即烦枉顾。」

生言：「敝庐不远，

乌有定所。」

曰：「在亡之人，

问：「何之？」

将远遁耳。」

所弗堪也，

朝詈而夕楚辱之。

嫡妒甚，

鬻妾朱门。

「父母贪赂，

问：「何所遇？」

生不听。

偶适市，

劝遣之。

妻陈疑为大家媵妾，

生微告妻。

过数日

使匿密室，

而人不知也。

生诺之。

乃与寝合。

如怜妾而活之，

须秘密，

勿泄。」

答云：「斋耳。」

女曰：

「此所良佳。

遇於野，长跪乞救。

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

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

如振衣状，披於身，遂化为女子。

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

齿峥峥如锯。铺人皮於榻上，

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

心疑所作，乃逾垣垣。则室门亦①闭。

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

无何，

明明丽人，意道士借压禳以猎食者。

何至为妖，转思

颇疑女，生以其言异，

死将临而不悟者！」

道士乃去，世固有

日：「惑哉！生又力白。

何言无？」

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

涕不敢声。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

陈骇，

腔血狼藉。

妻号。

婢入，烛之，生已死，

裂生肚，

掬生心而去。

寝门而入，

径登生床，

宁入口而吐之耶！」

取拂碎之，坏

少时复来，

骂曰：「道士吓我！

终不然，

立而切齿，

良久乃去。

窥之。

但见女子来，

望佛子不敢进，

戢戢有声，

自不敢窥也，

使妻

乃寝内室。

一更许，

闻门外

生归，

不敢入斋，

悬拂焉。

临别，

约会於青帝庙。

乃以蝇拂授生，

令挂寝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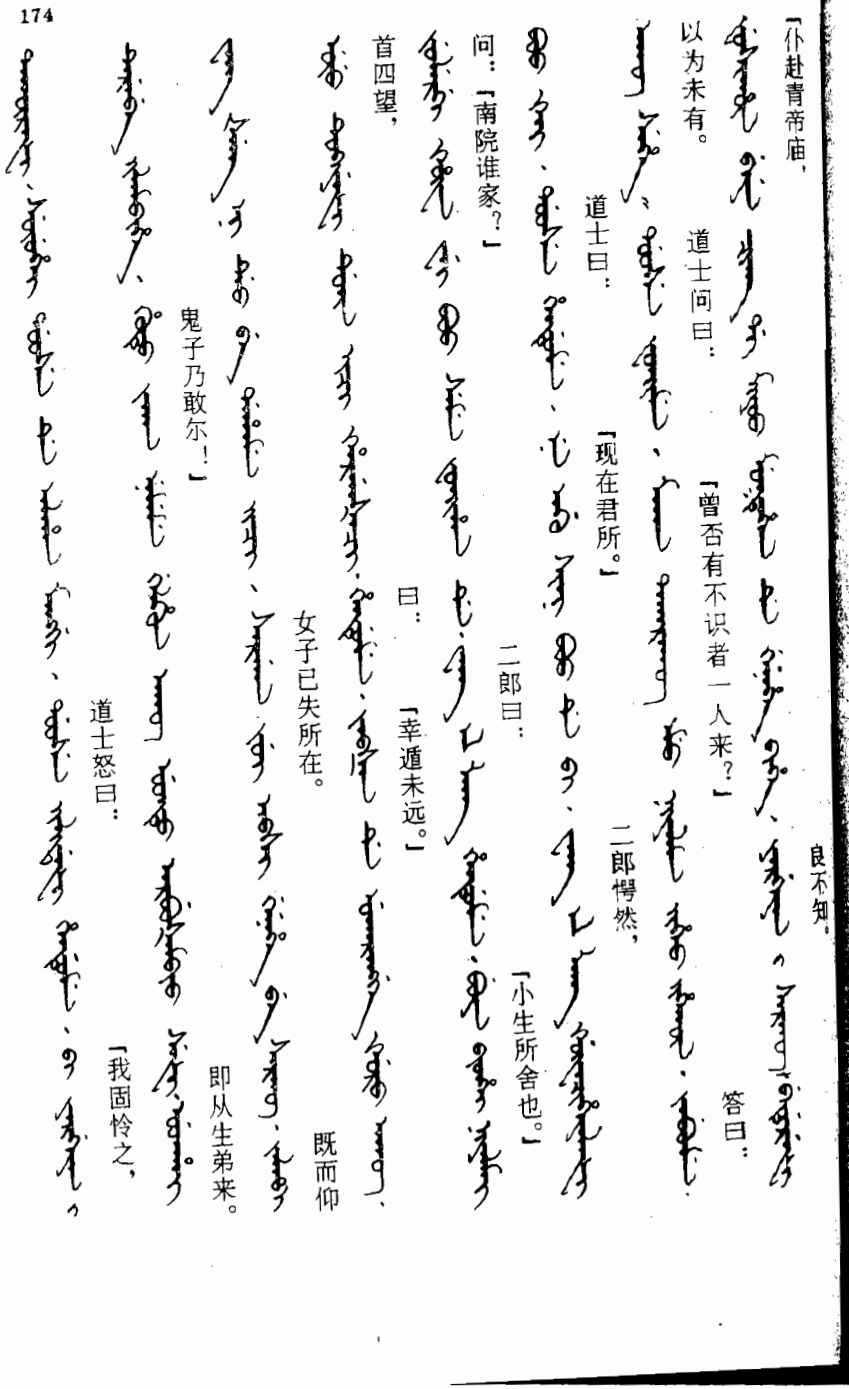
甫能觅代者，

予亦不忍伤其生。」

道士曰：

「请遣除之。

此物亦良苦，



「仆赴青帝庙，良不知
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
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姬来，
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止之，
尚在也。」道士曰：「即此物矣。」遂与俱往，
立庭心，仗木剑，呼曰：「业魅偿
我拂子来！」姬在室惶遽无色，
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姬
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
道士以木剑枭其首；

首四望，既而仰
女子已失所在。
曰：「幸遁未远。」
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
鬼子乃敢尔！」道士怒曰：
二郎愕然，
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
道士曰：「现在君所。」



道士谢不能。　陈益悲，

拜迎於门，　哭求回生之法。

亦囊之。　乃别，欲去。　陈氏

眉目手足，　无不备具。　道士卷之，　如卷画轴声，

塞口入囊。　共视人皮，

如口吸气，　瞬息烟尽。　道士

出一葫芦，　拔其塞，　置烟中，　飓飓然

身变作浓烟，　匝地作堆。　道士

鼻涕三尺，　秽不可近。

士，　与嫂俱往。　见乞人颠歌道上，

夫人勿怒也。」　二郎亦习知之。　乃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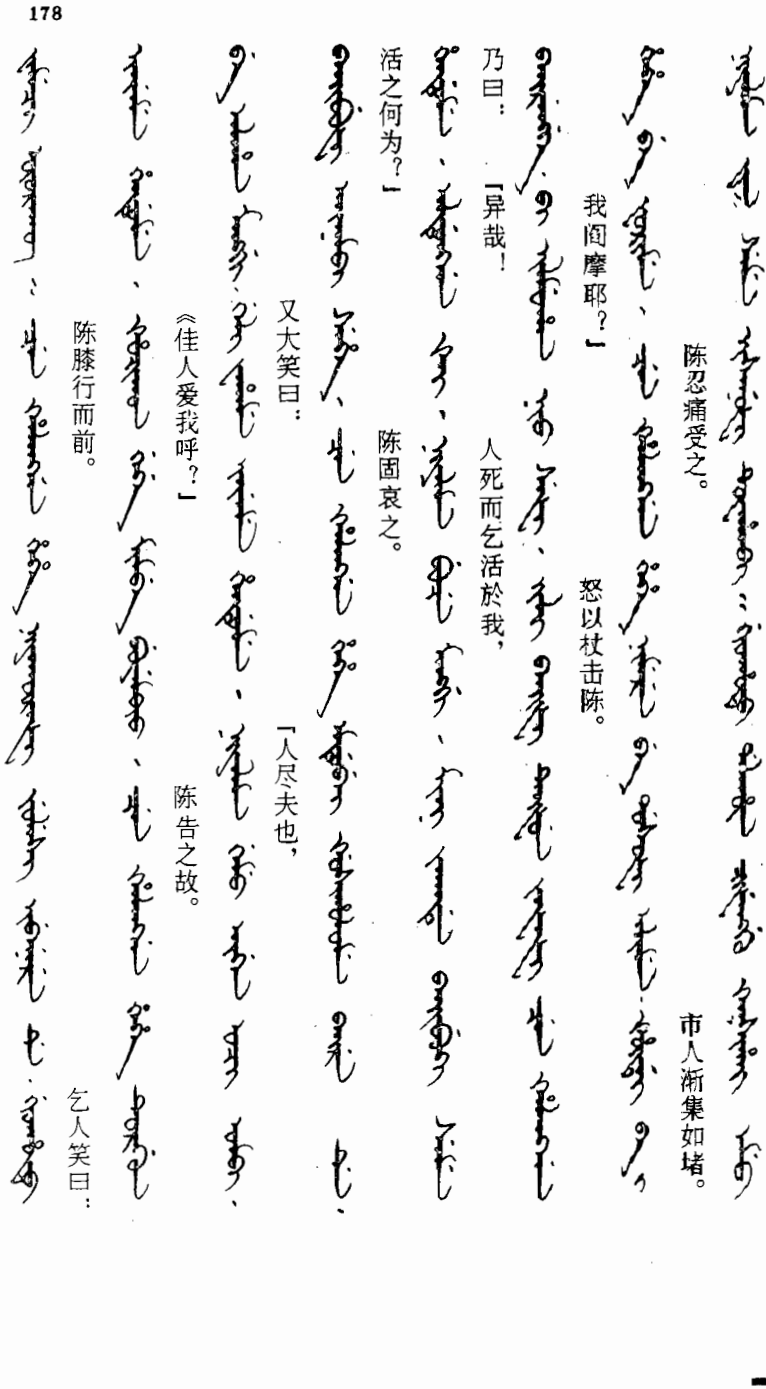
试叩而哀之。　倘狂辱夫人，

曰：「市人有疯者，　时卧粪土中。

一人，　或能之，　往求，　必合有效。」　问：「何人？」

「我术浅，　诚不能起死。　我指

伏地不起。　道士沉思曰：



乞人咯痰唾盈把，
陈忍痛受之。
市人渐集如堵。
我阎摩耶？」
怒以杖击陈。
乃曰：「异哉！
人死而乞活於我，
活之何为？」
陈固哀之。
又大笑曰：
「人尽夫也，
《佳人爱我呼？」
陈告之故。
陈膝行而前。

惭恨而归。
既悼夫亡之惨，
不知所在；
前后冥搜，
殊无端兆，
遂起，
行已不顾。
尾之，
入於庙中。
迫而求之，
乞人大笑曰：
「佳人爱我哉！」
格格而下，
停结胸间。
嘱，
遂强啖焉；
觉入喉中，
硬如团絮，
陈红涨於面，
有难色。
既思道士之
举向陈吻曰：
「食之！」

人心也。

在腔中突突犹跃，

热气

不及回首，

已落腔中。

乃

顿欲呕。

觉鬲中结物，

突奔而出，

且理且哭。

哭极声嘶，

陈抱尸收肠，

方欲展血敛尸，

但愿即死。

又悔食唾之羞，

如钱，

寻愈。

异史氏曰：

「愚哉心隐痛耳。」

视破处，

痂结

竟活。

为言：「恍惚若梦，

但觉

覆以衾裯。

中夜启视，

有鼻息矣。

天明，

急束之。

以手抚尸，

渐温。

则气氤氲自缝中出。

乃裂缯帛，

极力抱挤，

少懈，

腾蒸，

如烟焉。

大异之，

急以两手合腔，

但愚而迷者不悟耳，

天道好还，

可哀也夫！」

然爱人之色而渔之，

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

迷哉愚人！

明明忠也，

而以为妄。

世人！

明明妖也，

而以为美。

①亦——原作「已」。

媪儿皆寐，

狐复来。

妇喃喃如梦语。

亦招与俱。

夜既深，

邀庖妪伴焉。

有子十岁，

素别榻卧，

下床去，

门未开而已逝矣。

入暮，

与人异，

知为狐。

未几，

梦与人交，

醒而扪之，

小丈夫也。

察其情，

楚某翁，

贾於外。

妇独居，

贾　儿

则滚地作娇啼，人无敢叠窗上。止之，不听。或去其一石，日效圬者，以砖石儿亦不为意。因共壮儿胆。然嬉戏无节，辄起火之。母反怒呵儿，儿每闻母笑语，夜厌与人居，另榻寝，儿姬亦遣去。歌哭叫詈，日万状。

近扶之，亦不羞缩。自是遂狂，至他室，则母裸卧其中，儿执火遍烛之。媪惧不敢往觅。久待不至，始疑。既醒，失妇，意其出遗，壁少寐。戒子睡勿熟。夜阑，儿及媪倚至夜，不敢息烛，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亡。媪觉，

久之无异。
乃离门扬言，
杜门声喊。
急启灯，
隐刀於怀，
以匏覆灯。
伺母吃语，
皆憎其顽，
不以人齿。
儿宵分
遂把厨刀，
霍霍磨之。
见者
终日营营，
不惮其劳。
涂已所作，
无少明。
已乃合泥涂壁孔，
两窗尽塞，
过数日，
气触之。

入何氏园中。
至夜果绝。
儿
及明，
视血迹，
逾垣而去；
迹之，
不即戮，
可以幸其不来。
击之不中。
懊恨而寝。
自念虽
初挑灯起，
母便诟骂，
儿若弗闻。
约二寸许，
湿血犹滴。
突奔门隙。
急击之，
仅断其尾，
诈作欲搜状。
欻有一物如狸，

向夕，　　竟弃别室。

别室。　　由是复颠，　　不欲与夫同室处。

一夜睡醒，　　失妇所在。　　父子又觅得於

数日渐安。　　父子俱喜。

妇泻药诟骂。　　潜以药入汤水杂饮之，

儿以状对。　　翁惊延医药之。

贾人归，　　就榻问讯。　　妇漫骂，　　视若仇。

窃喜。　　但母①痴卧如死。　　未几，

语俱细隐，

见二人饮，　　一长鬣奴捧壶衣老棕色。

乍闻人语。　　暗拨蓬科，

伏莽中，　　将以探狐所在。　　月初升②，

儿薄暮　　潜匿何氏园，

翁患之，　　驱攘备至，　　殊无少验。

妇奔去，　　则门自辟。

骂益甚。　　翁无策，　　尽扃他扉。

答：「宿何伯家。」

适从父入市，

儿乃归。

翁问所在，

又闻二人以次复来，

哝哝入竹丛中。

恐狐觉，

遂终夜伏。

未明，

皆如人，

但尾垂后部。

儿欲归，

脱衣卧庭石上。

审顾之，

四肢

一瓶来。」

顷之俱去，

惟长鬣独留，

不甚可辨。

移时，

闻一人

曰：

「明日可取白酒

妙诘母病，

素业猎。

答云：「连朝稍可，

儿奔其家，

舅他出。

寄肆廊。

有舅氏城居，

乘父他顾，

盗钱去，

沽白酒，

市焉。

父贸易廛中，

儿戏弄其侧。

翁不忍过拂，

乞翁市之。

翁不顾。

儿牵父衣娇聒之。

见帽肆挂狐尾，

药置酒中。

遨游市上，

抵暮方归。

不遑食也。」

遂径去。

隐以

乃趋告妗，

俾勿举火：

「父待市中，

自发药裹，

窍盈掬而怀之。

妗欲作汤饼啖儿，

儿觑室无人，

出钱许，

裹付儿。

儿少之。

故遣我乞猎药耳。」

妗检楱

又以耗子啮衣，

怒啼不解，

儿笑曰：

「我世居洞府，

长鼠人怪其洞居。

亦询儿，

儿伪云：「山洞。」

诘其居里。

答云：「村北。」

儿审之确，

阴缀系之。

一日见长鼠人

渐与语，

亦杂侍中。

儿自是日游廛肆间。

父问所在，

托在舅家。

北郭王氏妇，一宿
「即曩所见两郎，兄弟也。一私
因问：「主人伊谁？」曰：
「受主人遣，不得不尔。」
「此役亦良苦，耽惊忧。」其人曰：
故常窃时多。」儿曰：
「沽未？」儿问：曰：
「吾侪多贫，
其人亦以沽告。

儿曰：「父遣我沽。」
但此犹存。其人问：「在市欲何作？」
为可恨耳。」曰：「我辈混迹人中，
儿微启下裳，少露其假尾，
顾忘之耶？」其人熟审之，若信若疑。
见君从两郎，
儿曰：「我胡氏子，曾在何处
君固否耶？」其人益惊，便诘姓氏。

何靳些须。

暇时，

其人愧无以报。

儿曰：「我本同类，

赠。

我囊中尚有余钱，

不愁沽也。」

我先沽寄廊下，

敬以相

儿曰：「窃之难，

不若沽之易。

今复往矣。」

言已欲别，曰：「勿误我事。」

被断尾，

十日始瘥，

东村某翁家。

翁家儿大恶，

最灵，

一泄，

则彼知之。」

「何不早告？」

曰：「此物

酒瓶犹在，

持而摇之，

未尽也。

父惊问：

死於草中，

喙津津尚有血出。

同往验之。

则两狐毙於亭上，一狐

乃归。

至夜，

心知有异，

告父，

取酒授之，

母竟安寝不复奔。

尚当与君痛饮耳。」

遂与俱去，

则狐绝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儿，

翁喜曰：「我儿，讨狐之陈平③也。」

於是父子荷狐归。见一狐秃尾，刀痕俨然。自是遂安。

但益之嗽，而妇瘠殊甚，呕痰辄数升，心渐明了，

寻卒。向崇於狐，至是问之，北廓王氏妇，

后贵至总戎④。

教之骑射。

称，明、清时管辖一镇的高级军官，又叫「总镇」、「镇台」。

权，他又与周勃合力，尽诛诸吕，迎立文帝，安定汉朝。这里「讨狐之陈平」，意指有办法战胜狐狸的人。④总戎——总兵的别

①母——原作「见」。②升——原作「作」。③陈平——汉高祖的谋臣，曾经想出许多计策，帮助高祖战胜敌人。后来吕氏擅

见斋门虚掩，

置不为意。

初闻甚骇，

愿两君自慎之。」

曰：「某至此共穷於术，

然而董君实甚。」

寿脉而有促征。

奇无如两君者：

诸客。

善太素脉，

遂扃户，

至友人所。

方将篝灯，

适友人招饮。

冬月薄暮，

展被於榻，

董生，

字遐思，

青州之西鄙人。

董生

「余阅人多矣，

脉之

末顾王生九思及董曰：

遍诊

座有医人，

而炽炭焉。

大疑。

半夜，

董归，

既以为模棱语，

二人

曰：

未敢臆决。

共惊问之。

此非鄙人所敢知也。

贵脉而有贱兆，

醵中自忆，

女已醒，出手捉生臂，

则毛尾修然。大惧欲遁。

竟为妹丽，韶颜稚齿，狂喜，戏探下体，

神仙不殊。

则腻有卧人。大愕，敛手；急火之，

探其温否。才一探入，

入室未遑熟火，先以手入衾中，

忙无时恒促。故忘扃键。

不知所见伊何，遂诬人若此。」

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态朦胧，

手强使复探，则髀肉如脂，

曰：「尾於何有？君误矣。」引董

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

女笑曰：「何所见而仙我？」

战栗哀求：「愿仙人怜恕。」

问：「君何往？」董益惧，

「是矣。」董曰：「卿言之，我
「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
君垂髫也。」董恍然曰：
已十年矣。尔时我未笄，
「君不忆东邻之黄发女乎？屈指移居者，
然疑其所来无因。女曰：
益惑，反自咎适然之错。
董固喜其丽，至此

归。待之既久，足冰肌粟，
邀饮者适至，遂潜隐以待君
故勉来相就。入门已暮，
倚。忆孩时相识者惟君，
又不幸为文君，剩妾一身，茕无所
郎四五年，翁姑相继逝，
然何遽能来？」女曰：「妾适痴
仿佛忆之。十年不见，遂苗条若此。

董大哭不去。医不得已，

前日之死征验，疾不可为也。」

益支①离，医曰：「此妖脉也。

乃惧，复造善脉者诊之。

家人怪问，而目

辄言不自知。久之，渐羸瘦。

意殊自得。月余，

董喜，解衣共寝，

故借被以自温耳。幸勿见疑。」

醒而遗矣。益恐，移寝於内，

甫交睫，梦与女交，

「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药独寝，

走不顾。女大惭，亦怒曰：

拂然曰：「勿复相纠缠，我行且死！」

亦自危。既归，女笑要之。

嘱曰：「如有所遇，力绝之。」董

为之针手炙脐，而赠之药，

拒防。」

王益佩之，遂相欢

此辈妖气可畏，

读书人宜慎

渠旧与妾善，

环意为狐惑而死。

曰：「妾遐思之邻也。

见一女子来，

悦其美而私之，

诘所自，

余而死。

王九思在斋中，

已失所在。

积数日，

董呕血斗

妻子火守之。

梦如故。

窥女子，

女曰：「命当寿，

室亦生，

委沟壑。

或劝勿室也。」

醒而异之。

谓女曰：

「我病甚，

恐将

当烛香室外，

勿忘却。」

泄此幽愤。

七日之夜，

杀我矣，

又欲杀我友。

我已诉之冥府，

忽梦董曰：

「与君相好者狐也。

待。

居数日，

迷罔病瘠。

「又置香耶？」

王言：「不知。」

俟寝后潜烛之。

女在榻上忽惊曰：

次夜，

暗嘱家人，

让其违嘱。

夜又梦董来，

及暮，

插香户上。

女来，拔弃之。

又乱之。

已而悔之，

而不能绝。

坐与调笑。

王心不能自持，

不寿，

不室亦死也。」

就质於冥曹，

君如不忘夙好，

而弃子，

诚我之过。

我将与彼

「君福泽良厚。

我误害遐思，

又烛之。

女忽叹曰：

女彷徨不乐。

家人潜窥香灭，

信巫家作厌禳耳。」

「谁教君为此者？」

王曰：

「或室人忧病，

女急起得香，

又折灭之。

入曰：

追金丹去，复令还生。

死当其罪，但咎我不当惑人，

谓董君见色而动，法曹

「我诉诸法曹，

王病甚，见狐来曰：

狐也。犹恐其活，遽呼家人剥其皮而悬焉。

仆地而死。烛之，

勿坏我皮囊也。」逡巡下榻，

①支——原作「文」。

而去。王病几危，半年乃瘥。

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

狐惨然曰：「余杀人多矣，今

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脱之矣。」

盖陵阳有十王殿，

神鬼皆以木雕，

众当醵作筵。」

王殿负得左廊判官来，

云：

「君有豪名，

能深夜赴十

一日，文社①众饮。

或戏之

然素钝，

学虽笃，

尚未知名。

陵阳朱尔旦，

字小明，

性豪放。

陆判

俄负判入，

置几上，

奉觞

「我请髯宗师②至矣！」

众皆起。

径去。

居无何，门外大呼曰：

故众以此难朱。

朱笑起，

入者毛皆森竖。

狞恶。

或夜闻两廊拷讯声，

有立判，

绿面赤须，

貌犹

妆饰如生。

东庑

挑灯独饮。

忽有人搴帘入，

朱如命，

置瓶案上，

奔告

判曰：

「天道温和，

可以冷饮。」

坐，

自起涤器燕火。

朱大悦，

牵衣促

昨蒙高义相订，

夜偶暇，

敬践达人之约。」

耶？」

判启浓髯微笑曰：

「非也。

「嗤，吾殆将死矣！

前日冒渎，

今来加斧锧

视之，是判官也。

朱起曰：

招饮。

抵暮，

半醉而归，

兴未阑，

眇睐。」

乃负之去。

次日，

众果

匪遥，

合乘兴来觅饮，

幸不为

大宗师谅不为怪。

荒舍

祝曰：

「门生狂率不文，

仍请负去。

朱又把酒灌地，

酬之三。

众睹之，

瑟缩不安於坐。

与阳世路同。」

陆豪饮，

曰：「妍媸亦颇辨之。

阴司诵读，

响。

问：「知制艺③否？」

与谈古典，

无名字。」

应答如

始询姓氏。

曰：「我陆姓，

立俟治具以出。

易盏交酬，

戒勿出。

朱不听，

家人

治肴果。

妻闻大骇，

忽醉梦中，

觉脏腑微痛。

一夜，

朱醉先寝，

陆犹自酌。

陆辄红勒之，都言不佳。

时抵足眠。

朱献窗稿，

自是两三日辄来，

情益洽，

比醒，

则残烛黄昏，

鬼客已去。

遂不觉玉山倾颓，

伏几酣睡。

一举十觞。

朱因竟日饮，

数日，　又出文示陆。

自是文思大进，　过眼不忘。

则创口已合，　有线而赤者存焉。

乃起，掩扉去。　天明解视，

为君易之。　留此，　以补阙数。」

适在冥间於千万心中，

作文不快，　拣得佳者一枚，

知君之毛窍塞耳。

问之。　曰：　「此君心也。

腹间觉少麻木。　见陆置肉块几上，

作用毕，　视榻上亦无血迹，

复合之，　末以裹足布束朱腰。

从容纳肠已，

陆笑云：　「勿惧，　我为君易慧心耳。」

愕曰：　「夙无仇怨，　何以见杀？」

胃，　条条整理。

醒而视之，　则陆危坐床前，　破腔出肠

共求朱先容，愿纳交陆。

相视而惊，

细询始知其异。

及见闱墨⑦，

同社生素揶揄之，

秋闱⑤果中经元⑥。

未几，

科试冠军；

问：「何时？」

曰：「今岁必魁。」

不能大显贵，

乡、科④而已。」

陆曰：

「可矣。但君福薄，

尚有一事欲相烦，

陆便请命。

不知可否？」

「湔肠伐胃，

受赐已多。

饮既醺，

朱曰：

齿欲相击，

渐引去。

朱乃携陆归。

如电。

陆至，

众茫乎无色，

赤髯生动，

目炯炯

陆诺之。

众大设以待之。

更初，

诘之。

曰：「君囊所嘱，

向艰物色。

烛之，

见襟裹一物。

半夜来叩关。

朱急起延入，

如何？」

陆笑曰：

「诺，容徐图之。」

过数日，

尚欲烦君刀斧，

予结发人，

下体颇亦不恶，

但头面不甚佳丽。

面目想亦可更。

山荆⑧，

朱曰：

「心肠可易，

白刃如匕首，

按夫人项，著刀如切瓜状，

陆以头授朱抱之，

自於靴中出

引至卧室，

见夫人侧身眠。

陆至，

一手推扉，

扉自辟。

朱虑门户夜扃。

陆立促急入，

勿惊禽犬。

朱拨视，

颈血犹湿。

适得一美人首，

敬报君命。」

甚骇，呼婢汲盥。

搓之，得血片。

妻醒，觉颈间微麻，面颊甲错，

命朱瘗首静所，乃去。朱

而后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际，

详审端正，

急於朱怀取美人头合项上，

迎刃而解，首落枕畔。

上下肉色判然两异。

解领验之，有红线一周，

笑届承颧，画中人也。

因反复细视，则长眉掩鬓，

错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

又骇极。夫人引镜自照，

盆水尽赤。举首，则面目全非，

婢见面血狼藉，惊绝。濯之，

贼怒，亦杀之。

吴夫人

逼女与淫。

女力拒声喊。

时游人甚杂，

内有无赖贼，

穴寝门，

杀一婢於床下，

窥而艳之，

遂阴访居里，

乘夜梯入，

丧二夫，

上元游十王殿，

故十九犹未醮⑨也。

先是，

吴侍御有女甚美，

未嫁而

三月而罪人弗得。

侍御告郡。

郡严限捕贼，

谓所守不恪，

致葬犬腹。

则身在而失其首。

遍 挞侍女，

纷腾终夜。

诘旦启衾，

置首项侧，

一门啼号，

骇绝。

举家尽起，

停尸堂上，

微闻闹声，

呼婢往视，

见尸，

实不解其何故。

谓仆杀之，

惊疑无以自决。

猜朱以

以告吴公。

公视女尸故存，

骇走

入见夫人，

遣媪探诸其家。

吴疑之，

渐有以朱家换头之异闻吴公者。

陆判官取儿头与之易之，

无与朱孝廉。

彼不艳於其妻，

「儿为苏溪杨大年所贼，

女自言之。」

吴夜梦女曰：

陆曰：

「不难。

当使伊

郡守不能决。

朱归，

求计於陆。

一如朱言。

吴不信，讼之。

则冤也。」

收家人鞫之，

既竟，盛服而没。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以为然。即治衣衾棺椁，何必生之为乐，死之为悲？」且自达人观之，生死一耳，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问其期，对以五日。「能相救否？」一夕，陆告曰：「君寿不永矣。」於是灰心仕进。积三十年，

皆以场规被放，朱三入礼闱，公婿。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由此为执而械之，遂伏其罪。吴乃诣朱，请见夫人，乃言於官。问之，果有杨大年。所梦同。醒告夫人，是儿身死而头生也。愿勿相仇。」

家中事就便经纪。

问：「在阴司作何务？」

曰：「陆判荐我督再？」

朱曰：

「天数不可违也。」

君既有灵，

何其不朱依依慰解之。

夫人曰：

「古有还魂之说，

夫人大恸，

泣垂膺。

虑尔寡母孤儿，

殊恋恋耳。」

惧。

朱曰：

「我诚鬼，

不异生时。

朱忽冉冉自外至。

夫人

子玮，方五岁，

一来，

时而留宿缱绻，

半夜窥之，

窅然而逝。

自是三数日辄

豪气高声，

宛若生前。

夫人依言营备。

但闻室中笑语，

「陆公与我同来，

可设酒馔。」

趋而出。

亦无所苦。」

夫人欲再语，

朱曰：

案务，

授有官爵，

曰：「陆判荐我督

ᠮᠣᠷᠢᠨ ᠤ ᠬᠣᠭᠣᠰᠢᠨ ᠳᠤ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驰冲卤簿⑫。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讶之。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道经华阴，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忽有舆从羽葆，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官行人⑪。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奉命祭西岳，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於是遂绝。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后玮二十五举进士，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十年后一相见耳。」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径出门去，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顾子曰：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好为人，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勿堕父业！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尚可存活，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岂有百年不拆之鸾凤耶！」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母子扶之哭。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曰：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勿尔！儿已成立，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家业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事烦途隔，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故不能来。」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华⑩卿，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行将远赴。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矣！」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问：「何往？」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曰：「承帝命为太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而已。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又一夕来，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谓夫人曰：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今与卿永诀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无父也。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从此来渐疏，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日月至焉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十五入邑庠，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竟不知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则灯下教读。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子亦慧，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九岁能文，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来辄提抱；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至七八岁，

ᠵᠠᠮ ᠤᠷᠤᠨ ᠳᠤ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ᠬᠤᠷᠠᠭᠠᠨ ᠳᠤ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若风，瞬息不见。痛恨良久。

玮欲追从，见舆从人马，飘忽遣人持赠。

朱促车行，遥语曰：「佩之当贵。」

数武回望，解佩刀，火驰不顾而去。

「官声好，我目瞑矣。」玮伏不起。

哭伏道左。父停舆曰：

审视车中人，其父也。下马

矫作者妄；移花接木，异史氏曰：「断鹤续凫⑭，从之。浑仕为总宪⑬，有政声。一夕，梦父曰：「佩刀宜赠浑也。」生子五，曰沉，曰潜，曰沏，曰浑，曰深。方。」玮后官至司马。

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抽刀视之，制极精工，镌字一行，

为之执鞭，

所欣慕焉。」

陵阳 陆公犹存乎？

尚有灵焉否也？

明季至今，

为岁不远，

创始者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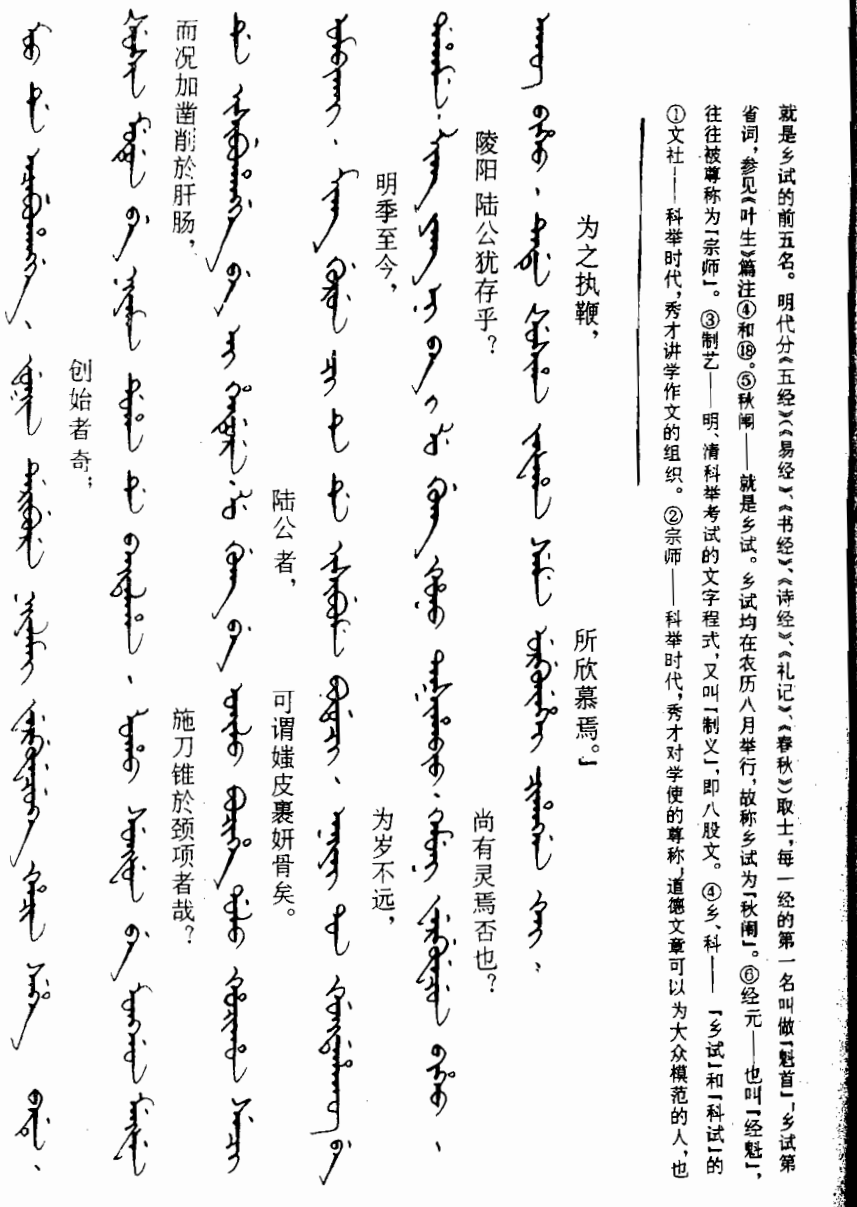
陆公者，

可谓媸皮裹妍骨矣。

而况加凿削於肝肠，

施刀锥於颈项者哉？

就是乡试的前五名。明代分《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取士，每一经的第一名叫做「魁首」，乡试第省词，参见《叶生》篇注④和⑱。⑤秋闱——就是乡试。乡试均在农历八月举行，故称乡试为「秋闱」。⑥经元——也叫「经魁」，往往被尊称为「宗师」。③制艺——明、清科举考试的文字程式，又叫「制义」，即八股文。④乡、科——「乡试」和「科试」的①文社——科举时代，秀才讲学作文的组织。②宗师——科举时代，秀才对学使的尊称，道德文章可以为大众模范的人，也



兔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比喻事物本身都有其一定的形态和作用，不可勉强相代，失其本性。

明，清时对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的长官）的尊称。⑭断鹤续凫——语出《庄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种活动。祭祀是行人的职掌之一。⑫卤簿——本指皇帝出行时的仪从和警卫，后来也泛指一般官员的仪仗。⑬总宪——改嫁也称为「再醮」。⑩太华——即西岳华山。⑪行人——官名。明代官署中有行人司，设官名「行人」，代表皇帝出使做各观摩研究，叫做「阐墨」。⑧山荆——对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⑨醮——古代结婚时的一种饮酒礼节，引伸为结婚。后来女子五名叫做「经元」。⑦阐墨——清代乡试和会试之后，主考官从录取的卷子中，挑选他所认为优秀的作品，刊刻成书，供人一名到第五名，一定要在《五经》里各取一名，所以叫做「经元」或「经魁」。后来虽然取消了《五经》取士的方法，但仍习惯把前

中。

以其家无男子，故未问其谁何。

ᠳᠤᠮᠳᠠ ᠪᠠᠢᠳᠠᠯ ᠳ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ᠤ ᠭᠡᠷ ᠲᠤ ᠣᠷᠣ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适一老妪及少女，税居其

ᠵᠢᠭᠠᠰᠤ ᠨᠢᠭᠡ ᠬᠦᠪᠡᠭᠡᠨ ᠪᠠ ᠭᠤᠨᠠ ᠨᠠᠭᠠᠳ ᠤ ᠪᠠᠢᠷᠯᠠᠵᠤ᠂ ᠭᠡᠷ ᠤᠨ ᠠᠷᠤ ᠲᠤ ᠣᠷᠣᠭᠰᠠᠨ᠃

十有五，伉俪犹虚。对户旧有空第，

ᠠᠪ ᠤᠷᠠᠯ ᠲᠠᠪᠤᠨ ᠨᠠᠰᠤᠲᠠᠢ᠂ ᠬᠤ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ᠲᠠᠢ ᠪᠠᠢᠰᠢᠯ ᠤᠨ ᠭᠡᠷ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受贽以自给。行年二

ᠪᠠᠢᠷᠯᠠᠯ ᠤᠨ ᠲᠤᠯᠭᠠᠭᠤᠷ ᠳᠤ ᠣᠷᠣ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

ᠪᠠᠢᠷᠯᠠᠯ ᠤᠨ ᠲᠤᠯᠭᠠᠭᠤᠷ ᠳᠤ ᠣᠷᠣ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顾生，金陵人，博於材艺，而家綦贫，

ᠭᠤᠤ ᠰᠡᠨ᠂ ᠵᠢᠨ ᠯᠢᠩ ᠤᠨ ᠬᠦᠮᠦᠨ᠂ ᠠᠷᠠᠯ ᠤᠨ ᠤᠷᠠᠯ ᠳᠤ ᠮᠡᠷᠭᠡᠵᠢᠯ ᠲᠡᠢ᠂ ᠭᠡᠪᠴᠡ ᠭᠡᠷ ᠨᠢ ᠤᠨᠳᠤᠭᠤᠷ ᠪᠠᠢᠵᠤ᠂

侠女

ᠡᠬᠡᠴᠦᠯ ᠨᠠᠢᠮᠠ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四

ᠯᠢᠶᠠᠣ ᠵᠠᠢ ᠵᠢ ᠢ ᠰᠣᠨᠭᠣᠭᠰᠠᠨ ᠤᠨᠳᠤᠰᠤᠨ ᠤᠭᠤᠯᠪᠤᠷᠢ ᠳᠡᠪᠲᠡᠷ ᠪᠡᠷ ᠳᠥᠷᠪᠡᠨ ᠳᠦᠭᠡᠷ ᠪᠤᠴᠠᠭᠰᠠᠨ

明日当往拜其母，便风以意；

ᠮᠠᠷᠭᠠᠰᠢ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ᠳᠦ ᠣᠷᠣᠬᠤ ᠭᠡᠵᠦ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ᠠᠮᠠᠷ ᠤᠨ ᠠᠭᠤᠯᠭᠠ ᠶᠢ ᠠᠯᠪᠠᠳᠤᠭᠠᠷ ᠬᠡᠯᠡᠭᠰᠡᠨ᠃

问其何为不字①，则以母老为辞。

ᠠᠷᠭᠠ ᠪᠠᠷᠢᠯᠭᠠ ᠶᠢᠨ ᠬᠡᠯᠡᠨ ᠳᠡ ᠬᠡᠷᠡᠭᠰᠡᠵᠦ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ᠤ ᠰᠢᠯᠲᠠᠭᠠᠨ ᠳ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此母女不似贫家户。

ᠡᠨᠡ ᠮᠡᠳᠡ ᠨᠠᠭᠠᠳ ᠤᠨ ᠬᠦᠮᠦᠨ ᠨᠢ ᠤᠨᠳᠤᠭᠤᠷ ᠤᠨ ᠠᠪ ᠤᠯᠠᠭᠠ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ᠨ ᠳᠦᠷᠰᠦ ᠪᠠᠢᠬᠤ ᠦᠭᠡᠢ᠃

就吾乞刀尺。适言其家亦只一母，

ᠪᠢᠳᠡᠨ ᠤ ᠳᠤᠭᠤᠷ ᠳᠤ ᠰᠡᠭᠦᠳᠡᠭᠡᠨ ᠪᠠᠢᠵᠤ᠂ ᠰᠠᠭᠠᠭ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生入问母，「是对户女郎，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ᠷᠤᠭᠤᠯᠤᠨ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ᠳ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ᠳᠦ ᠣᠷᠣ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母曰：见生不甚避，而意凛如也。

ᠡᠵᠡ ᠬᠡᠯᠡᠪᠡ᠃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ᠷᠤᠭᠤᠯᠤᠨ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ᠳᠤ᠂ ᠰᠡᠭᠦᠳᠡᠭᠡᠨ ᠪᠠᠢᠵᠤ᠂ ᠰᠠᠭᠠᠭᠠᠨ ᠪᠠᠢᠵ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年约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甚

ᠨᠠᠰᠤ ᠤᠨ ᠪᠠᠷᠢᠮᠲᠠ ᠤᠨ ᠤᠷ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ᠠᠢᠬᠠᠨ ᠳ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一日，偶自外入，见女郎自母房中出，

ᠨᠢᠭᠡ ᠡᠳᠦᠷ᠃ ᠭᠠᠭᠴᠠᠭᠠᠷ ᠭᠠᠳᠠᠨ᠎ᠠ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ᠷᠤᠭᠤᠯᠤᠨ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ᠳᠤ᠂ ᠨᠠᠭᠠᠳ ᠤ ᠶᠡᠬᠡ ᠨᠠᠢᠮᠠᠨ 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ᠦᠭᠡᠢ᠃

会女郎过，　　少年目送之，　　问以为谁，

遂私焉。　　由此往来昵甚。

渐以嘲谑，　　生狎抱之，　　亦不甚拒，

嗣后，　　三两日辄一至。　　稍稍稔熟，

意颇儇佻。　　诘其所自，　　以「邻村」对。

有少年来求画，　　姿容甚美，

母子猜叹而罢。　　一日，　　生坐斋头，

如桃李，　　而冷如霜雪，　　奇人也！」

得非嫌吾贫乎？　　为人不言，　　亦不笑，　　艳

乃归，　　详其状而疑曰：　　「女子

女默然，　　意殊不然。　　母

试之，　　媪意似纳，　　而转商其女，

则仰女十指。　　徐以同食之谋

视其室，　　并无隔宿粮，　　问所业，

明日，　　造其室，　　其母一聋媪耳。

倘所望不奢，　　儿可代养其老。」

见母作衣履，便代缝纫，
女受之，亦不申谢。日尝至生家，
负斗粟款门，而达母意。
宜少周恤之。」生从母言，
此女至孝，贫极可悯，
母曰：「适女子来乞米，云不举火者经日矣。
神情一何可畏？」少间，生入内，
对以「邻女」。少年曰：「艳丽如此，

如儿，而奉老身以死也！」
而女不厌其秽。母曰：「唉，安得新妇
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
女时就榻省视，为之洗创敷药，
阴处，宵旦号啕。
女亦略不置齿颊。母适疽生
每获馈饵，必分给其母，
出入堂中，操作如妇。生益德之，

「君敬我母，我弗谢也，君何言讫，

「君敬我母，我弗谢也，君何

生伏拜之。

生伏拜之。

女曰：

女曰：

「亏娘子良多，汝无忘报德。」

「亏娘子良多，

母泣曰：

母泣曰：

深以桃续为忧耳。」

深以桃续为忧耳。」

言间，生入。

言间，

旦夕犯雾露，

旦夕犯雾露，

且身已向暮，

且身已向暮，

「床头蹀躞之役，岂孝子所能为者？

「床头蹀躞之役，

母曰：

胜我寡妇孤女什百矣。」

胜我寡妇孤女什百矣。」

女慰之曰：

悲哽。

「郎子大孝，

言讫，

又约之。

女厉色，不顾而去。

日频来，而不可二。」

生不应而归。

明日，交欢。

已，戒生曰：

「事可一，趋而从诸其家。

挑之，亦不拒，欣然嫣然而笑。

生喜出望外，日，女出门，

生目注之。

女忽回首，毫不可干。

一谢焉！」

於是益爱之。

然其举止生硬，

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

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

再复尔，是不欲生也！」已，

以君之狎昵，故置之。请便寄语：

「彼举止态状，无礼於妾频矣。

「日来少年谁也？」生告之。女曰：

则冷语冰人。忽於空处问生：

时相遇，并不假以辞色；稍游戏之，

籍籍，两人惊起，则少年推扉入矣。

生狂喜，而抱於怀。忽闻履声

笑曰：「我与君情缘未断，宁非天数？」

少年方去。一夕，独坐，女忽至，

扬！」生甚怒之，情见於色，

曰：「亦烦寄语假惺惺：勿作态，不然，我将遍播

何以达君听哉？」生不能答。少年

生白其无。曰：「如其无，则猥亵之语，

俄，一物堕地作响。

匕首望空抛掷，

骇而却走。

应手而出，

不怪人耶？」

「我来观贞洁之人耳。」

生惊问：

生急烛之，

匕首长虹，

女以

则尺许晶莹匕首也。

少年见之，

默不一语，

急翻上衣，

露一革囊，

女眉竖颊红，

顾女曰：

「子胡为者？」

笑曰：

泄，恐不为君福。」

女曰：

「此非君所知，

宜须慎密；

女果至，

遂共绸缪。

诘其术，

请俟来宵。」

次夕，

出门迳去。

生曳令入。

曰：

「适以妖物败意，

奈渠定不欲生何！」

收刃入囊。

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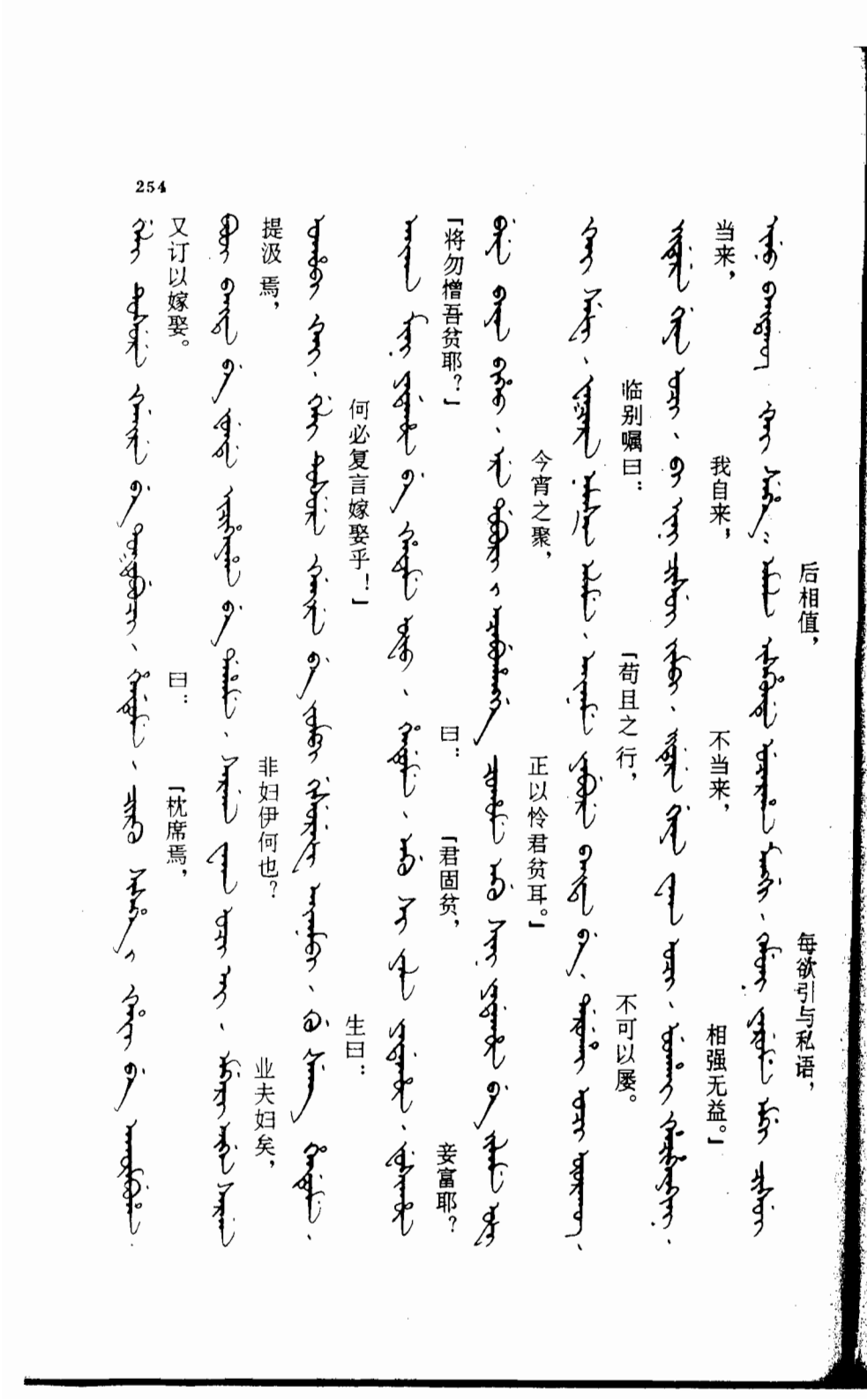
「此君之娈童也，

我固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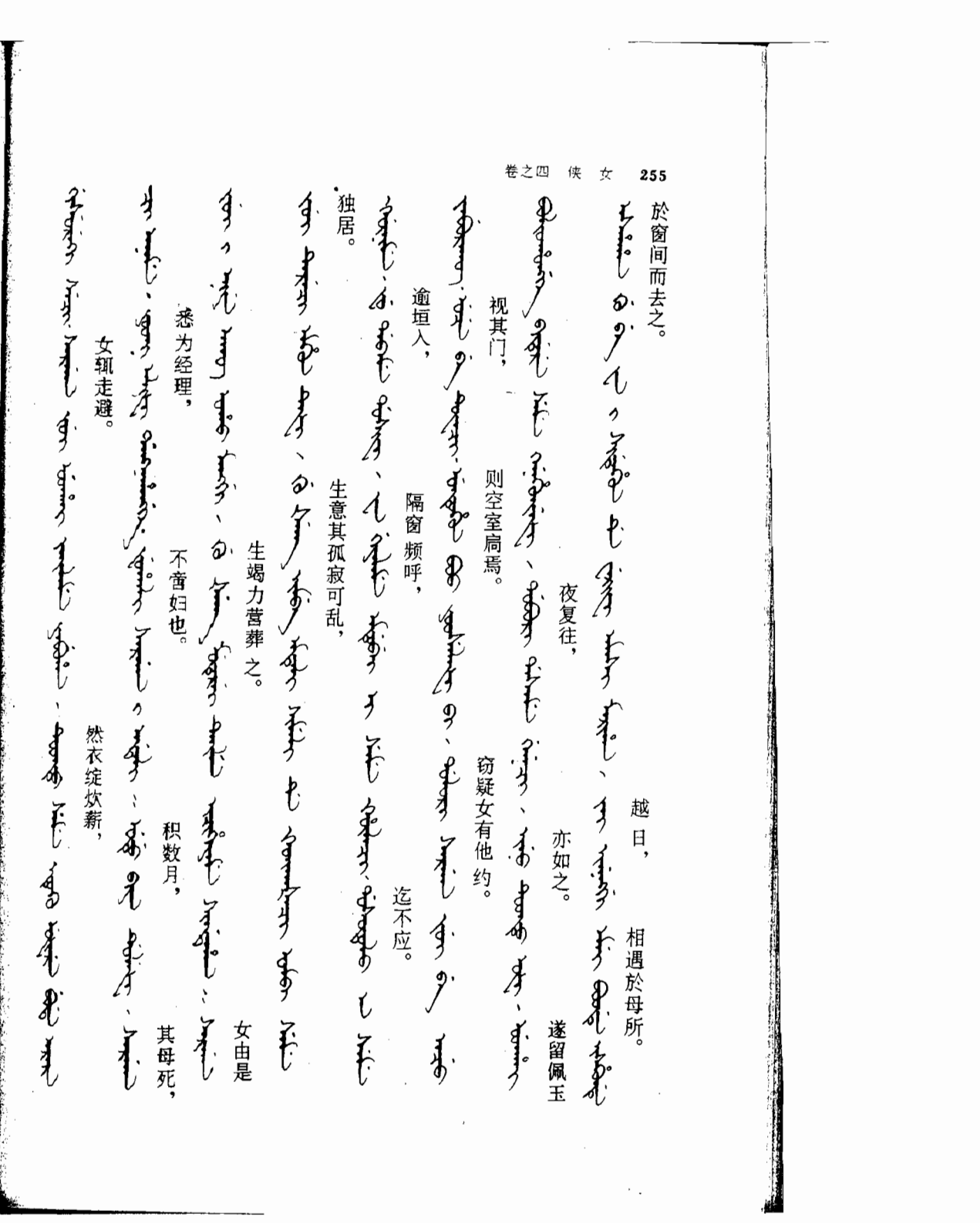
则一白狐，

身首异处矣。

大骇。



后相值，每欲引与私语，当来，我自来，不当来，相强无益。」曰：「君固贫，妾富耶？将勿憎吾贫耶？」曰：「非妇伊何也？业夫妇矣，何必复言嫁娶乎！」生曰：「枕席焉，提汲焉，又订以嫁娶。



於窗间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夜复往，亦如之。遂留佩玉视其门，则空室扃焉。窃疑女有他约。逾垣入，隔窗频呼，迄不应。独居。生意其孤寂可乱，生竭力营葬之。女由是悉为经理，不啻妇也。积数月，其母死，女孤走避。然衣绽炊薪，今宵之聚，正以怜君贫耳。」

勿言妾也。」

生诺，

以告母。

告老母，

觅乳媪，

伪为螟蛉②者，

能为君生之，

不能为君育之。

可密

恐旦晚临盆。

妾身未分明，

问之，曰：

「妾体孕已八月矣。

不可以告人。

今欲使君无疑，

而乌可得？然一事烦急为谋。」

人各有心，

既出，

而女尾其后曰：

「君疑妾耶？

捉绷席而视之，

男也，

且丰颐而广额。

母惊问：「诞几时矣？」

答云：「三日。」

则复阖之。

入其室，

则呱呱者在床上矣。

女始蓬头垢面，自内出。

启而入之，

疑之，

往探其门，

萧萧闭寂。

叩良久，

又月余，

女数日不出。

母

而顾私於我儿。」

喜从其谋以待之。

母笑曰：

「异哉，此女！

聘之不可，

从此别。」急询其故。

曰：「养母之德，

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请

数夕，夜将半，女忽款门入，

窃共异之。夜往抱子归。更

可即抱儿去。」母归与子言，

区隐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无人，

伶仃一身，将焉所托？」女曰：「区

喜曰：「儿已为老身育孙矣，

骇绝，复致研诘。曰：「向不与

曰：「仇人头耳。」检而视之，须发交而血模糊也。

无憾矣。」问：「囊中何物？」

今君德既酬，妾志亦④遂，

不图信水③复来，遂至破戒而再。

将为延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

以相报不在床第也。为君贫不能婚，

刻刻不去於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

道路门户未稔，恐有讹误耳。」

子十八举进士，非他，

因而迟之又久。囊夜出，

相为嗟异而已。后三年，生果

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块肉又累腹中，

隐姓名，埋头项，已三年矣。所以不即报者，

被籍吾家。妾负老母出，

妾浙人，父官司马，陷於仇，

君言者，以机事不密，惧有宣泄。

卒。犹奉祖母以

立，若丧魂魄。明日告母，

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生叹惋木

我去矣。」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如

夜深不得惊老母，

君福薄无寿，此儿可光门闾。

言已，出门。又嘱曰：「所生儿善视之。

尔爱其艾豭，　　彼爱尔娄猪⑤也！」

而后可以畜娈童也。　　不然，

异史氏曰：　　「人必室有侠女，

终老云。

猪，他就爱你的那个母猪。意指你爱娈童，娈童就要爱你的妻室。

为当时美男子，仕卫为大夫。南子当时把持卫国朝政，与宋公子朝私通，名声颇恶，故时人刺之。这里是说：你爱他这个公定公十四年》：「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娄猪，母猪，以喻卫灵公夫人南子，艾豭，公猪，比喻宋公子朝。朝子，遂以螟蛉为养子的代称。③信水——妇女月经的别称。④亦——原作「已」。⑤尔爱其艾豭，彼爱尔娄猪也——《左传·①字——旧称女子许嫁为「字」。②螟蛉——虫名，又叫桑虫。蜾蠃常负螟蛉之子去喂自己的动虫。而古人以为是代养螟蛉

游女如云，　　乘兴独邀。

舅家有仆来，　　招吴去。　　生见

有舅氏子吴生，　　邀同眺瞩。　　方至村外，

天，　　故求凤①未就也。　　会上元，

寻常不令游郊野。　　聘萧氏，　　未嫁而

十四入泮。　　母最爱之，

王子服，　　莒之罗店人，　　早孤。　　绝慧，

婴　宁

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母忧之。

快快遂返。至家，藏花枕底，

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

遗花地上，笑语自去。

武，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

绝代，竟忘顾忌。女过去数

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

当代访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

「君意亦复痴，此愿有何难遂？

其实，且求谋画。吴笑曰：

尉解，渐至研诘。生具吐

吴至榻前，生见之，泪下。吴就榻

默然不答。适吴生来，嘱密诘之。

投剂发表，忽忽若迷。母抚问所由，

醮禳，益剧，肌革锐减。医师诊视，

吴复来。

生问所谋，

吴绐之曰：「已

颜顿开，

食亦略进。

数日，

母大忧，

无所为计。

然自吴去后，

而探访既穷，

并无踪迹。

吴出告母，

不觉解颐。

物色女子里居。

得痊瘳，

成事在我。」

生闻之，

不然，拼以重赂，

但

计必允遂。

如其未字，

事固谐矣，

日就平复。

探视枕底花，

吴锐身自任而去。

生由此饮食渐加，

里。」

生又付嘱再四，

吴诡曰：

「西南山中，

去此可三十余

生喜溢眉宇，

问：「居何里？」

实告之，

无不谐者。」

姨妹行，

今尚待聘。

虽内戚有婚姻之嫌，

得之矣！我意为谁何人，

乃我姑氏女，

即君

怀梅袖中，　　负气自往，　　而家人不
三十里非遥，　　何必仰息他人？

吴。　　吴迄无耗，　　益怨恨之。　　转思
略与商榷，　　辄摇首不愿，　　惟日盼
悒悒不欢。　　母虑其复病，　　急为议婚；
吴支托，　　不肯赴召。　　生恚怒，
其人。　　怪吴不至，　　折柬招之。
虽枯，　　未便雕落。　　凝思把玩，　　如见

桃杏尤繁，　　间以修竹；
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　　墙内
见舍宇无多，　　皆茅屋，　　而意甚修雅。
花乱树中，　　隐隐有小里落。　　下山入村，
止有鸟道。　　遥望谷底，　　丛
空翠爽肌，　　寂无行人，
但望南山行去。　　约三十余里，　　乱山合沓，
知也。　　伶仃独步，　　无可问程，

桃杏尤繁，间以修竹；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空翠爽肌，寂无行人，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知也。伶仃独步，无可问程，

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吴。吴迄无耗，益怨恨之。转思略与商榷，辄摇首不愿，惟日盼母虑其复病，急为议婚；悒悒不欢。不肯赴召。吴支托，生恚怒，其人。怪吴不至，折柬招之。虽枯，未便雕落。如见凝思把玩，

即上元途中所遇也。

心骤喜。

遂不复瞥，

含笑拈花而入。

审视之，

花一朵，

俯首自瞥，

举头见生，

方伫听间，

一女郎由东而西，

执杏

其声娇细。

因据坐憩。

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

不敢遽入。

回顾对户，

有巨石滑洁，

意是园亭，

野鸟格磔其中。

何为？

得勿饥耶？」

生急起揖之，

答云：

「何处郎君，

闻自辰刻便来，

以至於今。

意将

忽一老妪扶杖出，

顾生曰：

面来窥，

似讶其不去者。

盈盈望断，

并忘饥渴。

时见女子露半

坐卧徘徊，

自朝至於日昃，

惧有讹误。

门内无人可问。

但念无以阶进，

欲呼姨氏，

而顾从无还往，

此渐近丽人，大喜，从媪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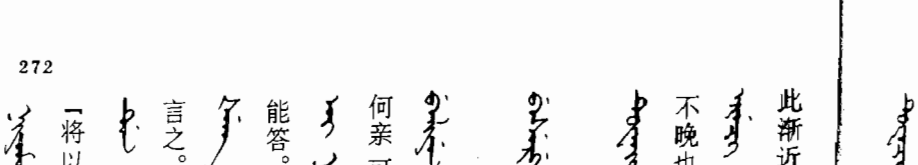
媪声而应。坐次，具展宗阀。

媪唤：「小荣！可速作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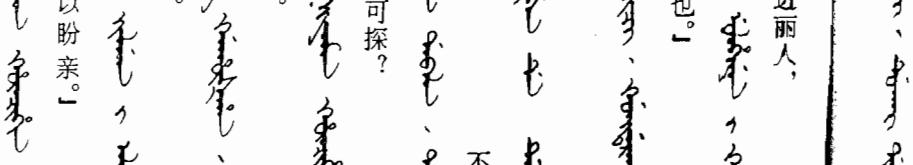
外有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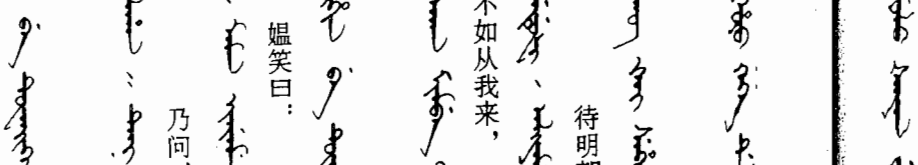
罔不洁泽。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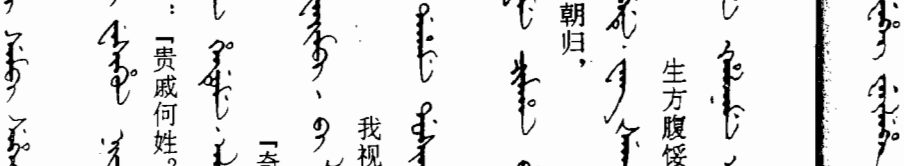
探入室中，茵籍几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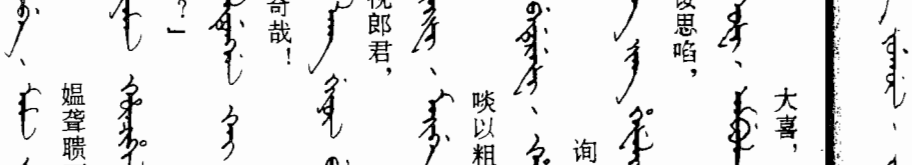
粉壁光明如镜，窗外海棠枝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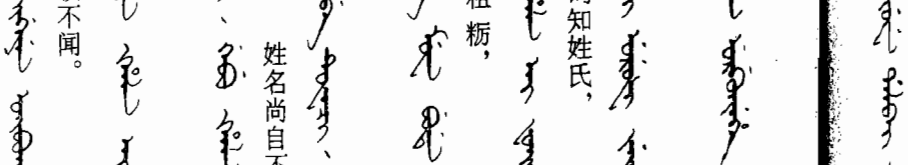
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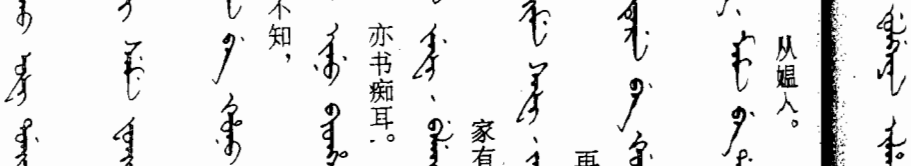
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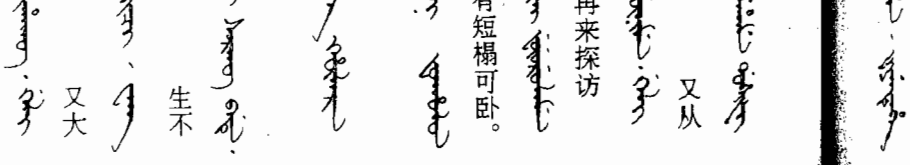
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



生方腹馁思啗，又从不晚也。」



待明朝归，再来探访



询知姓氏，



不如从我来，啖以粗粝，家有短榻可卧。

何亲可探？我视郎君，亦书痴耳。

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

言之。乃问：「贵戚何姓？」生不

「将以盼亲。」媪聋聩不闻。又大

遗我鞠养。颇亦不钝，但少教训，

亦为庶产。渠母改醮，

又无三尺男，遂至音问梗塞。

「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来以家婆贫，

「此来即为姨也。甥长成如许，尚不相识。」生曰：

「郎君外祖，莫姓吴否？」曰：「然。」媪惊曰：

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

笑不可遏。媪嗔目曰：「有客

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

媪曰：「婴宁！汝姨兄在此。」

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

已，婢来敛具。媪曰：「唤宁姑

未几，婢子具饭，雏尾盈握。媪劝餐

嬉不知愁。少顷，使来拜识。」

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

「小於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

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生曰：

「我言少教诲，此可见也。

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

「妹子年几何？」媪未能解。生又言之。

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

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

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

「视碧桃开未。」遽起，

女又大笑，顾婢曰：

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

生无语，目注婴宁，不暇他瞬。

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

何十七岁犹未聘耶？婴宁亦无姑家，

答云：「无之。」曰：「如甥才貌，

穿花小步，

闻树头苏苏有声，

舍后有小园，

可供消遣；

次日，

至舍后，

有书可读。」

果有园半亩，

细草铺毡，

杨花糁迳。

有草舍三楹，

花木四合其所。

宜留三五日，

迟迟送汝归。

如嫌幽闷，

为生安置。

曰：

「阿生来不易，

笑声始纵。

媪亦起，

唤婢袱被，

女接之，

曰：

「枯矣。何留之？」

曰：

乃出袖中花示之。

生俟其笑歇，

倚树不能行，

良久乃罢。

生扶之，

阴按其腕。

女笑又作，

方将及地，

失手而堕，

笑乃止。

女且下且笑，

不能自止。

狂笑欲堕。

生曰：

「勿尔！

堕矣！」

仰视，

则婴宁在上。

见生，

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折一巨捆负送之。」

女曰：「此大细事。」生曰：「妹子痴耶？」

凝思成疾，待兄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至戚何所靳惜？

女曰：「此大细事。」生曰：「妹子痴耶？」

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

自分化为异物，自上元相遇，

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问：「存之

「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

答以「园中共话」。

媪曰：「饭熟已久，

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

语未已，婢潜至，生惶恐遁去。

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

「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

「葭莩②之情，爱何待言。」生曰：

爱拈花人耳。」女曰：

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

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

「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

词掩之，因小语责女。女曰：

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生急以他

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

言未已，生大窘，

我共寝。」

有何长言，啁噍乃尔？」女曰：「大哥欲

请偕女同归。媪喜曰：「我有

生出门，适相值，便入告媪，且

凡历数村，始至於此。

吴忆襄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觅。

村中搜觅几遍，竟无踪兆。因往寻吴。

母待生久不归，始疑；

食方竟，家中人捉双卫③来寻生。先是，

生恨其痴，无术可以悟之。

能养冗人。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

始送之出，曰：「姨家田产充裕，

可便装束。」又饷家人酒食，

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

笑辄不辍？若不笑，当为全人。」

呼婴宁。宁笑至。媪曰：「有何喜，

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大好！」

志，匪伊朝夕。但贱躯不能远涉，

女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

我未有姊，何以得甥？」问女，

母曰：「前吴郎与儿言者，诈也。

惊问为谁，生以「姨女」对。

抵家，母睹妹丽，

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

为汝择一良匹。」二人遂发。

亦好事翁姑。即烦阿姨，

生然之。

吴极称怪事。

问所自知，

惆然久之。

忽曰：「此女名婴宁耶？」

女避入室。

吴询得故，

何得复？」

疑虑间，

吴生至，

又疑曰：「是矣！

然亡已多年，

因细诘面庞痣赘，

一一符合。

然殂谢已久，

那得复存？」

儿在褓中，

不能记忆。」

母曰：「我一姊，适奏氏良确。

母曰：「此女亦太憨生。」

吴请面之。

室中吃吃，

皆婴宁笑声。

将勿此耶？」

彼此疑参。

但闻

粘壁间，

狐遂携女去。

姑丈殁，

狐犹时来，

后求天师符，

绷卧床上，

家人皆见之。

祟於狐，

病瘠死。

狐生女名婴宁，

吴曰：「秦家姑去后，

姑夫鳏居，

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

诧叹而返。

吴忆姑葬处，

仿佛不远，

庐舍全无，

山花零落而已。

觇其异，

就便执柯。

寻至村所，

放声大笑。

满室妇女，

为之粲然。

吴请往

又面壁移时，

方出。

才一展拜，

翻然遽入，

母促令出，

始极力忍笑，

母入室，

女犹浓笑不顾。

争承迎之。

母择吉将为合卺，

狂而不损其媚，

人皆乐之。

邻女少妇，

但善笑，

禁之亦不可止。

然笑嫣然，

昧爽即来省问。

操女红④，精巧绝伦。

众莫之测。

母令与少女同寝止。

亦殊无悲意，

孜孜憨笑而已。

女略无骇意，

又吊其无家，

母疑其为鬼。

入告吴言，

辄 求诣母共话；

即解。 奴婢小过，

恐遭鞭楚，

每值母忧怒，

女至一笑，

而女殊密秘，

不肯道一语。

遂罢。 生以其憨痴，

恐泄漏房中隐事，

女笑极，

不能俯仰，

形影殊无少异。

至日， 使华妆行新妇礼；

而终恐为鬼物。

窃於日中窥之，

凝注倾倒。 女不避而笑。

辄呵之， 女卒不改。 一日， 西邻子见之，

母时遇见，

故邻西家。 女每攀登其上，

摘供簪玩。

无非花者。 庭后有木香一架，

购佳种， 数月， 阶砌藩溷，

物色遍戚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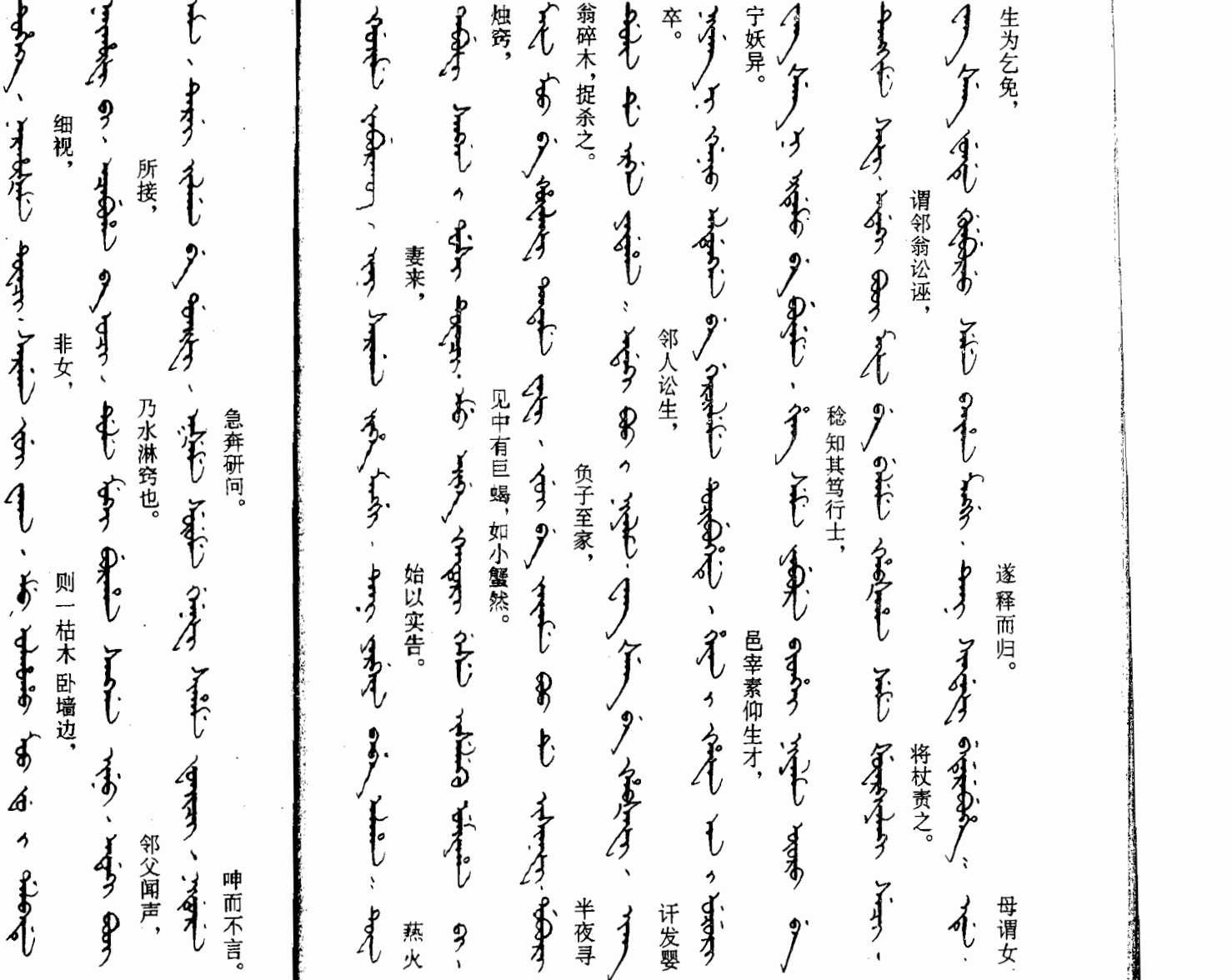
窃典金钗，

罪婢投见，

恒得免。 而爱花成癖，



急奔研问。
呻而不言。
所接，
乃水淋窍也。
邻父闻声，
细视，
非女，
则一枯木卧墙边，
锥刺，
痛彻於心，
大号而踣。
而往，
女果在焉。
就而淫之，
则阴如
西邻子谓示约处，
大悦。
乃昏
心益荡。
女指墙底，
笑而下。
西邻子谓女意 已属，



生为乞兔，
遂释而归。
母谓女
谓邻翁讼诬，
将杖责之。
稔知其笃行士，
邑宰素仰生才，
宁妖异。
邻人讼生，
讦发嬰
卒。
翁碎木，捉杀之。
负子至家，
半夜寻
烛窍，
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
始以实告。
妻来，
爇火

不复笑，　　虽故逗，　　亦终不笑，

「人罔不笑，　　但须有时。」　　而女由是竟

矢不复笑。　　母曰：

颜见威里！」　　女正色，

必逮妇女质公堂，　　我儿何

幸不牵累，　　设鹘突官宰，

喜而伏忧也。　　邑令神明，

曰：　　早知过

「憨狂尔尔，

所恃者惟君。　　老母岑寂山阿，

年，　　始有今日。　　妾又无兄弟，

母临去，　　以妾托鬼母，　　相依十余

或无妨乎？　　妾本狐产。

今日察姑及郎，　　皆过爱，　　无有异心，　　直告，

从日浅，　　言之恐致骇怪，

异之。　　女哽咽曰：　　「曩以相

然竟日未尝有戚容。　　一夕，对生零涕。

指视墓处，果得媪尸，肤革犹存。

女於荒烟错楚中，

女但言无虑。

生诺之，然虑坟冢迷於荒草。

女者，不忍溺弃。」

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

恨。君倘不惜烦费，

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

狐母留以视妾，每摄果饵相哺，

生问小荣。曰：「是亦狐，最黠。

「彼鬼也。生人多，阳气胜，何能久居？」

生恨不邀留。女曰：

女曰：「妾夜见之，嘱勿惊郎君耳。」

生梦媪来称谢，寤而述之。

寻秦氏墓，合葬焉。是夜，

女抚哭哀痛。舁归，

恶作剧，

其黠孰甚焉。

至凄恋鬼母，

似全无心肝者，

而墙下

亦大有母风云。

异史氏曰：

「观其孜孜憨笑，

不畏生人，

见人辄笑，

女逾年生一子，

在怀抱中，

拜扫无缺。

夫妻登秦墓，

由是岁值塞食，

云已嫁之。」

昨问母，

故德之，

常不去心。

人。

女红——同「女功」，指纺绩、刺绣等女工活。⑤解语花——唐玄宗称杨贵妃为「解语花」，后来因以「解语花」比喻聪敏的美子。②葭莩——芦苇中的薄膜，用以比喻疏远的亲戚。后泛称亲属为「葭莩」。后文「瓜葛」亦指亲戚。③卫——驴的代词。④求凤——求妻的代词。故事传说：汉代司马相如作《琴歌》向卓文君求婚，中有「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凤」的句

并无颜色矣。

若解语花⑤，

正嫌其作态耳。」

此一种，

则合欢、忘忧，

名「笑矣乎」。

嗅之，

则笑不可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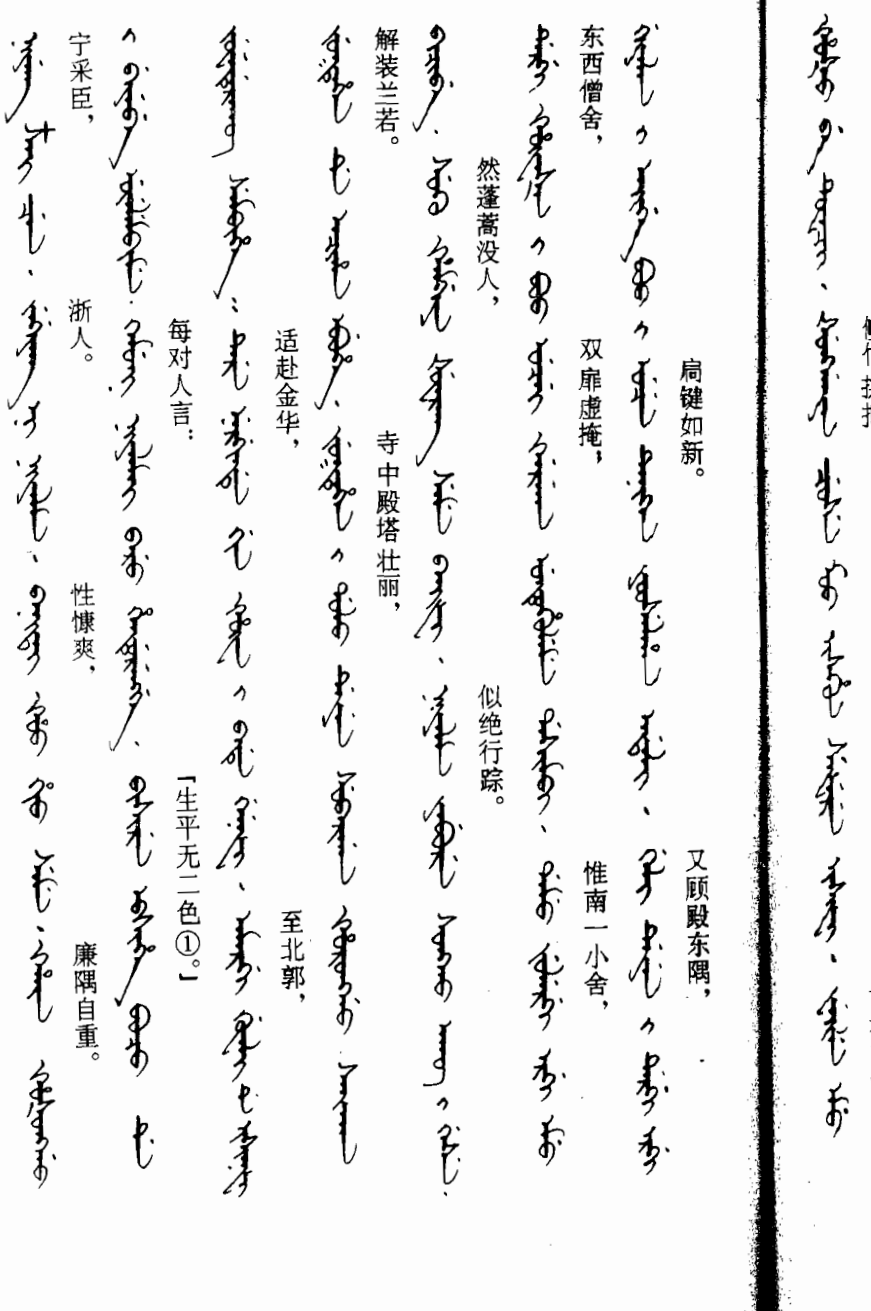
房中植

我婴宁殆隐於笑者矣。

窃闻山中有草，

反笑为哭，

聂小倩



扃键如新。

又顾殿东隅，

东西僧舍，

双扉虚掩，

惟南一小舍，

然蓬蒿没人，

似绝行踪。

解装兰若。

寺中殿塔壮丽，

下有巨池，

修竹拱把，

意乐其幽杳。

宁采臣，

浙人。

野藕已花。

性慷爽，

廉隅自重。

主，

仆亦侨居。

能甘荒落，

且告以意。

士人曰：

「此间无房

有士人来，

启南扉。

宁趋为礼，

遂散步以待僧归。

日暮，

城舍价昂，

思便留止，

会学使按临②，

自言：「秦人。」

语甚朴诚。

既而相对词竭，

而听其声音，

绝不类浙。

诘之。

宁疑为赴试诸生，

士人自言：「燕姓，

字赤霞。」

二人促膝毁廊，

各展姓字。

是夜，月明高洁，

清光似水，

藉藁代床，

支板作几，

为久客计。

旦晚惠教，

幸甚。」

宁喜，

矣。」妇曰：「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闻。

妇④曰：「小倩何久不至？」媪曰：「殆好至

骀背龙钟，偶语月下。

妇，可四十余，又一媪，衣褐绯，插蓬沓③，

微窥之。有见短墙外一小院落，

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

久不成寐。闻舍北喁喁，

遂拱别归寝。宁以新居，

「姥姥不相誉，更阿谁道好？」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也被摄魂去。」女曰：

「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幸不訾著短处。」又曰：

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悄来无迹响。

嫣笑曰：「背地不言人。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来，仿佛艳绝。

但意似戚戚。」妇曰：「婢子不宜好相识！」

廉耻道丧。」女曰：「夜无知物议，略一失足，我畏人言，燕好。」宁正容曰：「卿防惊问之。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急起审顾，则北院女子也。方将睡去，觉有人至寝所。寝不复听。又许时，始寂无声。宁意其邻人眷口，

诘旦，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拾金自言曰：「此汉，当是铁石。」寓於东厢，至夜暴亡。

宁掇掷庭墀，曰：「非义之物，污我囊橐！」女惭出，置褥上。乃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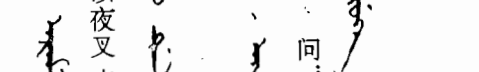
至户外，复返，以黄金一铤，当呼南舍生知。」女惧，不然，若复有词。

宁叱：「速去！」女逡巡，宁又咄之。女乃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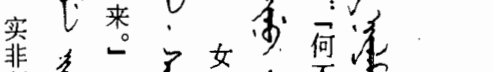
者。」

未有刚肠如君者。君诚圣贤，谓宁曰：「妾阅人多矣，颇不在意。宵分，女子复至，宁质之，燕以为魅。宁素抗直，一仆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归，细细有血出。俱莫知故。经宿，足心有小孔，如锥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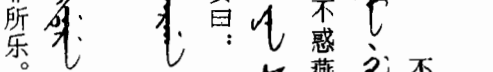
也，不敢近。」问：「迷人若何？」



问：「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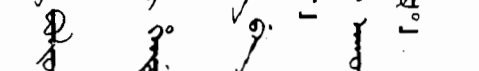
女曰：「与燕生同室，可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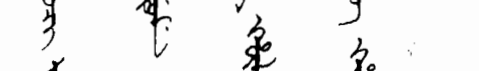
恐当以夜叉来。」宁骇求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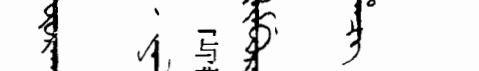
实非所乐。今寺中无可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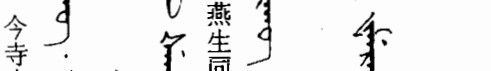
胁，役贱务。觑颜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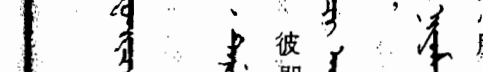
十八夭殂，葬寺侧。辄被妖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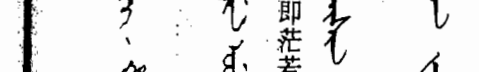
妾不敢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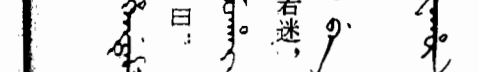
求岸不得。郎君义气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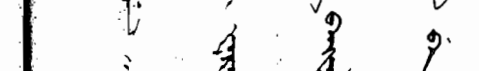
临别，泣曰：「妾坠玄⑤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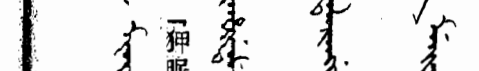
问戒备之期。答以「明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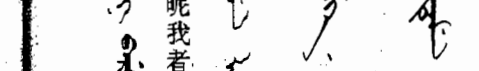
凡以投时好耳。」宁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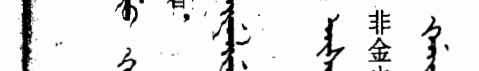
能截取人心肝。二者，



又惑以金，非金也，乃罗刹鬼骨，留之，



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



曰：「狎昵我者，隐以锥刺其足，



姓聂氏，小倩，

留意察燕。

既约同宿，

辰后具酒馔，

早诣邀致。

纷然而灭。

明日，恐燕生他出，

言已，出门，

是也。」

因问葬处。

曰：「但记

取白杨之上有乌巢者，

宁毅然诺之。

不啻再造。」

归葬安宅，

必能拔生救苦。

倘肯襄妾朽骨，

箱箧置窗上，

就枕移时，

鼾如雷吼。

受教。

既而各寝。

燕以

违之，

两俱不利。」

宁谨

难以遽白。

幸勿翻窥箧袱，

倾风良切。

要有微衷，

移榻从之，

嘱曰：

「仆知足下丈夫，

强携卧具来。

燕不得已，

辞以性癖耽寂。

宁不听，

检取一物，对月嗅视，

燕觉而起，宁伪睡以觇之。

欻然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

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棂，

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

目光睒闪。宁惧，

窗外隐隐有人影。俄而近窗来窥，

宁不能寐。近一更许，

虽然，亦伤。」问：「所缄何物？」曰：「剑也。

若非石棂，妖当立毙；

「既相知爱，何敢深隐。我，剑客也。

因起问之，且以所见告。燕曰：

致坏篋子。」遂复卧。宁大奇之，

自语曰：「何物老魅，直尔大胆，

已而数重包亘，仍置破篋中。

白光晶莹，长可二寸，径韭叶许。

「此剑袋也。宝藏，

情义殷渥。以破革囊赠宁曰：

谋既就，趣装欲归。燕生设祖帐，

果有白杨，乌巢其颠。追昔

遂出寺北，见荒坟累累，

重燕。明日，视窗外，有血迹。

慨出相示，茨茨然一小剑也。於是益厚

适嗅之，有妖气。」宁欲观之。

葬近蜗居，歌哭相闻，

祭而祝曰：「伶俜孤魂，

宁斋临野，因营坟，葬诸斋外。

骨，敛以衣衾，赁舟而归。

宁乃托有妹葬此，发掘女

然君犹富贵中人，非道中人也。」

曰：「如君信义刚直，可以为此。

可远魑魅。」宁欲从授其术。

足翘细笋，　　白昼端相，　　娇艳尤

审谛之，　　肌映流霞，

请从归，　　拜识嫜姑，　　媵御无悔。」

「君信义，　　十死不足以报。

回顾，　　则小倩也。　　欢喜谢曰：

祝毕而返。　　后有人呼曰：　　「缓待同行！」

殊不清旨，　　幸不为嫌！」

庶不见凌⑥於雄鬼。　　一瓯浆水饮，

泽被发肤。　　愿执箕帚，

飘然一身，　　远父母兄弟。　　蒙公子露覆，

母惊顾不遑。　　女谓母曰：　　「几

拜伏地下。　　宁曰：　　「此小倩也。」

恐所惊骇。　　言次，　　女已翩然入，

妻久病，　　母戒勿言，

先入白母。　　母愕然。　　时宁

绝。　　遂与俱至斋中。　　嘱坐少待，

允之。

即欲拜嫂。

母辞以病，

依高堂，

奉晨昏，

如何？」

母怜其诚，

泉下人，既不见信於老母，

请以兄事，

偶。」

女曰：

「儿实无二心。

用承桃绪，

不敢令有鬼

老身喜不可已。

但生平止此儿，

始敢与言，

曰：

「小娘子

惠顾吾儿，

以报高义。」

母见其绰约可爱，

良以此故。」

宁已悟为革囊，

中剑气畏人。

向道途之不奉见者，

似有所惧。

生呼之。

女曰：

「室

过斋欲入，却退，

徘徊户外，

女窥知母意，

即竟去。

日暮，

母畏惧之，

辞使归寝，不为设床褥。

入房穿户，

似熟居者。

乃止。

女即入厨下，

代母尸爨⑦。

宁曰：「斋中别无床寝，旦兄妹⑨亦宜远
惭然曰：「异域孤魂，殊怯荒墓。」
又坐，默然。二更向尽，不言去。宁促之。
正之。」宁诺。
今强半遗亡，浼求一卷，夜暇就兄
妾少诵《楞严经》⑧，
移时，殊不一语。久之，问：「夜读否？
取悬他室。女乃入，就烛下坐。

始惨然去。先是，宁妻病废，
辄过斋头，就烛诵经。觉宁将寝，
不曲承母志。黄昏告退，
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
又惧母嗔。女朝旦朝母，
涉阶而没。宁窃怜之，欲留宿别榻，
足倥偬而懒步，从容出门，
嫌。」女起，容颊蹙而欲啼，

然恐於子不利。

女微窺

ᠮᠠᠨᠳᠠᠯᠠ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ᠪᠠᠢᠨ᠎ᠠ᠂ ᠭᠡᠪᠡᠴᠦ ᠬᠤᠤᠭᠠᠨ ᠳᠤ ᠬᠣᠤᠷᠠᠯ ᠦᠭᠡᠢ ᠪᠣᠯᠤᠨ᠎ᠠ᠃

无何，宁妻亡。

母阴有纳女意，

ᠡᠬᠡᠨᠢ ᠦᠭᠡ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ᠭᠡᠷ᠎ᠡ ᠡᠴᠡ ᠭᠠᠷᠴᠤ ᠢᠷᠡᠪᠡ᠃ ᠡᠴᠡ ᠪᠠᠢᠰᠢ ᠬᠤᠤᠭᠠᠨ ᠳᠤ ᠬᠣᠤᠷᠠᠯ ᠦᠭᠡ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ᠭᠡᠷ᠎ᠡ ᠡᠴᠡ ᠭᠠᠷᠴᠤ ᠢᠷᠡᠪᠡ᠃

爱之，讳言其鬼，

人亦不知辨也。

ᠬᠠᠢᠷᠯ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ᠠ᠂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半年，渐啜稀酏。

母子皆溺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女初来，未尝食饮；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去，留与同卧起。

竟忘其为鬼，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如己出，

不忍晚令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逸甚，

心德⑩之。

日渐稔，

亲爱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ᠬᠤᠤᠷᠠᠯ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母劬不可堪，

自得女，

郎君注福籍，

有亢宗子三，

ᠮᠠᠨᠳᠠᠯᠠ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ᠪᠠᠢᠨ᠎ᠠ᠂ ᠭᠡᠪᠡᠴᠦ ᠬᠤᠤᠭᠠᠨ ᠳᠤ ᠬᠣᠤᠷᠠᠯ ᠦᠭᠡ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ᠭᠡᠷ᠎ᠡ ᠡᠴᠡ ᠭᠠᠷᠴᠤ ᠢᠷᠡᠪᠡ᠃ ᠡᠴᠡ ᠪᠠᠢᠰᠢ ᠬᠤᠤᠭᠠᠨ ᠳᠤ ᠬᠣᠤᠷᠠᠯ ᠦᠭᠡᠢ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ᠬᠤᠤᠭᠠᠨ ᠨᠢ ᠭᠡᠷ᠎ᠡ ᠡᠴᠡ ᠭᠠᠷᠴᠤ ᠢᠷᠡᠪᠡ᠃

女曰：「子女惟天所授。

母亦知其无恶，

但惧不能延宗嗣。

数年，

借博封诰，

以光泉壤。」

明磊落，

为天人所钦瞩，

实欲依赞三

故从郎君来。

区区无他意，

止以公子光

当知儿肝隔。

为不欲祸行人，

之，

乘间告母曰：

「居年余，

得者藏什袭以为荣。

女善画兰梅，

辄以尽幅酬答，

咸执贽以贺，

争拜识之。

鬼，

疑为仙。

由是五党诸内眷，

妆出，

一堂尽眙，

反不疑其

母信之，

与子议。

宁喜，

因列筵告戚党。

不以鬼妻而遂夺也。」

宁果携革囊来。

女反复审视，曰：

恐旦晚寻及也。」

无停息。

意金华妖物，

恨妾远遁，

宁诘其意。

曰：「三日来，

心怔忡

当不复畏，

宜取挂床头。」

故缄置他所。」

曰：「妾受生气已久，

忽问：「革囊何在？」

一日，俯颈窗前，

曰：「以卿畏之，

怊怅若失。

至门，却步，逡巡久之，

叉状，电目血口，睒闪攫拿而前。

女惊匿夹幕间。宁视之，物如夜叉今日视之，乃悬之。

敝败至此，不知杀人几何许。

次日，又命移悬户上。夜对烛坐，约宁勿寝。

欻有一物，如飞鸟坠。肌犹栗悚。」

「此剑仙将盛人者也。

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数斗而已。

后数年，宁果登进士。

「无恙矣！」共视囊中，清水

宁骇诧。女亦出，大喜曰：

声遂寂然，囊亦屯缩如故。

合簧，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

似将爪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

渐至革囊，以爪摘取，

皆仕进，有声。

⑪亦——原文作「以」。意为陈列肴馔。⑧《楞严经》——佛经名。佛教认为，熟读此经，可以安心养性。⑨妹——原文作「弟」。⑩德——原文作「得」。喻苦难无边。⑥凌——原作「陵」。⑦尸饔——语出《诗经·小雅·祈父》：「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意为料理饮食。此处「尸」——原文脱，补之。⑤玄——原作「[illegible]」，避康熙讳，据音译之语也。今改用本字。「玄海」，佛教语，指苦海，比「旨」。④妇——①不二色——指男子不娶妾，无外遇。②案临——科举时代，学使赴各府举行岁试和科试，叫做「案临」。③沓——原作

投刺相谒，呼「庚兄、庚弟」，此鬼尤多云。

楚人以同岁生为同年，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必再有毒死者，始代。即为水莽鬼。

俗传此鬼不得轮回，误食之，立死，花紫类扁豆。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

水莽草

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后出，急止客，便唤：「三娘！可将好茶一杯来！」不类茶茗。置不饮，起而出。嫒给奉甚殷。嗅之，有异味，趋之。嫒承迎入棚，张棚施饮，俄见道旁一嫒，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饮。子侄呼「庚伯」，习俗然也。

妾犹在此也。」生求茶叶一撮，门户。女云：「郎暮来，生益惑。略诘脱指环一枚。女赧颊微笑，吸尽再索。戏媪出，戏捉纤腕，嗅其茶，芳烈无伦。晶莹鉴影。生受盏神驰，年约十四五，姿容艳绝，指环臂钏，

「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确符，

述女子情状。某悬想曰：

验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环，

且为奈何？」生大惧，出茶

此水莽鬼也。是不可救。

先君死於是，

以情告某。某骇曰：「殆矣！

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

并藏指环而去。至同年家，

故靳不与。某忿而退，以告生。

生将代女死，

实告以情，长跪哀恳。寇以

煮服可痊。某急诣寇所，

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档，

误食水莽而死，必此为魅。」

夙有艳名。数年前，

问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

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入。

恤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

母留孤自哺，半年改醮去。

能守柏舟节②，

葬①之。遗一子，甫周岁。妻不

将至家门而卒。母号涕

生！」生亦切齿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

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

死后，欲寻三娘，儿往，而不知其处。

曰：「寇氏坐听儿死，儿甚恨之。

母其勿悲。」母问：「儿妇何人？」

已有家室，即同来分母劳。

故来奉晨昏耳。儿虽死，

答云：「儿地下闻母哭，甚怆於怀，

母大骇，挥涕问之。

然承顺殊怜人。

生便遣三娘操作。

三娘雅不习惯，

生人，

母视之，情怀差慰。

生曰：

「此寇三娘也。」

虽非

入，华妆艳丽，

伏地拜母。

相得，

颇无苦。」

移时，门外一女子

驰去，

强捉之来。

今为儿妇，

亦

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

儿

又何厌贫？

且祝郎母子，

情义拳拳，

悼。

女曰：

「人已鬼，

媪视生家良贫，

意甚忧

相向哭，

失声。

女劝止之。

闻而大骇，

命车疾至。

视之，果三娘，

而母承女意，

卒告之。

寇家翁媪，

生意勿告，

由此居故室，

遂留不去。

女请母告诸其家。

之。凄心。

既归，即遣两婢来，为之服

代母执炊，媪视供翁媪。

心？」

生乃投拜。女便入厨下，

「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复何

已生於郡城卖浆者之家。」因顾生曰：

故求儿助之耳。今

曰：「彼倪姓，自惭不能惑行人，

儿固已安之矣。」因问：「茶媪谁也？」

死而复苏，相传为异。

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

营备臻至。然生终未尝至翁家。

则飘然自归。翁乃代生起夏屋，

宜早送儿还。」或故稽之，

归宁。居数日，辄曰：「家中无人，

送，小阜祝母矣。

役，金百斤、布帛数十匹，寇亦时招

酒蔵不时馈

母死。

生夫妇亦哀毁，

辄有效。

积十余年，

由是中毒者，

往往具丰筵，

祷其处，

且儿事母最乐，

不愿生也。」

方将尽驱除之，

何屑为此？

「汝何不取人以自代？」

曰：

「儿深恨此等辈，

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

母曰：

生曰：

「是我活之也。

彼为李九所害，

往来不绝矣。

至是，

遂以孙女妻其子，

遂命驾其家，

数月而殁。

也。

又二年余，

为儿娶妇。

教以礼义而已。

但不对客，

惟命儿缞麻跣踊，

一日，

谓子曰：

订翁婿焉。

后闻祝生③之异，

先是，任公妾生女，

妇，

任侍郎之孙女

葬母后，

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门，遂不复见。

亦如生言。

是日，寇家见女来，媪泣挽留。

子及妇皆泣拜，拜别翁媪，瞬息而渺。

夫妻盛装出，同登一舆。

驾黄幰车，马四股皆鳞甲。

今行矣。」俄见庭下有四马，策为「四浇牧龙君」。

「上帝以我有功人世，

媳三娘为寇氏女。故知以「祝生之异」为是。

诗以自誓。后因称妇丧夫为「柏舟之痛」，夫死不嫁为「柏舟之节」。③生——原作「女」。按：祝家有子（即祝生）而无女，儿

①葬——原作「送」。②柏舟之节——《诗经·鄘风》有《柏舟》篇，其小序谓卫世子共伯早死，父母欲迫其妻共姜改嫁，姜作

以三娘体骨与生合葬焉。

其子名鹗，字离尘，请诸寇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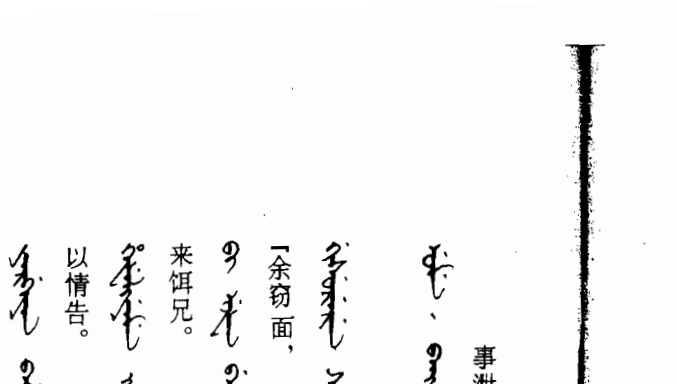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五

张诚

豫人张氏者，其先齐人。靖难①兵起，张常客豫，遂家焉。齐大乱，妻为兵掠去。又娶继室，生子诚。继室娶於豫，无何，妻卒，生子讷。讷以恶草具，使樵，日责柴一肩，不可堪。无则牛氏悍，每嫉讷，奴畜之，讷不忍兄劬，隐蓄甘脆饵诚，诚渐长，性孝友，使从塾师读。钻楚诟诅，母弗听。阴劝母，母验大风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馁，遂负薪归。母验一日，讷入山樵，未终，值大风雨，

事泄累弟。

且日一啖，



饷弟曰：

「后勿复然，

「余窃面，

倩邻妇为之。

但食勿言也。」

来饵兄。

兄问所自来。

曰：

以情告。

诚愀然便去。

移时，

「病乎？」

曰：「饿耳。」

室僵卧。

诚自塾中来，

见兄嗒然，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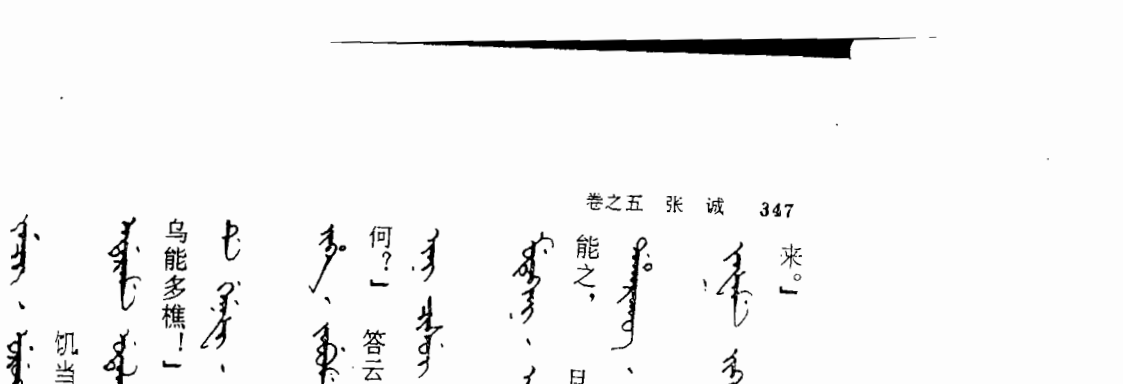
之少，

怒不与食。

饥火烧心，

来。」

兄近止之，



见其指已破，

以手足断柴助兄，

且云：「明日当以斧

能之，

且犹不可。」

於是速之归。

诚不听，

兄曰：

「无论弟不能樵，

纵或

何？」

答云：「将助樵采。」

问：「谁之遣？」

曰：「我自来耳。」

至兄樵处。

兄见之，

惊问：

「将作

乌能多樵！」

次日食后，

窃赴山，

饥当不死。」

诚曰：

「兄故弱，

明日，怀斧又去。兄骇曰：「我固谓「不听吾言，遭笞责矣。」诚笑云：「无之。」业夏楚②之。」归谓诚曰：山中虎狼恶。」师言：「午前不知所往，诣塾，骗其师曰：「吾弟幼，宜闲之。兄送之半途，方复回樵。既归，自到死！」诚乃归。悲曰：「汝不速归，我即以斧履已穿，

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寻虎负人行缓，为讷追及，欻有虎至。众惧而伏。虎竟衔诚去。一日，与数人樵山中，贤，遂不之禁。兄屡止之，终不听。不辞而返。师又责之，乃实告之。师叹其汗交颐不休。约足一束，手汹来，何复尔？」诚不应，刈薪且急，

「母勿烦恼。弟死，我定不生！」

置榻上，

「汝杀吾儿，欲劓颈以塞责耶？」

讷呻云：

裂之衣而约之，

群扶以归。

母哭骂曰：

哭益悲。

众骇，

血溢如涌，

眩瞀滨绝。

入肉者已寸许，

众急救之，

况为我死，

我何生为！」

遂以斧自刭其项。

曰：「吾弟，

非犹夫人之弟，

众慰解之，

痛哭而返，

逐，

见一皂衫人，

自城中出。

遂返身导讷去。

至一都会，

因问弟所。

巫言不闻。

讷途遇之，

细诉曩苦，

三日而毙。

村中有巫走无常③者，

牛辄诟责。

讷遂不食，

父恐其亦死，

时就榻少啁之，

创痛不能眠，

惟昼夜倚壁坐哭。

迄无知者。忽共哗，言菩萨至。仰见空中，往来憧憧，亦有故识，就问，强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路属我，何得差速！」皂衫人曰：「此并无犯而张者。巫疑在他牒，巫要遮代问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捡牒审顾，

其细如尘。俄而雾收光敛，遂失所菩萨以杨枝，遍洒甘露便捽讷跪。众鬼因纷纷籍籍，合掌齐诵拔诸苦恼。今适值之。」福哉！菩萨几千年一入冥司，顿觉世界通明，巫贺曰：「大郎有有伟人，毫光彻上下，

如不可见，
终此身勿望返也。
拜父曰：
「行将穿云入海往寻弟，
愿父犹以儿为死。」
翁引空处与泣，
讷乃去。
途中资斧无敢留之。
遇见十余骑达金陵，
逾年，
丐而行。
每於冲衢访弟耗。
走避路侧。
伛偻道上。
悬鹑④百结，
断绝，
后一少年腾踔前后。
内一人如官长，年四十已来，
过，

健卒怒马，
撰造之诬，
反诟骂之。
讷负屈，无以自伸，
自力起，
良瘥。
而摸创痕，
巫仍导与俱归。
望见里门，
斧处不复作痛。
讷觉颈上沾露，
始别而去。
豁然竟苏，
讷死二日，
悉述所遇，
母以为谓诚不死。
在。

官长命脱骑载讷，
连辔归诸其家，

骑者并下，
问故，
以白官长。

一至於此？」
讷言其情，
诚益悲。

失声。
诚亦哭曰：
「兄何漂落，

诚也。
握手大痛，

忽下马呼曰：
「非吾兄耶？」
讷举首审视，

未敢仰视。
少年停鞭少驻。

乘小驷，
频顾讷。
讷以其贵公子，

千户无长君，
千户人。

诚具为兄告。
言次，

子之。
盖适从游瞩也。

又药敷伤处，
数日始痊。

则相去已远。
因载与俱归。

见其貌文，

怜而抚之，
渐苏。
言其里居，

适千户自都中来，
过之，

不知何时置路侧，
卧途中竟宿。

始详诘之。

初，虎衔诚去，

何故迁豫？」

讷曰：「前母被兵掠去，属东昌辖。」

贵里何属？」

惊曰：「我同乡也！

流寓於豫。」

答曰：「曾闻父言，

千户曰：「亦齐人。

讷曰：「无有。父少齐人，

千户问：「贵族在豫，几何丁壮？」

捧帛衣出，

进兄，乃置酒燕叙。

讷拜谢不已。

诚入内，

「此汝弟也。」讷兄弟莫能解。太

曰：「然。」太夫人大哭，谓千户曰：

拜已，问讷曰：

「汝是张炳之之孙耶？」

疾趋入内。无何，太夫人出。共罗

千户瞠而视之，俯首若疑，

又惊问：「群家尊何名？」讷告之。

西道，往来颇稔，故止焉。」

父遭兵燹，荡无家产。先贾於

否则析之。

太夫人恐不见容。

千户曰：「能容则共之，天下岂有无父之国？」

尽悉离散端由，

将作归计。

千户得两弟，甚欢，与同卧处，最少，讷年二十，则伯而仲矣。

乃以齿序：千户四十有一，为长；诚十六，想幼稚不忆耳。」

言齐人，

千户曰：「襄问诚，诚未尝

「汝以弟为子，折福死矣！」

何知汝父西迁哉！」乃谓千户曰：

屡遣人至齐，殊无所觅耗，

念乡井，遂出籍，复故谱。

迁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

又半年，指挥死，汝兄以父荫，

身属某指挥，半年，生汝兄；

夫人曰：「我适汝父三年，流离北去，

辍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

又告以千户母子至。翁

喜极，不复作言，潸潸以涕。

暴喜，恍恍以惊；又觇诚，

块然一老鳏，形影自吊。忽见讷入，

父自讷去，妻亦寻卒，

既抵里，讷及诚先驰报父。

於是鬻宅办装，刻日西发。

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

马腾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千户出资，建楼阁，延师教两弟。

方知已死，号嘶气绝，食倾始苏。

媪婢厮卒，诚不见母，问之，

内外盈塞，坐立不知所为。

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见

蚩蚩以立。未几，千户入，拜已，

喜出不意，　　无从之涕，

千户堕。　　一门团圆，　　惊出不意，

转增一兄，　　又益一悲，　　则为

及兄弟猝遇，　　则喜而亦堕。

「天道愦愦如此！　　於是一堕。

至虎衔诚去，　　不禁狂呼曰：

慨然曰：「王览⑤固再见乎！」　　於是一堕。

十余岁童子，　　斧薪助兄，

名扬一时，被后人称为典范。

待祥甚虐，览年数岁，见祥受楚挞，辄涕泣而上前抱住，不让母亲打，其母乃少止。虽如此，祥事继母笃孝。兄弟俩皆以孝友以「悬鹑」形容衣服破烂。北周庾信《拟连珠》：「盖闻悬鹑百结，知命不忧。」⑤王览——晋人，为王祥的异母弟。继母朱氏教学的体罚工具。③无常——建信说法，说人死时勾摄生魂的使者叫「无常」。④悬鹑——鹌鹑毛斑尾秃，像褴褛的衣服，因役」。经过四年内战，燕王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取政权，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②夏楚——夏，榎木；楚，荆条。古时常用作

①靖难——明建文帝用齐泰、黄子澄之谋，削夺诸藩。燕王棣反，指齐、黄为奸臣，起兵入清君侧，号曰「靖难」，史称「靖难之

亦有善涕　　如某者否？」

则为翁堕也。　　不知后世，

雄来，吾有利剑，尚当开门
不畏鬼狐耶？」笑答云：「丈夫何畏鬼狐？
东邻生偶至，戏曰：「君独居，
馆於红花埠。余时，坚坐而已。
桑为人，静穆自喜，日再出，就食东邻，
桑生，名晓，字子明，沂州人。少孤，

莲香

生顿悟其假，遂安居如初。
邻生鼓掌曰：「何不开门纳之？」
生述所见，且告将归。
巡自去。邻生早至生斋，
生大惧，齿震震有声。妓逡
生窥问其谁，妓自言为鬼。
梯妓於垣而过之，弹指叩扉。
纳之。」邻生归，与友谋，

一女子翩然入。

生意其莲香，

一夕，

独坐凝思，

绸缪甚至。

自此三五日辄一至。

埠上青楼②故多，

信之。

息烛登床，

曰：「妾莲香，

西家妓女。」

则倾国①之姝。

惊问所来。

生意友人之复戏也，

启户延入，

积半年，

一女子夜 来扣斋。

曰：「幼质单寒，

夜蒙霜露，

冷如冰，问：

「何凉也？」

幸赐垂盼。」

生喜，

握其手，

姓李氏。

慕君高雅，

疑为狐。

女曰：

「妾良家女，

行步之间，

若还若往。

大愕，

十五六，

举袖垂鬟，

风流秀曼，

逆与语。

觑面殊非，

年仅

君秘勿泄。

彼来，我往，

「谨当避之。

妾不与院中人等，

止一邻娼，

顾亦不常至。」

女曰：

房中得无有人否？」

生云：「无他，

不嫌鄙陋，

愿常侍枕席。

一朝失守。

蒇蕤之质，

女曰：「妾为情缘，

那得不尔。」

既而罗襦衿解，

俨然处子。

异而诘之。

自此每出履，

女飘然忽至，

越夕无人，

翘翘如解结锥，

然有人，

慎无弄

弄之，

鸡鸣欲去，

则女必应念而至。

遂相款昵。

便出审玩。

心甚悦之。

受而视之，

也！」

足寄思慕。

赠绣履一钩，

曰：

「此妾下体所著，

彼往，

我来，

可耳。」

曰：「可称两绝。但莲卿
李笑曰：「君视妾何如莲香美？」
因以所约告。
问：「君情人何久不至？」
李来恒无虚夕。
相约十日。
去后，
生言：「不自觉。」莲便告别，
来，惊云：「郎何神气萧索？」
笑曰：「适当其时耳。」一夜，莲香

生询其故。曰：「妾以神气
十日不见，何益惫损？保无他遇否？」
洽。及寝，大骇曰：「殆矣！
之。次夜，莲香果至，笑语甚
乃屈指计，十日之期已满，嘱勿漏，将窃窥
妾定不及。」因而不欢。
谓双美，对妾云尔，渠必月殿仙人，
肌肤温和。」李变色曰：「君

或谓卿狐者。」

莲极问是谁之云。

逾夕，

戏莲香曰：

「余固不信，

生疑其妒，

漫应之。

果狐也。

去，

吾尾之，

南山而穴居。」

间无此佳人，

「窥莲香何似？」

曰：

「美矣。

妾固疑世

鬼证也。」

次夜，

李来，

生问：

验之，

脉析析如乱丝，

生力白其无，

莲诘益力。

宁皆狐盅死耶？

虽然，

必有议我者。」

甚於狐者矣。

天下痨尸瘵鬼，

纵狐何害？

设旦旦而伐之，

人有

房后，

三日精气可复，

是以可惧。」

莲曰：

「不然。

如君之年，

「狐何异於人？」

曰：

「惑之者，

病，

甚则死。

笑曰：

「我自戏卿。」

莲曰：

冥路近矣！」

生意其妒，

「君殆矣！

是真鬼物！

昵其美而不速绝，

明宵当如渠之窥妾者。」

急亡去。

莲入曰：

李至，

裁三数语，

闻窗外嗽声，

是夜，

得勿非人乎？

君勿言，

「我固怪君惫也，

然何遽至此？

生不得已，

泄之。

莲曰：

心德之，

然终不信为鬼病。

洞下两三行，

觉脏腑清虚，

精神顿爽。

果出刀圭③药啖生。

顷刻，

请同榻，

以俟痊可。」

次夜，

幸病蒂犹浅，

十日，

恙当已。

明日当携药饵，

为君一除阴毒。

然不忍视君死。

戮不语。

莲曰：「固知君不能忘情，

「君必欲死耶？」

生笑曰：

「卿何相妒之深？」

莲香至，

知李复来，

怒曰：

乃詈。

隔宿，

妾不来矣！」

遂呜呜饮泣。

生百词慰解，

感君听也！

若不绝之，

李结舌良久，

曰：

「必淫狐之

乃有谓卿鬼者。」

李稍悸。

数日隔绝，

李忽至。

及闭户挑灯，

辄捉履倾想。

生谬应之。

欲别，

肤革充盈。

生欲与合，

数日后，

辄拒之。

莲夜夜同衾偎生。

请勿为怼，

情好在我。」

颇有怨色。

生曰：「彼连宵为我作巫医，

殷殷嘱绝李，

拂然迳去。

由是李夙夜必偕。

生托词以戏曰：

「彼云，

妾为君除之，

莲益怒曰：

「君种死根，

之言，

一至於此！」

言讫而瞑。

始疑李。

因谓李曰：

「吾悔不听莲香

生至是，

邻生见其病惫，

因循数日，

欲为就养，

日渐羸瘠，

约两月余，

觉大困顿。

由是李夙夜必偕。

留之不可，

当视君於卧榻中！」

何以自解？

君迷不悟。

为狐祟耳。」

莲乃叹曰：

「诚如君言，

请从此辞。

百日后，

万一不虞，

妾百口

前日之疾，

不妒者，

将复如何？」

言讫而瞑。

生至是，

尚恋恋不忍遽去。

日遣馆童馈给饮食。

惟饮馠粥一瓯。

沉绵不可复起。

初犹自宽解，

实无救法。

姑来永决，

但求拯救。

病人膏肓，

莲曰：

思莲香如望岁。

一日，

方凝想间，

我岂妄哉！」

自言知罪，

生哽咽良久，

自是遂绝。

生羸卧空斋，

则莲香也。

临榻哂曰：

「田舍郎，

忽有搴帘入者，

移时复苏，

张目四顾，

则李已去。

阿姨面相质。

李不能答，

莲笑曰：

「妾今始得与

不知所出。

生责数之，

返身欲遁。

莲以身蔽门，

李窘急，

李女欻入，

猝见莲香，

莲搜得履，

持就灯前，

反覆展玩。

「枕底一物，

烦代碎之。」

以明非妒。」

生大悲曰：

曩谓郎君旧疾，

与郎偕好，
妾之愿也；
致郎於死，
已死春蚕，
遣丝未尽④。
」
李投地陨泣，
乞垂怜救。
」
莲扶起，
细诘生平。
李通判女，
瘥於墙外。
」
曰：「妾，
早夭，
乃以爱结仇耶？」
佳丽如此，
今竟何如？」
李俯首谢过。
莲曰：
未必非妾致，

莲曰：「是采补⑤者流，
何术独否？」
「狐能死人，
而况於鬼！」
人且不堪，
李问：
并无乐趣。
莲曰：
夜夜为之，
如乐也，
泉下少年郎岂少哉！」
「痴哉！
然否？」
曰：
「不然。
两鬼相逢，
「闻鬼
物利人死，
以死后可常聚，
良非素心。」
莲曰：

投之无不苏者。

「恐郎强健，

「何以处郎君者？」

李赧颜逊谢。

始知狐鬼皆真。

幸习常见惯，

以阴气盛也。」

生闻其语，

不觉失声大痛。

莲顾问：

断无不害人之鬼，

颇不为骇。

但念残息如丝，

妾非其类。

故世有不害人之狐，

然症何由得，

仍以

物料始备，

瘵蛊至死，

别后采药三山⑦，

凡三阅月，

莲解囊出药，

曰：「妾早知有今，

敢靦然人世耶！」

得无负郎君，

便当埋首地下，

李敛衽⑥曰：

「如有医国手，

使妾

醋娘子要食扬梅也。」

遂以丸纳生吻，

转促逼之。

莲曰：「此平时熟技，

今何吝焉？」

李益渐，

俯仰若无所容。

惟履耶？」

莲曰：「妹所得意，

俯首转侧，

而视其履。

我以丸进，

烦接口而唾之。」

李晕生颐颊，

问：「何需？」

曰：「樱口中一点香唾耳。

何引，

不得不转求效力。」

尚须调摄，

就食非计，

彷⑧徨别去。

莲以新瘥，

焕发。

莲曰：「愈矣！」

李听鸡鸣，

生觉丹田火热，

精神

复纳一丸，

乃自接唇而布以气。

丸已下咽。

少间，

腹殷然如雷鸣。

「再！」又唾之。

凡三四唾，

李不得已，

唾之。

莲曰：

必不肯。

生追出，

相对时，

亦悒悒不乐。

莲常留与共寝，

李遂数夜不至，

偶至，

一望即去。

生健如初。

居三月，

莲亦深怜爱之。

事莲犹姊。

李亦每夕必至，

给奉殷勤，

以绝交往，

日夜守护之。

因将外户反关，

伪示生归，

何况男子！」

生曰：

「窈窕如此，

妾见犹怜，

恒出履共弄。

莲叹曰：

已杳。

后十余日，

更不复至。

生怀思殊切，

而撼摇亦不得醒。

生睡去，

觉而索之，

不盈二尺。

莲益怜之，

阴使生狎抱之，

遂著衣偃卧，

蜷其体，

提抱以归，

身轻如乌灵⑨。

女不得遁，

我真鬼耳，锢我何益？」

感桑郎眷注，

遗烏犹存彼处。

不听出。女自言：

「我通判女魂，

以其言有因，

诘其至此之由。

起顾欲奔。

章扃户，

字燕儿，年十五，不汗⑩而死。终夜复苏，

因而泣下。

先是，富室章姓有女，

然终不料其鬼。

今对履思容，

实所怆恻。」

「昔日弄履则至，

心固疑之，

生笑曰：

「向固与君言，雌者则纳之耳。」

已失所在。

邻生骇诘。

掩入逼之，张皇间，

见生方与美人对语，

逾垣往窥，

家人大疑。

东邻

或有言桑生病归者，

女执辩其诬。

女低徊反顾，

茫不自解。

以其言有因，

诘其至此之由。

女镜面大哭曰：

「当日形貌，

因陈所由，

母始信之。

拽镜自照，

忽恍然悟己之借躯以生也者。

喜，试著之，鞋小於足者盈寸。

大骇。

将往侦探，

生遽出以授。

燕儿得之，

闻生果未归，

益奇之。

故使佣媪索履，

章母

苦无由。

生乃启关，

邻生述燕儿之言。

索著之，

则硕大无朋矣。

皮尽脱。

晨起，

睡舄遗堕，

乃复食。

数日，

遍体瘙痒，

卒不死，

而肿渐消，

觉饥不可忍，

食之，

亦不食，

体肤尽肿。

凡七日不食，

把履号啕，

劝之不解。

蒙衾僵卧，

今反若此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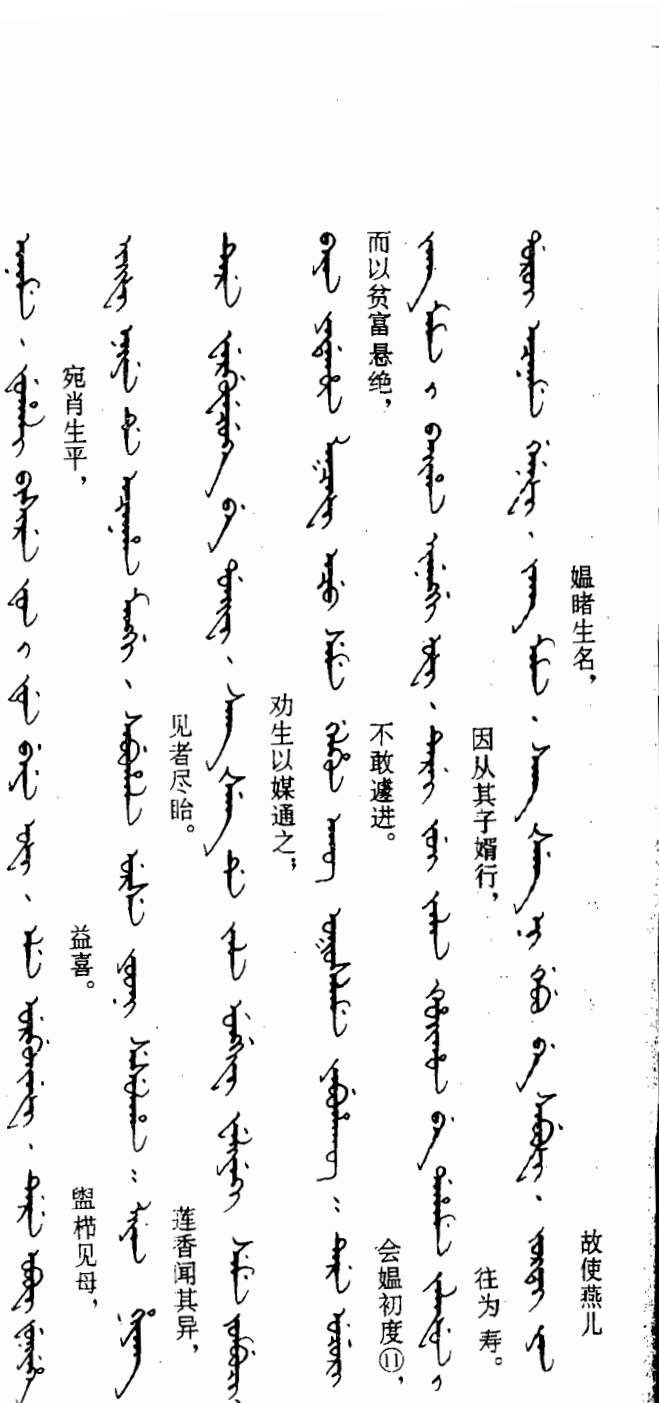
不如其鬼也！」

颇堪自信，

每见莲姊，

犹增惭怍，

媪睹生名，故使燕儿



因从其子婿行，往为寿。

而以贫富悬绝，会媪初度⑪，不敢遽进。

劝生以媒通之，

见者尽眙。莲香闻其异，

宛肖生平，盥栉见母，益喜。

乃喜。复收拳镜，则眉目颐颊，

因试前履，肥瘦吻合，

告莲香，且商所聘。莲怅然良久，

生归，媪议择吉赘生。

浼母舅执柯。媪扶之，不以为侮。生出，

不觉零涕，因拜伏不起。

母诃谯之，始惭而入。生审视宛然，

女骤出捉袂，欲从与俱归。

窥帘认客。生最后至，

至日，生往亲迎。家中备具，

燕儿力白之，乃如所请。

章闻其有室，怒加诮让。

莲乃从之。生以情白章。

先与旋里，而后迎燕。

妾从而往，亦何形颜！」生谋

泣下。莲曰：「君行花烛於人家，

便欲别去。生大骇，

愤不归墓，随风漾泊。

徒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别后，

燕曰：「尔日抑郁无聊，

莲陪登饮，细诘还魂之异。

搭面既揭，欢若生平。

灿列如锦。莲香扶新妇入青庐⑫，

悉以罽毯贴地，百千笼烛，

颇甚草草。及归，则自门达堂，

我儿，即若儿。」燕泣下，姑慰

「敢以孽种相累，

产后暴病，日就沉绵。捉燕臂曰：

默默若有所思。

逾两月，莲举一子。

迎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莲闻之，

见少女卧床上，

夜则信足沉浮。偶至章家，

每见生人，则羡之。昼凭草木，

每清明，必抱儿哭诸其墓。

子名狐儿，燕抚如己出。

生不忍异视，厚葬之。

言迄而卒。启衾将敛，尸化为狐。

如有缘，十年后可复相见。」

忽张目曰：「勿尔！子乐生，我自乐死。

沉病弥留，气如悬丝。生及燕儿皆哭。

藉之。为召巫医，辄却之。

答云：「十四。」

曰：「聘金几何？」

曰：「老身止此一块肉，

生视之，

真似，

亦骇。

问：「年几何？」

卒见，

大惊曰：

「莲姊复出耶！」

燕呼入。

一日，

婢忽白：

「门外一妪携女求售。」

然单弱多疾。

燕每欲生置媵。

而燕苦不育。

狐儿颇慧，

后数年，

生举於乡，

家渐裕。

莲死恰十有四载；

死三年矣。」

燕屈指停思，

诘其姓氏。

曰：「妾韦姓。

父徐城买浆者，

「汝识我否？」

答言：「不识。」

燕握女手，

入密室，

提其领而笑曰：

足矣。」

生优价而留之。

后日老骨不委沟壑，

但俾得所，

妾亦得啖饭处，

以为不祥，

犬血饮之，

「是矣！闻母言，妾生时，便能言，此似曾相识之燕归来⑬也。」

女忽如梦醒，豁然曰：

「咦！」因熟视燕儿。

生笑云：

女泫然曰：

「此似曾相识之燕归来⑬也。」

乃拍其顶而呼之曰：

莲姊！十年相见之约，当不欺吾！」

莲姊，仪容态度，无一不神肖者。

又审顾女，

「妾与莲姊，两世情好，不忍相离，女亦太息。

李谓生曰：

荒草离离，木已拱矣。

遂与亲登其墓，寒食，

燕曰：「此每岁妾与郎君哭姊日也。」

悲喜交集。

一日，为鬼之李妹耶？」

共话前生，遂昧宿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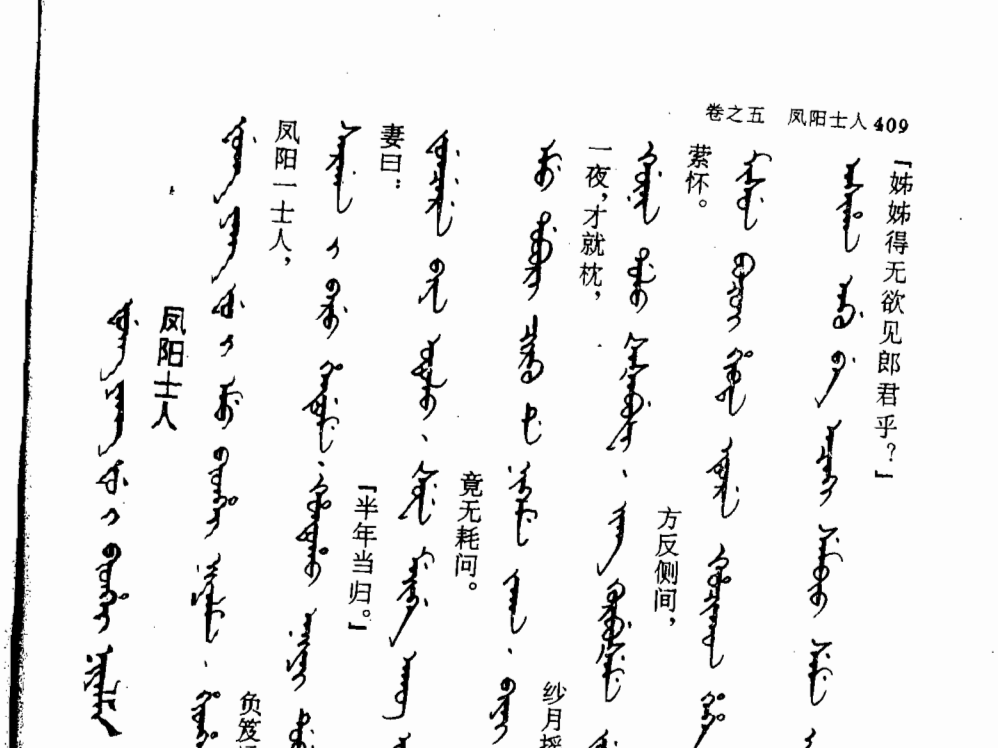
今日殆如梦寤。

娘子其耻于

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
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
阻雨，休於旅舍。
余庚戌⑭游至沂，
吉服临穴，
异归而合葬之。
其言，
宜令白骨同穴。」

遂至觌然而生，　不如狐，　泯然而死，　不如鬼。」
非人身哉？　奈何具此身者，　往往而置之，
生者又求其死；　天下所难得者，
崖略耳。　异史氏曰：　「嗟乎！死者而求其生，

原《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初度」，原指出生的日期，后称人的生日为「初度」。⑫青庐——古代婚俗，神山有不死之药。⑧仿——原作「傍」。⑨刍灵——古代用草扎成的人，殉葬用品。⑩不汗——即不能出汗。⑪初度——屈因此，「敛衽」即成为行礼的代词。⑦三山——秦、汉方士称东海中仙人所居之地，指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神话传说：三采阳补阴，传说是道家借性行为以求长生的一种邪术。⑮敛衽——意为拉起衣襟。古人衣长及地，行礼时须先曳起衣襟，蚕到死丝方尽」之诗句，这里更进一步夸张说：蚕虽死而丝未尽，比喻人虽死而仍然不能忘情。⑤采补——意为采阴补阳或院。③刀圭——古时量取药物的用具，犹如今之调羹。「刀圭药」，言少量的药。④已死春蚕，遗丝未尽——唐李商隐有「春后因用「倾城」或「倾国」来形容绝色女子。李白《清平调》之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②青楼——指妓①倾国——汉李延年曾作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姊姊得无欲见郎君乎？」

妻急起应之。

搴帷而入，

笑问：

萦怀。

方反侧间，

有一丽人，珠鬟绛帔，

一夜，才就枕，

纱月摇影，

离思

竟无耗问。

妻翘盼綦切。

妻曰：

「半年当归。」

十余月，

凤阳一士人，

负笈远游。

谓其

凤阳士人

相识燕归来」⑪庚戌——此指清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〇年）。

在门外用青布幔为屋，在此交拜迎妇，称为「青庐」。⑬「似曾相识」之燕归来——宋晏殊《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

幸不凿枘①。

复起从行，

健步如飞。

自乃捉足，

脱履相假。

女喜著之，

将归著复履。

丽人牵坐路侧，

女步履艰涩，

呼丽人少待，

约一矢之远，

觉丽人行迅速。

即挽女手出，

并踏月色。

丽人但请勿虑。

丽人邀与共往。

妻惮修阻，

具请息驾，

早旦而行，

不晚也。」

人畜想当俱殆。

妾家不远，

娘子奔波匪易，

郎君星驰夜半，

丽人掩口笑曰：

「且勿问讯。

又顾问丽者伊谁，

女未及答，

问：「何往？」

女曰：「将以探君。」

见妻大惊，

急下骑，

移时，

见士人跨白骡来。

乞赐还也。」

女称谢，付之。俄顷，

颇累赘否？

归有代步，

丽人曰：「履大，不适於体，

士人絮蹇檐梧，途中

不必令烛，

小台石榻可坐。」

乃即坐。

曰：「今夜月色皎然，

顾数武之外，

入一庭院，

即有村落。

丽人促睡婢起供客，

遂同行，

女惟默坐，

伪为愚者。

丽人亦美目流情，

妖言隐谜。

夫妻乍聚，

并不寒暄一语。

注目丽人，

屡以游词相挑。

主客笑言，

履舄交错，

士人

士人亦执盏酬答。

圆在今夕。

浊醪一觞，

敬以为贺。」

设酒果，

丽人酌曰：

「鸾凤久乖，

何处与人闲磕牙？
望穿秋水。

听蕉声，
一阵一阵细雨下。

「卿为我度一曲，
即当饮。」
丽人不拒，

即以牙板抚提琴而歌曰：
窗外西风冷透纱。

「黄昏卸得残妆罢，
士人以醉辞，

又以巨觥劝客，
士人笑曰：

劝之益苦。

久之，渐酣，
二人语益狎。

若不自禁。
少间，
丽人伪睡离席。

风度狎亵。
士人摇惑，

姑效颦②耳。」
音声靡靡，

然因流俗所尚，

笑曰：
「此市井里巷之谣，
不足污君听，

著红绣鞋儿占鬼卦。」
歌竟，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拿

不见还家。
清清泪似麻。

已素常猥亵之状，尽情倾吐。

ᠮᠢᠨᠦ ᠲᠡᠭᠦᠮᠡᠯ ᠵᠢᠷᠤᠭᠲ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ᠢ ᠮᠡᠳᠡᠭᠡᠳᠦᠭᠡᠢ᠂ ᠪᠦᠬᠦᠢ ᠬᠡᠷᠡᠭ ᠢ ᠬᠡᠯᠡᠪᠡ᠃

隐约可闻。又听之，闻良人与

ᠨᠤᠭᠤᠭᠠᠷ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因起而觇之。裁近其窗，则断云零雨之声，

ᠲᠤᠰ ᠪᠤᠯ ᠲᠤᠷᠤᠵ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而夜色微茫，不忆道路。展转无以自主，

ᠲᠤᠰ ᠪᠤᠯ ᠲᠤᠷᠤᠵ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颇难自堪。思欲遁归，

ᠲᠤᠰ ᠪᠤᠯ ᠲᠤᠷᠤᠵ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女独坐，块然无侣，中心愤恚，

ᠲᠤᠰ ᠪᠤᠯ ᠲᠤᠷᠤᠵ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

ᠲᠤᠰ ᠪᠤᠯ ᠲᠤᠷᠤᠵᠤ ᠪᠠᠢᠵᠤ ᠰᠤᠨᠤ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ᠤ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ᠶᠢ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士人亦起，从之而去。

内大呼曰：「郎君脑破矣！奈何！」

ᠳᠤᠲᠤᠭᠠᠳᠤ ᠪᠠᠢᠷ ᠳᠤᠨᠳᠠᠭᠠᠵᠤ ᠬᠡᠯᠡᠪᠡ᠃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如斗，拋击窗棂，三五碎断。三郎举巨石

ᠮᠠᠭᠠᠳᠤ ᠪᠠᠢᠵᠤ ᠴᠤᠩᠬᠤᠷᠠᠭ ᠤᠨ ᠴᠤᠩᠬᠤᠷᠠᠭ ᠢ ᠪᠠᠭᠠᠵᠤ ᠪᠤᠤ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ᠭᠤᠷᠪᠠᠨ ᠤᠷᠤᠨ ᠤ ᠴᠤᠩᠬᠤᠷᠠᠭ ᠢ ᠪᠠᠭᠠᠵᠤ ᠪᠤᠤ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枕上之语，犹喁喁也。三郎举巨石

ᠴᠤᠩᠬᠤᠷᠠᠭ ᠤᠨ ᠳᠤᠭᠤᠷᠠᠨ ᠳ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ᠬᠡᠯᠡᠨ ᠦ᠂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ᠭᠤᠷᠪᠠᠨ ᠤᠷᠤᠨ ᠤ ᠴᠤᠩᠬᠤᠷᠠᠭ ᠢ ᠪᠠᠭᠠᠵᠤ ᠪᠤᠤᠷ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立与姊回，则室门扃闭，直入其家，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下，问。女具以告。三郎大怒，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愤然方行，见弟三郎乘马而至，遽便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女至此，手颤心摇，殆不可遏，

ᠪᠠᠭᠠᠵᠤ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ᠭᠠᠯᠤᠭᠤᠨ ᠬᠤᠭᠤᠷᠠᠭᠠ ᠪᠤᠰᠤᠭᠤᠯ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ᠠᠭᠤᠤ ᠪᠢᠳᠡ ᠬᠡᠷᠡ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脱体而去。

女顿惊寤，始知其梦。

将何之？」

三郎挥姊扑地，

女牵衣曰：

「汝不携我去，

我不贯与婢子共指使！」

返身欲去。

甫能消此心中恶，

又护男儿，

怨弟兄，

三郎撑目曰：

「汝呜呜促我来，

「我不谋与汝杀郎君，

今且若何？」

女闻之，

愕然大哭，

谓弟曰：

为巨石所毙。」

三郎愕然问故，

然，

士人笑曰：

亦大异。」

「幸不

「昨宵梦君归，

今果

亦来省问。

语次，

谓士人曰：

互相骇怪。

既而三郎闻姊夫远归，

所见所遭，

述之悉符，

女异之，

而未言。

士人是夜亦梦，

越日，士人果归，

乘白骡。

个丑女见了，也学西施皱眉，结果变得更加难看。后因谓不善效仿、弄巧成拙为「效颦」。

引伸为不相容。此处意为不合适。②效颦——《庄子·天运》讲：古代美女西施因心痛病而皱眉，显得越发俊美。同村的一

①凿枘——「圆凿方枘」的省语。宋玉《九辨》：「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钮锅而难入。」意为圆的凿孔中插不进方的榫头，

但不知丽人何许耳。

投石也。

三梦相符，

盖是夜三郎亦梦遇姊泣诉，

愤激

士以梦告。

三郎大异之。

穷极狎昵。

自言胡氏，

容华若仙。

惊喜拥入，

「秀才何思之深？」

生就视，

忽有一女子逾垣来，

笑曰：

徘徊花荫，

会值秋夜，

颇存遐想。

银河高耿，

明月在天，

尚生。

泰山人。

独居清斋。

胡四姐

「妾陋质，遂青盼若此；

即竟夜视，不为厌也。」女曰：

曰：「我视卿，如红药碧桃，

「耽耽视妾何为？」女笑曰：生爱之，瞬眸不转。

自此临无虚夕。一夜，与生促膝灯幕，

惟相期永好而已。置问，

名三姐。问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复

俯首而已。未几，三姐起别，

与生同笑语，四姐惟手引绣带，

生狂喜，三姐引坐。

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

偕四妹来。年方及笄，荷粉露垂，

长跪哀请。逾夕，果

生益倾动，恨不一见颜色，

若见吾家四妹，不知颠倒何似。」

不之怪。 四姐因言：「阿姐狠毒，

自言为狐。 生依恋其美，亦

倾吐 生平， 无复隐讳。 四姐

二人备尽欢好。 既而引臂替枕，

四姐无 语， 姊遂去。

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 妹子一为少留。」

三姐曰：「卿卿， 烦一致声。」

妹欲从行。 生曳之不释， 顾

倾意新郎， 不忆引线人矣。

三姐来， 见符却退， 曰：「婢子负心，

可以却之。」 遂书之。 既晓，

得仙人正法， 当书一符帖寝门，

四姐曰：「妾虽狐， 当早绝之。」 生惧，

妾幸承溺爱， 求所以处。

业杀三人矣。 不忍见灭亡。

惑之， 罔不毙者。

以一钱相赠。」

「秀才何必沾沾恋胡家姐妹？

亦颇风韵。

近谓生曰：

苍茫中，

出一少妇，

生偶出门眺望，

姐他适，

但何必尔？」

汝两人合有夙分，

即以一贯授生，

渠又不能

山下故有槲木，

约以隔夜。

是日，

乃竟去。

数日，

四

余亦不相仇，

方坐床头，

捉足易鸟，

狎情荡甚。

既曙始起。

欢洽异常。

继而灭烛登床，

即抽刀子，

缕切为脔，

酾酒调谑，

妇果至，

置几上燔鸡、咸彘肩各一，

生怀钱归，

果如所教。

少间，

我即携肴馔来，

与君为欢。」

曰：

「先持归，

贲良酝，

生惶恐自投，情词哀恳。

忽闻人声，遂悻悻欲去。

倾听，不可复近！」

已入帏幕，何敢与人同寝处！」

怨生曰：「骚狐！

遗舄於床。二女逐叱曰：

则胡姊妹也。妇乍睹，仓皇而遁，

追去，移时始返。四姐

离桑梓①，被妖物盅杀吾弟。

游四方，终岁十余月，常八九

讯所由来。曰：「小人日泛烟波，

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异，

曰：「吾寻妖物，匪伊朝夕，

一日，有陕人骑驴造门，

四姐怒稍释。由此相好如初。

三姐从旁解免，

有黑雾四团，

符咒良久。

列地上，

出二瓶，

大惧，

令作法。

延入，

父母微察之，

闻客言，

时生与女密迩，

不剪，

今在君家。

殊无迹兆。

奔波数千里，

而殄灭之。

是必寻

归甚悼恨，

而结不可解。

四姐又曰：

「勿须尔，

便放倒坛上旗，

急启所封，

生益感动，

君何负心！」

四姐在瓶中言曰：

「坐视不救，

近瓶窃闻，

生心恻然，

坚留客饭。

生父亦喜，

缄封甚固。

遂以猪脬裹瓶口，

客喜曰：

「全家都到矣。」

分投瓶中。

遥见四姐　坐树下。

乃携瓶别去。　后生在野督佣刈麦，

犹可赦。」

曰：「幸止亡其一。　此物合不死，

「遁矣！　此必公子所为。」　摇瓶俯听，　大惊曰：

客出，　见旗倒地上，

自孔中出，　凌霄而去。

生如其请。

以针刺脬作孔，　果见白气一丝，

子即出矣。」

见四姐自外至。　生

不知所在。　又二十年余，　生适独居，

以尘情染。　后当复见耳。」　言已，

女曰：　「妾非昔比，　不可

故复一拜问。」　生欲与偕归。

今大丹已成。　但思君之念未忘，

且曰：　「别后，　十易春秋，

生就近之，　执手慰问。

尝亲见之。

生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

可早处分后事；

乃别而去。至日，

妾当度君为鬼仙，亦无苦。」

亦勿悲忧，

但感君情，

敬报撤瑟②之期。

本不应再履尘世。

女曰：「我今名列仙籍，

喜与语。

古代士人，遇父母有疾，撤琴瑟，不再弹琴作乐，以示孝意。后常以「撤瑟」指死亡。

①桑梓——《诗·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后遂用以比喻故乡。②撤瑟——

疾大渐，谓申曰：「吾家
申善视之。积十余日，
与俱。至陕，任病不起，
话言投契，盟为弟昆，行止
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迁人。」
竭资赴陕，途中
任建之，鱼台人，贩毡裘为业。

任秀

携残骨旋故里，则装资
俾辇吾榇而归。如肯
剩者可助资斧，其半寄吾妻子，
一半君自取之，为我少备殓具，
更又谁何？囊金二百余，
君，我手足也，两千里外，
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谢异域。
故无恒产，八口衣食，皆恃

废学，欲往寻父柩。母怜其幼，

时年十七，方从师读，由此

竟遁不反。任家年余方得确耗。

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为市薄材，

无计矣。」乃伏枕为书，付申，

试，秀惭惧，对母自矢。

戒綦严，母愤居四等。

而佻达善博，一日，文宗案临，

释服，母教

殡后，入鱼台泮。

秀哀涕欲死。家贫如洗。幸秀聪颖，

遂典资治任，半年始还。

帆樯如林。卧后，闻水声人声，聒耳泊舟关外。时盐航舣集，至临清，不耗其资。

秀喜从之。

劝使赴都，愿携与俱，有表叔张某，贾京师。薄之。而人终以其荡无检幅，咸诮食饩。

母劝令设帐①，遂以优等

於是闭户年余，

又起，又解：如是者三。兴勃发，即复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捉钱踟蹰，回思母训，过舟一戏。

潜起解囊，将囊中自备千文，思欲复痒。窃听，诸客皆已酣寝，入耳萦心，不觉旧技不痒。更既静，忽闻邻舟骰声清越，

耽视良久，亦倾囊出百金，

赌方酣，又有一人登舟来，

渐以十余贯作孤注。

一客钱尽，即以巨金质舟主，

二人喜，即与共掷。秀大胜。

置钱几上，便求入局。

则见两人对博，钱注丰美。

不可复忍，携钱迳去。至邻舟，

一船之钱俱空。客欲赌金，而

未几，三客俱败，

并起，往来移运，尚存十

乃不复言，负钱数千而返。

至，则秀胯侧呼诸客

心知之，积资如山，

因诣邻舟，欲挠阻之。

张某②夜醒，觉秀不在舟，

质主人，闻骰声，

入局共博。

视所质二百余金，尽箱灰耳。

二客亦去。主人

共运资而返。

又尽归秀。放晓关矣，

天已曙，无何，

赌更豪。

客得钱，得百 余千。

转贷他舟。

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头，

张在侧，又促逼 令归。

秀欲已盈，故托非钱不赌以难之。

乃以资与张合业而北，终岁获息。

遂不复追其前隙矣。

亦颇闻其姓名，至此鬼已报之，

申竹亭也。

秀至陕时，

过访旁人，乃知主人即

知为建之之子，缩颈羞汗 而退。

欲取 偿於秀。及问姓名里居，

大惊，

寻至秀舟，

生注⑭。④子母——本钱和利息。本称「母」，息称「子」。旧时以资本经营或借贷生息的称为「权子母」。

①设帐——见卷二《娇娜》注③。②某——原作「中」。③援例入监——意为按成例（规定）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参阅卷二《叶

益权子母④，十年间，财雄一方。

遂援例入监③。

遂诺为捉虎。

妪伏不去，畏惧。人怜其老，不忍加威怒，妪愈号啕①，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号泣而诉於宰。宰笑活，为虎所噬。妪悲痛，几不欲山，止一子。年七十余，赵城妪，一日入

赵城虎

「固言能之，何容复悔！」隶窘甚，

持牒报缴，宰怒曰：

姑以解妪扰耳，因亦不甚为意。

隶醒而悔之，犹谓宰之伪局，

自言能之，妪始去。

持牒下，

一隶名李能，醺醉，诣坐下，

之，即问诸役，谁能往者。

必待勾牒②出，乃肯行。宰无奈

虎入，殊不他顾，蹲立门中。隶祝曰：

隶错愕，恐被咥噬。

跪而祝之，哭失声。无何，一虎自外来。

控。遂诣东郭岳庙，

月余，受杖数百，冤苦罔

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责。

宰从之。隶集诸猎人，日夜伏

请牒拘猎户。

乃释缚令去。

姬方怨宰

倘尔能为若子也，

我将赦之。」

虎又颔之。

而尔杀之。

彼残年垂尽，

何以生活？

古之定律。

且姬止一子，

「某子，尔噬之耶？」

虎颔之。

宰曰：「杀人者死，

牟达县署，

宰向虎曰：

遂出缧索，

絷虎颈，

虎贴耳受缚。

「如杀其子者③尔也，

其俯听吾缚。」

姬死，

虎来吼於堂中。

姬素所积，

人畜相安，

各无猜忌。

数年，

德虎。

虎来时，

卧檐下，

竟日不去。

奉养过於其子。

心窃

时衔金帛掷庭中。

姬由此致丰裕，

用以资度。

自是以为常，

迟旦启扉，

则有死鹿。

姬货其肉革，

不杀虎以偿子也，

①啕——原作「跳」。②勾牒——勾拿犯人的信牌，犹如现在的逮捕证。③者——原文无，补之。

至今犹存。

土人立「义虎祠」於东郊，

移时始去。

嗥鸣雷动，

虎直赴冢前，

虎骤奔来，

坟垒方成，

族人共瘗之。

绰可营葬，

则空矣。

视其瓶，

则茸茸有物，

烛之，狐也，

似猫而巨，

摸之，

意是覆裘堕耳。

似有人共卧者，

一夜睡醒，

转侧间，

三白①，

不能寝也。

以床头尊常不空。

车生者，

家不中资。

而耽饮，

夜非浮

酒友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六

曳登榻，复共寝。且言：「卿可常临，当为君少谋酒资。」

启覆视之，如不见疑，当作糟丘④之良友。」

「我癖於曲蘖②，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③也。无相猜。」狐诺之。

前，谢不杀之恩。生曰：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

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

与之共寝。留烛以观其变。

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惊，覆衣加臂，

明夕来告曰：「虽然，君贫士，杖头钱大不易。

「斗酒之欢，何置齿颊！」狐曰：

「屡叨良酝，何以报德？」生曰：

於是恨相见得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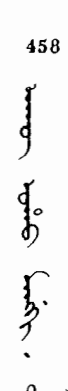
抵夕，果至，促膝欢饮。狐量豪善谐，

则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专伺狐。

无相猜。」狐诺之。生既醒，

异日，谓生曰：「市上麦价廉，
不然。辙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谋之。」
「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
果得钱百余千。喜曰：
狐又告曰：「后院有窖藏，宜发之。」如其言，
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饮。果
可早取之。」诘旦而往，
「去此东南七里，道侧有遗金，

视子犹子焉。后生卒，
皆取决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
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
但问狐，多种麦，则麦收；
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亩。
禾豆尽枯，惟菽可种；售种，
人咸非笑之。未几，大旱，
此奇货可居。」从之，收麦四十余石。



狐遂不复来。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事见《史记·管仲传》。④糟丘——原指酿酒所余的糟滓堆积如山。比喻沉溺於酒。贤，曾在他穷困失败和受屈辱时多次帮助他，最后又推荐给齐桓公，出任宰相，帮助桓公九合诸侯，成霸业。管仲尝曰：「生指酒母。《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后因指酒。③鲍叔——春秋时齐人，又叫鲍叔牙。与管仲交情深厚，知管仲

①浮三白——「浮」，原意为罚酒。「浮白」，指罚饮一满杯酒，后转称满饮为「浮白」。「浮三白」，即为满饮三杯。②曲蘖——原



寒热仰人，

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

翁但谓媪曰：「我适去，拼不复返。

则见翁已复活。群喜慰问。

忽闻翁呼甚急。群奔集灵寝，

病卒。家人入室，理缀绎①，

济阳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余，

祝翁

妥矣。」

翁命速妆。

媪不去，

翁催益急。

「如此，亦复佳。

乃出户外，

延数刻而入，

绐之曰：

「处置安可速作料理」。

媪笑不去。

翁又促之。

翁挥之曰：

「是不难。

家中俗务，

如何便得死？」

殊未深信。

翁又言之。

媪云：

故复归，

欲偕尔同行也。」

咸以其新苏妄语，

亦无复生趣，

不如从我去。

并枕僵卧。

家人又共笑之。

俄视媪，

媪如言，

子女辈见翁躁急，

共劝媪姑从其意。

翁捶床曰：

「并死，

有何可笑！」

「子女皆在，

双双挺卧，

是何景象？」

翁移首於枕，

手拍令卧。

媪曰：

媳女皆匿笑。

媪不忍拂其意，

遂裙妆以出。

去来由尔，

奇矣！

且白头

异史氏曰：

「翁其夙有畸行与？

泉路茫茫，

言之甚悉。

翁弟妇佣於毕刺史之家，

始共惊怛。

康熙二十一年，

则肤已冰，

而鼻无息矣。

试翁亦然，

久之无声，

俨如睡去。

众始近视，

笑容忽敛，

又渐而两眸俱合，

则卖履分香③，

可以不事矣。」

床头之昵人耳。

苟广其术，

人当属纩②之时，

所最不忍诀者，

泉路茫茫，

则呼令去，

何其暇也！

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组履卖也。」诸舍中，指众妾。后来以「分香卖履」指人临死时舍不得丢下妻子儿女。

死，在口鼻上放丝绵，以观察有无呼吸，叫「属纩」。后称病重将死为「属纩」。③卖履分香——曹操《遗令》曰：「余香可分与诸

小缠绖——孝衣，用麻制作。被於胸前的叫缠，结在头上或腰间的叫绖。②属纩——纩，新丝绵，质轻，遇气即动。古时人将

珠儿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产。年五十余，无子。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爱怜之。十四岁，暴病夭殂，冷落庭帏，益少生趣。始纳婢，五六岁尚不辨菽麦，然性痴，名之珠儿。儿渐长，魁梧可爱。经年余，生一子，视如拱璧①，言语强涩。

李亦好而不知其恶。会有眇僧，辄知人闺闼，募缘於市，於是相惊以神，且云，能生死祸福人。几十百千，无敢违者。执名一索，渐至三十金，李难之。诣李募百缗。不受，给十金，

李归，而儿已死。李恸甚，

「多金大不易！

然山僧何能为？」

诣僧乞救。僧笑曰：

色如土灰。李惧，将八十金，

无何，珠儿心暴痛，巴刮床席，

僧忽然而起曰：「勿悔，勿悔！」

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

僧厉色曰：「必百缗，

嘱毕，与妻坐床上，忽一小儿，

杖杀之。李叩谢而归。时已

僧乃惧，自投无数。幸不听，

宰怒，以手叠诀，举示②之。

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帜五。

答之，似击 鞔革。令搜其身，

以状诉邑宰。幸拘僧讯鞫，

与妻俱奔。

儿呼阿父、阿母，

呕哑④不休。

尔！」

瞥然复登。

李惧，

李推下之，

堕地无声。

曰：「阿翁何乃

已登榻坐。

宛转间，

将诘问，

恍惚如烟雾，

则见其若隐若现，

方

当得七八岁。

李惊，

视其体貌，

极力不能得追。」

曰：「阿翁行何疾？

偃傻③入室，

愿得为子。」

李曰：

不得脱化。

幸赖我翁昭雪，

驱使如伥鬼，

冤闭穷泉，

偶戏门外，

为妖僧迷杀桑树下，

不为兄嫂所容，

逐居外祖家。

答云：「我苏州人，

姓詹氏。

六岁失估恃，

还顾，

儿已在膝下。

李骇问何为。

李入妾室，

急阖其扉，

尸当不腐。

试发 冢启视，

如未损坏，

答以七日。

曰：「天严寒，

恸声，

问：「珠儿死几日矣？」

出入闺阁，

了不异人。

闻妾悲

李从之。

儿喜，

遂独卧室中。

晨来，

冷浆粥。

余都无事。」

「但除斗室，

为儿设床褥，

日浇一盂

「人鬼殊途，

何能相依？」

儿曰：

但夜间偃卧，

毫无气息，

共转侧之，

又加之慧黠便利，

迥异曩昔。

汗已遂起。

群喜珠儿复生，

曰已瞥动；

少顷，

呼汤，

汤已而汗，

异之，

舁尸归。

方置榻上，

方此切怛，

回视，

失儿所在。

与儿去，

开穴验之，

躯壳如故。

儿当得活。」

李喜，

适以白鼻騧送儿归。」

母因问：

夜分，固来邀儿戏，

冥间，为姜员外作义嗣，

亦甚优游。

盖在后与哥子作别耳。

今在

儿等二人，其一名哥子。

昨追阿父不及，

群就问之。答云：「昔从妖僧时，有

谓其复死。天将明，始若梦醒。

冥然若死。众大愕，

又二三日，谓母曰：「姊在冥中大好，否？」儿曰：「不知。再去，当访。」知者。

李闻之，大骇。母问：「儿见惠姊欠严货价未偿，而严翁死，此事无人知者。」

初，李贩於金陵，不过金陵严子方，来讨百十千债负耳。」

「珠儿已转生矣。渠与阿父无父子缘，

「在阴司见珠儿否？」曰：

渠都如眠睡。

儿云：「姊在时，

呼我坐珊瑚床，

与言父母悬念，

咋托姜员外，

寅缘见姊。

姊

倘有细述前生者，

方豁然动念耳。

曰：「人既死，

都与骨肉无关切。

母曰：

「何不一归宁？」

一出门，

便十百作呵殿声。」

珠翠满头髻。

嫁得楚江王小郎子，

少间，

奔入室曰：

「姊来矣！」

「姊行且至，

仆从大繁，

当多备浆酒。」

母问其期，

答言不知。

一日谓母曰：

云：「会须白郎君，

归省阿母。」

姊忘之乎？」

姊始凄感，

今母犹挂床头壁，

顾念不去心。

血浣绫子上，

姊就刺作赤水云。

喜绣并蒂花，

剪刀刺手爪，

翌日再与阿母言。」

东邻赵氏女，

「姊命我陈旧闺中。

乏疲，且小卧，

母曰：「在。」

即启笥出之。

儿曰：

曾为烛花烧一点如豆大，

尚在否？」

姊言：

「昔日所覆绿锦被，

门外，

反曰：

「驺从暂令去矣。

少悲啼。」

诸人悉无所见。

儿率人焚纸酬饮於

移榻中堂，

曰：

「姊姊且憩坐，

「小惠与阿婶别几年矣，

顿参参白发生！」

忽扑地

闷绝。

逾刻始醒，

向母曰：

质明，

方与母言，

与家人共语，

勿须惊恐。」

父母觑面，

不啻山河。

将借妹子

言笑犹如平生。

且言：

「我今异物，

是夜，

忽梦惠幞头紫帔来相望，

故与惠为绣阁交。

罪何可赎！」

母顿悟，乃哭。

劳父母哀念，

未遑一言。

儿不孝，中途弃高堂，

女曰：「儿昨归，颇委顿，

母惊，不知所谓。

从之。直达李所，抱母哀啼。

女拜别，即出。母知其异，

母惊曰：「儿病狂耶？」

女乃起，拜别，泣下曰：

未几，珠儿奔入曰：「接姊者至矣。」

女言次，辄作故态，神情宛似。

惠生时，好以手支颐，

姑舅亦相抚爱，颇不谓妒丑。」

女曰：「郎君与儿极燕好，

但汝栖身王家，何遂能来？」

已而问曰：「闻儿今贵，甚慰母心。

俄顷，鼓掌而笑。母问之，曰：

儿趋入曰：「杂人妇且避去，姊夫来视阿翁。」

母哭，乃备衣衾。既暮，

儿昼夜哀之，不去。」

一执铁杖子，一挽出麻绳，长四五尺许。

儿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上，

后数月，李疾剧，医药罔效。

「儿去矣。」言讫，复踣，移时乃苏。

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

归白大王，为父母乞百年寿也。」

阿父当即无恙。姊夫言：

乃出，至门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锁马鞍上。

「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

问姊夫起居。既而拍掌曰：

如龟鳖。」又少时，望空道寒暄，

「我笑二鬼，闻姊夫，俱匿床下，

子。④呕哑——小儿说话声。

①拱璧——两手拱抱的大璧。后泛称珍贵之物为「拱璧」。此处犹言掌上之珠。②示——原作「视」。③偃蹇——惶急的样

由是不复言。

体肤青紫，　自言鬼神责我绽露，

以火爇之，　往往得瘳。　后暴病，

见里中病者，　辄指鬼崇所在，

十八入邑庠，　犹能言冥间事。

数日寻瘥。　延师教儿读。　儿甚慧，

下滴。　相邮传作丑语，

或知其然，　因共为笑。　遂貌其呆状，

座有歌妓，　则赦颜彻颈，　汗珠珠

性迂讷，　诱之来，　使妓狎逼之，

粤西孙子楚，　人诳之，　则即遥望却走。

名士也。　辄信为真。　或值

生有枝指。

阿宝

而贫之。媒媪将出，

果从其教。翁素耳其名，

劝其通媒。生殊不自揣，

生时失俪，皆不当

大家儿争委禽妆①，

绝色也。日择良匹，

有女阿宝，姻戚皆贵胄。

与王侯埒富。邑大贾某翁，

而名之「孙痴」。

戏请再去其痴。生闻而哗辨，

媪惊，奔告女。女亦奇之，

过数日，始能起，往见媒而示之。

大痛彻心，血溢倾注，滨死。

「不难。」媒去，生以斧自断其指，

余当归之。」媪告生。生曰：

女戏曰：「渠去枝指，适遇宝，

问之，以告。

纷纷若狂。

生独默然。

遽去。

众情颠倒，

品头题足，

娟丽无双。

少顷，

人益绸。

女起，

趋之，

果宝。

审谛之，

恶少年环如墙堵。

众曰：

「此必阿宝也。」

遥见有女憩树下，

亦思一见其人，

忻然随众物色之。

然以受女挪揄故，

生亦知其戏己，

或嘲之曰：

「莫欲一观可人否？」

有同社友人，

强邀生去。

亦结队随行，

恣其月旦②。

妇女出游，

轻薄少年，

俗於是日，

会值清明，

由是囊念顿冷。

何遂高自位置如此？

转念阿宝，

未必美如天人，

然无由见而自剖。

自谓不痴，

及细诘之，　又默不语。　家人惶惑莫解。

莫能效。　强拍问之，　则朦胧应云：「我在阿宝家。」

家人疑其失魂，　招於旷野，

终日不起，　冥如醉，　呼之不醒。

或推之，　或挽之，　以归。　至家，　直上床卧，

呼之不应。　亦不答。　众以其素讷，　故不为怪，

及众他适，　回视，　犹痴立故所，

以告人。　生卧三日，　气咻咻，　若将澌灭。

问其名，　曰：「我孙子楚也。」　心异之，　而不可

而迷不知路。　女每梦与人交，

然觉腹中奇馁，　思欲一返家门，

坐卧依之，　夜辄与狎，　意甚得，

人无呵者。　遂从女归，

意不忍舍，　觉身已从之行，　渐傍其衿带间，

初，生见女去，

已呻。

既醒，　女室之香奁什具，

任招呼而去。　巫归至门，　生榻上

骇极，　不听他往，　直导入室，

以往。　女诘得其故，

家人固哀之，　翁始允。　巫执故服、草荐

「平昔不省往还，　何由遗魂吾家？」

欲一招魂其家。　翁笑曰：

家人大恐，　托人婉告翁，

以掺手摹帘，　凝睇不转。

女始至，　自车中窥见生，

遂早且往候道左，　目眩睛劳。　日涉午，

浴佛节③，　闻将降香水月寺，

每伺察阿宝，　希幸一再遭之。

坐立凝思，　忽忽若忘。

益骇，　阴感其情之深。　生既离床，

何色何名，　历言不爽。　女闻之，

心方注想，　　身已翩然鹦鹉，

倘得身为鹦鹉，　　振翼可达女室。

忽毙，　小儿持弄於床。　　生自念：

魂不复灵。　　家旧养一鹦鹉，

冥然绝食，　　梦中辄呼宝名。　　每自恨

魂益摇。　车去，　生始归。　　归复病，

生益动，　　女忽命青衣来诘姓字。

尾从之。

於愿已足。」　　他人饲之，　　不食；

鸟云：　「得近芳泽，

异类，　　姻好何可复圆？」

「深情已篆中心。　　今已人禽

解其缚，　　亦不去。　女祝曰：

「姐姐勿锁！　　我孙子楚也！」　女大骇，

锁其肘，　　饲以麻子。　大呼曰：

遽飞而去。　　直达宝所。　女喜而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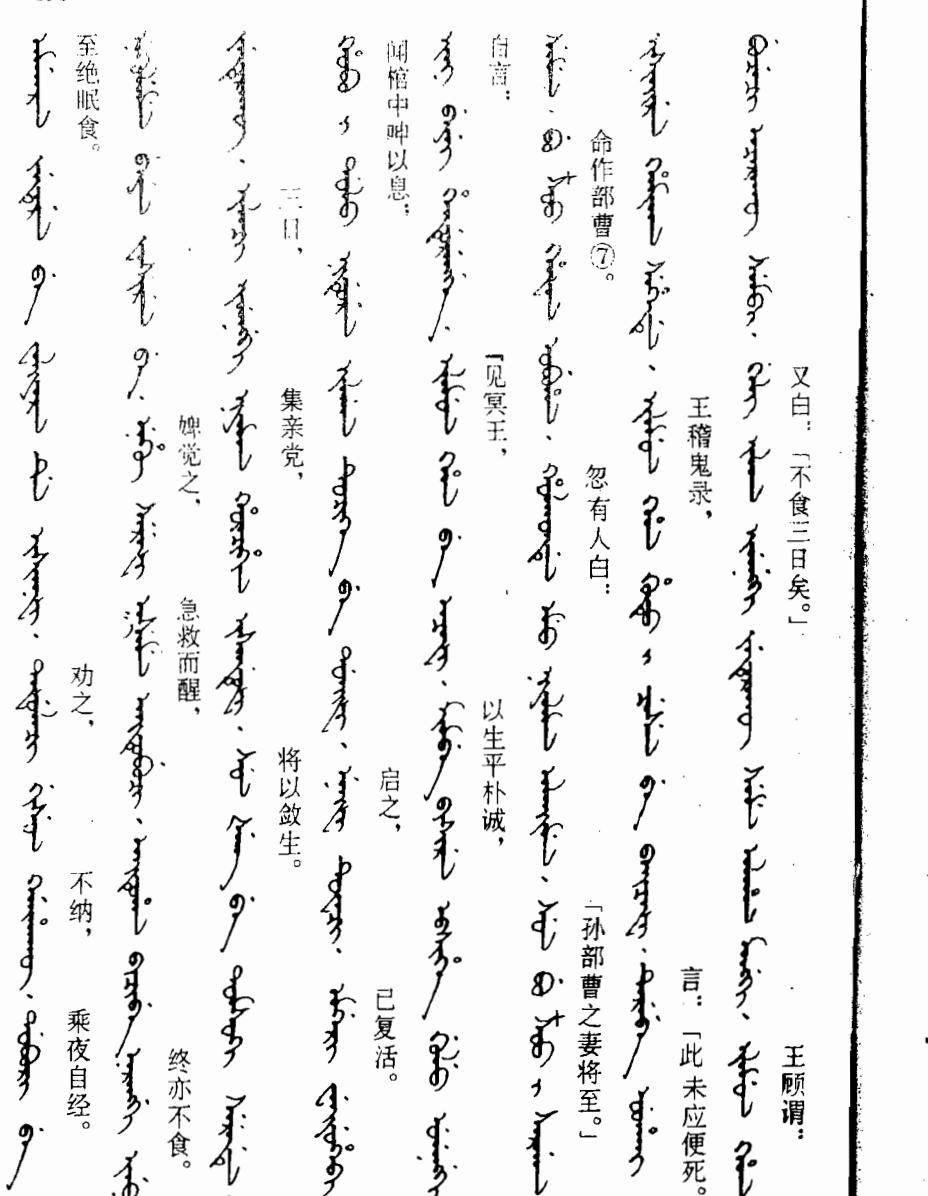
少间，女束双弯，
女乃自矢。
鸟侧目若有所思。
当誓死相从。」
鸟云：「诳我！」
解履床上，
鹦鹉骤下，
衔履飞去。
女又祝曰：
「君能复为人，
则僵卧气绝，
已三日，
但心头未冰耳。
阴使人瞷④生，
生
卧，则依其床。
如是三日。
女甚怜之。
女自饲之，
则食。女坐，
则集其膝；

小生不忘金诺也。」
姬反命。
生曰：
「是阿宝信誓物。
借口相覆；
适姬至，
入视生，
问履所在。
生旋苏，
即索履。
众莫知故。
堕地死，
方共异之。
则生已瘖。
家人见鹦鹉衔绣履来，
女急呼之，
飞已远矣。
女使姬往探，
解履床上，
鹦鹉骤下，
衔履飞去。

「婿不可久处岳家。
翁议赘诸家。
驰报生。
矢不他。
得婿如此，
不恶，
母审之确，
女益奇之，

况郎又贫，
女曰：
生喜，
翁媪乃从之。
恐遂为显者笑。」
女以履故，
择数年，
但有相如⑤之贫。
乃曰：「此子才名亦
故使婢泄其情於母。

卒。
女哭之痛，
居三年，
家益富。
生忽病消渴⑥，
女善居积，
亦不以他事累生。
物产。
而生痴於书，
不知理家人生业；
自是生家得奁妆，
小阜，
颇增
亲迎成礼，
相逢如隔世欢。
蓬茆而甘，
黍藿不怨。」
生乃
久益为人贱。
儿既诺，



又白：「不食三日矣。」

王顾谓：

王稽鬼录，

言：「此未应便死。」

命作部曹⑦。

忽有人白：

「孙部曹之妻将至。」

白言：

「见冥王，

以生平朴诚，

闻馆中呻以息，

启之，

已复活。

三日，

集亲党，

将以敛生。

婢觉之，

急救而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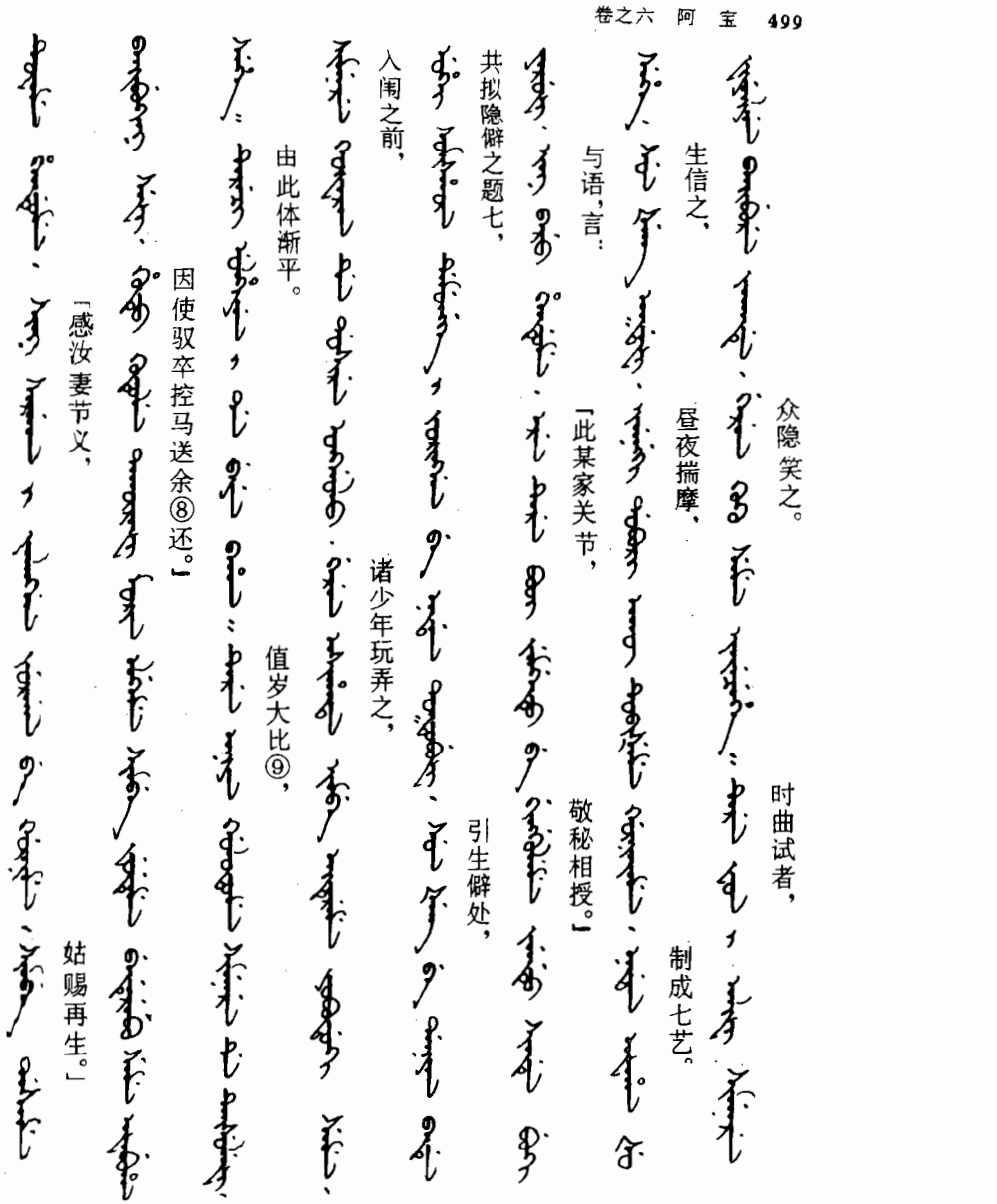
终亦不食。

至绝眠食。

劝之，

不纳，

乘夜自经。



众隐笑之。

时曲试者，

生信之，

昼夜揣摩，

制成七艺。

与语，言：

「此某家关节，

敬秘相授。」

共拟隐僻之题七，

引生僻处，

入闱之前，

诸少年玩弄之，

由此体渐平。

值岁大比⑨，

因使驭卒控马送余⑧还。」

「感汝妻节义，

姑赐再生。」

艺痴者技必良；

世之落拓而无成者，

「性痴，

则其志凝，

故书痴者文必工，

见阿宝，

赏赍有加焉。

异史氏曰：

召问之。

生启奏。

上大嘉悦，

即召

授词林⑩。

上闻其异，

生以是抡魁。

明年举进士，

力反常径，

七首皆符。

虑熟题有蹈袭弊，

乃是真痴，

彼孙子何痴乎！」

顾痴人事哉！

以是知慧黠而过，

且如粉花荡产，

卢雉倾家⑪，

皆自谓不痴者也。

赌博。「卢」和「稚」都是古代赌戏的贵采。两句意为：为嫖赌倾家荡产。

比」。⑩词林——指翰林院。「授词林」，即派到翰林院工作或学习。⑪粉花荡产，卢雉倾家——「粉花」，指女色；「卢稚」，指古代对乡大夫的品学和技能，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大比」，科举时代把「科举年」叫做「大比之年」。后来专称乡试为「大——即消渴病，亦即现在的糖尿病。⑦部曹——部里的属官。⑧余——原作「汝」。与上下文语意似不妥，改之。⑨大比——曾以琴声挑卓王孙寡女文君，与之私奔。回成都后，家徒四壁，又返回临邛，与文君一起卖酒度日，为卓王孙耻笑。⑥消渴汤为佛沐浴，名为「浴佛节」。④胴——原作「瞍」。⑤相如之贫——相如，指汉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少时贫，又患渴病，在临邛旦评」。后因称品评人物为「月旦评」，或者作「月旦」。③浴佛节——佛教认为农历四月初八为佛生日，这一天，寺庙里用香称为「委禽」。②月旦——东汉许劭和他的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喜欢评论乡里人物，并且每月更换一次品题，故汝南俗有「月①委禽妆——古时订婚时送的礼物。「禽」指雁，因为雁有固定的配偶，不肯杂交，借以象征男女爱情专一。所以女方纳彩礼

戏者，廉观之，废学焉。

读。师偶他出，适门外有猴

昼夜忧怛，而无如何。廉从师

无女以女。自分宗绪已绝，遐迩闻名，

阴裁如蚕。

名廉。甚慧，十七岁，

广东有晋绅傅氏，年六十余。生一子，

巧娘

烦便道寄里门。老母在家，

女曰：「倘之琼也，有尺一书，

婢果呼问。廉诘其何为。

「试问郎君，得无欲如琼否？」

廉趋过之。女回顾婢曰：

女一回首妖丽无比。莲步蹇缓，

见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

度师将到，而惧，遂亡去。

离家数里，

芳草迷目，　　旷无逆旅，　　窘甚。

迄无知者。　往北行四五里，　星月已灿，

至琼州北郭，　日已曛暮。　问秦女村，

生附舟便去。

云：「华姓，居秦女村，　去北郭三四里。」

婢转付生。　问其姓名居里，

念浮海亦得，　因诺之。　女出书付婢，

亦可为东道主。」　廉出，　本无定向，

「今夜月白星疏，　华姑所赠团茶，

分侍左右。　丽人左顾曰：

庭院宛然；　一丽人坐石上，　双鬟挑画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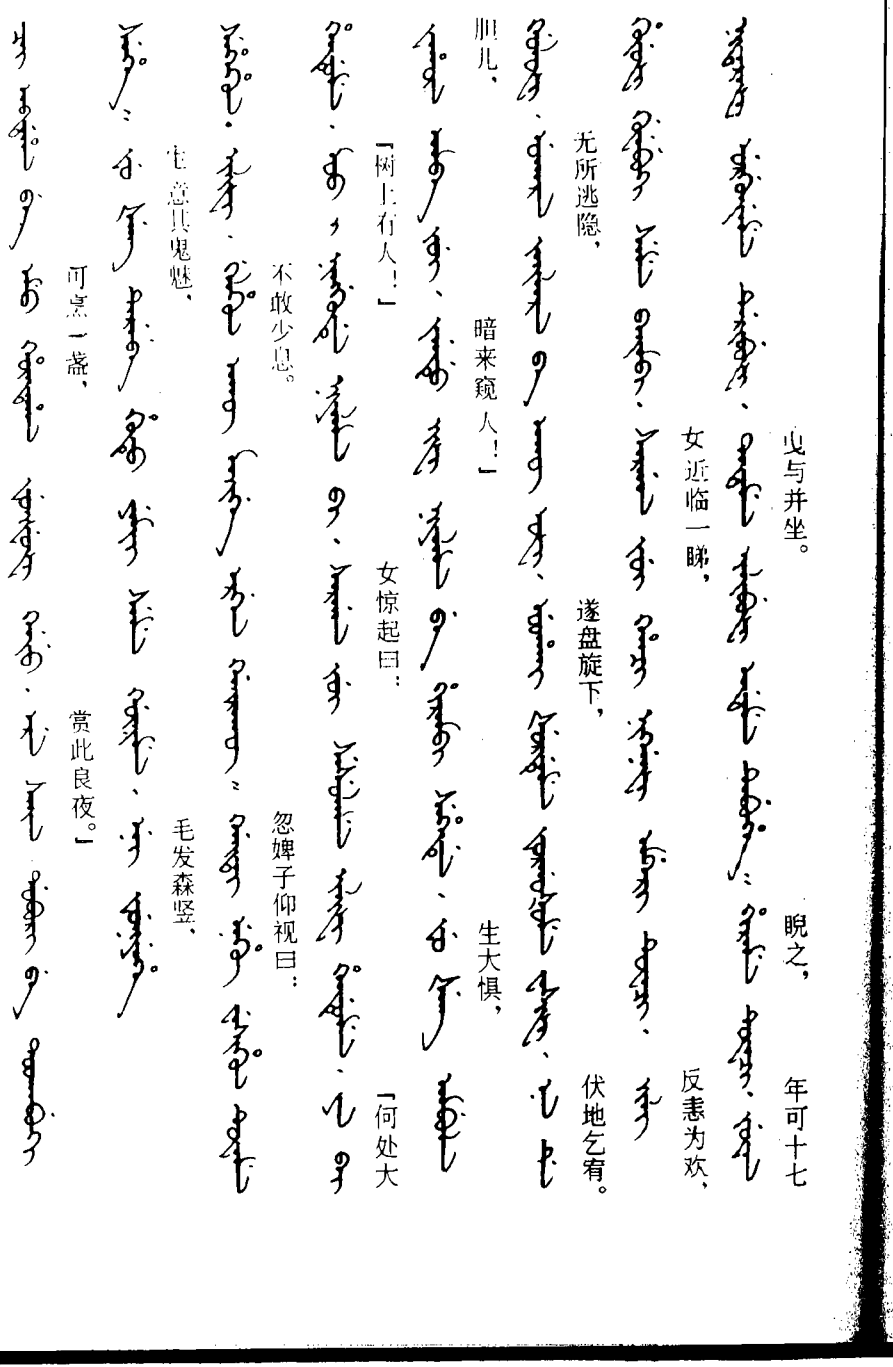
忽闻人声在下，　俯瞰之，

宵虫哀奏，　中心忐忑，　悔至如烧。

蹲踞其上。　听松声谡谡，

大惧虎狼。　因攀树猱升，

见道侧一墓，　思欲傍坟栖止，



女笑云：
「佳客相逢，
生自惭形秽，
愿在下床。
惟榻，
命婢展两被其上。
愿就税驾②。」
邀生入室。
露宿可虞。
不嫌蓬荜①，
「为人作寄书邮。」
女曰：
「野多暴客，
亦非士音。
问：「郎何之？」
答云：
姿态艳绝。
听其言，

俄，隐闻哭声。

生惶愧，无以自容，乃停手帐然，悄悄出衾去。

摇生，迄不动。女便下探隐处。生伪痒，又未几，启衾入，探入，轻捻胫股。而遑恐不自舒。未几，女暗中以纤手生不得已，遂与共榻，女元龙③何敢高卧？」婢曰：「华姑来。」微窥之，年约五十余，茫茫无所复之。一妇人排闼入。生闻之，倍益惭怍，且惧宵半，女曰：「可唤郎醒，遣放去。」婢立榻前，耽望颜色。惊问所苦。女摇首曰：「我自叹吾命薄灯。婢见啼痕，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

益悲。

妇欲捋衣视生，

将勿郎君粗暴耶？」

女不言，

「夜一少年郎寄此宿。」

妇笑曰：

「不知巧娘谐花烛。」

见女涕泪未干，

便致诘问。

女未答。

又视榻上有卧者，

犹风格。

见女未睡，

妇曰：

「远烦寄书，

究询书所自来。

幸不遣之去。」

女曰：

「彼固云为人寄书，

言吴郎已死，

茕无所依。

女问之。

妇云：

「是三儿家报，

骇曰：

「我女笔意也！」

一振衣，

书落榻上。

妇取视，

当何以报？」

又熟视生，

生备述之。

妇呼生起，

何？」

拆读，叹咤。

且为奈

笑曰：「无怪巧娘零涕。

遂导生於东厢，

探手於胯而验之。

是我之客，

不可久溷他人。」

妇顾生曰：

「慧黠儿，

固雄而雌者耶？

是以悲耳」。

没奔椓人④，

女叹曰：

「自怜生适阉寺，

生言：「不自知罪。」

又语女。

笑问：「何逆巧娘？」

身已伟男。

心惊喜，

如乍膺九锡。

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

自探之，

觉脐下热气一缕，

直冲隐处，

不知药医何症。

比五更初醒，

乃出。

生独卧筹思，

授生，

令即吞下，

秘嘱无吡，

犹可为。」

乃挑灯遍翻箱箧，

得黑丸，

然幸有根蒂，

望见巧娘，
辄欲招呼自呈，
如鸟窥笼。
时近门隙，
乃出门去。
生回旋无聊，
且复闭置，免人厌恼。」
妹交。
「郎有寄书劳。
将留招三娘来，
反关其户。
出语巧娘曰：
以炊饼纳生室，
叮嘱耐坐，
棂色才分，
妇即入，

生曰：
「跛者不忘履，
盲者不忘视。」
巧娘戏问：
「寺人亦动心佳丽否？」
并出堂中，
团坐置饮。
饮次，
巧娘笑云：
「姊妹亦可。」
逡巡入，
向生敛衽。
妇令相呼以兄妹。
三娘可来，
拜谢途中人。」
发扉曰：
「闷杀郎君矣！
惭讷而止。
延至夜分，
妇始携女归。

既於枕上问女：「巧娘何人？」

女曰：「实告君，

贵恨入冥。」

生惊，

疑三娘亦鬼。

而不能人，

因邑邑不畅，

适毛家小郎子，

病剧，

其快可知。

十八岁

而时命蹇涩。

发研新试，

何畏之？」

敦促偕去。

曰：「鬼也。

才色无匹，

生喜，

捉臂登床，

阳为吾子可也。」

「阴为吾婿，

私嘱生云：

「此丈夫而巾帼者，

三娘羞晕不行。

如曰：

迫令安置。

妇顾三娘，

俾与生俱，

巧娘以三娘劳顿，

相与粲然。

生大愕。

女曰：

我母子无家，

借庐栖止。」

妾非鬼，

狐仁。

巧娘独居无偶，

女曰：

「实告君，

生惊，

疑三娘亦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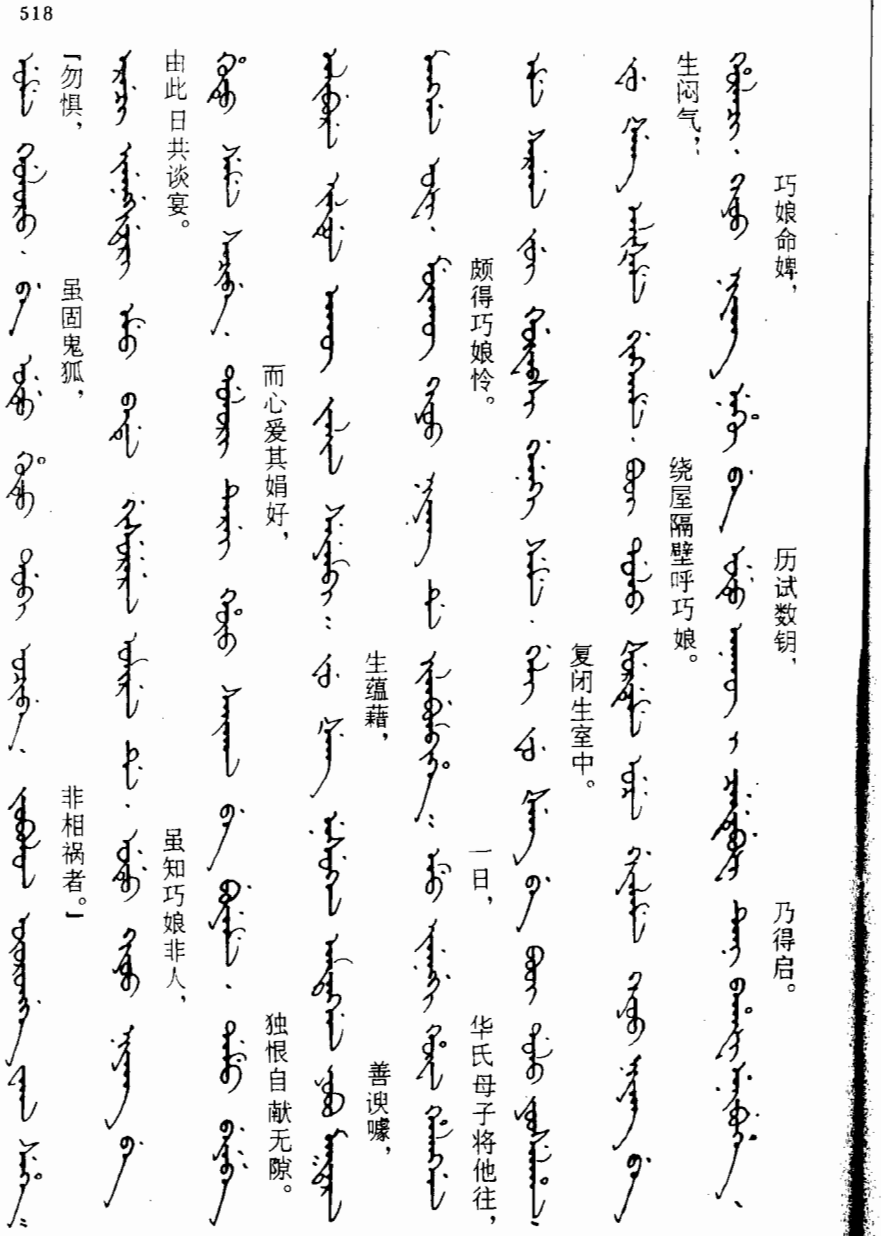
而不能人，

因邑邑不畅，

病剧，

十八岁

而时命蹇涩。


巧娘命婢，　　历试数钥，　　乃得启。
生闷气；　　绕屋隔壁呼巧娘。
复闭生室中。
颇得巧娘怜。　　一日，　　华氏母子将他往，
生蕴藉，　　善谀噱，
而心爱其娟好，　　独恨自献无隙。
由此日共谈宴。　　虽知巧娘非人，
「勿惧，　　虽固鬼狐，　　非相祸者。」

聊作蛙怒耳。」　　遂相绸缪。
故缩；　　今以诮谤难堪，
然！」　　生笑曰：　　「前羞见客，
惊曰：　　「何前之渺渺，　　而遽累
「惜可儿，　　此处阙然。」　　语未竟，　　触手迎握。
偎向之。　　女戏掬脐下曰：
生挽就寝榻，
生附耳请间。　　巧娘遣婢去。

华姑嗔目，问：「谁启扉？」巧娘笑迎自承。

华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

生曰：「密之，华姑嘱我严。」语未及已，生劝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终衔之。

乃妒忌如此！」少秘惜。

三娘从学刺绣，妾不曾借庐居之。

昔母子流荡无所，已而悲曰：「今乃知闭户有因。

两情不能自展，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华姑昼夜防闲，始各拗怒为喜。

巧娘言虽愤烈，意不自安，以一身调停两间，三娘见母与巧娘苦相抵，是丈夫而巾帼者，何能为？」

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

华姑益怒，聒絮不已。

便曳生出。

至门外，

华姑排止之，

殊尤已时。

而巧娘尤不可堪，

泪滚滚如断贯珠，

二女相向，

容颜悲恻；

即治装促生行。

早定永约。」

念居此非计，

若宜归告父母，

「吾儿姊妹皆已奉事君，

眉目含情而已。

华姑谓生曰：

父曰：

「妖言何足听信？

生略述崖末，

兼致华氏之订。

正切焦虑，

见子归，

喜出非望。

生乃归。

时傅父觅子不得，

李氏废园中，

可待亲迎。」

僦屋於贵邑。

倘不忘夙好，

曰：「君行后，

老身携两儿，

则院宇无存，

但见荒冢。

华姑送至舟上，

母不信，薄观之，始骇。呼婢研究，

一日，为小婢所窥，奔告母。

渐至白昼宣淫，意欲炫闻翁媪。

生乃退，而技痒，不安其分，辄私婢，

亦不为戚党笑。」父不言，但嗤之。

情亦犹人；况又慧丽，娶之

不然，死矣！」生曰：「彼虽异物，

汝尚能生还者，徒以阉废故，

无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傅父从之，

何必鬼物？」生曰：「儿非华姑，

生私白母：「非华氏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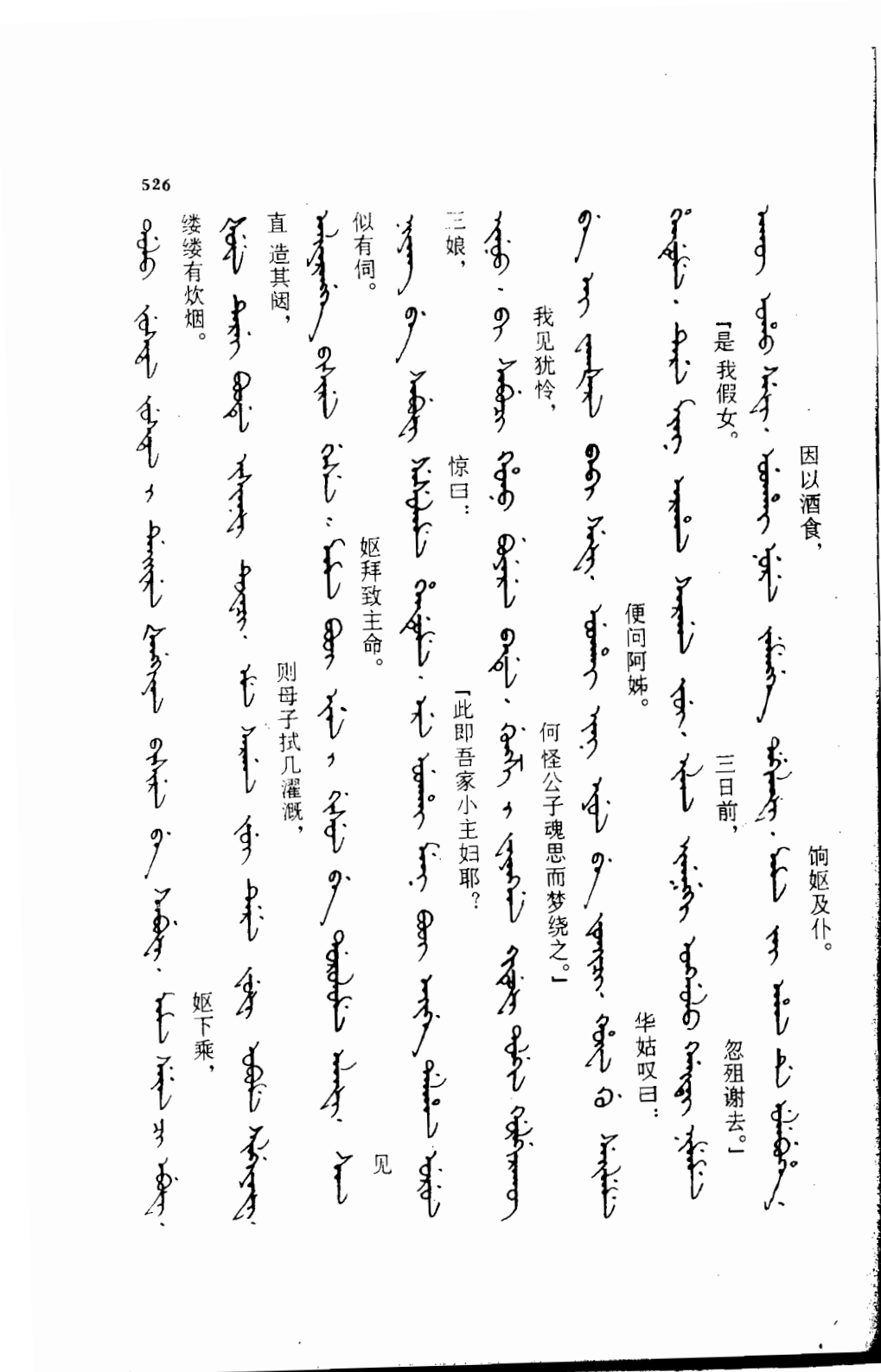
以示子不阉，母曰：「世不乏美妇，

尽得其状。将论婚於世族。

喜极，逢人宣暴，见败垣竹树中，

遣一仆一妪往觇之。出东郭四五里，

寻李氏园。



因以酒食，饷姬及仆。

「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谢去。」

三娘，惊曰：「此即吾家小主妇耶？

似有伺。姬拜致主命。见直造其阁，则母子拭几濯溉，姬下乘，缕缕有炊烟。

夜闻鬼哭。生诧其异，入告三娘。

必召见问之。或言秦女墓，而终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琼来者，

生欷歔久之。迎三娘归，见华姑亲问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

生恻恻欲涕。亲迎之夜，父母皆喜。末陈巧娘耗，姬归，备道三娘容止，

中出，　　举首酸嘶，　　怨望无已。

「巧娘，巧娘！　　某在斯。」　　俄见女郎⑤　缒⑥婴儿自穴

驰诣其墓。　　叩墓而呼曰：

生闻之，　　悲已而喜。　　即命舆，　　宵昼兼行，

将无是姊？　　向欲相告，　　恐彰母过。」

实未尝使闻。　　兹之怨啼，

「妾负姊矣！」　　诘之，　　笑云：　　「妾母子来时，

三娘沉吟良久，　　泣下曰：

延医来。　　巧娘曰：　　「疾不可为，

事姑孝。　　后傅父病，

不类鬼物，　　益喜。　　二女谐和，

抱子告　母。　　母视之，　　体貌丰伟，

罪将安辞！」　　乃与同舆，　　渡海而归。

生曰：　　「误听华姑言，　　使母子埋忧地下，

巧娘曰：　　「是君之遗孽也，　　诞三日矣。」

生亦泣下。　　探怀问谁氏子。

客於广而闻之。

地名 遗脱，

亦未知所终。

十四入泮。

高邮翁紫霞，

既竣而卒。

儿长，

绝肖父；

尤慧，

魂已离舍。」

督治冥具，

阁人。⑤郎——原作「娘」。⑥缯——原作「绷」。

一次许汜去看他，他不把许汜放在眼里，自己睡大床上，让客人睡在下床。后称人待客简慢，多曰「元龙高卧」。①椽人——①蓬荜——蓬户荜门，形容家贫屋陋。②税驾——犹言解驾停车。「税」通「脱」。③元龙——汉末陈登，字元龙，志向高迈。有

於理未当。

茅茨不远，

可便下榻。」

「未修地主之仪，

忽叨盛馔，

纵饮甚乐，

不觉日暮。

介曰：

一介秋衡，

一常丰林，

一麻西池。

沽酒相欢。

款洽间，

各表姓字：

会三秀才，

谈言超旷，

悦之，

士人某，

赴试金陵。

经由宿迁，

三仙

文成方饮。」

众从之。各拟一题，

敬拟四题命阄，

各拈其一，

今闱场伊迩，

不可虚此良宵。

安置从人。

麻曰：「昔日以文会友，

既入，

舍宇精洁。

呼僮张灯，

又命

忽睹庭院，

门绕清流。

唤仆相将俱去。

至邑北山，

常、麻并起捉襟，

仆卧山谷中。

呼仆已起。

大骇，

既醒，红日已高。

四顾并无院宇，

惟主

醉中不暇解履，

著衣遂寝。

醺醉。

客兴辞，

主人乃导客就别院寝。

主人进良酝，

巨杯促酹，

不觉

深为倾倒，

草录而怀藏之。

二更未尽，

皆已脱稿，

迭相传视。

秀才读三作，

写置几上；

拾得者，

就案构思。

以是擢解①。

士人入闱，三题皆仙作，

三物最灵，人往往见之云。

始知为三仙洞。时出游，

盖洞中有蟹、蛇、虾蟆，

下山，问土人，

自讶迷罔；视怀中，则三作俱存。

见傍有一洞，水涓涓流溢。

①解——指解元，科举时代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也称「解首」。

得肉，刲左股献之。

后母病弥留，苦思肉。仲急无所

得，每以肥甘 劝进。母辄出之。

啫饮善啖，窃腹非母，

母好佛，不茹荤酒。仲既长，

乐仲，西安人。父早丧，母遗腹生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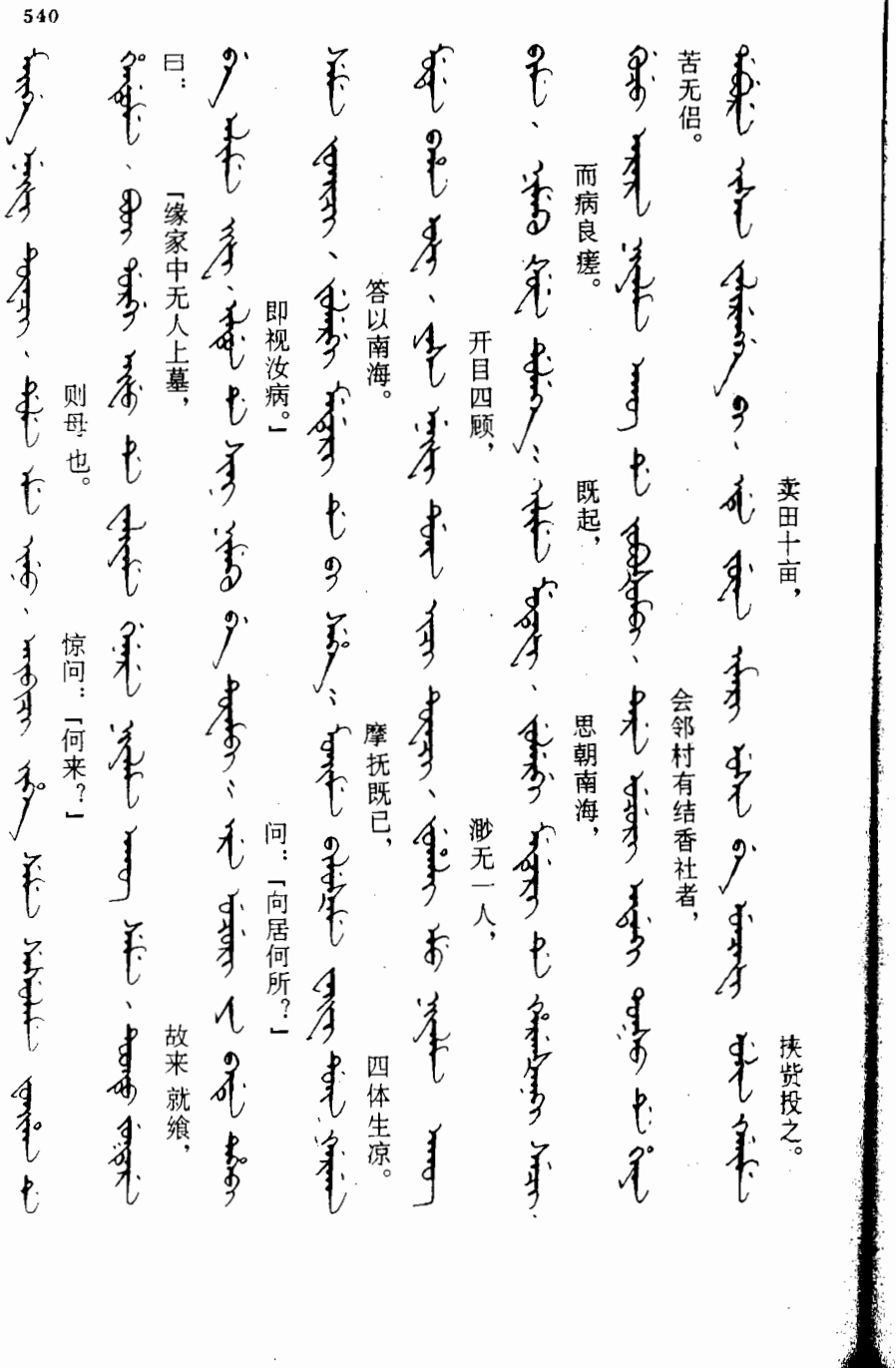
乐仲

谓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秽。身犹童子。娶三日，辄对哀哭。年二十始娶，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后，心念母苦节，又恸母愚，不靳与；有言嫁女无釜者，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药，寻愈。见股。皆与饮；里党乞求，以利刃益割右股，行益不羁，哀愤益切，奴隶优伶，不食而死。仲病稍瘥，悔破戒，仲自乃从

便即灶头举赠之。仲鲜居十年，之三四，仲必不可。迟之半年，顾遂醮女。妻父顾文渊，浼戚求返，请我实不为乐！」遂去妻。

家中所有，任其取携，
先是，仲殷饶，同堂子弟争奉事之，
始典质营办。以是故家益落。
倾囊遗之。未几，催租吏登门，
鬻子。仲自措税金如干数，
故对之唏嘘，言追呼急，将以
咸朝夕骗赚之。或以博赌无资，
邻借釜炊。诸无行者知其性，

督乱中，觉有人摩抚之，目微启，
颇似萦怀。因而病益剧。
对主号痛。无嗣之戚，
皆辞以故。仲乃酹诸室中，
将遣子弟代祀，仆造诸门，
适母忌辰，仲适病，不能上墓，
幸仲达，不为意。
亦莫之较，及仲蹇落，存问绝少。



愿相附以行。

仲喜，即待趣装，

适言南海之游，琼华七之卷

人邀饮，

有名妓琼华在座。

仲於是独行。至闽界，遇友一

众益恶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

牛酒韭蒜，熏腾满屋，

共摈绝之。苦求乃许之。及诣途，

而社中人以其不洁清，

卖田十亩，挟赀投之。

苦无侣。会邻村有结香社者，

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

开目四顾，渺无一人，

答以南海。摩抚既已，四体生凉。

即视汝病。」问：「向居何所？」

曰：「缘家中无人上墓，故来就飨，

则母也。惊问：「何来？」

二人方投地，
忽见遍海皆莲花，
恨无所现示，
中有泣者。
俟其既拜，
而后拜之。
众拜已，
鄙不与同事。
仲与琼华窥其意，
见其载妓而至，
益作笑之，
社中人
清醮方毕，
而实一无所私。
既至南海，
遂与俱发。
寝食共之，

望海大哭，
声震岛屿。
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
衣屐并无沾濡。
而仲犹身在岸，
少间，
云静波澄，
一切都杳，
悉变霞彩，
障海如锦。
急奔呼母，
跃入从之。
众见万朵莲花，
琼华见为菩萨，
仲视之，
朵上皆其母。
花上璎珞垂珠。

问其姓氏，
自言：「阿辛，姓雍，
苦求援拯，
仲遂携与俱归。
有童子方八九岁，
丐食肆中，
招琼华去，
仲独憩逆旅。
命舟北渡。
途中有豪家，
貌不类乞儿。
细诘之，
则被逐於继母。
琼华挽劝之，
惨然下刹，
心怜之。
儿依依左右，

仲视之，
则当年与顾家离婚书也。
索书。
辛启荷囊，
取付仲。
付一函书，
嘱勿遗脱。」
仲即
居何乡？」
答云：「不知。
但母没时，
不应有子。
因问：「乐
姓。」
仲大惊，
自疑生平一度，
适雍六月，
遂生余，
余本乐
母顾氏。
尝闻母言：

「业作假夫妻，
可又问也？

视之，则琼华也。
惊问所自。

笑曰：

居二年，
割亩渐尽，

忽有丽人入。

一日，父子方自炊，

竟不能畜僮仆。

颇慰心怀。
然家计日疏，

审其年月，
良确，

「真吾儿也！」
惊曰：

琼华亦善抚儿。

至夜，
父子同寝如故，

另洁一舍，舍琼华。

代儿炊。

仲良喜。

是以不惮千里。」
遂解妆，

计两全，
则无如从君者，

则无以自庇，
从人，则无以自洁。

今媪已死，
顾念不从人，

向不及从者，
徒以有老媪在。

我见。」

琼华笑诺之。

一日，大醉，

「仆醉时，

卿当避匿，

勿使

日益繁盛。

仲每谓琼华：

因而婢仆马牛，

所自来。

琼华渐出金珠，赎故产，

仲亦不问

戚党闻之，

皆馈仲，

酿，

命琼华为之按股。

琼华茹素，

以茶茗侍。

一日微

由此不复饮市上，

惟对琼华饮。

琼楼，

移时始已。

酒顿醒，

觉世界光明，

所居庐舍尽为玉宇

蹈舞若狂，

曰：「吾悟矣！」

仲视之良久，

忽大喜，

急唤琼华。

琼华艳妆出。

役二婢：一温酒，一瀹茗而已。

非疑难事，不以闻。

与仲别院居。子及妇日三朝，

琼华渐以家事付新妇，

琼华亦信之。既为阿辛完婚，

「卿视此花放后，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

隐起肉际。奇之。仲笑曰：

见股上割痕，化为两朵赤菡，

气已绝。急以两手捻合其花，且祝

上，莲花大放，试之，

琼华大惊曰：「君欲何为？」视其股

「母子来大好！」即复瞑。

闻声，开眸微笑曰：

父。

入门，见仲白足坐榻上。

良久而返。辛亦从往朝

一日，琼华至儿所，新妇多所咨白，

积三年余，琼华年琼华释手，则花已复合。於是居处言笑如初。

有卿事，无已，姑为卿留。」何必又牵一人作伴也？

一炊黍时，忽开眸笑曰：「卿自即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

容易。为君教子训妇，亦有微恩。

曰：「妾千里从君，大非

始不冻馁。母尚未得一享安逸，

辛泣曰：「数年赖母经纪，

妆竟，谓子及妇曰：「我将死矣。」

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

遂命工治双櫬。辛骇问之，

被人捉头舁足，殊不雅洁。」

忽谓仲曰：「凡人死后，

近四旬，犹窃窕如二十许人。

衣冠俨然。

号恸欲绝。

已含。

辛哭告父。

父不知何时已僵，

偶涉凡念，

我无功焉。

我本散花天女，

填偿汝父。

今限已满。」

遂登木自入。

再呼之，

双目

入棺，并停堂中，

遂谪人间三十余年，

数日未殓，

而子享，

奴婢牛马，骗债者

光明生於股际，

何遂舍儿而去？」

曰：

「父种福，

辛，

拟以田产半给诸乐。

讼诸官。

官莫能

诸子弟

共谋逐

觊觎其有，

香光遂渐灭。

既殡，

乐氏

则香雾喷溢，

近舍皆闻。

棺既阖，

照彻四壁。

琼华棺内，

冀其复返。

重赂之。顾不受，必欲得甥。

忿质公庭。雍惧，

则女死而甥已逐。

雍穷觅郡邑，

顾老无子，遂诣婿所，

雍流寓於闽，苦忆女，

音耗遂绝。

经年余，

久不决。初，顾嫁女於雍，

辛不服，以词质郡，

顾欲详诘，與去已远。

勿讼也。甥方有难，宜急往。」

「汝甥即吾子，现在乐家，

「彼非顾翁耶？」顾诺。女子曰：

斜避道左。與中一美人呼曰：

顾偶於途中，见彩與过，

半年不得，夫妇皆被刑辱。

华没日，
此时讼犹未兴也。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言其见美人之日，
即琼
ᠭᠤᠶ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ᠡᠳᠦᠷ ᠲᠤ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再醮日，
及生子年月，
ᠳᠠᠬᠢ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即自投至官，
言女大归日、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至，
顾
则讼方沸腾。
ᠲᠦᠷᠦᠭᠰᠡᠨ᠂

顾乃受赂如西安。
ᠭᠤᠶᠠᠨ ᠬᠦᠮᠦᠨ ᠤ ᠡᠳᠦᠷ ᠲᠤ ᠬᠡᠯᠡᠪᠡᠷᠢ᠂

历历甚悉。
ᠲᠦᠷᠦᠭᠰᠡᠨ᠂

案遂结。
既归，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诸乐皆被杖逐。
ᠲᠦᠷᠦᠭᠰᠡᠨ᠂

面目，
世中人乌得而测之哉！」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若有情，
若无情，
此为菩萨真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不作温柔乡观也。
寝处三十年，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人，
直视之为香洁道伴，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也，
烂漫天真，
佛之真也。
乐仲对丽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异史氏曰：
「断荤戒酒，
佛之似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六十余，
生一子，
辛亦顾之。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辛为顾移家来，
授庐赠婢。
ᠪᠠᠭᠠᠵᠢᠭᠤᠯᠵᠤ ᠤᠳᠤᠬᠤ ᠡᠳᠦ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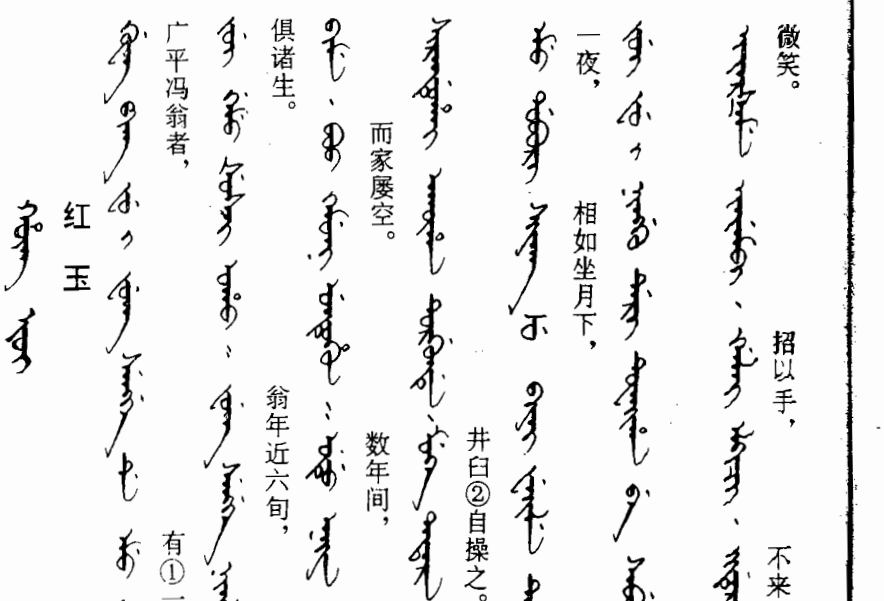
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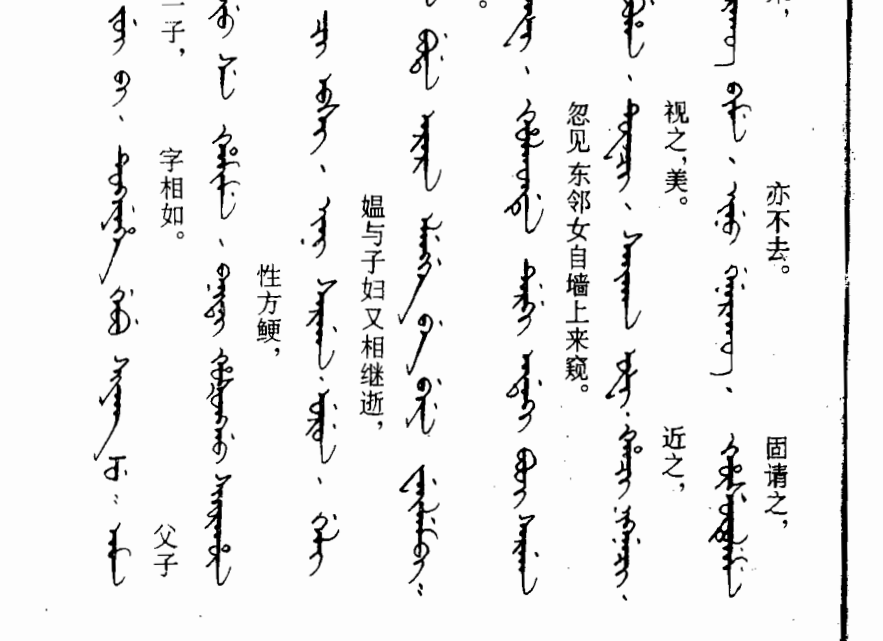
招以手，

不来，

亦不去。

固请之，





而家屡空。

数年间，

媪与子妇又相继逝，

俱诸生。

翁年近六旬，

性方鲠，

广平冯翁者，

有①一子，

字相如。

父子

如此落寞，



尚不刻苦，

乃学浮荡耶？

唤生出，

骂曰：

「畜生，所为何事！

窥之，

见女，

怒。

翁夜起，

闻子舍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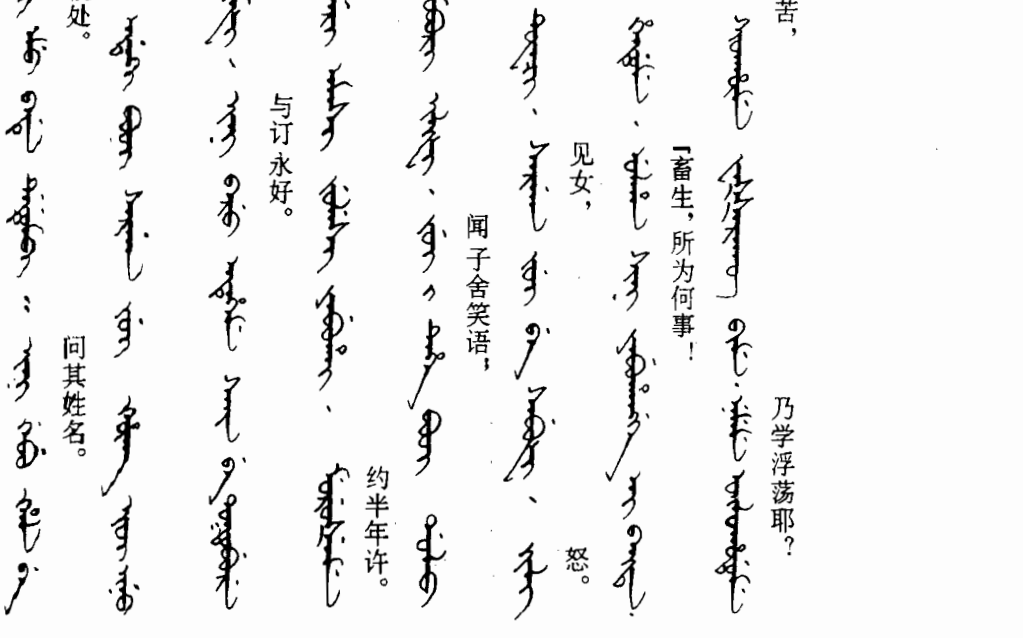
女诺之。

夜夜往来，

约半年许。

生大爱悦，

与订永好。



曰：

「妾邻女红玉也。」

乃梯而过。

遂共寝处。

问其姓名。

视之，美。

近之，

一夜，

相如坐月下，

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

井臼②自操之。

「亲庭③罪责，我良足愧辱！

愤然归寝。

女流涕曰：

当不仅贻寒舍羞！」

曳已，

珀，而又复珀人！倘事一发，

「女子不守闺戒，既自

泣言知悔。

翁叱女曰：

亦促汝寿！」

生跪自投，

人知之，丧汝德，人不知，

「来宵相俟，妾为君谋

此处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贫。

跃墙钻隙④，何能白首？

「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生乃洒涕。

女止之曰：

女言辞决绝，

卿如有情，尚当含垢为好。」

两人缘分尽矣！」

生曰：

「父在，不得自专。

翁自度无赀，以是故止之。生之。而隐馈金，不敢告父。别去。生乘间语父，欲往相也。君重啖之，必合谐允。」言已，赠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吴村卫氏女，出白金四十两，年十八矣，高其价，故未售之。」次夜，女果至，

几上。卫乃喜，会其旨，倾囊陈心许之，而虑其靳於赀。生听其词意吞吐，又见仪采轩豁，与闲语。卫知生望族，氏。卫故田舍翁。生呼出外，之。生遂假仆马，谐卫又婉言：「试可乃已。」翁颔

期而归。

诡告翁，　言卫爱清门，

即合舁送去。」　生与订

「公子无须亲迎，　待少作衣妆，

卫⑤借舍款婿，　便言：

虽荆布之饰，　而神情光艳，　心窃喜。

女依母自障。　微睨之，

生入拜媪。　居室逼侧，

浼邻生居间，　书红笺而盟焉。

居林下⑦，　大扇威虐。

宋官御史，　坐行赇免。

遇邑绅宋氏。

名福儿。　会清明，　抱子登墓，

琴瑟⑥甚笃。　逾二年，　举一男，

女勤俭，　有顺德，

至日，　卫果送女至。

不责觉。　翁亦喜。

对其家人，指天画地，诟骂
归告翁。翁大怒，奔出，
既思势不敌，敛怒为笑，
生骤闻，怒形於色，
冀可摇，使家人风示之。
料冯贫士，诱以重赂，
问村人，知为生配。
是日，亦上墓归，见女艳之。

扶置榻上。经日，生杖而能
儿呱呱，啼室中。邻人共怜之，
父子伤残，呻吟在地，
群篡舁之，哄然便去。
女闻之，弃儿於床，披发号救。
殴翁及子，汹若鼎沸。
宋氏亦怒，竟遣数人入生家，
乃端。家人鼠窜而去。

日夜哀思，

而虑其扈从繁，

儿又罔托。

无路可伸。

每思要路刺杀宋，

冤塞胸吭，

益悲，

后闻妇不屈死，

卒不得直。

讼几遍，

上至督抚，

抱子兴词，

生大哭，

呕血寻毙。

翁忿不食，

起，

今乃知不足齿之伧！」

客怒眦欲裂，

遽出，

曰：「仆以君

姑伪应之。

而忘报乎？」

生疑为宋人之侦，

客遽曰：

「君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

曾与无素。

欲问邦族，

虬髯阔颔，

忽一丈夫吊诸其室，

双睫为之不交。

愿得而代庖焉。」

生闻，崩角在地。

请自任之；

所欲自任者，

「此妇人女子之事，

非所能。

君所欲托诸人者，

能为我杵臼⑨否？」

客曰：

但怜此裸中物，

恐堕宗祧。

君义

仆之卧薪尝胆者，

固有日矣。

宋人恬我。

今实布腹心：

生察其异，

跪而挽之曰：

「诚恐

宋执谓相如，

宋家具状告官。

官大骇。

父子三人，

及一婢一媳。

寝，

有人越重垣入，

杀御史

抱子亡去。

至夜，

宋家一门俱

遂去。

生惧祸及，

曰：「不济，

不任受怨；

济，亦不任受德。」

客不顾而出。

生追问姓字。

生曰：「冤哉！某以
屡受梏惨，
杀汝子，
见邑令，
问：「何杀人？」
群夺儿抛弃之。
生冤愤欲绝。
系累而行。
儿啼愈嗔，
闻儿啼，
迹得之，
夜至南山，
不知所之，
宋仆同官役诸处冥搜。
於是情益真。
於是遣役捕生。
卒无词。
令是夜方寝，
何怨？」
生既褫革[1]，
令曰：
「汝杀人子多矣，
孤儿何罪？」
生泣曰：
「我死，
无足惜，
不能置辨。
乃收诸狱。
令曰：
「不杀人，
何逃乎？」
生词穷，
何能逾垣杀人？」
夜死，
我以昼出，
且抱呱呱者，
生遁，

无可畏惧，乃详诸宪司，代生解免，竟无踪绪。心窃恔，又以宋人死，令睹之，魂魄丧矣。荷戈索，牢不可拔。木者寸余，一短刀利如霜，剁床入集而烛之，举家惊起，大惧而号。闻有物击床，震震有声，

不复能自禁。如此半年，不续，则於无人处大哭失声，滑堕，及思半生贫彻骨，宗支祸，几於灭门，则泪滑念大仇已报，则輾然喜，思惨酷之竟释生。荷且自度。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归，瓮无升斗，

「大冤昭雪，可幸无恙！」

其声稔凝神寂听，

似一女子。

闻一人在门外，

扉初启，

便问：

小儿语。

忽有款门者，

生急起窥觇，

竟无生路。

而仓卒不能追忆。

浓浓与床，

既葬而归，

悲怛欲死，

辗转空求判还卫氏之骨。

捕禁益懈。

乃哀邑令，

「实告君：

昔言邻女者，

泣问：「儿那得来？」

女曰：

目灼灼视生。

细审之，

福儿也。

大惊，

「汝忘而父耶？」

儿牵女衣，

女亦惨然。

既而推儿曰：

生不暇问，

抱女呜哭。

玉也。

嬉笑跨下。

挽一小儿，

熟，

而仓卒不能追忆。

生急起窥觇，

燕火烛之，

则红

头，

不能仰浴。

女即遽起。

问之，答曰：「奴欲去。」

生裸跪床

竟不复能识父矣。

天未明，

如依其母，

儿在女怀，

生挥涕拜谢。

闻大难既息，

故携来与君团聚耳。」

抱养於秦。

见儿啼谷中，

适宵行，

妾也。

妾实狐。

租田数十亩，

雇佣耕作；

荷锸

遂出金治织具，

或当不殍饿死。」

勿问盈歉，

不能自给。

女曰：

「但请下帷⑫读，

操作。

生忧贫乏，

乃剪莽拥彗，

类男子

家道新创，

非夙兴夜寐不可。」

女笑曰：

「妾谁君耳！

今

「妾前以四金寄广文⑭，已复名在巾服尚未复⑬耳。」女笑曰：「灰烬之余，如何？」诘之，答云：「试期已迫，然一事未就安妥，卿白手再造矣。」生曰：「类素封家。约半年，人烟腾茂，里党闻妇贤，益乐赀助之。牵萝补屋，日以为常。诛茅，

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如随风飘去，而操作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矣。女袅娜是科遂领乡荐。时年三十六，误之已久。」生益神之。若待君言，

「惜乎击之不中！」

使苏子美⑮读之，

必浮白曰：

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

刀震震入木，

竖人毛发，

然官宰悠悠，

狐亦侠也。

遇亦奇矣！

故其报之也侠。

非特人侠，

异史氏曰：

「其子贤，

其父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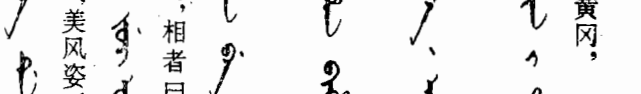
痛恨说：「惜乎击之不中！」就浮一大白（喝一大杯酒）。事见《世说补》。

为【广文】。⑬苏子美——宋代文学家苏舜钦，字子美。传说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到【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这段时，抚掌【试期已迫，巾服尚未复】之说。⑭广文——唐天宝九年，在国子监增开广文馆，设博士、助教等职。明清以来亦称儒学教官——秀才被褫革后，就失去参加乡试的资格。必须证明无罪，申请恢复秀才功名，穿戴起秀才衣帽，方能参加乡试。所以有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又引伸为闭门苦读。此处意为专心读书。⑱巾服尚未复【详诸宪】，即向上级呈报的意思。⑫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史记·董仲舒传》：「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帽，这叫做【褫革】，然后才可以动刑拷问。⑪详诸宪——过去下级向上级官署呈报的文书叫做【详】，【宪】是对上官的尊称。后来报了仇。⑩褫革——科举时代，秀才有一定式样的制服。秀才犯罪，必须先请学官革掉其功名，不准再穿戴秀才的衣故意抱着逃到山里；程婴假作出头告发。屠岸贾派人把杵臼和孩子都捉来杀了。这样，程婴才得以把赵朔的儿子抚养成人，死了赵朔，还想捕杀他的遗腹子。公孙杵臼和赵朔的朋友程婴想出一条计策，由杵臼另外找了一个婴儿，冒充赵朔的儿子，出入尝之，以示不忘败辱之耻。事见《吴越春秋》。⑨杵臼——指公孙杵臼，春秋时晋人，赵朔的门人。历史故事：屠岸贾杀伸为退隐之所。古代罢官退隐称为【退归林下】。⑧卧薪尝胆——历史故事：春秋时，越王勾践为报吴国之仇，悬胆於坐，⑤卫——原文无，补之。⑥琴瑟——比喻夫妻和好。《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⑦林下——本指乡里，引【庭训】。这里以【亲庭】指父亲。④跃墙钻隙——《孟子》：「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指暗地里来往不合法的男女私通行为。①有——原文脱，补之。②并曰——汲水舂米，比喻操持家务。③亲庭——父亲的代称。孔子曾当庭教训儿子，后即以父训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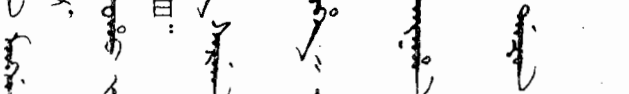
祖居黄冈，生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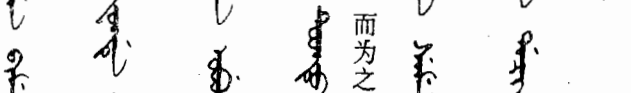
生母臧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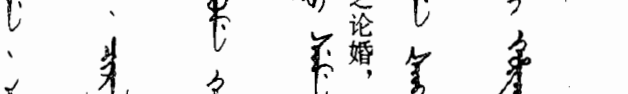
而为之论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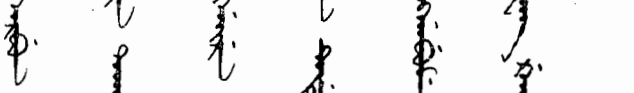
父母共以为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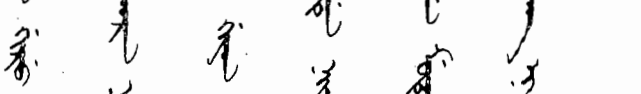
陈云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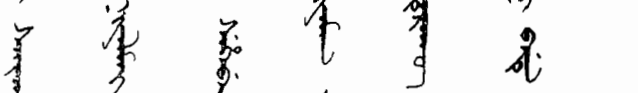
楚夷陵人，孝廉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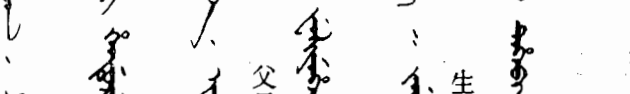
真毓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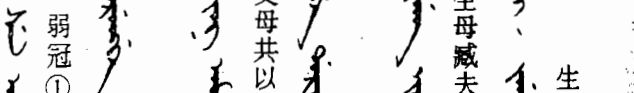
能文，美风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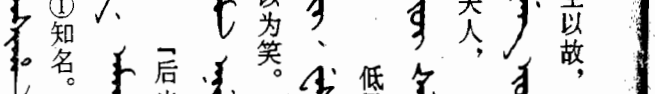
弱冠①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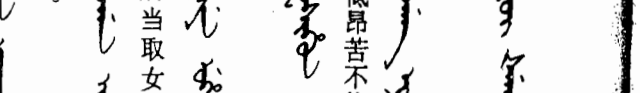
儿时，相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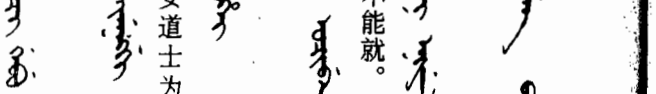
「后当取女道士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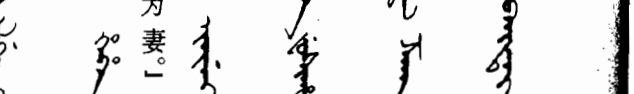
低昂苦不能就。



谐外祖母。



闻时人曰：



「黄州『四云』，



旷世真无其仇，心好而目注之。

度皆雅洁。中一最少者，

扣其关，果有女道士四人，谦喜承迎，

生因窃往。

故云。

庵去臧氏府仅十余里，

盖郡有吕祖②庵，

庵中女道士皆美，

少者无伦。」

闻时人曰：

「黄州『四云』，

二十已来，一梁云栋，约二十有

一白云深，年三十许，一盛云眠，

起而去。少间，瀹茗，进佳果，道姓字：

陈赤颜发颊，低头不语，

生戏曰：「奇矣！小生适姓潘④。」

答云：「云栖，姓陈。」

诸女冠③觅盏烹茶。生乘间问姓名。

女以手支颐，但他顾。

独少云栖。未便遽问。

恋綦切。次日，又诣之。诸道士俱在，

明日可复来。」生归，思

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见云栖，

生乃起别。白力挽之，

白曰：「此婢惧生人。」

生殊怅惘，因问之。

四、五，却为弟。而云栖不至。

云眠亦去。

酒数行，　生辞以醉。

俄挑灯具酒，

「姑止此，我捉婢子来奉见。」　生乃止。

生欲归。　白捉腕留之，　曰：

「云栖何在？」　答云：「自　至。」　久之，　日势已晚，

生力辞，　不听。　白拆饼受箸，

劝进良殷。　既问：

诸女冠治具留餐，

梁去少时而返，　具言云栖不至。

不能劝饮。

白顾梁曰：　汝往曳陈婢来，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

「吾等面薄，

覆盏告醉。

梁亦以此挟劝之，

生又尽之，

生果饮如数。

白曰：「饮三觥，则云栖出矣。」

去。

生喜，不甚畏梁，

一日，既暮，白出门，与少年

但不时於近侧探侦之。

而心念云栖不忘也，

不敢复往，数日

天既明，不辞而别。

迭就淫焉。终夜不堪其扰。

乃佯醉仰卧。两人代裸之，

生欲去，而夜已深，

隔窗曰：「人皆以妾为饵，钓君也。

似将有言，盛乃去。云栖

曰：「闭扉矣。」生立窗外，

但见室门砰然而合。盛笑

又入一院，呼曰：「云栖！客至矣。」

因问云栖。盛导去，

问之，则梁亦他适。

急往款关。云眠出应门。

之约⑤，

所不能也。」

妾候君三年。

如望桑中

果相见爱，

当以二十金赎妾身。

云栖曰：

「妾师抚养，

即亦非易，

生乃以白头相约。

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

清规，

亦不敢遂乖廉耻，

频来，

则身命殆矣。

妾不能终守

者，

辄以服阙⑥为辞。

母不听。

但刻减金赀，

日积之。

有议婚

夫人庭训最严，

心事不敢使知，

遂星夜而还。

无何，

孝廉卒。

适有家人

报父病，

心怊怅，

思欲委曲夤缘，

再一亲其娇范。

而盛复至，

从与俱出，

遂别而归。

中

生诺之。

方欲自陈，

则院宇荒凉，大异畴昔。

乃携所积而去。至黄，谐庵中，

音耗遂梗，久不如黄省问。

从母听命。」夫人许之。

旦夕一往，如不果谐，

生婉告曰：今遭大故，

外祖母欲以儿婚陈氏，

「襄在黄冈，

命驾即诣郡北。遇观辄询，

生闻之悲叹，云眠消息不知也。」

从恶少遁去，向闻云栖寓居郡北，

问：「何之？」曰：「云深、云栋，

老道士死，「四云」星散矣。」

因就问讯。尼曰：「前年

渐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

夫人以香愿登莲峰，

幸舅远出，

嫫疑甥与舅谋，

茫然。

夫人归宁，

以事问母，

母殊

当遣俘来。」

逾半年，

「舅言：

陈翁如岳州，

待其归，

并少踪绪。

朝夕厄苦，

一传口语，

但道其暂寄栖鹤观师叔王道成所，

「有表兄潘生，

与夫人同籍，

烦嘱子侄辈，

词旨悲恻。

末言：

移坐就榻，

告诉坎坷，

自言陈云栖。

闻夫人家夷陵，

人扣扉，

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

斋宿山下。

既卧，

逆旅主

怅恨而返，伪告母曰：

所谓潘生，即儿也。」夫人诘

生长跪曰：「实告母：

夫人既归，向生言及。

未明早别，殷勤再嘱。

但云：「既在学馆，秀才辈想无不闻也。」

夫人审潘名字，即又不知，

恐过此以往，未或知也。」

度日如岁。令早一临存；

夫人往奔丧。殡后，迷途，

邑邑而病。适臧媪卒，

则云栖半月前出游不返。既归，

窃命舟访王道成。至，

会生以赴试入郡，

亲宾乎！」生垂头，不敢出词。

宣淫寺观，以道士为妇，何颜见

知其故。怒曰：

「不肖儿！

同舟而还。

既至，则生疾未起。

女益喜。次日，母夫人。

夫人悦，请同归荆州；

谈笑甚欢；自愿容商之。」

夫人招与同榻，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

胡蹉跎至今也！

妹曰：「良佳！

母大悦，为之过宿，私以己意告妹。

把手与语，意致娇婉，

暂寄此耳。」

问：「婿家谁？」曰：「无之。」

氏女，京氏甥也。

怙恃俱失，心动，因诘生平。

妹云：「此王

每思得一佳妇，俾子不怼；

姿色曼妙，目所未睹。夫人

见有少女在堂，年可十八九，

问之，则族妹也。相便邀入。

至京氏家。

招两人相拜见。

生出，

於是幡然动色，

病亦寻瘳。

母乃

得此佳丽，

心怀颇慰。

则玉容必已有主。

出游不返，

因念三年之约已过，

伏窗窥之，

较云栖尤艳绝也。

生不信，

「夫人为公子载丽人至矣。」

使婢阴告曰：

母欲慰其沉疴，

夫人曰：

「既有成约，

不尔，

则终为母也女，

报母有日也。」

必已另有良匹。

果尔，

则为母也妇，

音耗阔绝，

知也。

妾少字夷陵潘氏，

知之。

但妾所以同归之初志，

母不

女微笑曰：

「妾已

夫人谓女：

「亦知我同归之意乎？」

导去问生。

生惊曰：

女惊曰：「卧莲峰下者，无此姓也。」

固知夷陵世族，有女冠问潘氏，即亦不强。

但前在五祖山时，

女问：「何在？」

母始恍然悟，

即母耶？

夫人命婢询潘氏者，

笑曰：「若然，则潘生固在此矣！」

今又潘氏，

即我是也！」

夫人亦喜。

遂以为女，

答云：「妾本姓王。

母问其何复姓王。

羞与终谈，

知以潘郎为戏。

生言其情，

女知为生，

女问：「何知？」

始

「卿云栖耶？」

涓吉为之成礼。

故从其姓耳。」

道师见爱，

急返告母。

将论婚士族，故讳其曾隶女冠籍。

因与俱去，俾改女子装，

女遇之流涕，而问名者，

道成颇不善之。会舅京氏如黄冈，

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业，

云眠遂去之汉口。女娇痴，

道成居隘，先是，女与云眠俱依王道成。

理家人生业，夫人颇以为忧。

而弹琴好弈，不知

女孝谨，夫人雅怜爱。

各述所遭，喜极而泣。

如释重负焉。合卺后，

是日，从妇人归，得所托，

嫌之。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颇

而问名者，女辄不愿。

远至栖鹤观，则闻依京舅矣。

「将何之？」盛云：「久切悬念。」

同舟，相对酸辛。问：

善。女喜，招与

近之，则云眠也。云眠独与女

欵一舟过，中一女冠，

留数日而归。泛舟江流，

积月余，母遣两人如京氏，

女先白夫人，盛乃入。

徐择佳偶。盛从之。既归，

伪作姊，携伴夫人，

因而欵歔。女设一谋，令易道装，

不知何时已矣！」

今视之如仙，剩此漂泊人，

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

故将诣黄冈，一奉探耳。

急问之，

则盛代备已久。

因谓女曰：

敢言也。

一日，忘某事未作，

以掩女冠之名，

而未

母益喜，

阴思纳女姊，

母既寡，

苦寂，

得盛

世故。

举止大家，

谈笑间，

练达

「昔在观中共枕时，

告盛曰：

乃另洁一室，

「老母首肯矣。」

女退，

母不言，

亦赧然笑。

爱之，

新妇欲效英、皇⑦如何？」

闻母言，

笑对曰：

「母既

不知女存心久，

但惧母嗔。

新妇若大姊者，

吾无忧也。」

「画中人，

不能作家，

亦复何为。

暖顿殊矣。

若不下逐客令，

即烦老母恤念，

则心中冷

数日来，

略有微劳，

如日日经营，

曾无一人知其甘苦，

非他：

曰：「妾所谓亲爱者，

犹忆之否？」

盛不觉双眦茨茨，

我两人当共事之。」

姊言：

「但得一能知亲爱之人，

始奇之。

盛曰：

生犹未信。

既而落红殷裤，

「妾乃二十三岁老处女也。」

将寝，

告生曰：

各矢无悔词，

乃使生与行夫妇礼。

女告母。

母令姊妹焚香，

於愿斯足，

亦不望前言之践也。」

俾得长伴老母，

女早之母所，　　占其床寝，
袱被从母。　　遣之不去。
请别与人探之。」　　三日后，
作内纪纲，　　若房闱之乐，
挂名君籍，　　当为君奉事老母，
所不堪耳。　　借此一度，
诚以闺阁之身，　　靦然酬应如勾栏⑧，
「妾所以乐得良人者，　　非不能甘岑寂也；

「几父在时，　　亦未能有此乐也。」
夜分始散。　　每与人曰：
挑灯瀹茗，　　听两妇弹琴，
昼日无事，　　辄与女弈。
自得盛，　　经理井井，
夫人故善弈，　　不暇为之。
自寡居，　　习为常。
不得已，　　乃从生去。
由是三两日辄一更

生再试不第。

始信数定不可逃也。

女笑以实告。

作字弹棋，

母疑曰：

每记籍

盛司出纳，

孙皆入泮，

母八十余岁而终。

云栖女一男三。

后云眠生男女各一，

不愿汝求富贵也。」

生从之。

在膝下，

率两妇与老身共乐，

日益温饱。

儿但

薄田三百亩，

幸得云眠纪理，

夫人曰：

「吾家虽不丰，

忽忆童时所卜，

今竟得两矣。」

母亦笑曰：

「我初不欲为儿娶一道士，

谁教之？」

「儿辈尝言幼孤，

报母。

已中乡选矣。

长孙云眠所出，

两个女儿，同时嫁给舜。⑱勾栏——原指宋、元间说书、演戏、玩杂技的场所。后称妓院为「勾栏」。又写作「句栏」。喻男女幽会私奔。⑰服阙——古丧礼，父母死后，服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阙」。⑦英、皇——指女英、娥皇，传说中尧的云栖。后文「便道郎待妙常已久」之句，也用此故事。⑤桑中之约——《诗·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后因贞观尼姑陈妙常与潘法成相恋，后来结为夫妇。这里真毓生因为云栖同妙常一样姓陈，故自称姓潘，暗用这个故事来挑逗陈八仙之一，道家正阳派号为纯阳祖师，故俗称「吕祖」。③女冠——女道士。④奇矣，小生适姓潘——《古今女史》载：宋朝女⑩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加冠，然身体还未壮，故称「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②吕祖——即吕洞宾，传说中的

趋出，

已遁去。

由此屡见。

心疑观中乌得有此。

遥自窗中见一女郎，

素衣，

掩映花间。

胶州黄生，

筑舍其中而读焉。

一日，

花时，

璀璨如锦。

大数十围，

牡丹高丈余，

劳山下清宫，

耐冬高二丈，

香玉

因题树上云：「无限相思苦，
寂然已杳。
爱慕殷切，
香风流溢。
追过短墙，
起。
二女惊奔，
袖裙飘拂，
曰：「此处有人！」
生乃暴
艳丽双绝。
行渐近，
红裳者却退，
女郎又偕一红裳者来，
遥望之，
遂隐身丛树中，
以俟其至。
无何，

曰：「妾小字香玉，
隶籍平康巷③。
生略叩生平，
不知君竟骚士，
无妨相亲。」
「君汹汹似强寇，
使人恐怖。
惊喜承迎。
女笑曰：
冥思。
女郎忽入，
何处觅无双②？」
含情对短窗。
归斋
恐归沙吒利①，

着衣易

「贪欢忘晓矣。」

既醒，曙色已红。女即起曰：

亦妾义姊。」遂相狎寝。

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

履，

「良夜更易尽，

愿如梁上燕，

朝暾已上窗。

生握腕曰：

栖处自成双。」

使人爱而忘死。

「卿秀外慧中，

顾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别。

卿乘间当来，

勿待夜也。」

由此夙夜必偕。

女诺之。

借此与风流士长作幽会，

亦佳。」问：「红衣者谁？」曰：此名绛雪，

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

「道士何名？」当为卿一涤此垢。」

被道士闭置山中，实非所愿。」生问：

氏移花至家，

日就萎悴。

怅惋不已。

过数日，

闻蓝径去。

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

见白牡丹，

悦之，

掘移次日，

有即墨蓝氏，

入宫游瞩，

但有呜咽。

竟夜不眠，

早旦而去。

生怪之。

可为妾咏」。

诘之，

不言，

义士今无古押衙」⑤，

今成谶语矣。

「佳人已属沙吒利，

难为君言。

「此有定数，

昔日佳作，

今长别矣。」

问：「何之？」

以袖拭泪曰：

「君陇不能守，

尚望蜀耶④？

一夕，

女惨然入曰：

不必过急。」

当从容劝驾，

不似妾情痴也。

「绛姊性殊落落，

女曰：

生以为恨。

辄不至；

每使邀绛雪来，

绝。

闻君哀伤，

女亦从之。

叹曰：

「童稚之姊妹，一朝断

已而挽请入室，

相向汍澜。

生因把袂，

避。

从容而近就之，

女亦不

挥涕穴侧。

遥见红衣人，

返，

涕洟其处。

一日凭吊而

日日临穴，

作哭花诗五十首，

恨极，

胡再不临？」

女曰：

曩频烦香玉，

道达微忱，

当亦无福可消双美。

生曰：

「小生薄命，

妨害情人，

仓卒何能与吾两人共谈笑也。」

然死者神气已散，

或当感诚再作，

弥觉妾恧。

泪堕九泉，

何决绝如是！」

忽窗外有人曰：

「作者不可无和。」

赖卿少留，

慰此怀思，

「香玉长离，

使人寝食俱废。

言已，

告别。

生曰：

若昼夜狎昵，

则妾所不能也。」

然妾与君交以情，

不以淫。

不知君固至情人也。

「妾以年少书生，

什九薄幸，

诗成，

自吟。

相思人不见，

中夜泪双双。」

「山院黄昏雨，

垂帘坐小窗。

挑灯命笔，

踵前韵曰：

泪凝枕席。

揽衣更起，

冷雨幽窗，

苦怀香玉，

辗转床头，

女乃止，

过宿而去。

数日不复至。

生欲与狎。

「妾不能如香玉之热，

但可少慰君寂寞耳。」

因怨相见之疏。

女曰：

生谈之，

泪下，

对影自成双。」

空山人一个，

「连袂人何处？

孤灯照晚窗。

女视诗，

即续其后曰：

听之，绛雪也。

启门内之。

贻恨百年。」

仆将抱植家中，

免似香玉被恶人夺去，

每欲相问：

「卿是院中第几株？

早以见示，

绛雪吾良友也。」

生亦听之。

谓之曰：

「香玉吾爱妻，

宴饮酬唱，

有时不寝遂去，

聊时，

女辄一至。

至则

曰：

「相见之欢，

何必在此。」

於是至不

君急往，尚得相见；

忽梦绛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难！宜遭此厄！今而后知卿矣。卿如

岁。

二月间，

女不言，掩口笑之。适生以残腊归过

每于牡丹下，辄问：「此为卿否？」

生不听，捉臂而出，

况友乎！」

妻尚不能终从，

女曰：「故土难移，告君亦无益也。

不至，当以艾灶相炙。」

女曰：

生笑曰：「向不实告，

急止之。

入夜，绛雪来谢。

工师方纵斤矣。

生知所梦即此，

将建屋，有一耐冬碍其营造，

星驰至山。

则道士迟，无及矣！」

醒而异之，急命仆马，

绛雪笑入曰：

乃还。

又数夕，

生方独居凄恻，

至一更向尽，

绛雪收泪劝止，

二人乃往，临穴洒涕。

久不哭香玉，

卿能从我哭乎？」

益思艳妻。

坐移时，

生曰：

「今对良友，

相告。」

「妾固知君如此，

女笑诺。

两夜不至。

生往抱树，

勿长使人孤寂。」

生曰：

「仆为卿来，

不知，

要不远耳。」

天明下榻，

生喜，

问：「何时？」

答云：

俾香玉复降宫中。」

「喜信报君知：

花神感君至情，

频唤绛雪，

摇动抚摩，

襄故不敢

相对悲哽。

已而，坐道离苦。

把握香玉，

以一手捉绛雪，

生望见泣下流离，

急起，

将以灼树。

女遽入，

夺艾弃之，

生笑拥之。

坐未定，香玉盈盈而入。

当与君绝矣！」

使人创痏，

曰：「君恶作剧，

乃返。

对烛团艾，

久之无声，

遂辞而去。

香玉款爱如生平，

好！

妾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

梦寐观可耳。」

绛雪曰：「妹来大

今虽相聚，

君勿以为真，

但作

故凝，

今妾花之鬼，

故散也。

香玉泫然曰：

「昔妾花之神，

如手自握，

惊其不类曩昔。

生觉把之而虚，

又作雕栏以护之。

香玉来，感激矣。

生从其言，日加培溉，亦别而去。明日，往观故处，则牡丹萌生明年此日报君恩。」

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怀水，

曰：「君以白蔹屑，生邑邑不欢。

香玉亦俯仰自恨，仿佛以身就影。

但偎傍之间，

之。」

乃与生挑灯出，至树

香玉曰：「必欲强之使来，妾能致生恨绛雪不至。

但相怜爱，好合自有日耳。」

年寿。

违之反促且物生各有定处，妾来原不拟生君家，甚至。生谋移植其家，

曰：「妾弱质，不堪复戕。

女不可，

扰矣。」

自此遂以为常。

生视花芽，

郎君，

一年后，

不相

香玉曰：

「姊勿怪！

暂烦陪侍

子来，

益助桀为虐耶！」

牵挽并入。

俄，

绛雪自背后出，

笑骂曰：

「婢

按其处，

使生以两抓齐搔之。

本，

自下而上，

至四尺六寸，

下，

取草一茎，

布裳作度，

以度树

间飘然已下，

则香玉也。

裁三四指，

转瞬

少时已开，花大如盘，

俨然有小美人坐⑥蕊中，

含苞未放，

方流连间，

花摇摇欲拆，

至宫，

则花一朵，

士，

使朝夕培养之。

次年四月

春尽，

盈二尺许。

归后，

亦以金遗道

日益肥盛，

不复归。

是时，牡丹已大如臂。

后生妻卒，

遂入山，

两人同寝，

款洽一如当年。

至中夜，

绛雪乃去。

今幸退而为友。」

遂相谈宴赓和。

绛雪亦⑦至，

笑曰：

「日日代人作妇，

君来何迟也！」

遂入室。

笑曰：

「妾忍风雨以待君，

遂不复言。

子舆抬而归，

一放五叶者，

即我也。」

谓道士曰：

「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

「此我生期，

非死期也，

何哀为！」

忽病。

其子至，

对之而哀。

笑曰：

「君勿忘之。」

后十年余，

当生卿之左。」

两女笑

生每指之曰：

「我他日寄魂於此，

鬼神可通。

花以鬼从，

无何，耐冬亦死。

异史氏曰：「情之结者，

斫去之。

白牡丹亦憔悴，寻死；

其弟子不知爱惜，

因其不花，

老道士死，

大拱把，

但不花。

为异，三年，高数尺，

益灌溉之。

肥芽突出，叶如其数。

道士以

至家寻卒。

次年，果有

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见《论语·子罕》。

双」之句。⑥坐——原作「作」。⑦亦——原作「已」。⑧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仲尼，孔子的号。孔子读古逸诗「唐棣卫的官员。「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原为宋王晋卿的诗句，这里当作谶语，是因为前有「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守，尚望蜀耶——成语「得陇望蜀」的反意用法，意为连已有的都守不住，还要想另一个吗。⑤押衙——古代管理皇帝仪仗侍计使刘与王团聚。事见唐传奇《无双传》。③平康巷——指妓院。唐时娼妓多住在平康里，因以「平康」代指妓院。④跣不能传奇《柳氏传》。⑫无双——传奇故事：唐刘无双和王仙客原有婚约，后因政变，刘被皇家强迫收进宫去。有侠客古押衙，设①沙吒——传奇故事：唐韩翃和柳氏恋爱，番将沙吒利乘韩他去，将柳劫走。后有虞侯许俊，设计夺回，仍还韩翃。事见唐

信矣哉！」

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⑧，

人不能贞，

犹是情之不笃耳。

一去而两殉之，

即非坚贞，

亦为情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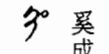
而人以魂寄，

非其结於情者深耶？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八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妻早没，小字昭容。妾虐遇不能相善，娶继室申氏，因并及奚；何，终日哓聒，奚忿怒，愠不聊生。奚久不返，亡去。去后，何生一子大男。

师异之，愿不索束塾。试使读以难之。而大男慧，所读倍诸生。母以其太稚，故送诣塾，羡之，告母欲读。惟纺绩佐食。大男见塾中诸儿吟诵，大男渐长，何不敢求益，计日授粟。申揖不与同炊，

佑汝速长。」

大男信之，每日两过，

「汝往塾，路经关圣庙，当拜之，

曰：「我方七八岁，何时长也？」母曰：

「待汝长时，大男当告汝知。」

父乞钱买饼，我何无也？」

归，谓母曰：「塾中五六人，皆从

积二三年，经书全通。一日

何乃使从师，薄相酬。

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余，

「昔谓我壮大，当告父处，

塾师不能窜易之。一日，谓母曰：

三四岁者，其所为文，

长并速。至十岁，遂如十

母笑之。而大男学与躯，

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岁。」

必拜。母知之，问：「所祝何事？」

竟杳无迹。

大男出门，不知何往之善，

出食赁佣役，靡处不搜，

餐未复。母大惊，犹谓其逃塾，

至午不归。往询诣师，则辰

知，何遽可寻？」大男无言而去，

欲往寻父。母曰：「儿太幼，汝父存亡未

缅述之。大男闻之，意不胜伤悲，

居然成人，研诘益频，母乃

僧见其丰姿秀出，

托为己子偶病绝资，卖诸僧。

钱载至大刹，

钱因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觉。

资斧皆耗之。至夔，同食，

钱病其缓，为赁代步，

自言钱姓。大男丐食相从。

惟随途奔去。遇一人将如夔州，

或言闽商有奚姓者，
住其家月余，
嘉其孝，
途中闻得故，
赠货使去。
研诘，
略醒。
主僧始知之。
钱得金而去。
争购之。
僧饮之，
奇其相，
谓视，
始得颠末，
又益怜之。责僧，
有泸州蒋秀才下第归，
携归与同行。
至泸，
无往不谐。
其里党皆敛货助之。
至途，
蒋赠遗衣履，
於是辞蒋，
将之闽。

诸路商贾，
遂至翁家。
脱缚载诸后车，
适有永福陈翁过其旁，
解夺而去。
引至空所，
絷手足，
邀与同侣。
行数程，
客窥囊金，
有二布客欲诣福清，
翁家富，

卖於重庆贾，
贾劫取
何自食其力，
申强
志不摇。
抑勒令嫁。
何昭容孤居三四年，
申氏灭其费，
遂止，
音益梗。
不复游矣。
由是家益远，
大男
留大男伴诸儿读。
父耗，
多出其门。
翁嘱南北客代访

此与作尼无异，
亦可
商侣，
每欲得一人缝纫。
身无淫具，
「我有
但求作尼。
贾告之曰：
贾大惧，
既平，
药敷心。
自刺心头，
洞见脏腑。
鬻於盐亭贾。
至盐亭，
贾不敢逼，
佯创瘥，
又转
之去。
至夜，
以刀自剸。

而昭容遂以妾为妻矣。

奚乃嘱诸客旅，

侦察大男。

始知有儿，

寻父未归。

相见悲咳，

各述苦况，

贾以其无妇，

故赠之也。

盖奚已弃儒为商，

则奚生也。

贾舆送去。

入门，

主人趋出，

少偿吾值。」

何诺之。

之？」

奚乃嘱客侣，

隐痛在心，

岂及诸身，

而自蹈

尚得与君有今日之聚乎？

且人加我者，

数年间，

固已从人生子，

何曰：

「妾如争床第者，

奚鉴前祸，

不从所请。

不能操作，

劝奚纳媵。

然自历艰苦，

疴痛多病，

有保宁贾，闻其富有奁赀，

积数百金，携归兄家。

田产为子姓所沮，不得售；鬻诸所有，

以多金啖苞，赚娶之。

申从之，惟

各相骇怪。

则妻申氏。

客果为买妾归。

为买三十余老妾。

既见奚，惭惧不出一语。奚

遇奚同肆商，遂货而去之。

贾将适夔，遂载与俱去。

而闻者嫌三十余齿加长。

贾怒，搜括其赀，将卖作妾。

不安於室②，梁缢井投，不堪其扰。

废不能人①。申怨兄，

以多金啖苞，赚娶之。而贾老

不可，　操杖临逼。　申不得已拜之。

ᠨᠠᠭᠠᠳᠤᠯᠠᠬᠤ᠂ ᠳᠠᠭᠤᠮᠤᠷᠠᠯᠳᠠᠵᠤ᠂ ᠣᠷᠣ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ᠡᠴᠡ ᠪᠤᠰᠤᠳᠠᠯᠠᠨ ᠮᠥᠭᠳᠥᠵᠦ

何劝止之。　奚

ᠬᠠᠷᠢᠨ ᠠᠭᠤᠯᠠᠭᠴᠢᠶᠠᠨ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ᠰᠢ ᠠᠭᠤᠯᠠᠭᠴᠢᠶᠠᠨ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申耻之。　奚曰：　「昔日汝作嫡何如哉！」

ᠮᠥᠨ ᠡᠷᠬᠡᠯᠡᠵᠦ ᠪᠠᠢᠬᠤ᠂ ᠰᠢ ᠠᠭᠤᠯᠠᠭᠴᠢᠶᠠᠨ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ᠰᠢ ᠠᠭᠤᠯᠠᠭᠴᠢᠶᠠᠨ ᠬ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修嫡庶礼。」

ᠡᠷᠬᠡᠯᠡᠵᠦ ᠪᠠᠢᠬᠤ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非娶妻，　可先拜昭容，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日我买妾，　然今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无再见之期，　此亦数也。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因曰：　「使遇健男，　则在保宁，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问同肆商，　略知梗概，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陈公不准理，　叱逐之。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讼。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奚与里人有小争，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不听。　会陈公嗣宗宰③盐亭。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辄呼给役其侧，　何更代以婢，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亦不忍课其勤惰。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奚每与谈宴，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但操作别室。　而何悉优容之，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然终不屑承奉，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ᠶᠡᠬᠡ ᠶᠡᠬᠡ ᠪᠠᠭᠠ ᠪᠠᠭᠠ

业为官矣。

初，公至自都，

公乃伏地悲哽。

盖大男从陈翁姓，

急觅衣履，

则公已入寝门；

入白：「邑令公至。」

急出曰：

「是吾儿也！」

遂哭。

益骇，

不知所为。

何审之，

一夕，漏既尽，

僮忽叩扉，

与何窃共颂德。

奚喜，

大，

少者为长，

求雄得雌，

有卜者，

使筮焉。

卜人曰：

「小者居

欲弃官寻父，

陈翁苦劝之。

会

既而授任盐亭，

陈留仆营造，

又

冀父复返。

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贵，

反其田庐。

伏膺哀痛。

迂道过故里，

始知两母皆醮，

奚骇极，

与何窃共颂德。

令即办装归。

至家，门户已新，

临去，嘱勿播；

出金二百，

见母，

益信卜者之神。

是日，

果父也。

得里人状，

乘夜微行而出，

为不得亲，

居官不茹荤酒。

公乃之任。

睹奚姓，

疑之；

阴遣内纪纲窃访之，

求一得两：

为官吉」。

由此名分益彰。

而申妹何，

重笞之。

何颜争昔年嫡庶耶！」

「资货劝嫁，

去奚已更二夫，

官廉得其情，

曰：

兄苞知之，

告於官，

为妹争嫡。

大男贵盛，

益自敛。

益畜仆马，

居然大家矣。

申见

奚生不能自立于妻妾之间，

「颠倒众生，

不可思议，

此造物之巧也。

旧恶，

俾内外皆呼以太母，

至是，

益愧悔。

奚亦忘其

申初惧其复仇，

衣服饮食，

悉不自私。

何亦姊之；

称妇女有外遇为「不安於室」。③宗幸——谓总管一方之政。

①不能人——指不能行房事。②不安於室——《诗·邶风·凯风·序》：「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后

坐享厚糈以终身哉！」

乌能有此奇合，

一碌碌庸人耳。

苟非孝子贤母，

辄昏夜始归，扃闭俨然，

ᠯᠠᠪᠲᠠᠭᠠᠨ ᠪᠤ᠂ ᠬᠠᠭᠤᠷᠠᠨ ᠡᠬᠢᠯᠡᠵᠦ᠂ ᠪᠤᠴᠠᠵᠤ ᠢᠷᠡᠭᠰᠡᠨ᠂ ᠬᠠᠭᠤᠷᠠᠨ

戒备之。

次日，果有狐兵大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仇，不动，驱之，则随手而蹶，嘎嘎然草虫耳。视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牵之客乃遁。

客起抓主人。遗其驴，客闻之怒，主人命家人杖逐之，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实无他意，但恶其类耳。」

主人直告曰：何遽不如先生？」客有惭色，而主人不可。曰：「胡亦世族，何拒之深？」再三言之，客曰：「确知令爱待聘，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许字矣。烦代谢先生。」

主人默然良久，曰：「仆与胡先生交已莫逆②，既坐，自达，始知为胡氏作冰①。

则高梁叶也。

众笑曰：「技只此耳。」

俄见狐兵张弓挟矢而至，

众亦少懈。

亮如霜雪。

近拾之，

有健者，

惧。

率家人噪出。

狐渐糜，

纷纷引去。

遗刀地上，

主人益

飞石施箭，

两相冲击，

互相夷伤。

狐声言火屋，

主人不敢出。

声势汹汹。

人沸，

马嘶

或驽，

或步，

或戈，

或骑，

乱射之，

主人适登厕，

狐三日不复来，

众益易之。

则刍灵③耳。

颠踣而毙，

逐人而杀。

群操矢石乱击之，

如门扇，

挥大刀

高丈余，

身横数尺，

忽一巨人自天而降：

众方聚语，

明日，

益备之。

然恐其复至，

无失礼於先生，

何故兴戎？」

不得已，

乃出。

主人曰：

「仆自谓

胡望见，

避於众中。

主人呼之，

苦之。

一日，

胡生率师至。

主人自出，

虽不甚害，

而日戒严，

主人患

如此月余，

去来不常，

狐方去。

拔矢视之，

皆蒿梗。

矢集於臀。

大惧，

急喊众奔斗，

且谢云：

「瓜果之生摘者，

不适於

即先生当知其不可。

多不与人同，

弱女相从，

宁不乐附婚姻？

但先生车马宫室，

当相见谅。

以我情好，

置酒相款。

从容曰：

「先生达人，

主人近握其手，

邀入故斋，

群狐欲射，

胡止之。

前隙俱忘。

命罗酒浆，

主人起拜，

胡答拜。

於是酬酢甚欢，

少公子一岁，

颇不陋劣。

以奉箕帚，

如何？」

否？」

胡喜云：

「仆有弱妹，

年十五矣，

愿得坦腹床下⑤。

不知有相若者

如不以尘浊见弃，

在门墙④之幼子，

主人曰：

旧好故在。

「无伤，

先生何取焉？」

胡大惭。

口。」

即同订期而去。

至夜，

果有舆马送新妇至。

请卜良辰，

遣事翁姑。」

主人喜，

至。

既道温凉已，

乃曰：

「妹子长成矣。

而主人坚待之。

又半年，

胡忽

年余，

胡不至。

或疑其约妄，

之。

日暮继烛，

醺醉乃去。

由是遂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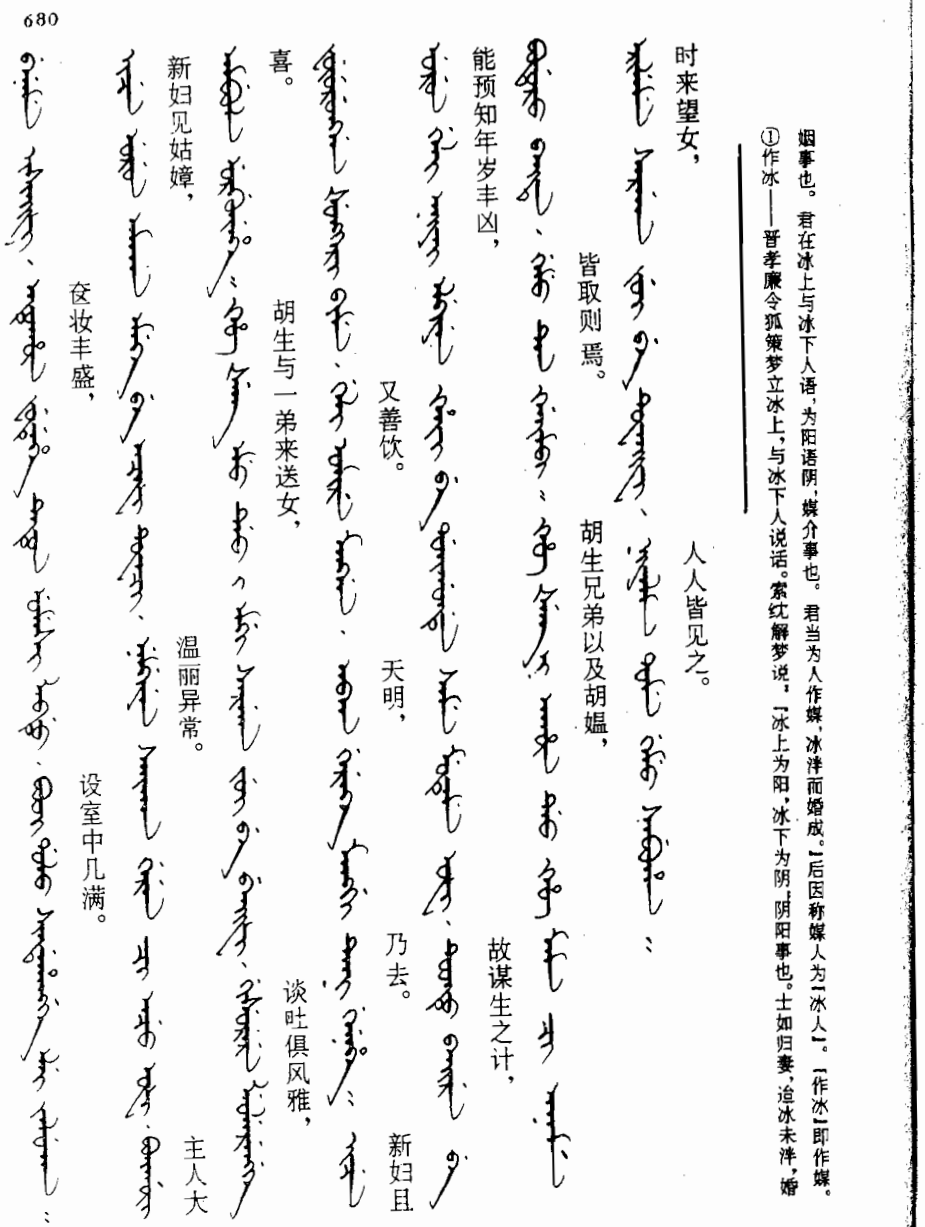
乃详问里居，

将以奠雁⑥。

胡辞

遍犒从者，

上下欢慰。



时来望女，　　人人皆见之。
皆取则焉。　　胡生兄弟以及胡媪，
能预知年岁丰凶，　　故谋生之计，
又善饮。　　天明，　　乃去。　　新妇且
喜。　　胡生与一弟来送女，　　谈吐俱风雅，
新妇见姑嫜，　　温丽异常。　　主人大
设妆丰盛，　　设室中几满。

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后因称媒人为【冰人】。【作冰】即作媒。
①作冰——晋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说话。索紞解梦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

子守贞节，又以雁飞则成行成列，喻女子到夫家尊老爱幼，尽妇道。
来称人婿为【令坦】或【东床】。⑪奠雁——古婚礼，新郎至新娘家迎亲，先进雁为礼。雁为候鸟，春来秋往不失时节，以比喻女矜持，唯有一郎坦腹卧如不闻。】郗公听后说：【正好是他！】这位坦腹卧床者原来就是王羲之。后《世说新语·雅量》载：郗太傅（鉴）派门生致书丞相（导），求女婿。门生回来报告说：【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怿逆为【莫逆友】，又称【莫逆】或【莫逆交】。③刍灵——见卷五《莲香》注⑲。④门墙——见卷二《娇娜》注⑤。⑤坦腹床下——
莫逆——《庄子·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视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与为友。】后称彼此同心相契，无所

谈词风雅，大悦。

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曰：「妾家不远，近在西邻。」

兀坐，得勿寂耶？」公惊问：「何人？」

而艳绝，长袖宫装。笑曰：「清宵有女子攀帏入。

视之，不识；

青州道陈公宝钥，闽人。夜独坐，

林四娘

曰：「一世坚贞，业为君轻薄殆尽矣。

自言林四娘。公详诘之。

流丹浃席。既而枕边私语，

犹处子也。狂将不堪。」

女曰：「妾年二十，

意殊羞怯。公代为之殷勤。

耶？」公急阖户，曰：「无。」促其缓裳，

拥之，不甚抗拒。顾曰：「他无人

「久矣，不托於音，

公请一领雅奏。

女曰：

「几时之所习也。」

剖悉宫商①。

节奏强半遗忘，

谈及音律，

公遂意其工於度曲。

辄能

遂起而去。

由此夜夜必至。

每与阖户雅饮。

絮絮何为！」

无何，鸡鸣，

有心爱妾，

但图永好可耳，

两人燕昵，

过於琴瑟③。

哀者不能使乐，

亦犹乐者不能使哀。」

女曰：

「声以宣意，

为此亡国之音，

使人於邑。」

公亦为酸恻，

抱而慰之曰：

「卿勿

其声哀婉。

歌已，泣下。

之，

乃俯首击节，

唱《伊凉》②之词，

恐为知者笑耳。」

再强

托为燕婉，

遭难而死，

曰：

公不能听，

惧为魔蛊，

疑人世无此妖丽，

无不流涕。

既久，

然实不敢祸君。

十七年矣。

「妾衡府宫人也，

但固诘之。

劝公绝之。

非鬼必狐；

夫人窥见其容，

家人窃听之，

以君高义，

女愀然

闻其歌者，

曰：

公问：「九泉能忏耶？」

「一也。

每夜辄起诵准提、金刚⑤诸经咒。

妾思终身沦落，

女不甚睡，

则哽咽不能成语。

谈及式微④之际，

津津可听；

女缅述，

乃问宫中事。

不可不知其实耳。」

但燕好若此，

曰：

即从此辞。」

「我不为嫌，

公

倘见畏疑，

居三年。一夕，忽惨然告别。

「儿女之语，乌足为高人道！」

偶为之。」公索其赠。笑曰：

公问：「工诗乎？」曰：「生时亦

意绪风流，使人忘倦。

瑕瓠疵之；则曼声娇吟。至好句，

又每与公评骘诗词，欲度来生耳。」

数停数起，而后终曲，饮不能畅。

每至悲处，辄便哽咽，而歌，为哀曼之音，一字百转；乃置酒相与痛饮。女慷慨言已，公亦泪堕。惨然。

家。别在今宵，永无见期。」公惊问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无罪，犹不忘经咒，俾生王

颜力弱难为厉，

掩袂而去。

公送诸门外，

乖音错节，

慎勿出以示人。」

索笔构成，

曰：「心悲意乱，

不能推敲，

长别，

当率成一章。」

献丑，

今将

乃曰：

然君每怪妾不肯

「必不可以久留矣。

乃起，送巡欲别。

公固挽之，

蕙质心悲只问禅。

汉家萧鼓静烽烟。

红

海国波涛斜夕照，

泣望君王化杜鹃⑥。

谁将故国问青天？

闲看殿宇封乔木，

诗曰：

「静锁深宫十七年，

视其诗，

字态端好，

珍而藏之。

湮然而没。

公怅悼良久。

印度用贝叶写佛经，故称佛经为「贝叶书」或「贝编」。

春则鸣，闻者凄恻。又说此鸟，啼至血出乃止。故有「杜鹃啼血」之说。这里君王即指望帝。⑦贝叶——佛经的代称。古代化杜鹃——传说古蜀帝杜宇，号曰望帝，曾禅位于鳖灵，自己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说化为杜宇鸟（亦称子规鸟），至目十八臂，是六观音之一。金刚佛，佛教护法神名，寺庙中手持金刚杵而立者是也。这里准提、金刚皆指其经文。⑤泣望君王——《诗·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指夫妻和爱之情，引伸为夫妻。④准提，金刚——准提，佛教菩萨名。为三①宫商——宫、商为古代五音的两种音。这里借指音乐。②《伊凉》——指《伊州》曲和《凉州》曲，均为古代曲调。③燕婉

疑传者错误。

诗中重复脱节，

歌代哭，

请君独听亦潸然！」

闲看贝叶⑦两三篇。

高唱梨园

日诵菩提千百句，

回白抚公，

公以为妄，

众骇怪，

莫可取咎。

天明，

视所解金，

荡然无存。

投宿，

远见古刹，

因诣栖止。

途中被雨，

日暮愆程，

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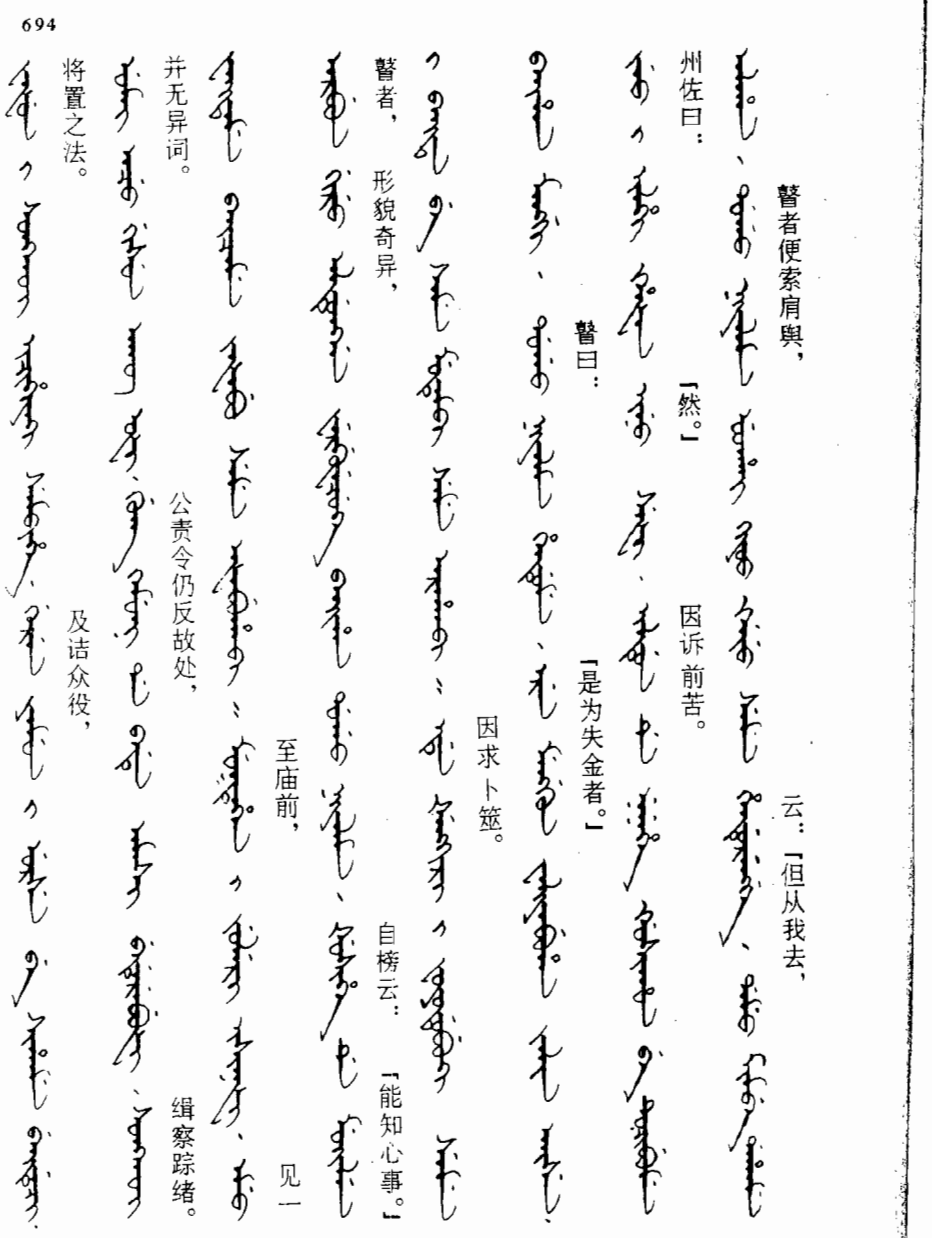
饷金六十万赴京。

湖南巡抚某公，

遣州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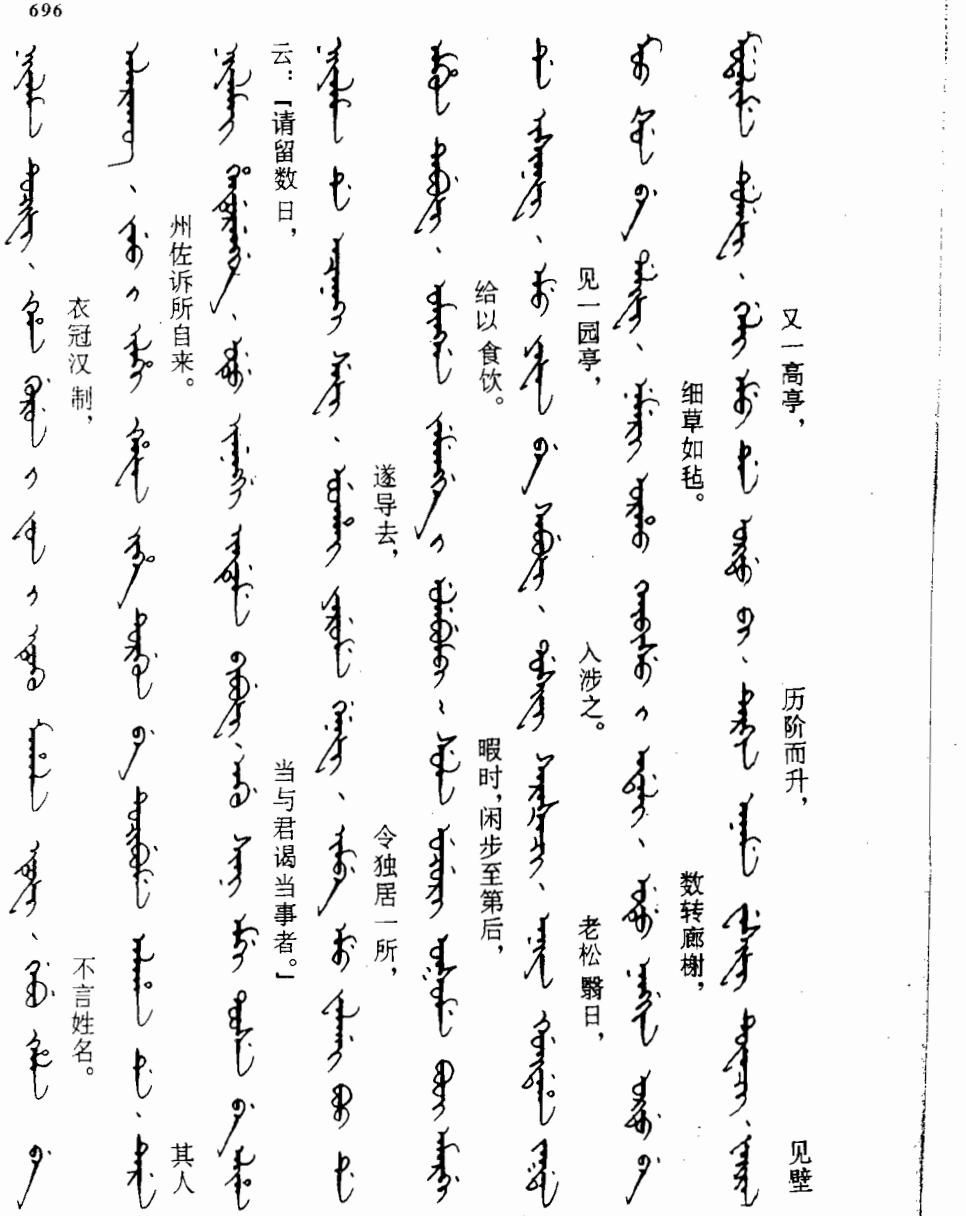
押解

王者



督者便索肩舆，
云：「但从我去，
州佐曰：
「然。」
因诉前苦。
督曰：
「是为失金者。」
因求卜筮。
督者，
形貌奇异，
自榜云：
「能知心事。」
至庙前，
见一
公责令仍反故处，
并无异词。
缉察踪绪。
将置之法。
及诘众役，

果见高门，
一人出，
问之。」
拱手自去。
州佐从其教，
渐入之。
指：
「见有高门西向，
可款关自
走移时，
督曰：「止！」
因下舆，
以手南
忽睹城郭，
居人辐辏②。
入城，
「北！」北之。
凡五日，
入深山，
督曰：「东！」
东之。
曰：
当自知。」
遂如其言，
官役皆从之。



又一高亭，　历阶而升，　见壁
细草如毡。
数转廊榭，
见一园亭，　入涉之。　老松翳日，
给以食饮。
暇时，闲步至第后，
遂导去，　令独居一所，
云：「请留数日，　当与君谒当事者。」
州佐诉所自来。　其人
衣冠汉制，　不言姓名。

马甚驶，　州佐步驰从之。
「今日可见矣。」
州佐唯唯。　衣冠者乘怒
明日，　衣冠者召之去，　曰：
进退一死，　亦姑听之。
已无生望，　因念
疾退归舍。
腥气流熏。　自分留尊异域，
上挂人皮数张，　不觉毛骨森竖，
五官俱备，

王者曰：「银具在此。

王者问：「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诺。

南面坐。州佐趋上伏谒。

见有王者，珠冠绣绂，

导人。又一重门，

规模凛肃。衣冠者下马，

俨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罗列左右，

俄至一辕门，

既出山，送者乃去。

而返。山川道路，悉非来时所经。

州佐慑息，不敢辩，数日，受函

「以此复之，可保无恙。」又遣力士送之。

王者曰：「此即不难。」遂付以巨函，云：

归即就刑，禀白何所申证？」

未为不可。」州佐泣诉：「限期已满，

是区区者，汝抚军既慨然见赠，

寻卒。

设法补解讫。

汝姑出。」

之，

先是，公与爱姬共寝，

数日，公疾，

於是急檄属官，

命释其缚，

公拆视未竟，

飞索以绢。

抵长沙，

既醒，

但云：「银亦细事，

面如灰土。

州佐解袱出函，

怒不容辩，

命左右者，

敬白抚公。

公益妄

解官无罪，

当自发贪囊，

前银六十万，

赃赂贪婪，

守令，

外有书云：

莫测其由。

而姬发尽失。

阖署惊怪，

不得妄加谴责。

补充旧额。

业已验收在库。

不可悉数。

位极人臣。

「汝自起家

盖函中即其发也。

以儆贪婪、

良亦快异。

然桃源仙人④，

异史氏曰：

「红线金合③，

家人始传其书。

公卒后，

则皆重岩绝壑、

更无径路矣。

后属员遣人寻其处，

以作明信。」

旦晚取汝首领。

姬发附还，

如复不遵教令、

略示微警。

前取姬发、

恐天下之赴诉者，

无已时矣。」

呜呼！

是何神欤？

苟得其地，

乌得有城郭衙署哉？

不事劫掠；

即剑客所集、

遗」，怡然自乐，不知世间有祸乱忧患，所以这里称「桃源仙人，不事掠劫。」

唐袁郊《甘泽谣》。①桃源仙人——桃源，指晋陶潜《桃花源记》所虚构的与世隔绝的乐土，说那里人人丰衣足食，「路不拾博节度使田承嗣将并潞州，薛日夜忧闷。红线夜奔魏博，入田寝所，盗其床头金合而归，以示儆戒。田遂不敢犯潞州。事见密集。③红线金合——红线，古典文学作品中唐代传奇侠女。她曾经是唐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能文善武，有技艺。时魏

①州佐——清代知州的辅佐官，如州同、州判之类。②辐辏——车辐集中于轴心。比喻人或物聚集一处。此处形容人烟

后闻女暴卒，悼叹欲绝。

归忆容华，意钦钦想。

跨小骊驹，翩然若画。

见其风姿娟秀，着锦貂裘，

三韩①人，有女好猎。生适遇诸野，

读书萧寺。时邑令鲁公，

招远张於旦，性疏狂不羁，

鲁公女

然生有拘束，死无禁忌，

而邈若山河。恨何如也！

不图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

「睹卿半面，长系梦魂；

食必祭；每酹②而祝曰：

朝必香，即生读所。

鲁以家远，生敬礼如神明，

寄柩寺中，

自此无虚夜。

谓生曰：

生大喜，挽坐，

遂共欢好。

不能自已，

遂不避私奔之嫌。」

致问。

女曰：

「感君之情，

则女子含笑立灯下。

生惊起

一夕，

挑灯夜读，

忽举首，

倾慕。」

日夜祝之，

几半年。

九泉有灵，

当珊珊而来，

慰我

女忧足弱，

不能跋履。

生请抱负

偶值节序，

欲与偕归，

每夜起，

即柩前捻珠讽诵。

也。」

生敬受教，

刚经一藏数，

生生世世不忘

如诚心爱妾，

烦代诵金

罪业深处，

死无归所。

「妾生好弓马，

以射獐杀鹿为快，

将就窆之，

生乃自陈：

鲁罢官，

贫不能舆其榇，

遂听其言而止。

积四五年，

「君福薄，

徒劳驰驱。」

女曰：

生将赴秋闱，

考试亦载与俱。

然行必以夜。

儿，

殊不重累。

遂以为常。

女笑从之。

如抱婴

以行，

生惊问之。

曰：

「蒙惠及泉下，

别矣！

受君恩义，

数世不足以酬。」

泪落如豆，

曰：

「五年之好，

於今

一夜，侧侍生怀，

而莫解其故。

鲁去，

二人绸缪如平日。

生又力为营葬。

鲁德之，

愿葬女公子。」

鲁公喜。

「某有薄壤近寺，

此去多荆棘，　　妾衣裳难度。」

少间，曰：　　「君送妾六七里。

女亦泣曰：　　「愿为奴婢以报。」

又十五年，　　将就木③焉，　　会将何为？」

生泣下曰：　　「生三十余年矣，

八月十六日，　　烦一往会。」

如不忘今日，　　过此十五年，

经咒藏满，　　今得生河北卢户部家。

「尽此，且去，　　勿忘所言。」　　生诺。

「来乎？」女应曰：　　「来矣。」　　乃回顾生云：

老妪在焉。　　见女至，　　呼曰：

铡车，　　绣帷朱幰，　　仅一

或三人、四人、十数人不等；　　独一

马七或一人，　　或二人，　　车上

至通衢，　　见路旁车马一簇，

乃抱生项。　　生送

念切菩提，修行倍洁。

方寸地。」醒而会其旨，

问：「南海多远？」曰：「近在

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须要到南海去。」

因思经咒之效，持诵益虔。梦

生怅而归，志时日於壁。

展铃即发，车马阗咽而去。

女子行近车，媪引手上之，

唤起，赐坐，饮以茶，味芳如兰。

矣。」生伏地稽首。

善可喜，惜无修龄。幸得请於上帝

如菩萨状，迎之曰：「子为

见宫殿中坐一人，

而善行不替。夜梦青衣人邀去，

相继擢高科。生虽暴责，

三年后，次子明、长子政，

月余，颔秃面童，宛如十五六岁时。
黑者亦落，面纹亦渐舒。
自捋其须，白者尽簌簌落，至数
又久之，惊瘤，异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
失足而陷，过涉灭顶。
掬之，有荷叶香。移时，渐入深处，
池水清洁，游鱼可数，入之而温，
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

卢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长益慧美，
访之，果有卢户部。先是，
屈指以及约期，遂命仆马至河北。
「待吾至河北去而后娶。」
门。生曰：
未几，夫人已老，病卒。子欲为求继室於朱
亦犹童。过失边幅④，二子辄匡救之。
兼好游戏事，

公谋，戒阎人勿通客，

母见其志不摇，与卢尚在，发童而齿豁矣。」女不听。

人事变迁，其骨已朽；纵其「痴婢！张郎今年已半百，共计其年，大笑曰：女辄不欲。

怪问之，具述前生约，父母钟爱之。

贵家委禽⑤，

但终日卧。

卢患之，亦思一见生之为人，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

「渠不来，必已殂谢；即不然，涕不食。

母言：因循而暗访之。

女谓生负约，怅恨无所为计。

闲游郊郭，阎人拒之。

退返旅舍，未几，生至，过期以绝其望。

白其是。

女无言，但泣不止。

零涕而返，怨父欺罔。

女喜，父力自力起，窥其状，不符，匆匆入内告女。

方将探问，卢即遽起，嘱客暂独坐，甚倜傥。

公喜，邀之其家。

视之，少年也，班荆⑥略谈，讶之。乃托游邀，遇生於野。

妾已忧愤死。烦向土地祠，年貌舛异，觌面遂致违隔。

生夜梦女来，曰：「下顾者，果君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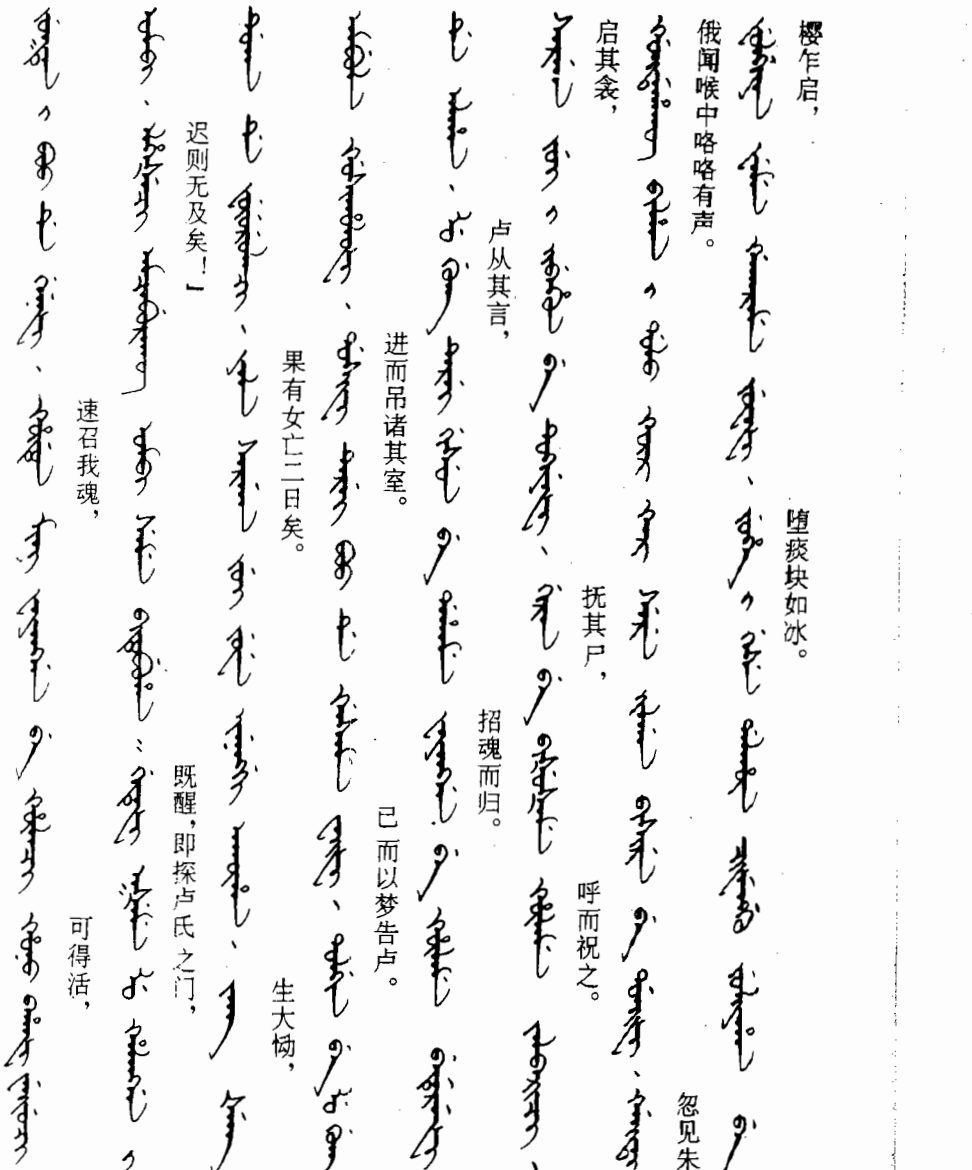
辞出。女涕数日，竟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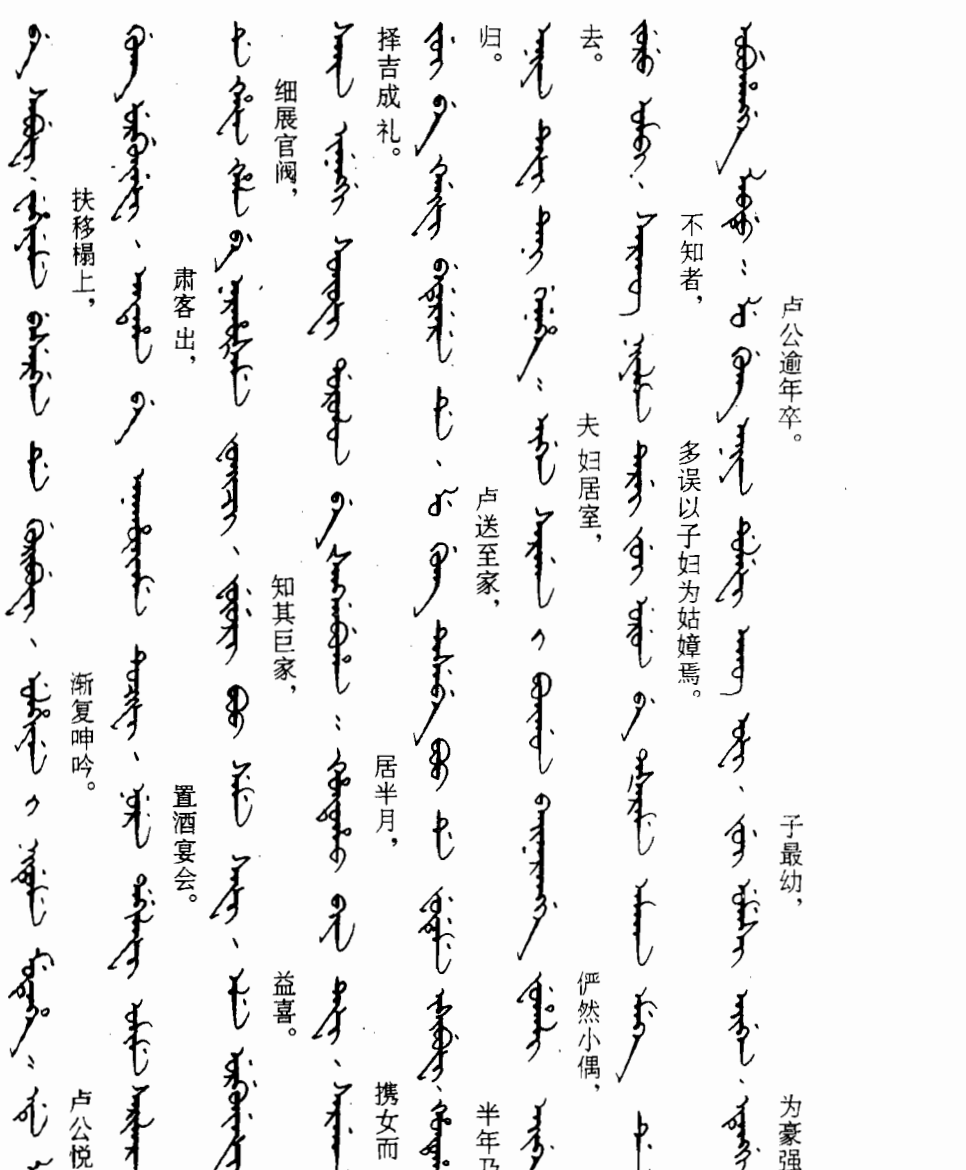
顾，似不属客。生觉其慢，

公漫应之，首他

生问：「贵族有户部者乎？」

公出，意绪懊丧，对客殊不款曲。


樱乍启，
堕痰块如冰。
俄闻喉中咯咯有声。
忽见朱
启其衾，
抚其尸，
呼而祝之。
卢从其言，
招魂而归。
进而吊诸其室。
已而以梦告卢。
果有女亡二日矣。
生大恸，
迟则无及矣！」
既醒，即探卢氏之门，
速召我魂，
可得活，


卢公逾年卒。
子最幼，
为豪强
不知者，
多误以子妇为姑婢焉。
去。
夫妇居室，
俨然小偶，
归。
卢送至家，
半年乃
择吉成礼。
居半月，
携女而
细展官阀，
知其巨家，
益喜。
肃客出，
置酒宴会。
扶移榻上，
渐复呻吟。
卢公悦，

迎养之，遂家焉。

所中伤，家产几尽。生

借以喻人的仪表、衣着。⑤委禽——见卷六《阿宝》注①。⑥班荆——铺荆于地而坐。

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就木」，即入棺。④边幅——本指布帛的边缘

①三韩人——指满洲人。②酹——原作「酬」。③就木——《左传·僖二十三年》：「（重耳）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

笙乐忽作。舟人摇生，

泊旧处。有柳生，落第归，醉卧舟上。

莫敢仰视，任所往。游毕，仍

舟人蹲伏一隅，瞑目听之，

飘然游行。但闻空中音乐并作，

遇有空船，缆忽自解，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

织成

侍儿来，　　立近颊际，　　翠袜紫纱履，

目若瞑。　　少间，　　传呼织成。　　即有

见满船皆佳丽。　　心知其异，

生微醒，　　闻兰麝充盈，　　睨之，

既亦置之。　　少间，　　鼓吹鸣聒。

随手堕地，　　眠如故，

俄有人捽生。　　生醉甚，

不得醒，　　急匿艘下。

落第，　　今臣亦落第，

闻洞庭君为柳氏，　　臣亦柳氏，　　昔洞庭

类王者。　　因行且语曰：

捉缚而起。　　见南面一人，　　冠服

座上者怒，　　命即行诛。　　遂有武士入，

牵成倾踣，　　座上问之，　　因白其故。

隐以齿啮其袜。　　少间，　　女子移动，

细瘦如指。　　心好之，

「名士何得尔？」

生释笔自白：

「昔《三都赋》，

十稔而成，

贵工不贵速也。」

以是知文

令赋《风鬟雾鬓》①。

授笔札，

捉笔良久。

生固襄

上诮让曰：

阳名士，

而构思颇迟，

便

问：「汝秀才下第者乎？」

生诺。

王者闻之，

唤回，

今臣醉戏一姬而死：

何幸不幸之悬殊也！」

洞庭得遇龙女而仙，

何？」

曰：「一百二十八人。」

问：「签差何人？」

「溺籍告成也。」

问：「人数几

方问对间，

一使捧簿进曰：

遂赐以酒。

顷刻，

异馔纷纶。

王者览之，

大悦曰：

「真名士也！」

王者笑听之。

自辰至午，

稿始脱。

以是知文

贵工不贵速也。」

「昔《三都赋》，

十稔而成，

荡舟北渡，风逆不得前。

舟人始自舾下出，

分立水面，

持此可免。」

又水晶界方一握，

拜辞。

答云：「毛、南二尉。」

近舟顿灭，以是

生举界方，危坐舟中，万丈洪涛，

四顾湖舟，一时尽覆。

少时，波浪大作，上翳天日，

筑筑动摇。益惧曰：「南将军又出矣！」

又无何，湖中有一木直立，

「毛将军出现矣！」各舟商客俱伏。

忽见水中有铁猫浮出。舟人骇曰：

久之寂然。遂不复见，

王者下舟登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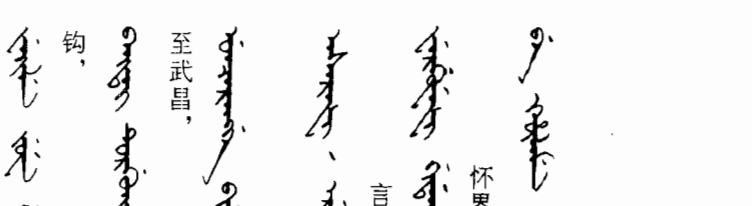
忽见羽葆人马，

曰：「湖中小有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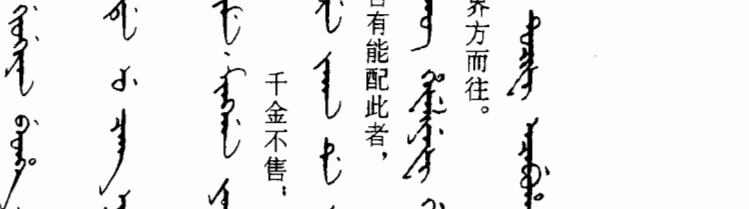
王者赠黄金十斤，

生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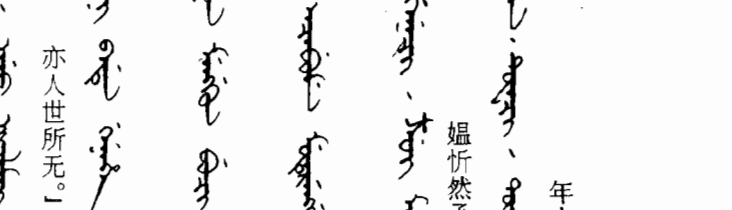
年十五六已来，媚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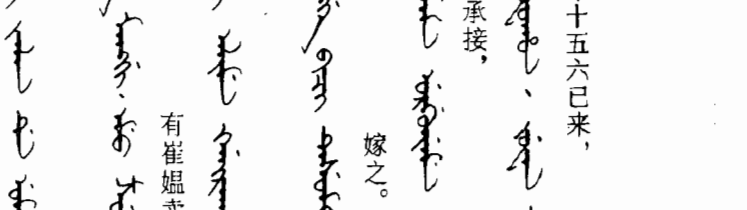
怀界方而往。媪忻然承接，呼女出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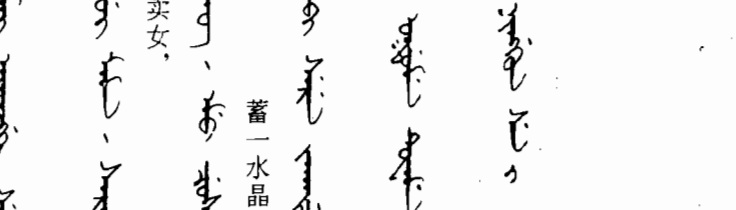
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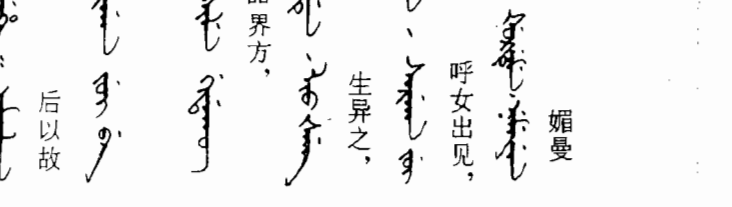
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



有崔媪卖女，至武昌，



亦人世所无。」后以故钩，



而裙下双言：「舟中侍儿虽未悉其容貌，



每向人语其异，生归，得全。

老身岂以一界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便问寓所，请生即归命舆，

媪喜，长短不爽毫里。因各出相较，家藏颇相称否？」

不知与老姥曰：「小生亦蓄一物，生一见，

魂魄动摇，略一展拜，反身入帏。更无伦比，

风流，

媪笑曰：「必将疑老身拐骗者矣。

视之，则崔媪。喜问：「何之？」

忽拿帘曰：「柳郎何迟也？」

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舆过，

迄无知者。日已向西，躁懊若丧，

室已空。大骇。遍问居人，

留之。出即赁舆急返，而媪

方，抽身窜去耶？」生不得已

更无少别。心异之，

见翠袜朱履，与舟中侍儿饰，

在焉。见生入，谈笑承迎。

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

媪必不可。生仓皇不能确信，

女归舟耳。」生邀回车，

人亦侨居，措办亦难，故遂送

别后，适有便舆，顿念官

即洞庭君也。

仰慕鸿才，便欲以妾

「实告君：

前舟中所遇，早请直言，以祛烦惑。」

女曰：

生长揖曰：

「卿果神人，

惊曰：

「卿织成耶？」

女掩口微笑。

之，

则袜后齿痕宛然。

「耽耽注目，

生平所未见耶？」

生益俯窥

徘徊凝注。

女笑曰：

如鸟飞集，转瞬已杳。

忽见一小舟自湖中出，

女跃登，

既至洞庭，

女拔钗掷水，

女求同去，

将便归宁。

焚香，

望湖朝拜，

乃归。

后诣武昌，

从妃命也。」

生喜，

沐手

妾之来，

故归谋之。

相赠；

因妾过为王妃所爱，

作题目命其作赋，是想试其文才。

祝」之句。「雨」又写作「雾」。宋李清照《永遇乐》：「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这里洞庭君以《柳毅传》中的一句

让《风鬟雾鬓》——唐李朝威写的传奇故事《柳毅传》内有「昨下第，闲驱泾水右涘，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

世家所不识焉。

故生家富有珠宝，　　每出一物，

由是岁一两觐 以为常。

皆妃赐也。

自窗中递掷金帛珍物甚多，

忽如一彩禽翔过，　　一人

遥遥一楼船至，　　则织成至矣。

既近，窗开，

生坐船头，

於没处凝盼之。

缺。」

吴王可。　即授黑

跪曰：　可使补

「黑衣队尚缺一卒，

出卧廊下，

忽一人引去，见吴王，

因以愤懑之词拜祷神座。

羞於行乞，

饿甚，　暂憩吴王庙中，

家綦贫，

下第归，　资斧断绝。

鱼容，湖南人，

谈者忘其郡邑。

竹青

鱼每取食，　　辄训无机。　　竹青恒劝谏之，

配以雌，　　呼之「竹青」，　　雅相爱乐。

意亦甚得。　　逾二三日，　　吴王怜其无偶，

因以尤效，　　须臾果腹。　　翔栖树稍，

掷，　　群乌空中接食之。

檣。　　舟上客旅　　争以肉饵抛

见乌友群集，　　分集帆

相将俱去，

衣。　　既着身，　　化为乌，　　振翼而出。

至是，　　讯之其由，　　敛货送归。

不知谁何，　　抚之未冰，　　故不时以人逻察之。

先是，居人见鱼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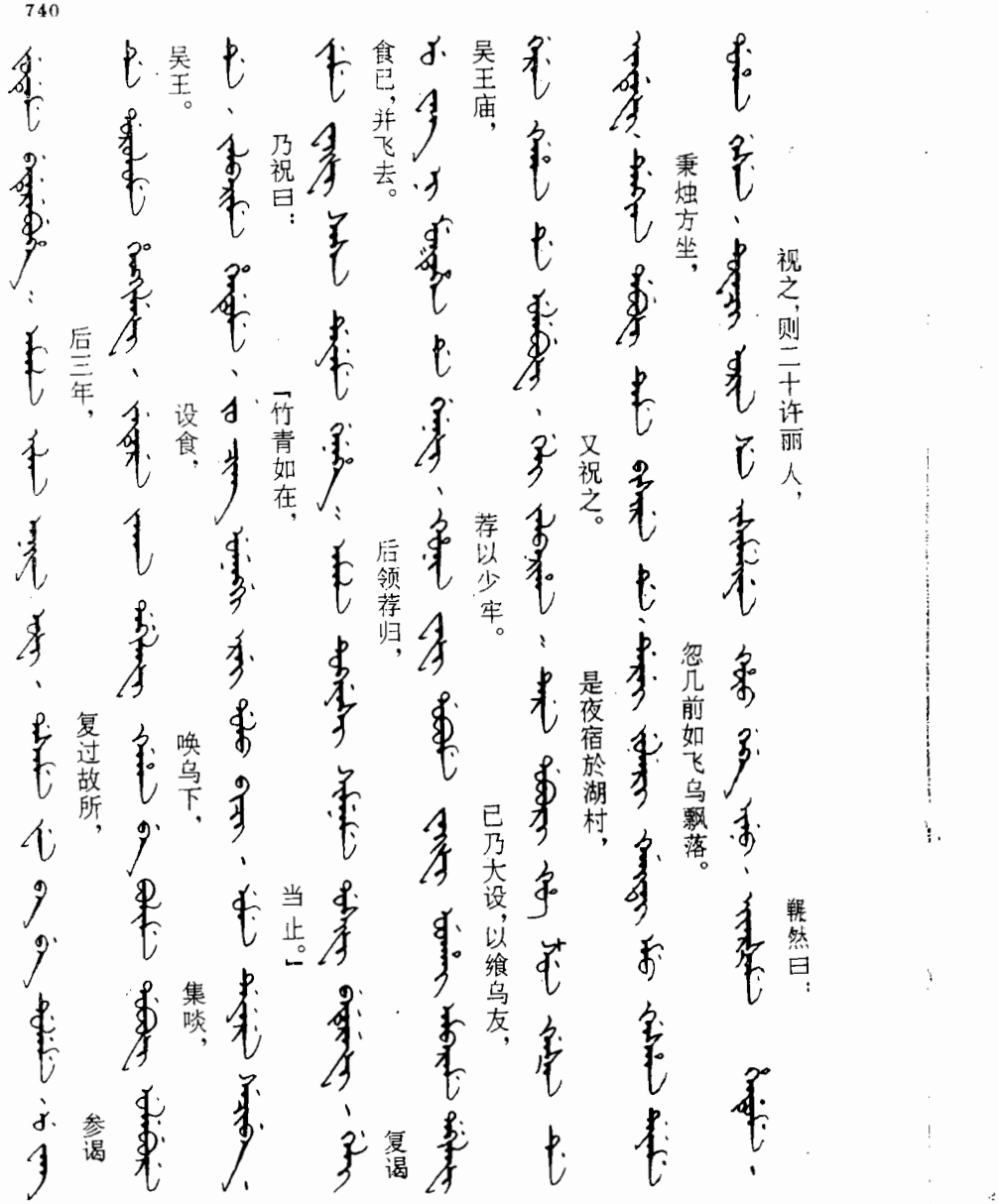
终日而毙。　　忽如梦醒，　　则身卧庙中。

竹青乃摄饵哺鱼。　　鱼伤甚，

鼓翼扇波，　　波涌起，　　舟尽覆。

中胸。　　幸竹青衔去之，　　不得被擒。　　群乌怒，

卒不能听。　　一日，有兵过，　　弹之



视之，则二十许丽人，

翩然曰：

秉烛方坐，

忽几前如飞乌飘落。

食已，并飞去。

后领荐归，

复谒

荐以少牢。

已乃大设，以飨乌友，

又祝之。

是夜宿於湖村，

吴王庙，

乃祝曰：

「竹青如在，

当止。」

吴王。

设食，

集啖，

唤乌下，

后三年，

复过故所，

参谒

偕与俱南，

女欲与俱西，

不胜欢恋。

生将

鱼益相感，

宛如夫妻之久别，

故来一相聚也。」

返故乡时常少。

前乌使两道君情，

曰：

「妾今为汉江神女，

不识竹青耶？」

鱼喜，

诘所来。

鱼惊问之，

曰：

「君

「别来无恙乎？」

答：「在舟上。」

生虑舟人不能久待。

夫妇对酌。

鱼问仆之所在，

酒炙已设。

就广床上陈矮几，

何必南！」

天渐晓，

婢媪纷集，

「此汉阳也。

妾家，

即君家，

惊起，

问：「此何所？」

女笑曰：

开目，

见高堂中巨烛荧煌，

意非舟中。

两谋不决。

寝初醒，

则女已起。

谓女曰：

「仆在此，

亲戚断绝。

积两月余，

生忽忆归，

而缆结不解。

遂共守之。

杳无信兆。

舟人欲他适，

忽见汉阳，

骇绝。

仆访主人，

乐而忘归。

舟人梦醒，

妾当助君报之。」

於是日夜谈宴，

女言：「不妨。

至时，　　为君解之。」

衣尚在，

如念妾时，　　衣此可至。

女出黑衣曰：　　「君旧

可耳。」　　生恨道远，　　不能时至。

将何以处妾也！　　不如置妾於此，　　为君别院

不能往；　　纵能之，　　君家自有妇，

而不一认家门，　　奈何？」　　女曰：　　「无论妾

且卿与仆，　　名为琴瑟，

探之，　　则金货充牣焉。　　於是南发，达岸，

折置其中。　　又有绣囊维系腰际，

捡视，　　则女赠新衣袜履，　　黑衣亦

生故怅然自惊。　　枕边一袱，

相视大骇。　　诘其所往，

舟人及仆俱在，

寝；　　醒则身在舟中。　　视之，　　洞庭旧泊处也。

为生祖饯。　　既醉而

命众手为之缓结，

觉羽毛划然尽脱。

有楼舍一簇，

呼曰：「官人至矣！」

竹青出，

有婢子已望之，

遂飞坠。

回翔下视，

见孤屿中，

翕然凌空，

已达汉水。

经两时许，

因潜出黑衣着之，

两胁生翼，

数月，

苦忆汉水，

归家

厚酬舟人而去。

汉水神女

以服饰

皆登堂，

生喜，

名之「汉产」。

三日后，

胎衣厚裹，

如巨卵然。

破之，男也。

应与襄异。」

至数日果产。

「妾今为神，

则皮骨已更，

问曰：

「胎生乎，

卵生乎？」

女曰：

妾旦夕临蓐矣。」

生戏

握手入舍曰：

「郎来恰好，

之，

不用帆楫，

飘然自行。

即其人也。」

女以舟送

居数月，

白者，

所为「汉皋解佩」①，

女曰：

「此皆妾辈。

其末后著藕

名曰「增寿」。

生问：「皆谁何？」

既去，

以拇指按儿鼻，

无三十以上人。

俱入室就榻，

珍物相贺。

并皆佳妙，

逾十余月，

不忍令返。

一日，暴病而殇，

既归，

和　爱之

过於己出，

送儿从父归，

约以三月。

生以情告女。

女乃治任，

妻和氏，

苦不育，

每思一见汉产。

积数年，

汉产益秀美，

生珍　爱之。

遂归。

由此往来不绝。

抵陆，

已有人执马道左，

女双生，

男女各一，



「待妾再育，

放汉产归。」

又年余，

儿之故。

女曰：

妾思儿，

故招之也。」

生因述和氏爱

女曰：

「君久负约，

则汉产赤足卧床上。

喜以问女。

诣汉告女。

入门，

和氏悼痛欲死。

生乃

汉生及妹，

皆来辟踊②。

葬毕，

神女产也。

后和氏卒，

为之娶妇，

始遣归。

妇名卮娘，

亦

女以人间无美质，

招去，

汉产十二岁，

入邯庠。

不以为便，

因移家汉阳。

生遂携汉产归。

然岁恒三四往，

男名「汉生」，

女名「玉佩」。

ISBN 7-228-02432-X/I·838
印数：2千　　印张：1—4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6.50元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是西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是西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

①汉秦嫡风——指汉武帝刘彻和陈皇后阿娇之间的爱情故事。陈皇后是汉武帝的姑母，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后来因为陈皇后一直没有生育，而汉武帝又非常渴望有子嗣，两人的感情逐渐破裂。②踏踏——拖拖拉拉，不干脆的样子。

自此不返。

满汉合璧

聊斋志异选译

蒲松龄著

扎克丹译　永志坚校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印张　2插页37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

ISBN7-228-02432-X/I·838　定价：6.50元

《聊斋志异选译》(上册)勘误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5	14	公镂膺朱，	公镂膺朱幘，
9	7	经突益剧，	经宿益剧，
13	14	相与笑聘，	相与笑骋。
27	10	乃以伐树丁丁，	乃以橐伐数丁丁，
40	4	寺奔救	寺僧奔救，
47	2	“吾等暂候之，	“吾等暂候之，
48	2	广地枕石，	席地枕石，
49	6	翁面公醒，	翁闻公醒，
59	16	计不如出面斗之，	计不如出而斗之，
124	2	由比大富。	由此大富。
139	10	跑而求罢，	跪而求罢，
142	9	王言予不相亏，便与二百金。	王言：“予不相亏，便与二百金。
144	12	妪命治良田三百亩，	妪命置良田三百亩，
159	10	啼耳辑⑦，	啼，翦耳辑⑦首，
170	6	日：“惑哉！	曰：“惑哉！
177	2	道干沉思曰：	道士沉思曰：
194	10	少露其假尾，	少少露其假尾，
200	8	遂扃户，至友人所。	遂扃户去。至友人所，
217	2	是判官也。	则判官也。
265	10	财解，	慰解，
286	2	适奏氏良确。	适秦氏良确。
202	6	乃昏	及昏
323	4	当知儿肝隔。	当知儿肝膈。
324	14	辄以尽幅酬答	辄以尺幅酬答，
327	8	襄亦屯缩如故。	襄亦顿缩如故。
340	12	祷其处，	祷其庭，
359	6	“群家尊何名？”	“君家尊何名？”
364	8	‘天道愤愤如此！	‘天道愤愤如此！’
374	4	鬼证也。”	鬼症也。”

页数	行数	误	正
381	6	欲为就养，	欲归就养，
388	12	李益渐，	李益惭，
412	8	不必令烛，	不必命烛，
438	2	无计矣。”	勿计矣。”
443	6	欲挠阻之，	欲挠沮之。
447	14	人怜其老，	又怜其老，
450	6	辜向虎曰：	辜问虎曰：
453	4	以床头尊常不空。	以故床头尊常不空。
464	14	然性痴，	然性绝痴，
481	2	闻姊夫，	闻姊夫至，
481	10	二鬼被锁马鞅上。	二鬼被锁马鞅上。
488	16	家人惶或莫解。	家人惶惑莫解。
499	16	时曲试者，	时典试者，
500	4	力反常径，	力反常经，
508	14	乃停手帐然，	乃停手帐然，
538	8	仲自措税金如千数，	仲自措税金如干数，
542	8	益作笑之，	益非笑之，
546	16	可又问也？	何又问也？
563	12	跃墙钻隙①，	逾墙钻隙①，
569	2	乃端。	万端。
585	2	①跃墙钻隙一	④逾墙钻隙一
587	16	旷世真无其仇，	旷世真无其俦，
590	4	白拆饼受箸，	白拆饼授箸，
642	6	使生以两抓齐搔之。	使生以两爪齐搔之。
648	10	惶不聊生。	恒不聊生。
652	10	往询诣师，	往询诸师。
653	10	钱因投毒其中，	钱阴投毒其中，
656	10	申氏灭其费，	申氏减其费，
725	6	幸成倾踣，	幸虫倾踣，
727	12	一使捧簿进曰：	一吏捧簿进曰：
738	10	因以尤效，	因亦尤效，
742	4	意非舟中。	竟非舟中。